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系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王世貞及其弇山園書寫研究

A Study on Wang Shih-chen

and His Writings regarding the Yanshan Park

王政強

Wang, Jeng-chiang

指導教授：曹淑娟博士

Advisor: Professor Tsao, Shu-chuan

中華民國一〇三年七月

July, 2014

國立臺灣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王世貞及其弇山園書寫研究

A Study on Wang Shih-chen

and His Writings regarding the Yanshan Park

本論文係王政強君 (R00121007) 在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完成之碩士學位論文，於民國一〇三年七月廿五日承下列考試委員審查通過及口試及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

曹淑娟

(簽名)

侯運慧 (指導教授)

王鴻泰

誌謝



在明清文學專題的課堂上，曹淑娟老師帶我們探訪過袁宏道的柳浪湖、汪然明的不繫園，以及祁彪佳的寓山園林，開啟了我對園林空間性質的好奇。在王鴻泰老師的課堂上，我首次接觸明清社會文化史的知識架構。最後，在曹老師的鼓勵之下，我以王世貞的弇山園作為論題，希望藉著這個機會，回顧碩士班期間的學習心得。

我正式投入論文的寫作，前後大約僅有半年時間，是比較密集的時程。加上我的思考以一章為單位，常常一次就把四十、五十頁的草稿寄給老師看。曹老師平日已忙碌於教學與研究二端，但是考量到我的論文進度，卻願意在幾天之內就與我討論。老師的批閱非常細膩，一字一句檢查我們的論點層次，觀察我們對文獻的解讀是否確實，也替我們指出思考架構中的隱藏問題。由小而大，在各個層面，老師都很嚴謹地在面對我們的文章，處處替我們著想，鼓勵我們發展出一本屬於我們自己，有著個人風格的論文。

從大學時代開始，伍振勳以及吳旻旻兩位老師願意給我機會，讓我擔任他們的研究助理，讓我的生活有所支持。其實，我並沒有幫老師做什麼，我能幫老師做的事情真的太少了，而老師卻給予我超比例的關心與愛護，讓我說說求學階段中的各種心情，例如研究所重考時的落寞，或是論文寫作中的焦慮，或是生活裡的所見所聞等等。老師們的一句話、一段分享，常常啟發我以更成熟的態度去面對人生與社會。

我也要感謝我在外文系的導師，蔡秀枝老師。會從外文系進入中文所，老師表達了很大的肯定。老師治學的態度嚴謹，在外文系講授美國文學與文學理論，很早就提醒我們從原典出發、認真閱讀一手資料、發展個人觀點的必要性。老師也總能從歷史的視野，去連結文學理論與當代世界的發展。老師十分關懷學生，在研究所重考的那段時間，如果不是老師的鼓勵，我真的很難走過那段充滿自我

懷疑與不確定的狀態。雖然在進入中文所後鮮少與老師聯絡，但老師的身影始終在我心頭。

感謝佘筠珪學姊。在忠孝日語與學姊相識，他給了我很多幫助，不只讓我順利考上研究所，也在我面臨價值觀重大轉折的時候，告訴我可能的方向。學姊具有溫柔細膩的心思，與他分享求學期間的心情，總能在談話中獲得嶄新的思考、對事情有更全面的關照。

我也要感謝一路相伴的同學。寫作期間，我最常與叡宸談論寫作的心情。叡宸是可靠而深思熟慮的人，對很多事情既能樂觀看待，也能積極應對。他顧及我的進度壓力，幫了我很多忙，讓我有餘裕在寫作之上。感謝德方與我分享他的心情；心思細膩，體貼人心的他，細細梳理著他的寫作心得，讓我不感孤單。感謝雅淳隔海的鼓勵與分享，他的成功經驗對我來說是莫大的激勵。感謝不常有機會見面，卻總是捎來溫暖問候的函梅，相信你也將會有收穫豐富的寫作歷程。雯婷與麗雯是一起修過明清文學專題與三言二拍專題研究的同學，與你們一起修課、聊天，分享生活點滴，是很愉悅的事情。涵珪與雅萍是畢業旅行的旅伴，你們的參與，讓畢業旅行增添了好多歡笑與寶貴的片刻。

也要感謝外文系的好朋友——純瑋、宗榮與萬鑑。有太多我對現實生活與未來人生的懷疑與思考，都只能對你們說，你們總是在聽完我的困惑或抱怨後，給予我中肯踏實的鼓勵，告訴我積極正面的思考方式。好幾年了，一路走來，喜怒哀樂都有你們相伴，真是辛苦你們了。

能在臺大裡求學，得到這些師友的提攜和陪伴，真是人生中最幸福的事情。

摘要



本論文以王世貞（1526-1590）的弇山園書寫為論述題材，以世貞的弇山園園居經驗為觀察角度，檢視世貞的園居生活與生命歷程，特別是在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父親王忬逝世，「家難」發生後以迄終老的人生歲月。首先，本文追溯世貞始建園林的心路歷程，討論在「家難」背景之下，園居生活對世貞的生命意義。鑒於弇山園已無可供調查的實物遺跡，本文從世貞的文字記錄與書信往來之中，還原弇山園的地理環境與建園歷程。接著，本文聯繫弇山園與太倉地區人文地理傳統的關係，並透過園林美學的概念與分析工具，理解弇山園在空間布局、景觀營造上的特色。而在確定弇山園的空間狀態後，本文探討世貞寄予園居生活的想像與相應實踐。透過社會文化史的視角，本文亦觀察弇山園在世貞社交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本文追索世貞將園林定名「弇山」的神話脈絡，援引法國學者米歇爾·傅柯「差異地點」（heterotopia）的概念，指出世貞賦予園林空間的整體期待。最後，本文討論世貞對園林幻化命運的體認，分析世貞以文辭之業積極因應園林幻化問題的理念。透過園林視角的介入，本文期待在既有的政治與文學理論的視角之外，開發一個更貼近人物心態、歷史時空的生命史論述。

關鍵詞：王世貞、弇山園、園林美學、中介性場域、曇陽子、差異地點

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life of Wang Shih-chen (1526-1590) and his writings on the Yanshan Park. Of particular interest is the significance of Yanshan Park in Wang's life after the "familial tragedy," the execution of Wang's father, in 1560.

This study is designed in four parts. Firstly, this study traces the advent of the Yanshan Park, its environmental condition and building history. Secondly, the layout and design of the Park is reconstructed. The geographical features in Taicang region provides an inspiring context for understanding the remarkable architectural achievements of the Park. Third, Wang's interaction with the Park is discussed, including Wang's fascination towards the Park and his sociological activities in the Park. Lastly, this study illustrates the meaning behind the name "Yanshan," supplemented with the idea of heterotopia by Michel Foucault (1926-1984). Also, Wang's attitude and solution towards the unavoidable ruinage of the Park are elucidated.

In conclusion, unlike present literary-criticism or historical researches, this study incorporat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Yanshan Park with the life of Wang Shih-chen, in order to acquire a clearer and meticulous account of Wang's biography.

Key Words: Wang Shih-chen; Yanshan Park; landscape architecture; intermediary space; T'an-yan-tzu; heterotopia

目錄



| | |
|-----------------------------|----|
|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 i |
| 誌謝 | ii |
| 摘要 | iv |
| Abstract | v |
| 目錄 | vi |
| 第一章 序論 | 1 |
| 第一節 研究動機 | 1 |
| 第二節 文獻回顧 | 3 |
| 一、基本文獻探討 | 3 |
| 二、近人研究概況 | 6 |
|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 14 |
| 第二章 走向園居：世貞營構園林的歷程探討 | 17 |
| 第一節 走入園林：離薺園的建置 | 17 |
| 一、從城居到園居：理想生活環境的追求 | 19 |
| 二、「調其有所別擇也」：園名「離薺」的命意 | 21 |
| 三、離薺園的環境條件與空間規畫 | 25 |
| 第二節 弇山園建構的時空探討 | 33 |
| 一、弇山園的環境條件 | 33 |
| 二、弇山園的建園歷程 | 37 |
| 第三章 弇山園的空間規畫 | 46 |
| 第一節 太倉的人文地理傳統與造山活動 | 46 |
| 第二節 山／水、人巧／天趣：世貞的造園理念 | 50 |
| 第三節 弇山園的園林要素 | 55 |
| 一、山 | 56 |
| 二、水 | 57 |
| 三、植栽動物 | 59 |
| 四、樓堂建築 | 60 |
| 五、地表處理：橋、島、路徑 | 62 |
| 第四節 弇山園的景象結構之一：景區畫分 | 63 |
| 第一區：小祇林－藏經閣區 | 64 |
| 第二區：弇山堂區 | 65 |
| 第三區：西弇 | 65 |
| 第四區：中弇 | 66 |
| 第五區：東弇 | 67 |
| 第六區：文漪堂－爾雅樓區 | 68 |

| | |
|-------------------------------------|-----|
| 第五節 弇山園的景象結構之二：景象導引 | 71 |
| 一、景象導引方式之一：途徑 | 72 |
| 二、景象導引方式之二：掩映 | 75 |
| 三、弇山園水體的區域畫分與景象導引 | 80 |
| 第六節 弇山園的平面示意圖 | 83 |
| 一、兩幅弇山園平面示意圖的比較 | 83 |
| 二、修改後的平面示意圖 | 87 |
| 第四章 園居生活的想像與實踐 | 90 |
| 第一節 理想生活的想像：「蠹魚」與「野人」 | 90 |
| 第二節 生活想像的實踐之一：「蠹魚」想像的實踐 | 95 |
| 第三節 生活想像的實踐之二：「野人」想像的實踐 | 108 |
| 第四節 弇山園中的社交生活與人際往來 | 112 |
| 一、地緣取向的訪客 | 116 |
| 二、情感取向的訪客 | 120 |
| 第五節 弇山園與世貞的宗教修為 | 133 |
| 第五章 幻境、幻志與幻語：園林空間特質的期待與體認 | 148 |
| 第一節 幻境與幻志：園名「弇山」的神話意義 | 149 |
| 政治危機與健康危機：作為「差異地點」的弇山園 | 159 |
| 第二節 幻境與幻語：園林幻化與文辭之業的對治 | 167 |
| 一、麋涇山園的荒落與轉售：園林幻化議題的啟發 | 168 |
| 二、「時時展此記足矣」：弇山園幻化命運的體認，與其對治之道 | 173 |
| 第六章 結論 | 181 |
| 參考文獻 | 186 |
| 附錄一 世貞園居活動與實踐簡表 | 195 |
| 附錄二 〈弇山園記〉與〈題弇園八記後〉全文 | 198 |
| 弇山園記一 | 198 |
| 弇山園記二 | 200 |
| 弇山園記三 | 201 |
| 弇山園記四 | 202 |
| 弇山園記五 | 204 |
| 弇山園記六 | 206 |
| 弇山園記七 | 208 |
| 弇山園記八 | 210 |
| 題弇園八記後 | 211 |
| 附錄三 明代嘉靖年間太倉州州城圖 | 213 |



第一章 序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從明代嘉靖到萬曆年間，在文學與文化的領域出現了一位不容忽視的人物——王世貞。在明代文學復古思潮的過程裡，王世貞曾藉著鮮明的理論主張與細密的論述層次，加上充沛的創作能量與博綜的學術視野，吸引當時許多文壇要角的注意與唱和。並且，世貞本人出身江南望族，又樂於與人來往、提携後學，以世貞為中心，他的身邊因此經常有許多文士，或與他切磋文藝，或期待與他見上一面，得到世貞的稱譽，作為在文壇嶄露頭角的開始。這樣的一位人物，不論是他的文藝理論、學術著述，或是他的生命歷程、心境轉折，都值得我們仔細分析討論。

世貞字元美，號鳳洲，又號弇州生、弇州山人，生於明嘉靖五年（1526），卒於萬曆十八年（1590），卒年六十五。二十二歲時考中進士，在京師加入王宗沐、李先芳等人籌組的詩社，後來又與李攀龍、謝榛、宗臣、梁有譽、徐中行、吳國倫與謝榛等六人結識，繼承李夢陽、何景明的詩論、批評王慎中、唐順之倡導的唐宋派文論，主張「文必西漢，詩必盛唐，大曆以後書勿讀」，一時蔚為風潮，時人目為「七子」。李攀龍於隆慶四年逝世後，世貞更獨操文柄達二十年之久，他的文、史著作如《弇州山人四部稿》、《弇州山人續稿》、《藝苑卮言》、《弇山堂別集》等，不僅展現了世貞博觀宏覽的學問，也成為當時學者追摹的範本。許多活躍於這一時期的著名人物，不少人都與世貞有所往來，或是成為世貞過從甚密的好友。

《明史》就曾形容世貞在當代的文化地位：

天下學士大夫以及山人詞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字下，受其品題。片言褒賞，聲價驟起。自古文人享隆名、主風雅、領袖人倫，未若有世貞之盛

者也。¹

以文學之士而言，除了「七子」等人以外，與世貞往來的人物還有汪道昆、屠隆、胡應麟等人；活躍於文化、藝術領域者，有范欽、文彭、何良俊等人；活躍於政治領域者，則有徐階、王錫爵、戚繼光等人。就世貞廣博的交遊情形，以及他在當時享有的影響力而言，他都是一位不可忽略的重要人物。

世貞在嘉靖三十九年遭遇「家難」，父親王忬逝世。家難事件的政治因素，使世貞無意再度仕進。為了追求理想的生活環境，他在家鄉太倉構築「離薺園」，後來又構築「弇山園」。弇山園始建於嘉靖四十五年，前後經歷長達十二年的發展，成為明代江南最著名的園林之一，有「泉石奇麗甲郡國」之譽。世貞除了花費大量金錢建構弇山園以外，更重要的，他對弇山園園居的生活傾注許多豐富的想像，並且以豐富的詩文寫作，記錄他的園林生活，至老未輟。

本論文期待以園林為觀察角度，對世貞其人提出一個有別於既有視野的研究論述。本文作者在碩士班修課期間，曾兩次以世貞的文學理論為主題，撰寫課程報告。在閱讀世貞傳記與相關研究的過程中，發現對於世貞的評述，若非著重於政治層面，例如他與嚴嵩、張居正的關係，或是他在大名兵備、鄖陽督撫任上的建樹，就是著重於文學層面——特別是文學理論的層面，討論世貞身為「後七子」之一，對明代復古文學理論的繼承與轉化。特別是世貞在文學復古理論發展歷程中的角色，更為現代學者所留意。

然而，世貞先後建有離薺園與弇山園，而弇山園更是陪伴世貞二十年，直至終老的園林。園林是一種特別的住居形式，文人學士將他們對生活的想像與生命的境界等思考，透過山水泉石的安排、詩詞歌賦的書寫，以具體的形式呈現在園林及其相關的書寫中。世貞長期居遊於弇山園，累積了豐富的園林相關書寫，弇山園因而成為一個在觀察世貞生活與心態上格外重要的角度。換句話說，對於具體

¹ 清·萬斯同等：《明史》卷三八八（上海：上海古籍，2002年3月第一版，據北京圖書館藏清抄本影印，續修四庫全書）第331冊，頁178。

地呈現世貞生活的時空環境、脈絡地梳理世貞生命情境的轉換，以及貼切地彰顯世貞對不同事件的體認與回應而言，弇山園是一個值得細膩梳理的主題。

述說世貞的生命故事，可以依據年譜等傳記資料的記載，但是本論文的另一個主題——弇山園——早已灰飛煙滅在歷史的時空中，無從進行實地考察。這是弇山園作為本文主題時的先天限制，因此，本論文還要從世貞的文字書寫中，借鏡園林美學的概念，還原弇山園建園的歷史進程，以及弇山園建築實體的布置情形。

總而言之，就概念上而言，本論文以關鍵人物——世貞——的生命故事為垂直縱軸，以弇山園為水平橫軸，透過弇山園此一視角的介入，審視世貞不同生命階段的心態與情境。

第二節 文獻回顧

一、基本文獻探討

世貞的著作種類繁多，四庫館臣曾說：「考自古文集之富，未有過於世貞者。」

²本論文分析與討論的材料，出自《弇州山人四部稿》（簡稱《四部稿》）與《弇州山人續稿》（簡稱《續稿》），分別結集於世貞中年任鄖陽督撫與晚歲退休居園時。兩部文集雖然總共已有三百八十餘卷之多，卻仍無法收錄世貞所有著作。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一個是世貞治學領域的寬廣。除了文學以外，世貞在史學方面也有許多著作（代表作如《弇山堂別集》、《嘉靖以來內閣首輔傳》等），也有書畫鑑賞類的作品（如《書苑》、《瑯琊法書摹跡集》等）。世貞著作的領域既廣，著作時隨寫隨編，許多作品一旦成集，便隨時刊行，不一定收入兩部《稿》中，流傳的情形也因此有所不同：有僅存其名而未知其實者（如《權幸錄》、《國朝紀要》等）；亦有知其性質，然今已失傳，亦無由查考起者（如《金虎集》、《海岱集》、《幽憂集》等，《金虎集》是世貞考取進士後任職刑部時的作品選編，後兩者則是世貞「家

²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七十二（臺北：藝文印書館，1964年10月再版），頁3467。


難」時期作品的選編)。另一個原因，是世貞文名既盛，書肆屢有世貞作品選集的出版，或偽托世貞之名發行書籍。這些作品以世貞之名出版，與真正出自世貞之手、有完整結集的作品相互混雜，構成後人進行世貞作品研究時的挑戰。

不過，就本論文的研究視野而言，主要依據兩部《稿》中的弇山園書寫，間或參考世貞另行選編的《山園雜著》。《四部稿》的整理與結集，發生在世貞萬曆三至四年（1575-1576）任職鄖陽督撫的期間。萬曆五年（1577），世貞回鄉里居，《四部稿》由汪道昆作序後刊行。《四部稿》卷十三收錄世貞在嘉靖二十七年隸事大理寺時的作品，可知《四部稿》涵蓋的是世貞二十二歲中進士後到五十二歲之間三十年的作品。「四部」之名，指賦、詩、文、說四部；其中，說部包含了後來亦有單獨刊行本的《藝苑卮言》、《野史家乘考誤》（後選入《弇山堂別集》）等。

傳世的《四部稿》為萬曆五年（1577）吳郡王氏世經堂刊本，但有一百八十卷本與一百七十四卷本的差別。根據《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的分析，這個現象應該是同一部書在不同階段刊印時發生的現象。原因在於，比較兩部書的差異，可以發現一百七十四卷本所缺少的六卷為《燕說》三卷與《野史家乘考誤》三卷，而這兩本書後來都收在單獨刊行的《弇山堂別集》中。況且，一百七十四卷本的版式與一百八十卷本相同，也沒有斷裂、缺損的痕跡，是面貌完整的書籍。因此很有可能是一百八十卷本刊行在先，等到《弇山堂別集》刊行後³，將《燕說》與《野史家乘考誤》取出，始有一百七十四卷本的出現。⁴本論文使用的材料為一百七十四卷本，是偉文圖書出版社影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圖書館所藏的萬曆年間世經堂刊本。雖然一百七十四卷本出現的時間晚於一百八十卷本，但是本論文不處理世貞史學著作的部分，因此沒有使用一百八十卷本，對本論文的論述並不產生影響。

³ 據姜公輅考證，《弇山堂別集》刊於萬曆十八年（1590），世貞逝世前不久。參見姜公輅：《王弇州的生平與著述》（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1974年12月初版），頁55-56。

⁴ 關於《四部稿》一百八十卷本與一百七十四卷本的比較，參見《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集部第二冊（臺北：國家圖書館特藏組，1999年6月初版），頁406-407。案：館員引用屈萬里先生在《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中文善本書目》中討論的意見，本文不另外標注出來。



《續稿》收錄世貞五十二歲以後的作品，所以不稱「四部續稿」者，因不再立「說部」之故。世貞生前即已著手編輯《續稿》，雖然未及刊行而逝，但其規模應該已經幾近完備。四庫館臣就說：「世貞致仕以後手衰晚歲之作，以授其少子士駿。至崇禎中，其孫始刊之。」⁵不過，四庫館臣「至崇禎中，其孫始刊之」的說法可能有誤，《續稿》的出版應不至於那樣晚，國家圖書館館就藏有萬曆年間吳郡王氏家刊本。⁶《續稿》有二百零七卷，本論文使用文海出版社影印崇禎年間刊本。筆者進一步查考《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的資料，從書序、版式、書中缺頁等項目作比對後，認為文海出版社影印的版本，與國家圖書館所藏萬曆年間吳郡王氏家刊本應為同一版本。故文海出版社影印的《續稿》（即本文使用的版本），可能並非如出版社所言，為崇禎年間刊本的影印本，而是萬曆年間吳郡王氏家刊本。⁷

世貞曾將部分園林書寫輯為《山園雜著》單獨印行。《四部稿》中以園林為主題的詩文，皆出現在《山園雜著》中；《續稿》則僅有部分作品出現在《山園雜著》中。換句話說，《山園雜著》是世貞以園林為專題，針對詩、文特別編選的書籍。至於《山園雜著》成書的時間，筆者認為應在萬曆十二年（1584）。在《續稿》卷一百九十〈答鄒孚如舍人〉中，世貞說：

兩小兒一年十六，一十五矣，差能辨黑白。……近有山園記，寘之案頭，或足當臥游也。⁸

世貞所說的「兩小兒」，當指二兒子士驢與三兒子士駿，「山園記」即為《山園雜著》。士駿生於隆慶四年（1569），十五歲那年當為萬曆十二年；世貞說：「近有山園記」，可見《山園雜著》可能成書於同年。國家圖書館藏有《山園雜著》明寫刊

⁵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七十二，頁 3467。

⁶ 姜公輅最早指出《四庫全書總目》說明《續稿》刊行時間的錯誤。參見姜公輅：《王弇州的生平與著述》，頁 49。

⁷ 《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集部第二冊，頁 407-408。

⁸ 〈答鄒孚如舍人〉，《續稿》卷一百九十，頁 8619-8620。

本。⁹不過，既然兩部《稿》編選的範圍就足以籠罩《山園雜著》全書，因此對本論文而言，筆者並不是使用《山園雜著》中的文字資料，而是評估世貞以《山園雜著》等文辭著述，保存園林勝景的背後意義。

除了世貞兩部《稿》之外，本文也從其他人的文集中援引資料，或作為世貞傳記資料之用，或觀察弇山園對世貞社交活動的意義。前者如《明史》中的世貞傳記、王錫爵《王文肅公全集》（影印首都圖書館藏明萬曆王時敏刻本）中的〈太子少保刑部尚書鳳洲王公神道碑〉、陳繼儒《見聞錄》（影印明萬曆繡水沈氏尚白齋刻寶顏堂祕笈本）中的〈王元美先生墓誌銘〉、李維禎《大泌山房集》（影印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九年刻本）中的〈弇州集序〉、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影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藏舊鈔本）、以及明清之際何喬遠的《名山藏》；後者例如吳國倫《甌甌洞稿》（影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藏明萬曆間刊本）、王世懋《王奉常集》（影印首都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屠隆《白榆集》（影印浙江圖書館藏明萬曆龔堯惠刻本）、張元凱《伐檀齋集》（四庫全書珍本）等等。

最後，為了瞭解世貞所處時代的時空環境、典章制度，以及政治情況，本文也使用了《嘉靖太倉州志》（影印明崇禎二年重刻本）、申時行編《明會典》（影印一九三六年商務印書館萬有文庫排印萬曆重修本）、以及《明世宗肅皇帝實錄》等資料。

二、近人研究概況

（一）、世貞文學思想的研究

世貞是「後七子」中的領導人物，處於明代文學復古思潮的後期，對復古文論的主要觀點既有所繼承，亦有所轉化，因此近人的世貞研究，在世貞文學理論

⁹ 《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集部第二冊，頁 409。



的部分就顯得特別豐富。

陳國球先後著有《唐詩的傳承—明代復古詩論研究》與《明代復古派唐詩論研究》二書，就是近人討論世貞文學理論的代表作品。陳國球從李夢陽與何景明等「前七子」對唐詩典範的肯認與發揚談起，回顧明代復古文論尊唐、抑宋等主張的起源與承衍，討論李攀龍與世貞等「後七子」對文學復古理論的繼承與修正。

10

蔡瑜〈從典律之辨論明代詩學的分歧〉一文，以文學研究中「典律」(canon)的概念切入，研究格調派復古論者、性靈派、竟陵派在面對「作者」、「讀者」與「文學典範」三類議題時不同的態度。蔡瑜將世貞視為格調派之一員，討論從李攀龍到世貞之間，以及從世貞到胡應麟、屠隆之間，格調派復古論者在不同階段的理論轉向。¹¹以世貞研究的立場而言，陳國球與蔡瑜的論述方式是頗為相似的，兩位學者都從復古文論的角度出發，觀察復古文論興起的時代背景、核心關懷、主要論點、承衍與流弊等層面，世貞是置於復古文論的脈絡下進行觀察的。

廖可斌《明代文學復古運動研究》則以分階段的方式理解復古文論的發展。他將世貞歸屬在復古文論的「第二次高潮」，以專節介紹世貞的生涯際遇與文學成就，並擴及世貞晚年文學態度的轉變，即錢謙益（1582－1664）提出的「弇州晚年定論」之說。¹²若以同樣為專書的形式來看，相較於陳國球特別善於描述文學「概念」的變遷，廖可斌在觀察世貞的復古文論時，也留心世貞的人生際遇（如「家難」事件的影響），以及世貞與七子其他成員的往來。

「弇州晚年定論」的問題，錢謙益在《列朝詩集》中最早提出。根據錢謙益的說法，世貞晚年時，對於自己早年的復古文論主張頗感後悔，轉而推許以前曾

¹⁰ 陳國球：《唐詩的傳承—明代復古詩論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0年9月初版）。陳國球：《明代復古派唐詩論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1月初版）案：陳國球二書出版時間相距十七年，從《唐詩的傳承—明代復古詩論研究》到《明代復古派唐詩論研究》，陳國球修訂了他對明代唐詩學的討論架構。陳國球前書對抽象文學概念的轉化討論較多。後書則更強調個別選本（如高棅《唐詩品匯》與鍾惺、譚元春《唐詩歸》）、作家個人（如李攀龍）與作家群體在復古文論的發展中扮演的角色，對文獻的梳理與文人間的聯繫有更多的考察。

¹¹ 蔡瑜：〈從典律之辨論明代詩學的分歧〉，《臺大中學報》第17期（2002年12月），頁185-234。

¹² 廖可斌：《明代文學復古運動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年11月初版）

批評過的李東陽、陳獻章、宋濂、歸有光等人的作品。¹³胡幼峰於 1992 年在《中外文學》發表〈錢謙益的「弇州晚年定論」說質疑〉一文，則重探原典，指出錢謙益「弇州晚年定論」之說建立在可疑的文獻基礎上，缺乏有效性；雖然世貞晚年文學觀念有所調整，但不至於如錢謙益所云的有劇烈轉向。¹⁴胡幼峰該文可能是近人討論此一論題的濫觴。卓福安在《王世貞詩文論研究》中，對「弇州晚年定論」的問題也進行辨析，其論證方式與結論與胡幼峰相同，也認為世貞晚年並未全面改易其文學復古的基本主張，但在態度與功夫論上確實有所改變。¹⁵

鄭利華於 1993 年出版《王世貞年譜》，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的《明人年譜叢刊》之一。¹⁶根據叢刊主編章培恒先生的書前總序，該叢書為作者的碩士論文修編而成。清人錢大昕與近人徐朔方皆曾為世貞做譜¹⁷，鄭利華之作則後出轉精，資料徵引範圍廣大，對與世貞有往來的人一一查考其生平，對世貞研究提供重要而不可缺乏的基本資料。¹⁸在《年譜》的基礎上，鄭利華先後發表專書《王世貞研究》¹⁹，以及專文〈前後七子詩論異同——兼論明代中期復古派詩學思想趨勢之演變〉²⁰。前者書分五章，先從世貞的家族淵源談起，介紹世貞的生平經歷、文學思想發展的脈絡、文學主張的核心議題，以及世貞文學思想的審美傾向。對於有意瞭解世貞生平經歷，以及掌握世貞文學理論的人而言，鄭書提供清晰有條理的敘事。而在〈前後七子詩論異同——兼論明代中期復古派詩學思想趨勢之演變〉文中，鄭利華不涉及世貞生平經歷的討論，而是緊扣前、後七子在文學「概念」上的差

¹³ 清·錢謙益撰集，許逸民、林淑敏點校：《列朝詩集》丁集第六（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 9 月第一版）第 8 冊，頁 4453-4454。

¹⁴ 胡幼峰：〈錢謙益的「弇州晚年定論」說質疑〉，《中外文學》第 21 卷第 1 期（1992 年 6 月），頁 116-131。

¹⁵ 卓福安：《王世貞詩文論研究》（臺中：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許建崑先生指導，2003 年）。

¹⁶ 鄭利華：《王世貞年譜》（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3 年 12 月初版）。

¹⁷ 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譜·王世貞年譜〉，《徐朔方集》第二卷（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 年 12 月第 1 版），頁 483-698。

¹⁸ 蔣鵬舉曾著〈《王世貞年譜》補正〉一文，對鄭利華《年譜》中部分錯誤有所補正，參見蔣鵬舉：〈《王世貞年譜》補正〉，《文獻季刊》第 4 期（2004 年 10 月），頁 193-198。

¹⁹ 鄭利華：《王世貞研究》（上海：學林出版社，2002 年 10 月初版）。

²⁰ 〈前後七子詩論異同——兼論明代中期復古派詩學思想趨勢之演變〉，《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 13 卷第 3 期（2003 年 9 月），頁 3-21。

異而展開。在論述方式上，鄭利華此文一開始就進入前七子主要觀點的介紹，與陳國球、蔡瑜等學者以明代復古文論的總體發展為視角的做法不同。

對於有意了解世貞文學思想的細節，卓福安在《王世貞詩文論研究》中有很詳細的介紹。卓福安運用世貞與明人文集的資料，分析世貞文學理論的組織，以至於世貞對各種文體的討論。此外，論文附錄世貞年表簡表、世貞著作版本簡表、世貞交游人物表、世貞著作文體分布的統計表，對研究者而言是很便利而有用的基本資料。

（二）、世貞及其時代文化的研究

除了文學研究者關注世貞復古文論的承衍以外，歷史學者或介紹世貞史學的成就，或討論世貞所處時代的歷史情境，是本論文撰寫過程中重要的參考來源。

歷史學者以世貞為主題的研究，以姜公輅《王弇州的生平與著述》為最早。根據作者引言，該書原以世貞的考史學為研究專題，後來才以世貞的生平與著述情況為主題，將考史學的部分列為附錄。對於有意了解世貞生平的研究者而言，除了參考編年式的年譜以外，姜書以敘事體裁介紹世貞生平經歷，可以與《明史》等原始資料相互參看，提供研究者很大的方便。姜書並且詳細查考世貞著作的成書經過與流傳情形，對於本論文在確認基本文獻的版本時，有非常大的助益。關於世貞著作流傳的問題，許建平編有《王世貞書目類纂》，詳列世界各圖書館收藏世貞著作的情形，可與姜書相互參照。²¹

徐兆安則特別觀察世貞與當代人物的宗教活動。他以《英雄與神仙：十六世紀中國士人的經世功業、文辭習氣與道教經驗》為碩士學位論文²²，後來先後發表〈證驗與博聞：萬曆朝文人王世貞、屠隆與胡應麟的神仙書寫與道教文獻評論〉²³

²¹ 許建平編著，丁玉娜、呂蒙、周穎編：《王世貞書目類纂》（南京：鳳凰出版傳媒集團，2012年7月初版）

²² 徐兆安：《英雄與神仙：十六世紀中國士人的經世功業、文辭習氣與道教經驗》（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王汎森、張永堂先生指導，2008年）。

²³ 〈證驗與博聞：萬曆朝文人王世貞、屠隆與胡應麟的神仙書寫與道教文獻評論〉，《中國文化研

與〈十六世紀文壇中的宗教修養—屠隆與王世貞的來往（1577－1590）〉²⁴二篇專文。徐兆安勾勒世貞與當代人物的宗教性對話，發掘二部《稿》中為數眾多，但絕少被文學研究者注意到的宗教書寫，對本論文討論世貞的宗教思想與活動有重要幫助，特別是世貞在萬曆七年以後信仰的曇陽之教，以及世貞有關身體修養、文辭之業等議題的書寫。

不過，關於世貞宗教活動的最早論著，應該是美國學者 Ann Waltner 在 1987 年發表的“T'an-Yan-Tzu and Wang Shih-Chen: Visionary and Bureaucrat in the Late Ming”（「曇陽子與王世貞：晚明的先知與官僚」）一文。²⁵ Waltner 以世貞的曇陽信仰為主題，討論曇陽子信仰風行一時的因素、世貞在曇陽信仰中扮演的角色、簡述世貞〈曇陽大師傳〉的重點橋段，以及性別（gender）議題在理解曇陽信仰的關懷。對於研究者來說，Waltner 的文章在介紹世貞與曇陽信仰時，提供一個清晰而扼要的介紹。

陳唐祥明撰有《王世貞〈墨蹟跋〉研究》。討論世貞比較少為人注意，但卻有重要文化意義的書法成就，屬於文化層面的研究討論。²⁶

王鴻泰先生與巫仁恕先生對明代中、晚期社會文化的研究，雖然不以世貞為專題，但卻構成本論文基礎的研究視野。巫仁恕先生的專書《優游坊廂：明清江南城市的休閒消費與空間變遷》²⁷，以及專文〈晚明的旅遊活動與消費文化——以江南為討論中心〉²⁸與〈江南園林與城市社會——明清蘇州園林的社會史分析〉²⁹等

究所學報》第 53 期（2011 年 7 月），頁 249-278。

²⁴ 〈十六世紀文壇中的宗教修養—屠隆與王世貞的來往（1577－1590）〉，《漢學研究》第 30 卷第 1 期（2012 年 3 月），頁 205-238。

²⁵ Ann Walter, “T'an-Yan-Tzu and Wang Shih-Chen: Visionary and Bureaucrat in the Late Ming,”（曇陽子與王世貞：晚明的先知與官僚）*Late Imperial China*, Vol. 8, No. 1, (June 1987), pp. 105-127. 論文名稱為筆者自譯。

²⁶ 陳唐祥明：《王世貞〈墨蹟跋〉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國文教學碩士在職專班論文，陳欽忠先生指導，2007 年）

²⁷ 巫仁恕：《優游坊廂：明清江南城市的休閒消費與空間變遷》（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 年 3 月初版）

²⁸ 巫仁恕：〈晚明的旅遊活動與消費文化——以江南為討論中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41 期（2003 年 9 月），頁 87-143。

²⁹ 巫仁恕：〈江南園林與城市社會——明清蘇州園林的社會史分析〉，《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61 期（2008 年 9 月），頁 1-59。

論著，以旅遊、休閒等日常生活的實踐為專題，對本文評估世貞居遊園林時的心態與時代意義有啟發性的意義。

王鴻泰先生的《流動與互動——由明清間城市生活的特性探測公眾場域的開展》³⁰、以及專文〈美感空間的經營——明、清間的城市園林與文人文化〉³¹、〈迷路的詩——明代士人的習詩情緣與人生選擇〉³²、〈閒情雅致——明清間文人的生活經營與品賞文化〉³³、等論著，分析明代中、後期社會公眾空間的形成、文人身分的形成與文人文化的發展情形、園林作為一種特殊住居形式的意義，構成本論文的基本研究視野。

(三)、園林美學研究

除了世貞其人其事以外，本論文還以弇山園與世貞的弇山園書寫為主題。關於園林美學的論著，本文曾參考周武忠《中國園林藝術》³⁴、儲叔生、陳樟德《圖解造園》³⁵，而以楊鴻勛先生的《江南園林論》³⁶與〈中國古典園林藝術結構原理〉³⁷，以及張家驥先生的《園冶全釋——世界最古造園學名著研究》³⁸為代表論著。楊鴻勛先生以江南園林為主題，透過園林建築實例的評述，介紹江南園林的發展蓋抗、討論園林要素的種類、說明園林建設的工藝技術、指出園林建築的審美價值，對於理解園林這種特殊的住居形式，有深入而詳細的說明。張家驥先生則將中國已知最古老的造園論著——計成《園冶》——翻譯為簡潔的白話文，並且藉

³⁰ 王鴻泰：《流動與互動——由明清間城市生活的特性探測公眾場域的開展》（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李永熾先生指導，1998年）

³¹ 王鴻泰：〈美感空間的經營——明、清間的城市園林與文人文化〉，《東亞近代思想與社會》（臺北：月旦出版社，1999年11月），頁127-186。

³² 王鴻泰：〈迷路的詩——明代士人的習詩情緣與人生選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0期（2005年12月），頁1-54。

³³ 王鴻泰：〈閒情雅致——明清間文人的生活經營與品賞文化〉，《故宮學術季刊》22卷第1期（2004年9月），頁587-631。

³⁴ 周武忠：《中國園林藝術》（香港：中華書局，1991年5月初版）

³⁵ 儲叔生、陳樟德著，謝瑞珣增補：《圖解造園》（臺北：博遠出版，1989年4月初版）

³⁶ 楊鴻勛：《江南園林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初版）

³⁷ 楊鴻勛：〈中國古典園林藝術結構原理〉，《文物》第11期（1982年11月），頁49-58。

³⁸ 明·計成原著，張家驥著：《園冶全釋——世界最古造園學名著研究》（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3年6月初版）

著園林美學的專業知識，導讀計成《園冶》各篇。

曹淑娟先生則探討士人建園的心態、士人對園居生活的想望，以及園林書寫背後的生命反思、時空意義等議題。在〈袁宏道的園亭觀及其柳浪體驗〉³⁹一文中，曹淑娟先生分析袁宏道決意隱居柳浪湖的思考反省，透過還原柳浪湖的具體形式以及參考袁宏道在佛學路向上的轉變，指出柳浪湖隱居之於袁宏道的生命意義。在〈小有、吾有與烏有——明人園記中的有無論述〉⁴⁰中，則歸納明人在「擁有園林」上的三種論述類型，指出各論述類型背後的哲學思考。在〈江南境物與壺中天地——白居易履道園的收藏美學〉⁴¹中，則分析白居易逐步建構起履道園的歷程，以及隱含在各建園活動背後的價值歸向，文中並以法國哲學家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的「差異地點」(heterotopia)概念作結，提示造園活動之於白居易的生命意義，啟發本論文第五章第一節對弇山園園林空間特質的討論。專書《流變中的書寫——祁彪佳與寓山園林論述》⁴²，追溯祁彪佳卜築寓山的歷程，討論祁彪佳與陳遯、陳函輝與陳子龍寓山園林書寫的結構與意義詮釋，思考女性在寓山空間中扮演的角色，最後並擴及祁彪佳《越中園亭記》中對家鄉景物風土追憶與記敘。曹淑娟先生的著作，啟發本論文聯繫園居生活與世貞生命情境、觀察弇山園書寫間隱含的秩序與結構、思考弇山園對地方歷史與家族歷史的意義等等方面，構成本文基本的研究視野。

侯迺慧先生的專書《詩情與幽境：唐代文人的園林生活》⁴³，透過豐富的詩文作品，回顧整個唐代士人建園、賞園、遊園的心態與文化意義。專文〈園林圖文的超越性特質對幻化悲傷的療養〉⁴⁴與〈清代廢園書寫的園林反省與歷史意義〉⁴⁵，

³⁹ 曹淑娟：〈袁宏道的園亭觀及其柳浪體驗〉，《唐宋元明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5年7月），頁311-358。

⁴⁰ 曹淑娟：〈小有、吾有與烏有——明人園記中的有無論述〉，《臺大中文學報》第20期（2004年6月），頁195-238。

⁴¹ 曹淑娟：〈江南境物與壺中天地——白居易履道園的收藏美學〉，《臺大中文學報》第35期（2011年12月），頁85-124。

⁴² 曹淑娟：《流變中的書寫——祁彪佳與寓山園林論述》（臺北：里仁書局，2006年3月初版）

⁴³ 侯迺慧：《詩情與幽境：唐代文人的園林生活》（臺北：東大圖書，1991年6月初版）

⁴⁴ 侯迺慧：〈園林圖文的超越性特質對幻化悲傷的療養〉，《政大中文學報》第4期（2005年12月），

分別以明、清二代的園林書寫為主題，觀察士人面對園林荒落幻化時的心態與因應之道。在前文中，侯迺慧先生觀察園林書寫所具有的「超越性特質」，指出明人以園林書寫對治園林幻化命運的書寫模式。在後文中，探討清代廢園遊覽、廢園書寫等現象的成因，分析清人面對前代園林的歷史陳跡時的心態模式。侯迺慧先生的論點，啟發本文第五章處理世貞面對園林「幻化」問題的思考脈絡。

鄭文惠先生著有〈公共園林與人文建構：明代中期虎丘地景的文化書寫〉⁴⁶，歸納文人歌詠虎丘地景的詩文書寫，分析蘇州虎丘形成「公共園林」的背景與特性。對本文而言，鄭文惠先生的論述模式影響本文第三章第一節，對世貞家鄉太湖州城城內具有公共園林特性的人造山的討論。

（四）、世貞弇山園的專題研究

以世貞園林為專題的論著數量相當有限。世貞一生中構築的兩座園林——離薺園與弇山園——在世貞逝世後不久就荒廢，沒有在他人手中重建或重修，最終成為保存於文字紀錄中的紙上園林。⁴⁷因此，對有意研究世貞園林的學者而言，解讀世貞的〈弇山園記〉等園林文字就成為研究工作的第一步。美國學者肯尼斯·J·哈蒙德（Kenneth J. Hammond）是最早以園林的角度研究世貞與明代社會環境的學者。他曾著〈明江南的城市園林——以王世貞的散文為視角〉⁴⁸一文，透過世貞的造園活動回顧世貞的文學、文化與政治經歷，並且據以觀察明代江南地區的社會情況。不過，哈蒙德事實上並未特別聚焦世貞的園林書寫，而是以園林為例子，說明園林社會功能，最終目的在於探討世貞與明代江南社會的互動情形。


頁 123-154。

⁴⁵ 侯迺慧：〈清代廢園書寫的園林反省與歷史意義〉，《臺大文史哲學報》第 65 期（2006 年 11 月），頁 73-112。

⁴⁶ 鄭文惠：〈公共園林與人文建構：明代中期虎丘地景的文化書寫〉，《政大中文學報》第 11 期（2009 年 6 月），頁 127-162。

⁴⁷ 關於「離薺園」之名，《弇州山人四部稿》作「離薺園」，《弇州山人續稿》中則作「離薺園」。本文一律以「離薺園」稱之。關於離薺園名稱的意涵，請見第二章第一節的討論。

⁴⁸ 〔美〕肯尼斯·J·哈蒙德（Kenneth J. Hammond）著，聶春華譯：〈明江南的城市園林——以王世貞的散文為視角〉，《城市與園林——園林對城市生活和文化的貢獻》（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6 年 10 月初版），頁 82-97。



顧凱與高劉巍可能是第一批真正以世貞的園林做為研究專題的學者，兩人不約而同地在 2010 年發表弇山園的研究論著。顧凱在《明代江南園林研究》⁴⁹中討論明代江南地區的築園風氣時，依〈弇山園記〉的篇序分析弇山園的分區情形，並概述了各分區內的景象要素與景象結構，雖然僅是一章內的一個單元，但是對於理解弇山園的空間概況卻相當啟發性。高劉巍在 2010 年發表博士論文《王世貞的園林實踐與觀念》與單篇論文〈弇山園「全景」建築觀與「生態」造景意識研究〉⁵⁰。從內容來看，後者應該是在學位論文的基礎之上而改寫的文章。高劉巍分析弇山園內各類型的園林要素，並且擴大討論範圍至世貞的賞園、遊園活動，從較多角度運用世貞的園林文字資源予以論述。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世貞兩部《稿》中有豐富的園林書寫，且鑑於學界目前對世貞園林的研究仍相當有限，可見世貞園林書寫的文字能量及相關議題，基本上仍處於一個比較需要進一步開發、繫聯的狀態，而不是需要以「換個角度」或「重探」(revisit)的方式做論述。因此本文處理文獻材料時，基本上以不預設特定的閱讀進路為原則⁵¹，希望盡量回到世貞的文字本身進行閱讀分析，如實反映文字的意義與開發文字能量。

其次，為了在世貞豐富的園林書寫中確認特定事件的時間順序，以及討論世貞在特定時空環境、人生階段中的生命情境，本文也藉著《年譜》等傳記資料的記述，了解世貞在某一特定時空的人際往來、健康情形、仕途發展、詩文著述等方面的情況。本文也援引《嘉靖太倉州志》的資料，觀察太倉地區的人文地理傳

⁴⁹ 顧凱：《明代江南園林研究》（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2010 年 3 月初版），頁 125-142。

⁵⁰ 高劉巍：《王世貞的園林實踐與觀念》（北京：北京林業大學森林培育專業博士論文，尹偉倫、嚴耕先生指導，2010 年）。〈弇山園「全景」建築觀與「生態」造景意識研究〉，《安徽農業科學》第 38 卷 17 期（2010 年），頁 9336-9338。

⁵¹ 筆者所謂「特定的閱讀進路」，即一套有理論依據而自成體系的閱讀進路，舉例來說，如「精神分析的閱讀法 (psychoanalytical approach)」、「現象學式的閱讀法 (phenomenological approach)」、「解構主義式閱讀法 (deconstructive approach)」等。

統；《明會典》與《明世宗肅皇帝實錄》的資料，則有助於本文理解典章制度的施行，以及政治事件的發展實況。

除了以上兩個原則以外，在不同章節中，則依議題特性援引不同領域的研究方法。

首章為序論，說明本文的研究動機，學界的研究概況，以及本文研究方法與步驟，使讀者對本文關心的論題、論題的發展情形、以及本文採取的討論方式有概括掌握。

第二章回顧世貞造園活動的伊始，探討世貞走入園林生活的發展歷程。在本章中，本文首先討論世貞的第一座園林——離薺園——以了解世貞在什麼樣的情形之下，興起了另闢第二座園林的動機。其次，本文分別從空間與時間的角度，梳理弇山園從規模粗具到粲然大備的過程。

第三章探討弇山園的景觀規畫與分區情形。首先以《嘉靖太倉州志》為材料，從人文地理的角度，聯繫弇山園與地方環境條件的互動情形。接著，主要以楊鴻勛先生在《江南園林論》中的園林美學為分析工具，探討世貞的造園理念，並從世貞豐富的園林書寫中還原弇山園的景象要素與景象結構。此外，以顧凱《明代江南園林研究》與高劉巍《王世貞的園林實踐與觀念》的研究為基礎，本文比較兩位學者對弇山園平面圖的呈現情況，並提出本文作者修改後的平面圖。

第四章探討世貞的園林居遊經驗。藉由王鴻泰先生在明代社會文化史方面的研究視野，本文分析世貞建園、居園的心態，歸納世貞在弇山園中的社交活動的不同類型。處理世貞宗教活動的議題時，本文則藉由徐兆安對明代宗教活動的研究成果，了解弇山園在世貞宗教生活方面的意義。

第五章討論弇山園的空間特質。本文首先以神話的角度，分析世貞將園林定名「弇山」時，在園林空間特質方面的期許。本文以曹淑娟先生在〈江南境物與壺中天地——白居易履道園的收藏美學〉文中的論述方式為例，以傅柯「差異地點」的概念，評析世貞居園的實際情形，是否能夠滿足他對園林空間特質的期待。

接著，本文從侯迺慧先生〈園林圖文的超越性特質對幻化悲傷的療養〉與〈清代廢園書寫的園林反省與歷史意義〉兩篇文章中開發相同議題，觀察世貞對園林幻化問題的體認，以及他對幻化問題的心態與處理方式。

第六章為結論，簡述本文主要論點，並回顧弇山園對世貞人生中最後一段時光的意義。

文末附錄「世貞園居活動與實踐簡表」，方便讀者檢覽有關世貞園林生活的重要事件。

在研究步驟的安排上，本文以先具體後抽象為原則，先確定弇山園的建設情形、空間規劃等問題後，再討論世貞的園居生活實踐，以及他對園林空間總體性質所賦予的期許與體認。

第二章 走向園居：世貞營構園林的歷程探討

本章以「世貞營構園林的歷程探討」為主題，探討弇山園從無到有的發展軌跡，分析弇山園的空間位址，釐清弇山園建立的歷史。

由於弇山園並非世貞首座建立的園林，因此本章在進入弇山園的分析以前，先對世貞第一座園林「離薺園」做討論。從離薺園到弇山園之間，世貞在園址的選定、空間的布置、命名的深意等方面，皆有所脈絡可循，故本章先回顧離薺園，可以深化與脈絡化我們對弇山園的理解。

討論弇山園的空間，目的是了解世貞對園林空間寄予的理想與期待。「城市山林」是很傳統、普遍的造園目標，世貞對弇山園的冀望也可以用「城市山林」歸結之；然而，如果說弇山園是世貞落實「城市山林」的實例，弇山園卻也表現出一些與傳統「城市山林」不同的地方。

與離薺園比較起來，弇山園在許多方面都更為複雜。就發展而言，弇山園歷經了一段長達數年的發展軌跡。以景觀營造的角度來看，弇山園的空間更大、地勢更佳，園林景觀的營造就更為精彩。而王世貞長期經營弇山園，也賦予弇山園在文化、文學方面更多積累與意義，使得這座園林在實體的布置與抽象的意義兩方面，都有值得深入分析與探討的空間。

第一節 走入園林：離薺園的建置

談到明代江南園林時，王世貞的弇山園是一座重要的園林作品。這座佔地廣大，布置精心的園林，不僅是世貞日常生活偃息的空間，也是他與親朋好友、高士宿儒一同縱酒賦詩、泛舟流杯的場所。何喬遠在《名山藏》中的記述，透露著非常有趣的訊息：

世貞為園，曰：「弇州」，盛有水石花木之致。客來見世貞者，世貞皆款之



弇園中。不惟世貞之文名也，而弇園亦名於天下。⁵²

何喬遠所謂的「弇園亦名於天下」，道出了弇山園在當代文化圈裡具有的重要角色。還記得《明史》描述世貞門庭的盛況：「天下學士大夫以及山人詞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字下，受其品題」⁵³。世貞是當代這樣一位重要的人物，圍繞在他身邊的人才又這麼地多。世貞在弇山園裡與他們談讌來往，弇山園「盛有水石花木之致」的場域遂走入他們的生命歷程裡。對那一時代的文人來說，「弇山園之遊」也許是相當重要的共同記憶。然而，時空變遷，當現代人再度關照王世貞在明代的地位時，往往只側重他身為「後七子」之一的文學地位，也就是何喬遠所說的：「世貞之文名」而已。其實，對中、晚明之際的人來說，說到王世貞，除了他和李攀龍、謝榛共同標舉的文學主張以外，弇山園也是一個他們豐富期待的文化空間。

不過我們必須知道：弇山園不是王世貞第一座興造的園林，不是王世貞邁入園居生活的開始。在弇山園之前，王世貞曾建造「離薺園」，世貞的園居生活正是從離薺園開始。不過離薺園在場地規模與空間營造等方面，都不及後來的弇山園。離薺園的先天條件，讓追求理想園林生活的世貞，注定要建築第二座園林來取代它。在弇山園逐漸發展的過程中，王世貞也減少在離薺園居處的時間，而更常在弇山園的前身——小祇林（小祇園）⁵⁴生活。翻開世貞的年譜，簡單計算，世貞居住在離薺園的時間，前後只有四到五年之譜。⁵⁵

離薺園是王世貞興造園林，走入園居生活的開始。世貞在離薺園中居遊的體驗，影響了後來他營建弇山園的方式。從離薺園到弇山園，兩者之間實有脈絡可

⁵² 明·何喬遠著，張德信、商傳、王熹點校：《名山藏》（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第一版），頁2655-2656。筆者於標點略有調整，不另注出。

⁵³ 清·萬斯同等：《明史》卷三八八，續修四庫全書第331冊，頁178。

⁵⁴ 在世貞兩部《稿》與《山園雜著》中，皆作「小祇林／園」，但在姜公輅《王弇州的生平與著述》、鄭利華《王世貞年譜》與卓福安《王世貞詩文論研究》等學者論著中，則作「小祇林／園」。本文依據兩部《稿》與《山園雜著》，一律使用「小祇林／園」的名稱。

⁵⁵ 根據鄭利華《王世貞年譜》的繫年，世貞在嘉靖四十三年（1564）決意寄情山水，遂於城居旁築離薺園。三年後，嘉靖四十五年（1566），世貞又在隆福寺（隆福教寺）旁購地，營建藏經閣、小祇林，為弇山園之前身，當時已常常前往該處休憩。隆慶二年（1568）起，王世貞外出任官；萬曆四年（1570）世貞回鄉里居時，已經不住在離薺園。因此，從嘉靖四十五年起至隆慶二年為止，大約四、五年的時間，視為世貞居住於離薺園的日子。

循。因此本文在正式介紹弇山園以前，先以一節的篇幅探討離薺園。



一、從城居到園居：理想生活環境的追求

離薺園的興築，可以追溯至王世貞的「家難」：父親王忬遭處斬一事。在蒙受家難的期間，王世貞飽嚙朝廷中的權力傾軋、人情冷暖，事後遂絕意仕進，拋棄政治前途，返回家鄉太倉里居。正是在此里居之際，王世貞才漸漸感到興築園林的必要性。

明世宗嘉靖三十九年（1560）十月，時任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薊遼的世貞之父王忬，因「失陷城寨」之罪遭處斬⁵⁶。世貞與弟弟世懋遂扶父柩，經過兩個月的跋涉後抵達家鄉。當時的太倉正在水災與盜匪的雙重威脅之中，治安不佳。世貞因此將母親等家人安置在防備較周全的城內，自己則因為守喪的緣故，和世懋在城外父親的墳墓旁築一小屋住下來。這段風雨飄搖、災難頻仍的不安日子，在世貞生命中應該是一段難以稍稍磨滅的痛苦記憶。二十七年之後，世貞為過世的世懋作〈亡弟中順大夫太常寺少卿敬美行狀〉，文中有清晰、鮮明的追述：

時方苦大水災，鄉居盜四起。抵暮，火光與噪聲應不絕，乃謀請太恭人偕

婦子輩城居，而誅茅、構丙舍於藁墓之側。⁵⁷

從文中可以看出王氏一家人城居的背景。除了水災以外，太倉還有盜匪肆虐，持續騷擾鄉民。⁵⁸因此世貞把家人安置在城中，自己則和世懋在城外「構丙舍於藁墓之側」，這麼做無非是出於安全的考量。

⁵⁶ 「失陷城寨」是《實錄》上記載的罪名。事實上，這是一場政治鬥爭，當中摻雜不少渲染誇大的成分。參見《明世宗肅皇帝實錄》卷四百七十二（北京：線裝書局，2005年9月第一版，據北平圖書館紅格鈔本影印，鈔本明實錄）第16冊，頁510。鄭利華：《王世貞年譜》，頁137。

⁵⁷ 〈亡弟中順大夫太常寺少卿敬美行狀〉，《弇州山人四部續稿》卷一百四十，頁6423-6424。

⁵⁸ 由於鄰近東海，加上交通路線方便的緣故，太倉地區享有海上貿易所帶來的巨大利益，但也因此容易暴露在海盜侵擾的危機中。《嘉靖太倉州志》就屢見如方國珍等海盜侵擾的記錄，如：「至元，朱清、張瑄創海運於此，而諸蕃輳集為市。國初由此而漕定，遼由此而使西洋，遂為東南巨州，豈非以其時哉？然地盡東海，海寇出沒，昔方國珍嘗由海道入寇，故元有水軍萬戶府之設。」參見明·王鏊：〈太倉州新建城樓記〉，收在明·張寅等：《嘉靖太倉州志》卷三（上海：上海書店，1990年12月第一版，據明崇禎二年重刻本影印，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第20冊），頁176。

三年居喪期間，世貞與世懋兄弟基本上只有在月初時才會入城向母親請安⁵⁹。一直是到了嘉靖四十二年（1563）世貞服喪期滿後，他才搬入城裡的住所。不過他很快就對住家周遭的環境感到不滿，認為住家周圍過於嘈雜喧鬧。為了謀一個清淨而不受干擾的生活環境，他在州治旁邊選擇了一塊農地，建立「離薺園」，供自己與親友遊憩、讀書之用。這就是他從城居走入園居的開始，〈離薺園記〉記述了這段園林始闢的過程：

始余待罪青州，以家難歸，竄處故井。公除之後，數數虞盜窺，徙而入城，不勝閶闔之囂煩，乃請於太夫人，以創茲園。問寢之暇，輒攜吾仲氏徙倚其間，三、四友生參之。濁酒一壺，束書數卷，佐以脯炙，間以諧謔，不自知其晷之易昃也。⁶⁰

我們可以看到世貞建立離薺園的背景。對世貞而言，「待罪青州，以家難歸」的事件，是他生命裡沉重的一頁。因為家難的發生，世貞回到太倉安葬父親。服除以後，世貞從城外守喪的丙舍正式搬入城中住屋。然而，由於住屋的環境品質不理想（「不勝閶闔之囂煩」），世貞於是興起另建園林居住，以圖清淨生活的想法。這正是離薺園之所以建立的一段故事。同樣地，在〈題離薺園〉詩中，王世貞也把建立離薺園的敘事背景追溯到父親因失職而遭處斬的家難上。在這首前後十八句的詩中，世貞開門見山地說：

昔當遘時屯，掩跡遯閭井。⁶¹

「時屯」，指的就是家難一事。從屯字的使用，我們看到世貞援引《周易·屯卦》的典故。〈屯卦〉卦象䷂為震下坎上，這是一個勸勉人雖處在危機中，最好能夠小心謹慎、步步為營的卦。〈彖傳〉以為此卦：「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朱子也認為〈屯卦〉：

⁵⁹ 根據〈亡弟中順大夫太常寺少卿敬美行狀〉，世貞兄弟「每月朔入城起居太恭人。」參見〈亡弟中順大夫太常寺少卿敬美行狀〉，《弇州山人四部續稿》卷一百四十，頁 6424。

⁶⁰ 〈離薺園記〉，《續稿》卷六十，頁 3024。

⁶¹ 〈題離薺園〉，《續稿》卷五，頁 668。



屯，六畫卦之名也，難也，物始生而未通之意；……其卦以震遇坎，乾、坤始交而遇險陷，故其名為「屯」。⁶²

乾坤、剛柔相接，兩種秉性不同的力量相互接觸，使事物的未來發展難以明朗，因此形成了危機。處於這種危難情況中，朱子建議道：

震動在下，坎險在上，是能動乎險中。能動雖可以亨，而在險，則宜守正，而未可遽進。⁶³

面對危機與混沌不明的未來，最宜持守正道，不可急著有所作為，方能安然度過考驗。關於自己遭遇的危機，世貞相當明白其來龍去脈。父親之死，「失陷城寨」的罪名只是藉口，其本質上是嚴嵩集團對王忬與世貞的整肅行動。朝中嚴黨勢力正熾，己方又全無奧援，若再嘗試與嚴黨衝撞，不知道又得付出什麼危峻的代價。此時的世貞，早已辭去山東按察司副使的職務，不如盡快離開權力傾軋正熾的帝都，回到闊別了十四年的家鄉安葬父親，在「竄處故井」、「掩跡遯閭井」的同時，致力於自身修養與學問的精進。⁶⁴離薺園的營建，與世貞的家難有密切關係。世貞對家難一事的省思，也就影響了他賦予離薺園的意義。

二、「謂其有所別擇也」：園名「離薺」的命意

為了營救身陷囹圄的父親，世貞辭去山東按察司副使的職務，在母親和弟弟世懋的陪伴之下，住在北京一年。這段時間裡，世貞兄弟的目標非常明確，全心全意地替父親申冤求情。他們常常奔走在朝中權臣貴人的門下，冀望有人願意協助他們抵抗嚴嵩黨人的欺壓。然而憚於嚴嵩父子的權勢，無人願意給予奧援，最終仍然以「家難」的結果畫下句點。看清時局，飽嚙冷暖的世貞，回到故里鄉居。嘉靖四十一年年底，世貞服喪期滿，卻也無意重新出仕；相反地，對城居生活不滿意的世貞，開始修建他的第一座園林，並將園林命名為「離薺」。「離薺」之名，

⁶² 宋·朱熹：《周易本義》（臺北：大安出版社，1999年7月第1版），頁46。

⁶³ 同前註。

⁶⁴ 從嘉靖二十六年（1547）世貞中進士，到嘉靖四十年（1561）扶父柩抵家為止，約當十四年的時間。

反映世貞對現下政治局勢的觀察，以及自我學問涵養、道德操守的期許。

中國園林的名稱，除了表明某園林產業的歸屬以外，更多的是以園名表現主人的文學修養、道德理想、建園旨趣，或是人生大事。因此，中國園林往往是「標題園」，而此一標題則表現了園主的情志關懷，突出了園林的思想旨趣，成為園主塑造園林意境時不可缺少的元素。曹淑娟先生就曾精要地指出園林名稱之於園林整體的意義所在：

唐宋以降的文人園林大都屬「標題園」，不再單純地繫於所有人名下，園林是一座人文藝術的作品，園林的命名即是此園林的標題，不論記事寫景或抒情言志，從不同角度昭告著園主和園林的緊密聯結。⁶⁵

園林的名稱是觀察園主生命情懷的重要線索，使園林建築總結到某個主題之下，轉化成所謂「園林意境」的抽象感受，如楊鴻勛先生所言：

詩文在園林藝術中最終的作用，乃是促使景象昇華到精神的高度，亦即對園林意境的開拓。園中景象，祇緣了有詩文題名、題咏的啟示，纔引導游者的聯想，使情思油然而生。⁶⁶

為了家難而扶柩歸鄉的世貞，自然明白《易經·屯卦》的勸勉，也了解在嚴嵩等人權勢仍如日中天時，若一味謀求為父親平反的機會，則無異於重蹈險境，恐怕招來更大的災禍；不如遵循經典的教訓，以低調里居、謹身慎行、求取正道為自持之道。這時候的世貞，就選擇以「離薺」為他第一座園林的名稱。

「離薺」一名，典出〈離騷〉「薺荼施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一句。所謂薺、荼、施者，王逸、朱熹都以為是惡草之名，屈子以它們譬喻讒佞之人。「判獨離」者，王逸以為是「判然離別，不與眾同」之意，可知離字為離別、離開的意思。王逸、朱熹認為這是女嬃對屈原所說的話，而朱子串講文義，解釋為：

⁶⁵ 曹淑娟：《流變中的書寫—祁彪佳與寓山園林論述》（臺北：里仁書局，2006年3月初版），頁346。

⁶⁶ 楊鴻勛：《江南園林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初版），頁267。

女嬃言也……言眾人皆佩此惡草，汝何獨判然離別，不與眾同也？⁶⁷

在中國文學的傳統中，屈原本來就是一個潔身自好，能以孔孟之道自我約束的理想人格；而他「信而見疑，忠而被謗」⁶⁸，卻至死始終忠君愛國、秉持政教理想的命運，更是後世文人每每引以為榜樣的典範。也因此，每當他們在仕途上遇到險阻困阨時，總會向〈離騷〉、〈九章〉等屈子用以明志的作品求取生命的指向。

取義於〈離騷〉的「離薺」之名，正是世貞藉屈子以自明心志的例子。在「離薺」二字中，我們見到世貞不願意再進入朝堂與讒佞同流合汙，寧可遵循《易經》的教導，退隱在野，保持自我道德潔淨的心志。正如世貞在〈亡弟中順大夫太常寺少卿敬美行狀〉中所說的，遭遇家難的這段時間裡，他與弟弟世懋雖然知道父親是被奸臣陷害而死的，卻也不願意復出為自己洗刷冤屈：

弟既以大司馬公冤不白，與不穀皆絕意進取，治小圃居第之左，余名之曰：

「離薺」，一軒曰：「鷄適」，度經史古文、圖籍之類，充仞其中。蓋又無一朝夕而不形影偕也。⁶⁹

面對家難，世貞、世懋兄弟的選擇頗值得注意。不願意復出的線索，在〈離薺園記〉中曲折地表現出來。世貞首先說明園名「離薺」的緣由：

園土狹而瘠，獠奴頗率職。溉壅三之，芟薺五之，以故嘉木名卉出而不能容惡艸。因讀屈氏《騷》，得「離薺」二語，取以名之。⁷⁰

從表面上看來，「離薺」之名，是記事的園林標題，表彰的是園丁勤奮整治園林，所以園中不生惡草，而嘉木名卉因此而能有所展現的事蹟。然而事實上，「離薺」是言志的園林標題，指向的是園主的心志情意。世貞隨後解釋了「離薺」一名的隱喻：

夫「薺荼施」，所謂草之惡者也。屈氏離而弗服，乃女嬃呻呻而詈之，何哉？

⁶⁷ 宋·朱熹：《楚辭集注》卷一（臺北：中央圖書館特藏組，1991年2月初版，據元天曆三年陳忠甫宅刊本影印），頁15。

⁶⁸ 漢·司馬遷著，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屈原賈生列傳〉，《史記》卷八十四（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9月第一版），頁2842。

⁶⁹ 〈亡弟中順大夫太常寺少卿敬美行狀〉，《弇州山人四部續稿》卷一百四十，頁6426。

⁷⁰ 〈離薺園記〉，《續稿》卷六十，頁3024。



謂其有所別擇也。⁷¹

「離蕢」象徵的是園主面對險惡的政治環境，而有所別擇的作法，而不是藉此彰顯園林得到整治的程度之高。而世貞更在文末以設問的方式，否定「離蕢」是記事之名的說法，解開了「離蕢」一名的意涵：

或者曰：「不然。子之園固未有蕢也，子何以蕢之，而復離之？而又復名之？

子不亦蕢哉。而又何女嬃之恠？」余亡以應。⁷²

透過一連串的設問，我們看到世貞之所以將園林取名為「離蕢園」，並不是因為園中被茂密的惡草佔據，而後得到園丁辛勤照料，終能展現一番新氣象的故事。世貞將他第一座園林取名為「離蕢」，想要表彰的是他在家難後，因有所別擇而不願復出為官，寧可退隱江南故鄉，與家人互為勉勵，以正道自持的生命方向。

有學者認為，明代中葉以後士大夫建築園林的動機乃是出自於炫耀的心態，不過，我們觀察世貞建築離蕢園的背景，卻覺得這樣的說法並不適合用在世貞身上。關於明中葉以後江南地區士人對園林的心態，巫仁恕先生認為：

嘉靖中葉以後，約當 16 世紀中期以後的江南城市，逐漸吹起一股建築豪宅與園林的風氣。在這波風氣中江南的縉紳士大夫是帶動者，《說夢》云：「吳中士大夫，宦成而臚，輒構園居。」而且愈華麗愈顯示自己的成就非凡，就像《五雜俎》所云：「縉紳喜治第宅，亦是一弊。……及其官罷年衰，囊橐滿盈，然後窮極土木，廣侈華麗，以明得志。」⁷³

築園之風所以歷經明清二代不衰，究其原因，就像《五雜俎》所云，園林是致仕縉紳「以明得志」之作，也就是為了顯示自己的財力與成就；然而一旦相習成風之後，便形成彼此爭勝的景象。⁷⁴

巫仁恕先生從謝肇淛《五雜俎》和曹家駒《說夢》中的觀察，得出建築園林是仕

⁷¹ 〈離蕢園記〉，《續稿》卷六十，頁 3025。

⁷² 〈離蕢園記〉，《續稿》卷六十，頁 3026。

⁷³ 巫仁恕：〈城市私家園林的公共化〉，《優游坊廂：明清江南城市的休閒消費與空間變遷》（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 年 3 月），頁 141。

⁷⁴ 巫仁恕：〈城市私家園林的公共化〉，《優游坊廂：明清江南城市的休閒消費與空間變遷》，頁 146。

紳在退休致仕以後，為了展現自身成就的一種做法。不過，就世貞的例子而言，離蕢園在世貞他遭遇家難、辭官鄉居的時候建成，並非世貞「宦成」或「官罷年衰」以後之事。事實上，建築園林與仕途的順利與否，可能難以一概而論，而必須就個別士人／園主的生命史予以考察。曹淑娟先生就曾分析園林的存在對宦途失意的士人所帶來的心理慰藉：

仕宦生涯無妨於林泉高致，而當致仕或遇挫，園林成為士人回歸自我的一片據地，有園得以歸守，是一樁值得珍惜的幸福。⁷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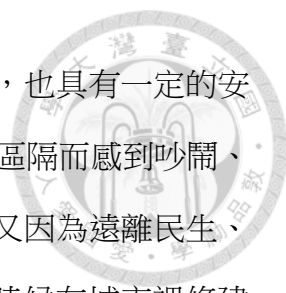
曹淑娟先生以徐學謨（1521-1593）與他的歸有園為例，說明歸有園的存在，如何幫助處於官場利益糾葛中的徐學謨認取生命取向。同樣的心態，在當時的世貞身上也可以看的到。世貞時值中壯年，在官場上與當權的嚴嵩黨人兩相對立，世貞無意、無能與他們抗衡，於是罷官居鄉，期間亦無意伺機重出，不符合謝、曹兩人以為建築園林是士大夫「官罷年衰，囊橐滿盈」以後的情況。如果建園是士人「以明得志」之作，那麼世貞賦予離蕢園的命意便恰恰與該敘述矛盾。離蕢園的營建，非但不是世貞「以明得志」之作，還是世貞「以明時屯」，在「掩跡遯閭井」的失望心態中，求取一方清幽寧靜的建築。

三、離蕢園的環境條件與空間規畫

王世貞從城外父親墳墓旁的茅舍搬入太倉城內後，因為感到城居生活的喧囂吵鬧，所以興起了建造園林以隔絕喧囂、謀求安寧環境的念頭。前引〈離蕢園記〉中，就提到「不勝閭閻之囂煩，乃請於太夫人，以創茲園」；而在〈題離蕢園〉詩中，也說到城居的生活「所難近市喧」。這麼說來，離蕢園的園址選擇與空間設計，首先要滿足世貞希望能躲避人群喧囂的期待。

園居本來就是具有過渡性質的一種生活型態，特別是居住在那些修建於城市

⁷⁵ 曹淑娟：〈小有、吾有與烏有——明人園記中的有無論述〉，《臺大中文學報》第20期（2004年6月），頁208。



中的園林，其過渡色彩就更為明顯。普通的城居生活雖然便利，也具有一定的安全性，但正如王世貞面臨的問題一樣，容易因為難以與市井活動區隔而感到吵鬧、不安靜。相反地，鄉野僻居的生活雖然清淨而少人群干擾，卻又因為遠離民生、商業活動而感到不便，有時候甚至是暴露在治安隱憂中的。這時候在城市裡修建園林，既能得到城居安全、便利的一面，又能夠藉由園林的建築配置，取得鄉居才有的清淨、自然的優點。世貞在〈古今名園墅編序〉中的意見，就是在衡量「城居」、「鄉居」與「城市中的園居」三者後的心得：

弇山人曰：「余棲止余園者數載。日涉而得其概，以為市居不勝囂，而壑居不勝寂，則莫若托於園，可以暢目而怡性。」⁷⁶

在太倉地區，「安全」更是一個重大議題。根據《嘉靖太倉州志》，我們可以觀察太倉的地理形勢。《州志》說：「海在州城東七十里」，又說此地「河通潮汐，界無山險」。⁷⁷顯然太倉城是位在近海的沖積平原上，地勢一片平坦，缺少山陵起伏，河流直通大海。這種地形利於水運與海洋貿易的發展，《州志》就說：

海水環州境，入諸港灌，田利莫大焉。……外通琉球、日本等六國，故太倉南關謂之「六國馬頭」。⁷⁸

以太倉為據點，可以與東亞各國進行貿易往來，可見此地商業活動的興盛。能控制太倉的人，就能從海洋貿易中獲取巨大的商業利益，太倉遂成為野心家覬覦的目標。加以此地地勢缺乏屏障，無險可守，一旦有人發起惡意的搶奪劫掠，彷彿如入無人之境，對平民百姓來說是生命財產的重大威脅。《州志》引述弘治年間大學士王鏊的〈太倉州新建城樓記〉一文，文中就提到這種隱憂：

至元，朱清、張瑄創海運於此，而諸蕃輳集為市。國初由此而漕定，遼由此而使西洋，遂為東南巨州，豈非以其時哉？然地盡東海，海寇出沒，昔

⁷⁶ 〈古今名園墅編序〉，《續稿》卷四十六，頁2411。

⁷⁷ 明·張寅等：《嘉靖太倉州志》卷二，頁109；卷一，頁77。

⁷⁸ 明·張寅等：《嘉靖太倉州志》卷二，頁110。



方國珍嘗由海道入寇，故元有水軍萬戶府之設。⁷⁹

形勢上的便利有助於商貿活動的興盛，遂使這裡成為富庶的「東南巨州」，但同時也是野心家眼中的肥羊。王鏊於是以元末曾佔領太倉的方國珍（1319–1374）為例，強調在此地設立行政、軍事據點，修築防禦工事的必要。

在這種情況下，在城市中修建園林，理論上應能兼得城居與鄉居的優點，又能同時避免掉兩者的隱憂。若再把太倉本地的地理形勢和治安問題一併考量進來，那麼世貞將離薺園修建在州治的旁邊，毗鄰太倉的行政中心，應該是最理想的生活型態了。

本來，為了避免園居生活受到干擾，在選擇園址時應該注意園林周圍的環境，避開人群聚集之處，遠離喧鬧的場所。計成在《園冶·園說》中就提出擇定園址的原則：「凡結林園，無分村郭，地偏為勝。」⁸⁰因此，即使園林建築在城市中，如果擇址時能把握「地偏」的原則，也應該能夠達成園居要求清靜的基礎需求。

不過世貞建築離薺園時，似乎沒有考量到計成所說的「地偏」的層面。前面說過，離薺園建在太倉州州治旁，雖然在治安上是非常有保障的，但這邊的環境卻絕對稱不上「地偏」，因此也就無法滿足世貞的期待——希望園居生活能夠遠離喧囂。從關於離薺園園址的記述中可以看到，以計成的概念而言，離薺園屬於所謂的「城市地」，而計成可是認為「市井不可園也」的。⁸¹

關於離薺園的園址，王世貞曾說：

選地不在遐，步武得佳境。（〈題離薺園〉）⁸²

比苦城居局促，飯不得下咽。傍構小園，誅茅為容膝之所，讀書其中，扁

⁷⁹ 明·王鏊：〈太倉州新建城樓記〉，收在明·張寅等：《嘉靖太倉州志》卷三，頁176。

⁸⁰ 明·計成原著，張家驥著：《園冶全釋——世界最古造園學名著研究》（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3年6月初版），頁168。本文關於《園冶》的原文，皆出自張家驥先生翻譯的《園冶全釋——世界最古造園學名著研究》一書（以下簡稱《園冶全釋》），引用時在標點、斷句時若有所調整，除非影響語句解讀，否則不另標示。

⁸¹ 明·計成原著，張家驥著：《園冶全釋》，頁182。

⁸² 〈題離薺園〉，《續稿》卷五，頁668。



曰離薺。(〈吳明卿〉)⁸³

始余臥離薺園之鷄適軒，與州治鄰。旦夕聞敲朴聲而惡之……。(〈題弇園八記後〉)⁸⁴

世貞說「傍構小園」，又說離薺園選地「不在遐」，顯然離薺園與世貞在城中的居所之間的距離不遠。加上離薺園「與州治鄰」的環境特色，使得世貞平時在園中就可以聽到衙門內使用「敲」、「朴」等刑具的聲音。這樣的環境條件，對於建造園林以圖清靜生活的世貞來說，是非常不理想的。

從文獻資料來推測，還可以知道離薺園的面積。以今日的標準來看，離薺園已經是一個中、大型園林了；然而王世貞似乎仍不以其為大。首先，〈離薺園記〉中記錄此園大小為：

園故里人朱氏之菜壤也，東西不能十餘丈，南北三之。⁸⁵

明代，量地尺一尺為 32.6 公分，因此一丈為 326 公分。⁸⁶離薺園「東西不能十餘丈」，現在姑且以東西十丈視之，那就是 3260 公分（32.6 公尺）；又園「南北三之」，約為 97.8 公尺。換算總面積約當 3188.28 平方公尺，以現代人熟悉的單位來看，大約在 964 坪左右。這在現存的江南園林中，已經屬於中型園林的範圍了⁸⁷，不過，王世貞在前引給吳國倫的書信中，依然稱離薺園為「小園」；而在〈秋日離薺園即事作〉詩中，也有「茲地不數武，亦復具池臺。」的句子。不過，何者為大，何者為小，本來就是沒有標準答案的問題。園林坐落於城市中，其尺度的大小應該放置在更大的環境中予以考量；而像離薺園這種私家園林的規模，更與實際使用者的主觀感受有關。例如世懋也以離薺園為小園，〈澹圃記〉裡就記錄世懋對離薺

⁸³ 〈吳明卿〉，《四部稿》卷一百二十一，頁 5653。

⁸⁴ 〈題弇園八記後〉，《續稿》卷一百六十，頁 7310。

⁸⁵ 〈離薺園記〉，《續稿》卷六十，頁 3022。

⁸⁶ 丘光明：《中國歷代度量衡考》（北京：科學出版社，1992 年 8 月），頁 104。

⁸⁷ 楊鴻勛先生在《江南園林論》第四章〈典型園林作品評論〉中，對現存江南的園林做考察。他以面積小於 1000 平方公尺的園林為小型園林；在 1000—3000 平方公尺者為中型；超過 3000 平方公尺者為大型。不過，他也表示：「園林規模大小……沒有嚴格的界限。」而他所提出的基準，亦僅是「粗略地區分」。這樣來看，面積大約為 3100 餘平方公尺的離薺園，以今日的眼光而言，已經稱得上是座中、大型的園林了。參見楊鴻勛：《江南園林論》，頁 277。



園的感受：

敬美自秦臬予告歸，若蹙額於闌闌者，而不能遠余而放於麋鹿魚蝦之地。

念欲栖離薺，則太湫而狎鷺。⁸⁸

以現代標準來看歸屬於中、大型園林的離薺園，仍不能滿足使用者希望它能隔離外界喧囂、自成一清淨園地的期待。如果當世貞坐臥其中時，還能聽到隔壁州治傳來問審犯人的聲音，也難怪世貞自然而然地要覺得離薺園是「小圃」了，世懋要以為離薺園是既湫又囂了。

離薺園位處城市中心，又是南北向的狹長園林，在造景時就有其先天限制。以其形勢而論，自然不能像後來的弇山園一樣堆築擁有林景的大型假山、開挖能夠讓畫舫遊覽的池塘，而宜於利用植物營造相互掩映的效果，在其中布置亭臺樓榭等建築，創造柳暗花明的層次感。關於城市地的造園法，計成就說過：

市井不可園也；如園之，必向幽偏可築，鄰雖近俗，門掩無譁。開徑逶迤，

竹木遙飛疊雉。……別難成墅，茲易為林。⁸⁹

一般來說，城市裡不適合修建園林。但若是非得建築在城市裡時，還是有些原則可以參考的。像離薺園這樣位於城市鬧區的園林，先天已經「近俗」，加上其形勢狹長的原因，因此考慮用逶迤的園路，搭配茂盛的竹木等植物，讓建築物在其間形成若有似無的感受。

「別難成墅，茲易為林」，「為林」其實是「為林亭」之省。⁹⁰依計成的看法，「林亭」是一種特別適合城市地園林的建築形式。從〈離薺園記〉的敘述，我們可以知道「竹林」和「林中之亭」確實是離薺園主要的景觀。事實上，離薺園的空間設計趨勢，基本上與計成所說的：「開徑逶迤，竹木遙飛疊雉。……別難成墅，茲易為林」的造園原則是一致的。

離薺園可分成前後兩個部分，各以「壺隱亭」與「鷗適軒」為核心建築，之

⁸⁸ 〈澹圃記〉，《續稿》卷六十，頁 3026。

⁸⁹ 明·計成原著，張家驥著：《園冶全釋》，頁 182。

⁹⁰ 此處採用張家驥先生的白話譯文。參見明·計成原著，張家驥著：《園冶全釋》，頁 15。

間則以計成所謂的「竹木遙飛疊雉」的手法予以區隔。當訪客進入園林後，迎接他們的是以兩株松樹與數十株竹構成的小樹林；視野的盡頭以「壺隱亭」為中心，這裡是離薺園的第一個景觀主題。亭三面以梅樹環繞之，間植高聳的梧桐樹。開闊的一面則鑿池注水、疊石為山。池中飼養錦鯉，假山上則發揮巧思，與池水搭配，呈現具體而微的溪澗、橋梁景色。世貞似乎頗傾心此處的景觀，曾兩次作詩歌詠之。如〈題離薺園小山〉歌詠這個區域的美景，詩前則有序，先交代此處山水布置的態勢：

離薺園之壺隱亭小山，東西僅三丈，南北半之，高不能二仞。中匯一小池，南北僅五尺，東西半之。而下有泉脉，非大旱不至涸。中藏磴嶺、澗壑、橋梁之屬，皆具體而微，遂名之曰：「壺隱山」，為賦古體一章。

詩中亦有「山礬作古樹，瓦松僅盈尺」、「被以澗嶺名，居然無慚色」、「昔觀何足奇，天地有時窄」⁹¹的詩句。再觀察絕句〈離薺園雜詠·壺隱亭小山〉的內容，也可發現相似的讚嘆：

數拳培塿小亭前，澗壑峰巒亦宛然。不似壺公暫時幻，主人留結著書緣。⁹²雖然壺隱亭四周的景觀安排，只能在離薺園有限的小空間中，透過假山、小池的安排，寫意地模仿天機，再現自然，但世貞仍十分鍾愛其中的逸趣巧心，樂於在此遊覽、讀書，因而留下兩首詩歌，歌詠相同的主题。

以壺隱亭為中心，右方有兩楹書室，左側有名為「晞髮」的小亭獨立在一片竹林中，至此又以林亭為造景主题。而越過環繞壺隱亭的梅樹後，世貞還是以竹林作為屏障，將壺隱亭與亭後的兩片小空地隔開來。在空地上，世貞又雜植多種桃、杏、海棠等花木。

越過小空地，即來到離薺園的第二個核心地帶——「鷄適軒」。這是一個有三個房間的屋子，左側是碧浪書房，右側則是名叫「小憩軒」的寢室，附近還有廚

⁹¹ 〈題離薺園小山〉，《續稿》卷六，頁 711-712。

⁹² 〈離薺園雜詠·壺隱亭小山〉，《續稿》卷二十四，頁 1508。

房、浴室等設施，因此以鸚適軒為核心的區域，是提供世貞在離薺園中需要的生活機能的區域。鸚適軒後有小池塘，世貞在此曾「擬種白蓮百本」，因此將池塘取名為「芙蓉沼」。以園林美學的專業術語稱之，鸚適軒屬於「鴛鴦廳」。⁹³鸚適軒是重軒，有兩個部份，其中一面隔芙蓉沼與種植夭桃、紫薇、垂柳的圍牆相望，另一面則面面向前述種植桃、杏、海棠等植物的小空地。

軒名「鸚適」，典出《莊子·逍遙遊》，世貞藉此將自己比喻為《莊子》中那隻僅以「檜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就能滿足的學鳩，表明自己願以園居而滿足，不願再作廟堂之想的心志。〈離薺園記〉中就說：

臨臺而屋凡五楹，中榜曰：「鸚適軒」，狀其卑小也，亦以志自得也。⁹⁴

「卑小」不僅是鸚適軒的描述，也是世貞當時面臨父冤未白，卻無力申訴的處境。此時雖然只能退處園中韜光養晦，但也頗以自得為樂。這段時間的世貞，雖然不在朝廷任官，但脫離權勢場中的羈絆後的自在、自得，確實成為他生命中一段頗為珍貴的時光。〈離薺園記〉中，世貞自述這段時間的生活樣態：

問寢之暇，輒攜吾仲氏徙倚其間，三、四友生參之。濁酒一壺，束書數卷，佐以脯炙，間以諧謔，不自知其晷之易昃也。⁹⁵

「不自知其晷之易昃也」，一方面指的是歡樂時光之易逝，一方面象徵園內自成一方樂園，與園外世界的運行不相干涉，所以才不覺得時間在與親友的飲酒談笑間已然流逝，如〈秋日離薺園即事作〉中，就有「客至但坐耳，相對亦悠哉。禮豈在中饋？懶不廢尊罍」的句子，描述主客在園中悠然自在飲酒，把外面世界的禮法束縛置於不顧的情狀。這種逍遙，世貞往往以「真際」稱之，如他有詩吟詠道：

大鵬九萬苦不足，尺鷃搶榆恆有餘。除卻逍遙真際在，便應方朔羨侏儒。⁹⁶

「方朔羨侏儒」乃出自《漢書·東方朔傳》的典故，意喻即使是像世貞一樣「無

⁹³ 鴛鴦廳是一種廳堂的形勢，相對於鴛鴦廳，則有較簡單的「荷花廳」。關於此兩種廳堂形式的敘述，參見楊鴻勛：《江南園林論》，頁 83。

⁹⁴ 〈離薺園記〉，《續稿》卷六十，頁 3023。

⁹⁵ 〈離薺園記〉，《續稿》卷六十，頁 3024。

⁹⁶ 〈離薺園雜詠·鸚適軒〉，《續稿》卷二十四，頁 1507。強調標記為本文作者自加。



益於國用，徒索衣食」的侏儒⁹⁷，因其享有逍遙自得之真際，也足以對足智多謀、得到君主寵幸的人炫耀。又如〈暮坐離薺園即景一首〉中，亦有相同的描述：

高齋語來暝，偶爾成幽憩。崢嶸石色古，窈窕川流細。

新月在疎簷，娟娟自相媚。顧此群籟寂，悅焉觀真際。

欲叩俄已忘，呼杯但成醉。⁹⁸

假山、小池，規模雖小亦具體而微，與園中的竹林月影相互蕩漾，成為世貞與親友間坐臥談笑的美麗背景，而不受外在世界的干擾。這段能夠「不自知其晷之易昃也」或「懶不廢尊罍」的逍遙時光，是晚年處於名利場中的世貞十分懷念的情景。萬曆十五年（1587），世貞六十二歲任職南京兵部右侍郎時，他在南京官署的一角布置了一個小園林，對中年時建立的離薺園是如此懷念的：

昔余圃離薺，壘石當軒牖。間借凝霏崇，暫收停雲黝。

麋鹿性所便，鷦鷯願毋負。不謂志轉奢，遂闢弇中畝。……⁹⁹

世貞以麋鹿、鷦鷯的形象譬喻居住在離薺園時的自己，精要地勾勒了自己在這段時間的心境。雖然離薺園有其先天限制，不能完全阻隔來自市井的喧囂吵鬧，也因為園址形勢的關係，無法做大規模的景觀營造。但是，與局促的城居生活相較，城市園居的環境讓世貞與人群保持距離。此時的世貞沒有官職之累，與朝中險惡的政治鬥爭沒有利益瓜葛，居遊在有著「崢嶸石色古，窈窕川流細」的園林空間裡，可以「暢目而怡性」，自在地享受輕鬆讀書、飲酒的時光。

⁹⁷ 漢·班固著，唐·顏師古注：〈東方朔傳〉，《漢書》卷六十五（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6月第一版），頁2843。

⁹⁸ 〈暮坐離薺園即景一首〉，《四部稿》卷十一，頁961。強調標記為本文作者自加。

⁹⁹ 〈右司馬私署之兌隅，有軒三楹。前列數石若岡阜，植以時卉。一命觴觴之，繫以長語〉，《續稿》卷七，頁773。



第二節 弇山園建構的時空探討

一、弇山園的環境條件

王世貞營建離薺園的初衷，本來是為了要躲避市井喧囂。但是在選擇園址時，沒有注意到四周的環境條件，加上園址土地形狀狹長的關係，使得園林外邊活動的聲音仍能影響到園中的人。這就讓離薺園不能滿足世貞對它原先的期待，因此在離薺園建成後不多久，世貞就已經萌生另建新園的想法了。這座世貞後來營建的園林，就是本文探討的主題——弇山園。

可能是鑑於離薺園的經驗，當世貞在城裡購買土地，意欲將其闢為園林的時候，他選擇了一塊位於太倉城城內西偏北方的土地。此地以太倉城城門「大西門」的內側，旁邊毗鄰一座叫做「隆福教寺」的佛寺，距離人群聚居的地方則有一段距離。園址前方有水渠流過，水渠的另一邊，則是一片良田。¹⁰⁰整體來說，這裡給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一種安詳寧靜的感覺。在〈弇山園記一〉中，世貞一開始就交代園林的地理方位：

自大橋稍南皆闌闌，可半里而殺，其西忽得徑，曰：「鐵貓弄」，頗猥鄙。循而西三百步許，弄窮，稍折而南，復西，不及弄之半，為隆福寺。其前有方池，延袤二十畝，左右舊圃夾之。池渺渺受煙月，令人有苔雪間想。寺之右，即吾弇山園也，亦名弇州園。前橫清溪甚狹，而夾岸皆植垂柳，蔭枝繆互如一本。溪南，張氏腴田數畝，至麥寒禾暖之日，黃雲鋪野，時時作餅餌香，令人有炊宜城飯想。園之西為宗氏墓，古松柏十餘株。其又西，則漢壽亭侯廟，碧瓦雕甍，嵒岬雲表。此皆輔吾園之勝者也。¹⁰¹

¹⁰⁰ 世貞所說的「隆福寺」，實際名稱為「隆福教寺」，在明代太倉城的大西門內常春橋北。不過，太倉城內也曾經存在過「隆福寺」，建於南朝梁天監三年（504），明代時已廢，其故址為鎮海衛衛所。參見明·張寅等：《嘉靖太倉州志》卷十，頁704。

¹⁰¹ 〈弇山園記一〉，《續稿》卷五十九，頁2957-2958。本文中引用的〈弇山園記〉八篇、〈安氏西林記〉與〈游金陵諸園記〉等段落，引用時皆參考了陳植與張公弛在《中國歷代名園記選注》的標

這段引文裡各地名的相關資料，可以從《嘉靖太倉州志》的記載得到細節。「大橋」指的是太倉城中的「武陵橋」，「大橋」是它的俗名。¹⁰²此橋橫跨於太倉塘之上。太倉塘是一條人為水道，別名「至和塘」或「致和塘」，將來自婁江的水經過大西門引入城內。¹⁰³弇山園內營造水景所需的水源，正是從太倉塘引流過去的。

武陵橋南邊，是稱為廣寰坊的社區，至於世貞文中所稱的「鐵貓弄」，則是它的俗名。《州志》說：「坊以聚民，巷以通道。」¹⁰⁴，世貞形容其為「闐闐」，可見廣寰坊應該是個住著不少居民，且有著熱鬧市井活動的地方。

從人群聚居的廣寰坊到弇山園之間，並沒有筆直的路線，而是需要遊客迂迴曲折地行走，如〈園記一〉中描述的路徑：「循而西三百步許，弄窮，稍折而南，復西。」路線的形狀加上周圍的環境條件，使得弇山園不像離薺園一樣，先天上就容易受到附近人群活動的干擾，而是能享有幽靜的環境的。

弇山園旁邊是隆福教寺，寺廟的前方則是廣闊的水池。世貞說：「池渺渺受煙月，令人有苕霅間想」。「苕霅」本來是浙江湖州境內苕溪與霅溪的合稱，在這裡則不僅是單純地名的指涉，而是唐代張志和的文學典故。據《新唐書》所載，志和決定不復出仕後，即隱居於水畔，並自稱「煙波釣徒」。志和所居的玄真坊是「茨以生草，橡棟不施斤斧」，平日生活則「豹席稊屨，每垂釣不設餌，志不在魚也」。某一日，顏真卿前往拜訪志和，見他乘坐之舟船已經破舊，因此希望替志和購置一艘新船。然而志和卻不以其破舊為意，對真卿說：「願為浮家泛宅，往來苕霅間。」言談中，追求率性、簡樸生活的心志表露無遺。¹⁰⁵世貞見弇園旁的隆福教寺前方有池水，聯想到張志和的典故。世貞出身望族，加以個人的才華與聲望卓著，即便罷官在鄉隱居，也很難過著完全不與他人應接往來的生活。相比之下，志和那

點斷句方式。引用時在標點、斷句上若有所調整，除非影響語句解讀，否則不另標示。參見陳植、張公弛選注，陳從周校閱：《中國歷代名園記選注》（合肥：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1983年9月），頁122-179。

¹⁰² 明·張寅等：《嘉靖太倉州志》卷三，頁186。

¹⁰³ 明·張寅等：《嘉靖太倉州志》卷一，頁118。

¹⁰⁴ 明·張寅等：《嘉靖太倉州志》卷三，頁180。關於廣寰坊的記錄，參見《嘉靖太倉州志》卷三，頁182。

¹⁰⁵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一百九十六（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2月第1版），頁5608-5609。

種「願為浮家泛宅，往來苕霅間」的生命形象，對常常煩惱俗務纏身的世貞來說，該是種非常具有吸引力的人生歸向吧。

以計成的概念來看，離蕺園處在鬧市附近，屬於標準的「城市地」。反觀弇山園，雖然園址仍位在城內，但因為太倉城本身的特殊情況，加上弇山園附近的環境條件使然，讓弇山園具有「郊野地」的環境特色；說得更精確些，弇山園是「具有郊野地特色的城市園林」。

關於太倉城的環境條件，世貞在〈太倉諸園小記〉中就說了：「吾州城睥睨得十八里，視他邑頗鉅。闐闐之外，三垂皆饒隙地。」¹⁰⁶明代太倉城面積廣闊，「三垂皆饒隙地」，城中還是有不少人跡少至的地方。弇山園位於大西門內側，從熱鬧的闐闐（廣寰坊）出發，還得迂迴地走一段路才能到達。加上弇山園周邊還有隆福教寺、大水池、張氏田、宗氏墓等場所，可見弇山園就是建立在城市內的「隙地」之間。如果因為弇山園位於城門之內的緣故，而認為它是「城市地」的園林，就會忽略了太倉城本身「三垂皆饒隙地」的城市特色。因此，就園址周遭的環境條件而言，弇山園反而更像是座郊野地園林。只不過，畢竟弇山園還是在城市之中，所以與典型的郊野地園林比較起來，弇山園仍然享有因位在城市中而帶來的好處，如生活的便利、交通的易達、治安的保障等等。

至於郊野地園林的特色，計成在《園冶》中描述如下：

郊野擇地，依乎平岡曲塢，疊隴喬林，水浚通源，橋橫跨水，去城不數里，而往來可以任意，若為快也。……風生寒峭，溪灣柳間栽桃；月隱清微，屋繞梅餘種竹。似多幽趣，更入深情。兩三間曲盡春藏，一二處堪為暑避。隔林鳩喚雨，斷岸馬嘶風；花落呼童，竹深留客；任看主人何必問，還要姓氏〔字〕不須題。須陳風月清音，休犯山林罪過。韻人安褻，俗筆偏塗。

107

¹⁰⁶ 〈太倉諸園小記〉，《續稿》卷六十，頁 3013。

¹⁰⁷ 明·計成原著，張家驥著：《園冶全釋》，頁 189。

觀察計成所述的「郊野」之美，似乎與弇山園頗為相像。只不過，計成描述的是一般郊野地的情況，故說「去城不數里」。弇山園建在城中，沒有這方面的條件。有趣的是，郊野地因為「去城不數里」而帶來的「風月清音」，在弇山園內也可以享受的到。除了弇山園自身的空間營造使然以外，太倉城本身「三垂皆饒隙地」的特色是重要背景。

弇山園是「城市的郊野地園林」。郊野地常有的藏春之深情、避暑之幽趣，以及那些「任看主人何必問」的遊人，在弇山園中一項也不少。在詩文中，世貞對弇山園的幽趣、深情屢屢致意之，如：

群榮秀春氣，天地遂不貧。敢以百慵故，廢我杯酒勤？

脩竹臨綠波，清輝來媚人。跡從逝晷舊，情與來景新。

游魚故潑潑，時鳥亦欣欣。南征稍知吝，西往尚迷津。

偶從靜者說，獲與蘭若鄰。世累從此祛，猶足稱逸民。

（〈小祇園小憩用陶韻二首·其二〉）¹⁰⁸

游魚、時鳥的歡欣活潑，帶來富足的「春氣」。加上修竹臨波，清輝媚人，即便都是習見的舊跡舊景，卻總是能與人以新鮮的幽趣深情。特別是弇山園「獲與蘭若鄰」的環境，更賦予了此園一種安詳的氛圍。弇山園所處的地點，本來就不是人跡常至的鬧區，而寺廟裡偶爾傳來的梵唄、鐘聲，對素喜佛學的世貞來說，更是一股撫慰人心的力量。在園林的空間中，即便身處於太倉城裡，世貞仍儼然像個隱居鄉間而不為人知的逸民，真正呼應了張志和以「煙波釣徒」自詡的情境。

又如〈小祇園六絕·其一〉：

隆福寺西新種竹，嘯雨縈烟幾萬條。

野夫晝玩興未已，夜半來眠竹畔橋。¹⁰⁹

世貞此詩亦是歌頌在弇山園中的「野興」。究其原因，園林景觀營造的成功固然不

¹⁰⁸ 〈小祇園小憩用陶韻二首·其二〉，《四部稿》卷十二，頁 985。

¹⁰⁹ 〈小祇園六絕·其一〉，《四部稿》卷五十，頁 2515。



可忽略，但是弇山園在相地擇址時，即已經避開了離薺園曾犯的錯誤，而能選擇一塊環境條件良好的土地，從而使得世貞在刻意經營「城市山林」時不受園外活動的干擾，讓園林自成一個安詳靜謐的空間。

離薺園營建過程的紀錄在世貞的《四部稿》與《續稿》中無從得知，但弇山園的營建過程，則有相關的文字紀錄，我們可確知它經歷了一段長達數年的發展過程。這座世貞繼離薺園後營建的第二座園林，最初稱為「小祇園」，或稱「小祇林」，有時也簡稱為「祇園」。不過，小祇園一開始並非純然以園林為其空間主題。小祇園裡固然有些泉石花草的布置，但大部分的地方還是空地，並且還有可以作為倉庫使用的建物，世貞就在後來定名為「藏經閣」的建築裡貯放佛經、道藏。有時候，一些蒐集而來的石雕、藝術品一類的東西，也暫時擺放在小祇園裡，等待日後的安排。弇山園從一塊空地演變為當代最負盛名的江南園林，其發展過程值得考察回顧。

二、弇山園的建園歷程

世貞開始比較有規模地營建弇山園的時間，在穆宗隆慶五、六年間（1571-72）。然而這並非意味著弇山園在隆慶五、六年以前並不存在。當時的弇山園還不以弇山為名，而是稱作「小祇林」或「小祇園」的。在這段規模未具的時期裡，小祇園僅有小型的園林景觀，大部分還是未經開發的空地。本文想要探討的，正是從一塊空地逐漸發展成為弇山園的完整歷程。

關於世貞購入小祇林，並在林中建閣以存放佛、道經書的時間點，有兩種意見。兩種意見都有其理據，但也有其需要細加梳理的地方。

卓福安在其博士論文《王世貞詩文論研究》中附有簡要的年譜，年譜中明確將此事繫於嘉靖四十五年（1566）。卓福安於該年條下說明之：

是年，王世貞四十一歲，始營別應於隆福寺西，建閣貯藏經，名之曰小祇



林，亦稱小祇園。側室高氏生次子士驥。¹¹⁰

卓福安所依據的資料，是《四部稿》中世貞給徐中行（字子與，1517—1578）的書信：

八月中，始得足下長蘆信，頗以地近為慰。燕中冠蓋，能小及青眼否？能不以詞客例相疾否？野人無復世念，所不釋然者，足下及明卿耳。明卿不從吾吳往返，亡由得其耗，然似於仕路漸無恙也。僕近購得佛藏經，已就隙地創一閣居之，頗極水竹之勝。家藏書三千卷，金石十之一，名蹟百之一。老作蠹魚，優游其間，不死足矣，實不願二、三兄弟見憐也。¹¹¹

世貞在信中表示：「僕近購得佛藏經，已就隙地創一閣居之」，此句話對討論弇園創園的時間極為重要。前文已經分析過太倉城「三垂皆饒隙地」（〈太倉諸園小記〉）的城市特徵。有了這層理解，就明白此句話實際上包含了「就隙地」與「創一閣」兩個階段。所謂「就隙地」者，即是購置土地的意思；更精確地說，是在太倉城裡、鬧區外圍的大片空地之中，購置一塊日後用以營建園林的土地。雖然我們不知道世貞「建閣」與「購得經藏」兩事的先後順序，但至少可以確定：土地購入後，才有「創一閣」的可能，也才能在該閣中貯放佛經。而據我們對弇山園發展歷史的了解，世貞文中提到的閣，即是後來定名為「藏經閣」的建築。綜合地說，在世貞寫作此信以前，藏經閣就已經落成了，至於購置土地的事情，應該發生在建閣之前。而依卓福安之說，藏經閣落成於嘉靖四十五年。

回頭分析原典的資料。世貞於信中提到的「長蘆信」，當指徐中行遭貶謫為長蘆轉運判官一事。蔣鵬舉在〈《王世貞年譜》補正〉一文中，考證徐中行遭貶一事發生在嘉靖四十二年（1563）九月。世貞信中所說的「長蘆」，當為明代長蘆鎮¹¹²，

¹¹⁰ 卓福安：《王世貞詩文論研究》（臺中：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許建崑先生指導，2003年），頁389。

¹¹¹ 〈徐子與〉，《四部稿》卷一百一十八，5529-5530。

¹¹² 依據中央研究院《中華文明之時空基礎架構系統》，歷史上稱為「長蘆」的地方有兩處：在明代，「長蘆」當為隸屬南京應天府的「長蘆鎮」。在唐與北宋，「長蘆」即今河北省沧州市。蔣鵬舉在〈《王世貞年譜》補正〉中說：「長蘆轉運司駐滄州」，以為明代的「長蘆」在今之河北滄州；事實上，兩地之間距離達一千公里，明代長蘆鹽運判官駐在河北，使人感到不解，故本文疑心是蔣氏將不同朝

在南京東北方不遠處，所以世貞才在信中說道：「頗以地近為慰」。而在李攀龍為徐中行的母親所作的〈明故封太安人許氏墓誌銘〉中，記載徐中行在嘉靖四十二年九月知道自己遭貶長蘆轉運判官後，曾「不欲行者二年」。蔣鵬舉於是以虛年為數，認為徐中行動身赴長蘆之任一事當在嘉靖四十三年。

世貞接到徐中行在任內寫給他的信時，已經是八月中了。因此，世貞回信給徐中行的時間，也就是世貞「已創一閣」的時間點，至早不能早於嘉靖四十三年（1564），最晚也不會晚於嘉靖四十四年（1565）。

不過，也許蔣鵬舉的推算未能盡合歷史實情，那麼徐中行赴長蘆之任一事就可能發生在更晚的嘉靖四十四年，使得我們必須將世貞「已創一閣」的時間點再往後推，至晚不晚於嘉靖四十五年（1566）。

由於缺乏更多史料佐證，我們無法得知蔣鵬舉的看法是否正確。但就以上討論來看，可以知道世貞建立藏經閣的時間最早不能早於嘉靖四十三年年底，最晚也不能晚於嘉靖四十五年。而世貞購置空地以待開發的事情，則一定要比建築藏經閣的時間還要早了。

以嘉靖四十五年為起點，到隆慶五、六年之間，「藏經閣」是小祇園的主要建築。鄰近藏經閣的空間裡，則有小規模的布置，頗有園林的意味在。〈題弇園八記後〉記錄了小祇林逐漸發展，漸次形成後來為人稱道的弇山園的過程，文中就說：

始余臥離薺園之鷄適軒，與州治鄰。旦夕聞敲朴聲而惡之，行求得隆福之右方耕地，頗僻野。而亦會故人華明伯致佛藏經於其地，建一閣以奉之。前種美篠環草亭，後有隙地若島，雜蒔花木。捧經之暇，一咏一觴於其間，足矣。¹¹³

世貞於文中所提到的閣，就是藏經閣。由於存放的是佛經（後來也有道經），故這附近的區域就取名為「小祇林」。〈弇山園記二〉就說：

代的同一地名混淆所致。參見蔣鵬舉：〈《王世貞年譜》補正〉，《文獻季刊》第4期（2004年10月），頁196。

¹¹³ 〈題弇園八記後〉，《續稿》卷一百六十，頁7310-7311。

逕之陽，有牆隔之，中通一門，顏之曰：「小祇林」。始之闢是地也，中建一閣以奉佛經耳，小祇林所由名也。既益之以道經，又輔之以島榭、臺館之屬，余志日侈勝，日益廓，而去茲名遠矣。顏之志始也，入門而有亭翼然前列，美竹左右及後三方悉環之，數其名將十種。¹¹⁴

文中可以看到小祇林之名與藏經閣的關係。這時候大部分的地方還沒有開發，因此就以小祇林為整座園林的名稱，故又名「小祇園」。

與離薺園相較起來，這個階段的小祇園園中的布置尚為簡單。基本上，世貞還是以離薺園為他主要的居遊之處，小祇園是補離薺園的不足而存在的。不過世貞似乎已經很喜歡到小祇園裡活動，我們從世貞給朋友的書牘中可窺知一二：

不肖善病狀，至秋良已。兒子大者似堪箕裘，其一跳地作虎子。最小稚啼，嬉有態。間日痴性發，罄橐裝斥，買書作蠹魚其間。小祇園增一丘、一島、屋數椽，異日為行藥、偃曝之資。野人不即死，業已逾量矣。（〈徐子與〉）

115

僕近得隙地於隆福寺西，頗饒水竹。前結茅宇，後構一高閣安藏經，時時戢身其中，不復知天地為廣。恨宿障太重，魔來嬈人，不能洗盡耳。（〈王明輔〉）¹¹⁶


世貞有三子：長子士騏生年不詳，二子士驥生於嘉靖四十五年（1566），三子士駿生於隆慶四年（1569）。在第一則引文中，世貞說：「兒子大者似堪箕裘，其一跳地作虎子。最小稚啼，嬉有態」。依引文內容判斷，此信當寫於三子士駿出生後不久。從嘉靖四十五年到隆慶四年為止，世貞在小祇園裡的活動，主要是閱讀存放在藏經閣中的佛經。而在讀經之餘，也頗以竹木花草的景色為樂。

從隆慶五年、六年起至萬曆元年（1573）間，小祇園裡增加了一些假山、湖石的布景。〈題弇園八記後〉說：

¹¹⁴ 〈弇山園記二〉，《續稿》卷五十九，頁 2963-2964。

¹¹⁵ 「行藥」疑為「行樂」刊刻時的錯誤。〈徐子與〉，《四部稿》卷一百一十八，頁 5542。

¹¹⁶ 〈王明輔〉，《四部稿》卷一百二十，頁 5633。



辛、壬間，居母氏憂。小祥，謝客無事，而從兄求美必欲售故鄉之麋涇山居，得善價而去。山、石朝夕墮村農手，為几案、礎盎之屬，巧者見戕亡賴子。不得已，與山師張生徒置之經閣，後費頗不訾。其西隙地市之隣人者，余意欲築一土岡，東傍水，與今中弁相暎帶而瓜分其畝，植甘果、嘉蔬，中列行竹、栢，作書屋三間以寢息。而亡何有楚臬之除。余故不別治生，與仲氏產俱以授家幹政；其人有力用而侈。¹¹⁷

世貞之母逝於隆慶四年，「辛、壬間」即隆慶五年（辛未年）、六年（壬申年）。世貞的伯父王愔原有一園林，稱作麋涇山園。這兩年間，伯父過世，堂兄王世德（字求美）打算將園中的石刻等藝術品賣掉，世貞出於愛護伯父心血的心態，以高價收購之，並將它們暫時放在小祇園裡。另外，我們也可看到世貞對小祇園的景觀設計有了不一樣的想法。世貞原想在小祇園西側堆疊一座小土山，在山的右側經營水景，在山上種植蔬果、建築書齋以供偃遊。不過因為世貞在萬曆元年赴湖廣按察使之任的緣故，使世貞無法親自參與這個計畫的後續設計與實施。於是小祇園的園林工程，轉由一位名字叫「政」的管家來總理其事。

從萬曆元年到萬曆四年，世貞幾乎都在外任官，少有回鄉的時間，但小祇園卻在管家的監督之下漸具規模。〈題弇園八記後〉繼續敘述著：

余自楚遷太僕，則所謂土岡者皆為石而延袤之，倍中弁再矣。余亦不暇問。

自太僕領鄖鎮，遷南廷尉以歸，則東弁與西嶺之勝忽出，而文漪、小酉之崇薨傑構復翼如矣。時與推故第敬美。徙居其間，乃復治涼風堂、爾雅樓及西三書舍，則余指也。蓋園成而後問橐則已若洗；第惜政才，不能詰。¹¹⁸

在一封給穆文熙（1532 - 1617）的書信中，世貞也追敘著在他外出作官的時間內，弇山園如何在管家的監工之下而粲然大備的：

曩昔於蘭若西創一閣安兩藏經，前樹茅舍，修竹環之。鄉有廢圃，餘峰石

¹¹⁷ 〈題弇園八記後〉，《續稿》卷一百六十，頁 7311-7312。

¹¹⁸ 〈題弇園八記後〉，《續稿》卷一百六十，頁 7312。

之類，徙置其後，成池中一島。小草之日，付家僕幹為增築東、西二坡。歲益月增，水樹橋榭頗稱奇勝。生平好古圖籍及諸書碑刻，至脫衣鬻之不惜。米汁為累，旁及鎗罍，此外了無所涉。然家帑用是垂罄，兼以原田無歲催科迫急，所愛之物時時入質庫與人共之。〈〈答穆考功〉〉

這五年間，世貞歷官湖廣按察使、廣西右布政使、太僕寺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督撫鄭陽）、南京大理寺卿，大部分的時間都不在家鄉，未能親眼目睹小祇園改建的歷程。但是小祇園的營建工程依舊進行著。管家「政」很有可能是代理世貞總理其事的人。至於中弁、東弁與西弁等三座假山的設計、施工，則另有其人。〈弁山園記六〉說：

時有二山師者：張生任中、西弁，吳生任東弁。余戲謂：「二弁之優劣，即二生之優劣。」然各以其勝角，莫能辨也。¹¹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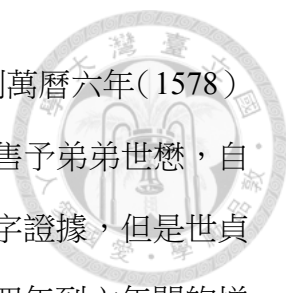
「山師」指負責假山設計、建造的匠人。中弁與西弁由張姓山師負責，東弁則由吳姓山師負責。「張生」，有人認為是明代造園名匠張南陽（1517-1596），但檢閱世貞文集，卻沒有張南陽的相關資料。因此世貞所說的張生，恐怕另有其人。¹²⁰

在管家與山師的合作之下，小祇園的面貌逐漸改變。世貞每次回鄉，對工程進度以及帶來的新景觀似乎多有驚訝之感。從世貞所說的：「所謂土岡者皆為石而延袤之，倍中弁再矣」、「東弁與西嶺之勝忽出，而文漪、小西之崇覺傑構復翼如矣」等敘述裡，我們藉由觀察行文的語氣、副詞的使用，以及新景觀的形容方式，都感覺的到他對正在成長茁壯的園林的驚艷讚嘆。

萬曆四年，時任南京大理寺卿的世貞，被南京給事中楊節彈劾，回籍聽用。那時小祇園的三個區塊——即後來所謂中弁、東弁與西弁的三個部分——都已經

¹¹⁹ 〈弁山園記六〉，《續稿》卷五十九，頁 2988。

¹²⁰ 關於張生的身分，頗值得留意。陳植、張公弛注〈弁山園記六〉時，引述明人陳所蘊《竹素堂集》卷十九〈張山人傳〉中的「唯時吳中潘方伯以豫園勝，太倉王司寇以弁園勝，百里相望，為東南名園冠，則皆出山人之手」一句話，指出「張生」即張南陽。然而筆者查證的結果，《四庫全書存目》收錄的明萬曆刻本《竹素堂藏稿》僅十四卷，並無第十九卷。且書中亦無〈張山人傳〉這篇文章，故也就沒有上述「唯時……皆出山人之手」的引文。故陳植與張公弛認為張生即張南陽的說法，可能還需要其他的證據來支持。參見陳植、張公弛選注，陳從周校閱：《中國歷代名園記選注》，頁 150。



建築完畢了。世貞這次回到太倉家鄉，一待就是兩年的時間，直到萬曆六年（1578）才又離鄉出任應天府尹之職。這兩年的時間內，世貞將離薺園售予弟弟世懋，自己則在小祗園內整修爾雅樓、增建涼風堂。雖然缺乏直接的文字證據，但是世貞將小祗園定名為弇山園，最有可能發生在這段期間。經過萬曆四年到六年間的增建，弇山園可以說是已經大致落成了。一直要到萬曆十四年（丙戌年，1586），弇山園內才又有較大的建築工程。是年冬天，世貞利用西弇後方一塊小空地開挖「白蓮沼」，建築「芳素軒」，並作文〈疏白蓮沼築芳素軒記〉以記之。¹²¹不過，白蓮沼與芳素軒佔弇山園面積的比例並不大；疏沼、築軒亦未改變園林的整體布局。所以我們認為弇山園的發展歷程，基本上就到萬曆六年為止。

上面從弇山園的地理空間與興築歷程兩個方面予以討論，主要是由於世貞在詩文中缺乏對弇山園的明確記載。這並不是說世貞沒有留下諸如〈弇山園記〉或〈題弇園八記後〉的文章，以記錄弇山園發展歷程的文字；然而，當研究者嘗試將弇山園的發展與離薺園的建築經驗、世貞的人生階段等議題放在同一個脈絡下討論時，弇山園那跨越十二年（從嘉靖四十五年起至萬曆六年為止）的興築過程，就顯得漫長，因此留下一些需要釐清的議題。例如肯尼斯·J·哈蒙德（Kenneth J. Hammond）在觀察王世貞的園林時，便不免因文獻資料交織錯綜的緣故而有所誤解。首先，他以為「王世貞一出生就是幾處園林的擁有者」¹²²，但我們不知道哈蒙德此處所說的「幾處園林」，指的是哪些園林？現在根據《四部稿》、《續稿》和年譜中的資料，只能知道世貞所擁有的園林是離薺園和弇山園而已。此外，哈蒙德誤以為離薺園與弇山園是同一座園林，他說：

他在太倉自己的住處建造了一座園林，並把它命名為「離薺園」，即政途險

惡，不如遠離的意思。「離薺園」擴建成為「弇山園」後，王世貞為這座園

¹²¹ 世貞原文是：「余弇園第七記所謂出惜別門，『土山蛇紆而壯』、『其右大有隙地』者，北垣為『參同』。室之外屏，鑿方沼，種白蓮，然延袤不能二丈許，於游境無所當，又時苦旱涸。丙戌冬，乃募工更疏之，至四丈許，又深之。」世貞指出開始挖掘白蓮沼的時間點在丙戌年冬天。參見〈疏白蓮沼築芳素軒記〉，《續稿》卷六十五，頁3251-3252。

¹²² 肯尼斯·J·哈蒙德（Kenneth J. Hammond）著，聶春華譯：〈明江南的城市園林——以王世貞的散文為視角〉，《城市與園林——園林對城市生活和文化的貢獻》，頁86。

林寫了一系列記述詳實的散文。他在城外還有一座小一些的園林作為私人
隱居之用。¹²³

藉由本文的梳理，我們知道離薺園是世貞在自己的住家之外另闢的園林，並不是一座位於「自己的住處」的園林。弇山園也不是離薺園擴建而成的園林，而是一座世貞另覓土地所新建的園林。因為哈蒙德將離薺園與弇山園混為一談，我們猜想哈蒙德所說的「城外還有一座小一些的園林」，其實就是弇山園。不過，將離薺園與弇山園混而為一的學者，並非哈蒙德一人。徐朔方在《晚明曲家年譜》中，雖然明確列出世貞先後修築離薺園與弇山園的時間，卻將兩則內容談及購入、修建小祇林的書牘，誤列於嘉靖四十二年「築離薺園」的條目之下。¹²⁴可見從離薺園到弇山園之間的發展，確實是一個必須清楚整理的過程。

此外，藉由園林美學與地方志的觀察角度，我們也釐清了離薺、弇山兩園分別屬於「城市地」園林與「郊野地」園林的性質（如果說的更精確些，弇山園是「具有郊野地特色的城市園林」），並明白世貞為何在營建離薺園後不多久即著手籌建新園林的原因。高劉巍在其博士論文《王世貞的園林實踐與觀念》中，對於弇山園的地理性質即未能清楚界說：

弇山園的選址很獨特，與眾多中國古典園林的選址山野、林間、鄉村等靜謐之地不同，弇山園選址於鬧市，即「自大橋稍南皆闌闌，可半里而殺。」……一方面，王世貞弇山園鬧中取靜，這是與歷史上許多中國古典園林選址的不同之處。中國歷代園林講究「凡結園林，無分村郭，地偏為勝。」弇山園獨獨鬧中取靜，展現了其園林選址思想上得獨特。¹²⁵

高文以為弇山園處於鬧市之中，且在某種特殊的選址思想的影響下，能有鬧中取靜的現實效果。然而事實上位處鬧市之中的是離薺園而非弇山園；弇山園雖地處

¹²³ 肯尼斯·J·哈蒙德（Kenneth J. Hammond）著，聶春華譯：〈明江南的城市園林——以王世貞的散文為視角〉，《城市與園林——園林對城市生活和文化的貢獻》，頁 88。

¹²⁴ 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譜》卷一，頁 580。

¹²⁵ 「園林選址思想上得獨特」疑為「園林選址思想上的獨特」之誤。參見高劉巍：《王世貞的園林實踐與觀念》（北京：北京林業大學森林培育專業博士論文，尹偉倫、嚴耕先生指導，2010 年），頁 31-32。

太倉城內，卻與人群活動的聚落之間保持一段距離，具備「郊野地」園林的條件。且依高氏的說法，世貞若有「園林選址思想上得獨特」，即麼就應該是「弇山園要鬧中取靜」的想法。此是一抽象的、理論性的想法，並不能改變園林建築周圍的現實環境條件，又何來有「想要鬧中取靜」，即能成就鬧中取靜之園林的道理？



第三章 弇山園的空間規畫

第一節 太倉的人文地理傳統與造山活動

在討論世貞從城居走向園居的過程時，我們曾分析了城居、鄉居與「城市園居」三者的利弊得失，並且指出太倉地區在地理上屬於沖積平原的先天特徵，對世貞選擇「城市園居」所帶來的影響。事實上，太倉的地理環境與世貞的造園活動之間，兩者有著更密切的關係。在世貞的弇山園中，「三弇」，也就是西弇、中弇與東弇這三座大型土山，是弇山園裡極為重要的空間營造。然而其工程靈感則可追溯至太倉地區的地理人文傳統。因此，我們在探討弇山園的空間營造之前，不妨先以《嘉靖太倉州志》為基礎，梳理太倉地區極有特色的造山活動，作為我們認識弇山園空間營造的先備知識。

太倉地區是婁江所形成的濱海沖積平原，地勢平坦，缺乏高低起伏。以人力造山，改變地景，是此地慣常習見的做法。在《州志》中，可以看到太倉地區的先民為了適應當地地理條件所進行的造山活動：

太倉山唯穿山為天作，餘皆人為之者，似不可以名山。然卷石之多，簣工之積，亦謂之山。¹²⁶

《州志》在介紹太倉地區的山時，開宗明義地指出本地的山「唯穿山為天作，餘皆人為之者。」穿山是太倉地區唯一自然形成的山，根據《州志》，傳說它原來是海中之島，山中有洞穴，可以讓船往來其中。直到明朝正統年間有人在穿山附近開挖池塘時挖到長兩寸的桅杆，才顯示了傳說的真實性，證明穿山在某個遙遠的時代裡，確實是矗立在汪洋中的。¹²⁷從穿山的傳說，我們可以更加確定太倉地區

¹²⁶ 明·張寅等：《嘉靖太倉州志》卷二，頁 82。

¹²⁷ 原文為：「穿山在州東北五十里，巨石屹立，崇一十七丈，周三百五十步。中有石洞通南北往來，相傳海中島也。〈臨海記〉：『海虞縣穿山下洞穴高十餘丈，昔有舉帆經過其下者。』桑悅《志》云：『常疑過帆之事為妄。正統間近山居民鑿池得桅，其稍徑尺有二寸，始知為海中山島無疑。蓋滄桑變更，理或有之也。』」參見明·張寅等：《嘉靖太倉州志》卷二，頁 83。

在古今經歷的地質變化：此地本來應是一片大海，後來因為河流（主要應是婁江）帶來的泥沙，才淤積成為陸地。

太倉地區近海，地勢一片平坦，具有水利之便，前文已經指出太倉的商貿範圍遠及日本、琉球等多個東亞國家，素有「六國馬頭」之稱。然而，船行海上，若陸地上缺乏高聳而易辨認的地標，就很容易使船隻偏離航道，駛入錯誤的海域中。在全球衛星定位系統應用於航海以前，人類在岸邊建立燈塔以提醒來往船隻。然而在燈塔普遍應用的工業時代來臨以前，人類又怎麼克服不利航海的自然條件呢？就太倉地區的先民來說，他們想到的方式是堆疊大型土山作為地標。太倉州境內的「寶山」，就在這種背景下被創造出來。《州志》云：

航海至者，茫洋莫知所停泊，往往膠淺。公於太倉相可泊處，以二十萬卒築寶山為表識。¹²⁸

寶山在平江伯陳瑄的發想之下「落成」於永樂年間，位於太倉州的東南側，距離州治有百里之遙，已經接近嘉定縣縣境了。從《州志》的敘述可以看到寶山的建立，背後有著非常實際的需求存在。寶山的建築動用了二十萬人，絕非隨意建成的地標。它標幟的是船行「可泊處」，而對於太倉這樣一個從海洋貿易中獲取巨大利益的商業城市來說，船隻擱淺只是航海路線不明確所帶來的危機之一，其實背後還有更多的風險必須被考量進來。因此，以二十萬人建築寶山，看似是浪費人力的浮誇之舉，其實不然；就寶山築成後能夠帶來的長久保障而言，其實是以相對小的成本來換取巨大效益的。

太倉地區的人為造山活動，在州城外有寶山，城內則有鎮洋山、文筆山與仰山等，《州志》：

- 鎮洋山在州治後，知州李端所築土岡。蜿蜒可三百步。植檜百數，高峙三峰，累以湖石。……稍西下有亭曰「吏隱」，知州黃廷宣建。山名

¹²⁸ 明·張寅等：《嘉靖太倉州志》卷二，頁85。



「鎮洋」，取「雄鎮東海」之義。¹²⁹

- 仰山在學正宅後。正德八年，學正梁億積土為之。高丈餘，長可五、六十步。學正錢世資植眾木百株。¹³⁰
- 文筆山，嘉靖十年知州陳璜積土為三峰，與學□□池隔陳門塘而相映。高二丈許，廣百餘步，上插峰石曰：「文筆」。二十六年同知周鳳岐壘湖石為五峰，巒磴紆繞，足為鉅觀。春坊張寅嘗移植五松于上，為之詩曰：「素王宮殿對高峰，移植徂徠澗底松。影逼三台橫海宇，祥呈五老降尼封。棟梁自合生和嶠，華藻還應出土龍。十八公餘成一夢，他年千丈問遺蹤。」又：「婁侯舊築峙三峰，野史新栽列五松。勁節信能凌楚植，浮名不肯受秦封。濤翻滄海時驚鶴，雨溜霜皮欲起龍。自是倫家善培養，竚看飛蓋逐雲縱。」陸之箕和曰：「廿載宮牆文筆峰，今春更植五青松。衣冠集處增瞻仰，雨露偏時好護封。誰道貞姿宜澗壑，自應勝地起蛟龍。泮芹壇杏風流並，不似尋常草木踪。」周表和曰：「…………。」¹³¹


弘治十年（1497），太倉州成立，首任知州李端就在州治後疊成土岡，並將土岡取名「鎮洋」，即「雄鎮東海」之義。山名「鎮洋」，對鄰近東海、處於海洋貿易路線上的太倉來說，彰顯了地方長官對治安穩定、航海順利的企盼。十六年後，仰山在正德八年（1513）積土而成。文筆山則在嘉靖十年（1531）「落成」。值得注意的是，文筆山落成的那一年，世貞雖然還是六歲的孩子，卻已經展現了天資聰慧的一面，已經可以「讀父書至數十萬言」了。對家鄉文筆山從無到有的歷程，早熟的世貞也許並不感到陌生。¹³²

¹²⁹ 明·張寅等：《嘉靖太倉州志》，頁 88。按：此處三段引文的排列係以工程的年代先後為序，然《州志》本文係以鎮洋山、文筆山、仰山的順序介紹之。

¹³⁰ 明·張寅等：《嘉靖太倉州志》，頁 101。

¹³¹ 「高二丈許」疑為「高二尺許」之誤。「春坊」為「右春坊」之省，與東宮太子有關的政府機構。參見明·張寅等：《嘉靖太倉州志》，頁 98-100。

¹³² 原文出自王錫爵〈太子少保刑部尚書鳳洲王公神道碑〉：「公幼稱為聖童，六、七齡已能讀父書至數十萬言。」參見明·王錫爵：〈太子少保刑部尚書鳳洲王公神道碑〉，《王文肅公全集·王文肅



歷任地方官員先後在這些人造山上經營景觀，或修建亭臺樓閣，或植樹成林，讓這些人造山更有遊賞價值，更能融入當地人的生活中。同樣是造山活動，寶山的工程目的就非常經濟、非常實際；相較之下，鎮洋山、仰山與文筆山的工程目的就具有更多的藝術、審美效益。以鎮洋山來說，山上種植百株檜木，有湖石造景，設置「吏隱亭」。仰山上也是種樹百株。至於文筆山就更為精彩了。「文筆」其實是山上一座題名為「文筆」的峰石，山以石名，可見石景的營造應該是有所可觀的地方，《州志》就稱許此山的石山堆疊是「巒磴紆繞，足為鉅觀」。另外，山上刻意栽植五棵松為特色景觀，也引起了文人學士對景觀的歌詠。在張寅的兩首詩中，第一首有「移植徂徠潤底松」一句，遙承的是《詩經·魯頌·閟宮》中「徂徠之松，新甫之柏」的典故。第二首詩有「浮名不肯受秦封」一句，則指出本詩用的是始皇泰山封禪，避雨於「五大夫松」樹下的典故。詩人種植了這五棵松樹，並且透過士大夫熟悉的賦詩活動援引不同的經典故事，來增加眼下松景的文化聲譽。陸之箕與周表的唱和，更顯示了此地「景點化」的趨向。當越來越多的文化活動因為這個景點而興發，當不同的文學脈絡被「黏貼」到這個景點上的時候，這裡就再也不是一個單純的物質存在、單純的景觀營造。對熟悉文學語彙的菁英分子來說，加入此地的詩文唱和，可以彰顯自己的文化資本；對一般的平民百姓來說，則像是參與了一場風雅逸趣的盛會。這個狀態下的文筆山，已經和具有強烈現實色彩的寶山呈現迥然不同的面貌了。從寶山以降，我們看到的是人造假山逐漸景點化、園林化的發展。在城市內造山，不僅在地景上創造了難得的高低起伏；藉由景物的增設、路徑的安排、詩文活動的舉行，鎮洋山、仰山、文筆山等假山成為太倉城內值得一遊的公共園林。

世貞家族世居太倉，對太倉的人文掌故相當熟悉，王忬就曾替《嘉靖太倉州志》作序，這當然是一個極具象徵意義的舉動，表示地方望族對地方文史紀錄的

公文草》卷六（臺南：莊嚴文化，1997年6月初版，據首都圖書館藏明萬曆王時敏刻本影印，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36冊，頁308。

背書與期待。¹³³長於此地的世貞亦不能自外於本地的人文地理傳統。在〈安氏西林記〉中，世貞就很自覺地道出太倉地區的人文地理特色：

余與仲俱嗜名山水，而家東海瀉鹵地，亡當者。家有園，頗見稱說；遊客亦以近廛市、且不能得自然巖壑以為恨。¹³⁴

這是〈安氏西林記〉的開頭兩句話，很能看出世貞對本地的環境觀察。「家東海瀉鹵地」是世貞對家鄉在地環境的體認；基於這樣的體認，藉由大規模人工造景的方式來達成自己在鄉里就能「嗜名山水」與「得自然巖壑」的期待，當是世貞在營造弇山園時自始即有的想望。世貞在六歲時即已見證了文筆山的建造與落成；三十幾年之後，時屆中年的世貞，在土地平曠的自家園林裡壘土、疊石，造出三弇，確實是受到鄉賢在本地習用、習見的造景手法所啟發的。

第二節 山／水、人巧／天趣：世貞的造園理念

嘉靖二十六年（1547）三月，世貞二十二歲，考中進士，父親王忬隨即給世貞寫了一封信，信中對世貞寄予期許：「士重始進，即名位當自致，毋濡跡權路」。當時的舉主建議他贅文求見大學士夏言，卻被世貞拒絕。嘉靖三十四年（1555），世貞不畏嚴嵩的權勢，執意在楊繼盛（1516－1555）案中替他奔走求情，甚至在繼盛死後替他處理後事。¹³⁵也許是受到父親的啟發，也許是儒者精神的感召，或者是源自於世家大族子弟的自我期許，世貞在仕宦的出處進退之際，始終不輕易許諾。每次出仕，一定要求自己做到有為有守、興利除弊，否則詔書既下，無論友朋如何為之勸進，世貞是絕不會輕易出山做官的。於是我們看到世貞在出任大名兵備前，先應詔條陳八事，直指朝政之失；在大名兵備任內重訂婚喪禮俗，再振地方風氣。在督撫鄖陽的任上改革軍政、整理兵屯、糾劾貪汙，拔擢人才。這些事蹟，都顯示了世貞對宦途的態度是可有可無：不仕宦則已，一旦在朝任官，

¹³³ 明·王忬：〈太倉州志序〉，收在《嘉靖太倉州志》，頁35-38。

¹³⁴ 〈安氏西林記〉，《續稿》卷六十，頁3003。

¹³⁵ 參見鄭利華：《王世貞年譜》，頁43-44；91-92；181；241-248。



必然孜孜矻矻奔走謀畫而後已。

然而，什麼是世貞心心念念，終生不能停止追求的事情呢？建築一座理想中的園林，過一個理想的生活，大概是世貞到晚年都不曾妥協的追求吧！萬曆元年（1573），當時的世貞正在猶豫著是否接受湖廣按察使的派任。隆慶四年（1570），世貞母親病逝，讓本來宦情淡薄的他請辭山西按察使的職務，加上隆慶五年年初里居時耳聞朝中對他的閒言閒語，讓他對這次的人事命令頗感難為。世貞自問：如果接受朝廷任命，那麼我失去的會是什麼呢？他透過兩首詩展現了他的思忖：

晉楚吾何擇？山公意不輕。虎鬚驚往路，雞肋歎浮名。

病入園林癖，衰鍾兒女情。家鄉事事好，物態一堪評。（〈聞補楚憲之命四首〉其二）¹³⁶

舊事懶聽湘水曲，衰顏羞睹武陵春。何如且作祇園主，經卷茶鐺次第陳。（〈楚行意頗不決，聊成一章〉）¹³⁷

往宦途之路彷彿行於虎鬚之上，一不小心就會落入虎口。隨之而來的權位，對世貞來說也不過是食之無味的雞肋罷了。遠赴湖廣，最割捨不下的，就是家鄉太倉的事事物物；而這事事物物之間，又以遠離園林生活最使他黯然。因此，世貞對自己的期許：如果為官又讓自己陷入舊事——名利場的爭奪，不如早些歸鄉，認取小祇園主人的身分，作個「經卷茶鐺次第陳」的快樂園主。

這種對園林生活的一往情深，可以說是當代人有目共睹的。李維楨（1570－1624）在《大泌山房集·弇州集序》中，就說：

先生家三世為九卿八座鉅富，而斥之供客及置圖史、山園殆盡，衣表裏恆差池不一。¹³⁸

依我們對世貞園林的了解，我們知道「供客」、「置圖史」和「置山園」三件事情並不是平行並列的事情。世貞建弇山園，裡面就有藏經閣、爾雅樓、芳素軒等建

¹³⁶ 〈聞補楚憲之命四首·其二〉，《四部稿》卷二十九，頁1686。

¹³⁷ 〈楚行意頗不決，聊成一章〉，《四部稿》卷四十二，頁2179。

¹³⁸ 明·李維楨：〈弇州集序〉，《大泌山房集》卷十一（臺南：莊嚴文化，1997年6月初版，據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九年刻本影印，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50冊，頁526。



築滿足他「置圖史」的樂趣；弇山園也是他招待好友、門客的地點。換句話說，是「置山園」一件事情統攝了前面兩件事。李維楨說置山園就讓世貞家產殆盡，絕非誇張描述。世貞就曾數度提到建築弇山園的龐大花費：

- 始，僧售地，欲併伐此樹以要余。余謂：「山水、臺榭，皆人力易為之。樹不可易使古也。」益之，價至二十千，而後許為亭以承之，曰：「嘉樹」。(〈弇山園記六〉)¹³⁹
- 蓋園成而後問橐則已若洗。(〈題弇園八記後〉)¹⁴⁰
- 後治弇山園，乃始有山水觀，幾徙家之半實之。(〈山園雜著小序〉)¹⁴¹
- 小祇園奉藏經，舊饒水竹。邇得鄉間一殘山，欲移之，山師見誤，增置無已，橐為枵然，真一愚公也。(〈穆敬甫〉)¹⁴²

世貞為了保存位於東弇嘉樹亭的一株老樸樹，不惜花費兩萬元請山僧在賣地的時候不要砍掉老樹，可見世貞在營建園林時是非常「不計成本」的。一葉知秋，我們從以上四則引文的內容，相信世貞自云弇山園的營建讓他「問橐則已若洗」或「幾徙家之半」，應該是事實的陳述，當中沒有太多的誇飾成分。

世貞喜愛修治園林，維持一個理想的生活環境，已經到了幾近於癡癖的程度。世貞對此其實頗有自覺，在花費巨大開銷經營園林的同時，他很清楚自己要追求的是什麼。〈太倉諸園小記〉就說：

今世貴富家往往藏鏹至巨萬而匿其名，不肯問居第。有居第者，不復能問園。而間有一問園者，亦多以潤屋之久，溢而及之。獨余癖迂計：必先園而後居第。以為居第足以適吾體，而不能適吾耳目。其便私之一身及子孫，而不及人。又園之勝在喬木，而木未易喬；非若棟宇之材，可以朝募而夕具也。於是余弇園最先成，最名為勝，而天下之癖迂，亦無不歸之余者。¹⁴³

¹³⁹ 〈弇山園記六〉，《續稿》卷五十九，頁 2985。

¹⁴⁰ 〈題弇園八記後〉，《續稿》卷一百六十，頁 7312。

¹⁴¹ 〈山園雜著小序〉，《續稿》卷五十，頁 2587-2588。

¹⁴² 〈穆敬甫〉，《四部稿》卷一百二十二，頁 5702。

¹⁴³ 〈太倉諸園小記〉，《續稿》卷六十，頁 3013-3014。

世貞特別偏愛的「迂計」是什麼呢？就是「先園而後居第」。營建園林和營建一般住屋比較起來，園林既能「適吾體」又能「適吾耳目」，既能「及子孫」又能「及人」。這樣看來，園林真是再理想不過的一種居住形式了。與其將巨萬的財產投入在營建一般的住宅，不如專心營建一座美麗的園林以安頓耳目、招待客人。

那麼，我們還可以繼續追問：如果一座園林要能「適吾體」又能「適吾耳目」，那麼，這座園林應該努力經營那些景象要素呢？這座園林應該以什麼原則、什麼方向去營建呢？對於這樣的問題，世貞的回答是：這座理想的園林，必須具有理想的山、水搭配，讓山因水雄，水因山柔，一旦居之，則有若行吟於名山大澤中。

世貞很強調山與水兩者在園林美學中共同扮演的角色。〈暘湖別墅後記〉的開頭幾句話，就很簡要地總結了世貞的園林山水觀：

諸稱名山者，得水則雄。諸稱名園墅者，得山、水則亦雄；而園墅之雄，尤不可兼得。都會之地，王侯貴人足以號集財力，而苦於山、水之不能兼。山而顛，水而涯，肥遯幽貞之士樂棲焉，而苦於財力之不易兼。以是有兩相羨而已。余之治三弇，其地雖非大都會，然差亦易辦，而其不能兼山、水則如之。余不愛其財力，以鑿深而壘危。初若以為小兼者，而終不能得其真。¹⁴⁴

世貞首先定調「諸稱名山者，得水則雄。諸稱名園墅者，得山、水則亦雄」，這呼應了他在〈弇山園記八〉中開宗明義指出的：「山以水襲，大奇也；水得山，復大奇」，可見對世貞來說，山與水這兩種重要的園林景觀元素，從來都不是相互保證出現的。名山得水則雄，言下之意，山林缺少水的互為搭配，也會留下缺憾。自然景觀尚且如此，而以人力造成的園林，如果能同時兼顧山、水的成分，才稱得上是園林中的傑構偉作。王侯大臣在城市中建造的園林，雖然標榜以「城市山林」為它們理想的意境，實際上卻往往苦於不能同時兼顧山景與水景的營造而有所缺憾。

¹⁴⁴ 〈暘湖別墅後記〉，《續稿》卷六十一，頁 3042-3043。

在評論城市園居與郊野鄉居的生活以後，世貞轉而提及自家弇山園的情形。世貞謙稱自己的弇山園只是「初若以為小兼者，而終不能得其真」。世貞所謂「小兼」者，即小兼山水之意。事實上弇山園「鑿深而壘危」，還有「海上三山」的勝景。之所以將弇山園描述為「其地雖非大都會……不能兼山、水則如之」與「終不能得其真」，是為了不讓自家園林有一種彷彿比王侯貴人「號集財力」建成的園林還要更上一級的感覺。其實，從〈弇山園記一〉與〈弇山園記八〉中的記述來判斷，弇山園絕對不是座小兼山水的園林而已。

重視山、水互為體用的世貞，在將他的造園理念付諸弇山園以後，呈現什麼樣的情況呢？〈弇山園記一〉綜述弇山園的概況：

園畝七十而贏，土石得十之四，水三之，室廬二之，竹樹一之，此吾園之概也。¹⁴⁵

由此約略可見弇山園內自然要素與人工要素的構成比例。「土石」是造山的材料，因此「土石得十之四」，其實就是「山得十之四」的意思。山得園之四，水得園之三，比例上十分接近，落實了他的造園理念。

世貞在〈弇山園記六〉中，透過比較東弇與中、西弇的景象風格，拈出「人巧」與「天趣」的議題。世貞在造園時，對人巧與天趣究竟有著如何的價值取向呢？我們先觀察〈弇山園記六〉的相關文字：

中弇盡人巧，而東弇時見天趣。人巧皆中懨，而天趣多外拓。時有二山師者：張生任中、西弇，吳生任東弇。余戲謂：「二弇之優劣，即二生之優劣。」然各以其勝角，莫能辨也。¹⁴⁶

陳植、張公弛以書法的運筆方式解釋「中懨」與「外拓」的意義。陳、張認為「中懨」即運筆筆法內斂之調，造成含蓄凝重的筆意；「外拓」意謂運筆向外舒展，故筆意飄逸豪放。¹⁴⁷我們認為這樣的解釋是正確的，但是如果能再參考〈弇山園記〉

¹⁴⁵ 〈弇山園記一〉，《續稿》卷五十九，頁 2958-2959。

¹⁴⁶ 〈弇山園記六〉，《續稿》卷五十九，頁 2988。

¹⁴⁷ 陳植、張公弛選注，陳從周校閱：《中國歷代名園記選注》，頁 150。

中對中、東弇的描述，還可以更清楚所謂「中懣」與「外拓」的確切內涵。〈弇山園記六〉是這樣稱美東弇的：

大抵中弇以石勝，而東弇以目境勝。東弇之石，不能當中弇十二，而目境乃蕪之。¹⁴⁸

〈弇山園記五〉則是這樣描述中弇的：

始余失策為愚公，其治山獨茲弇最先就緒……所徙即非石而樹，……峽仄澗迫，枝葉樛翳。游人過之，墜帽、鈎袂，相踵接而益稱快。¹⁴⁹

兩相比較起來，中弇以峰石、植栽為主的景觀雖然精緻，但是就開闊度而言，卻是較窘迫了些。東弇讓遊客在登山時能夠遠眺水景（廣心池或留魚澗），雖然開朗曠遠許多，但也不容易在細微的地方作變化。因此世貞以「中懣」形容中弇精緻的景觀營造，以「外拓」形容東弇曠遠的遊覽意趣。至於何者為優，何者為劣？世貞說：「各以其勝角，莫能辨也」，顯然無意區分箇中的高低。

第三節 弇山園的園林要素

弇山園雖然今已不存，但透過以《弇山園記》八篇、〈小祇林藏經閣記〉、〈疏白蓮沼築芳素軒記〉和〈來玉閣記〉為基礎文獻的整理，仍然可以想像其昔日的盛況。楊鴻勛先生在《江南園林論》中，以「景象構成」與「意境的創造」為進路，論述園林的創作。本文首先介紹弇山園的空間實體，屬於楊鴻勛先生所謂的「景象構成」的範疇。「景象構成」的討論，又可分為「景象要素」與「景象導引」兩個部分。本文先就弇山園的景象要素予以整理之。就景象要素的順序而言，本文先討論山、水、動植物等自然要素，再討論人工要素。這樣的討論順序與園林的本質有關：園林雖然是在人為限定的空間範圍內，透過工程、工藝技術模山範水，但是使園林不同於其他建築形式的關鍵，仍非亭臺樓閣等人工要素，而是那

¹⁴⁸ 〈弇山園記六〉，《續稿》卷五十九，頁 2988。

¹⁴⁹ 〈弇山園記五〉，《續稿》卷五十九，頁 2982。



些山、水、動植物等自然要素。

〈弇山園記一〉綜述弇山園的概況，世貞說道：

園畝七十而贏，土石得十之四，水三之，室廬二之，竹樹一之，此吾園之概也。¹⁵⁰

由此約略可見弇山園內自然要素與人工要素的構成比例。「土石」是造山的材料，因此「土石得十之四」，其實就是「山得十之四」的意思。「竹樹」之謂，蓋以部分泛指園中所有的花草竹木等植物造景。山、水、竹樹等自然要素加總起來，也已經佔有園林景象的八成強。可知弇山園十分強調自然景象的營造，其中又特別重視山與水的相互為用。

一、山

弇山園裡能夠營造出山景的人工假山，依其材料可歸類為兩個形式：土山與石山。以量體而言，土山的量體遠較石山來得更大。但就精緻度而言，石山往往意態萬千，啟發遊人各種想像。又由於石山材料的特性，石山常常堆疊為尖銳的石峰，摹寫自然山巒稜線高聳拔尖的意境。

弇山園內的土山多達三座。土山冠以園名，又冠以方位名，故分別稱為「西弇」、「中弇」與「東弇」。弇山園內的石山，則大多以其意態，或讓人聯想到的形象而得名，僅有極少數是以其石材產地而得名的。就弇山園內普遍的情況而言，石山常被安排在土山之上，作為登臨土山時的視覺樂趣之一。因此我們列舉石山時，可直接以它們所在的土山為順序而列舉之。

- 安置在西弇上的石峰，有簪雲、伏獅、侍兒、峇峇、楚腰、似傲、殘萼、碎衲、大樸、翫客、指迷、青虹、浣花、逗雲、端士、巫髻、錦、劈（又名獨秀）、惜別等。其中浣花峰乃以石料的原產地（浣花溪位於四川成都，是錦江的支流）而得名。另外，也有如「小雪嶺」、「黑雲堆」、「千年菌」之謂者，

¹⁵⁰ 〈弇山園記一〉，《續稿》卷五十九，頁 2958-2959。

乃是多個具有共同特徵的峰石組合在一起的集體名稱。如「小雪嶺」即多塊白色峰石的組合之謂。

- 中弇的石峰：古廉、擁袖、渴猊、猊兒、凌波、憫相、天骨、楚琢、紅繚（又名玉玲瓏）、漏月、盤陀、衲霞、青玉筍。中弇的石峰數量乍看之下似乎較少，其實只是因為世貞在〈弇山園記五〉中較少詳細列舉之的緣故。事實上，與西弇相較，中弇的峰石數量可能是更多的。〈弇山園記五〉中就說：

始余失策為愚公，其治山獨茲弇最先就緒，而所徙乃吾麋涇故業，最饒美，石皆數百年物，即山足可峰也。


在隆慶五、六年間，世貞將伯父王忬的麋涇山園中許多精美的藝術品收購起來，暫時放在當時尚未大規模整建的小祇園中。根據世貞引文所述，中弇是三弇中最早落成的假山，而絕大部分來自麋涇山園裡的精美峰石都被安置在中弇裡，因此中弇的峰石藝術最為可觀。〈園記五〉裡只提到了其中一部份而已。如果要逐項寫出來，可能會有一長串的清單了。

- 安置在東弇的石峰，則有窈窕、青峭、拙叟、碧皺、百衲、小百衲、蟹螯、挹清、似蓮、九龍。與中弇相比，東弇的石峰數量的確是較少了。這是因為中、東弇的創作主題不同，導致景象要素比重不同的緣故。〈園記六〉就說：「東弇之石，不能當中弇十二，而目境乃蕝之。」東弇的設計與監造由吳姓山師負責，故表現出和中、西弇不同的藝術風格。

至於在小祇林區、弇山堂區、爾雅樓—文漪堂區附近，根據〈弇山園記〉第二、三與七篇，或者沒有石峰的景象記述，或者雖有記述，卻只是一筆帶過，未曾闡述之。我們認為並不意味著上述區域裡真的沒有石峰的景象，而是石峰並非上述地方的重點景象，故世貞考量敘述主題，於行文時略去不談而已。

二、水

弇山園中的水景要素，依其形式以及開放程度，可分為以下三類：

- 
- 溪、溝、潭類，與其它水體間保持較高的流通度：小罨畫溪、磬折溝、蜿蜒澗、漱珠澗、飛練峽、廣心池、天鏡潭、散花峽。
 - 池、沼等相對封閉，相對自成一格的水體：弇山堂蓮池（又名芙蓉渚）、小龍湫、嘉樹亭北無名池、留魚澗（又名留英澗）、振衣渡（又名卻女津）、墨池沼、白蓮沼。
 - 淺灘類，位於水陸交界的水景：突星瀨、枕流灘、娛暉灘。

乍看之下，〈弇山園記〉八篇中僅有〈弇山園記八〉一篇專門記錄弇山園的水景，似乎在弇山園中，水的景象要素不像其他景象要素來的重要。然而事實上，世貞非常重視水景的營造，〈弇山園記〉各篇中都可以看到水的景觀穿插於其中。除了「小罨畫溪」、「天鏡潭」與「廣心池」等面積較大的區域以外，弇山園中的水體，大部分都與其他種類的景象要素搭配構成景面。小型的池沼多與植物要素搭配，如芙蓉渚以滿植的蓮花為景象主題，池南邊通往弇山堂的路上，又種有海棠與棠梨各兩株，成為炎夏中乘涼休憩的理想地點。散花峽的兩旁種有壽藤、紫薇、迎香、含笑等植物。壽藤十分茂密，可能已經將散花峽的上方也遮蓋起來了，構成類似「綠色隧道」一類的景觀。紫薇、迎香、含笑等花落時，落芳浮在水面，別有一番情趣，也是峽名「散花」的緣由。

瀨、灘等類型的水域，位於水、陸交界，因此都能利用土地，與峰石藝術搭配，在該區安置各種奇形怪狀的峰石。突星瀨之處有「群石怒起，最雄怪為獅、為虬、為眠牛、為躑躅羊者不可勝數」，故灘名「突星」以總攝此處怪石。枕流灘「傍多美石」，如鷹喙石、小玲瓏石等。娛暉灘是一個停點，可以觀賞夕陽西下時餘暉映照在弇山園內的景色，故灘以「娛暉」名。然而此處亦是「狠石四列」，且有豐富的植物要素，如垂柳、紅梅、蜀棠等合作譜成景面。

水域面積大者，如潭、溪、池一類的水體，可以單純欣賞水景，也可以觀覽周圍景物倒映在水中的景象。再加上晨昏時日月光影的變化遞嬗，更是意態萬千了。例如西弇建有「先月亭」，欣賞月出東方時的景色，特別是月亮倒映在廣心池

中的時候，景色更是奇瑰，世貞就說：「夜月從東嶺起，金波溶溶，萬穎注射」。

面積小的水體也有其意趣，特別是「澗」一類的水體，在弇山園內更是可見精心設計。它們的形狀迂曲，光是水路的線條就很有意思。它們巧妙地修建在三弇之內，帶來澗水淙淙的景象。西弇有蜿蜒澗，水系稍複雜，一支「宛轉數十折，入天鏡潭」，另一支則「入潛虬洞，與潭會」，且「中多奇石可紀」。中弇有漱珠澗，磬玉峽就是沿著漱珠澗而修造的人造峽谷，世貞說：「緣澗而轉，委曲汭沿」。留魚澗位在東弇，是東弇的重要景點之一，此澗形狀最是宛轉曲折，世貞稱它：「最修而紆」、「宛轉將百曲，即游魚入者迷不得出」、「花時，落英墮者亦積不能出」，因此將它取名為「留魚」，又名「留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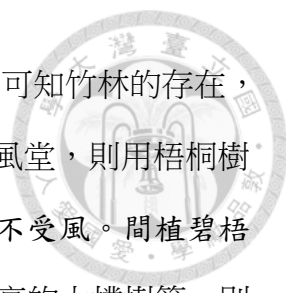
三、植栽動物

和離薺園一樣，弇山園中也有大量的植物要素，諸如：柳樹、竹、榆樹、松樹、玉蘭、蓮花、梅樹、李樹、木芙蓉、括子松、靈芝、山礬木、樸樹、梧桐樹、桃樹、桂花、紫薇、迎香、含笑花等。¹⁵¹

弇山園內也有動物要素。小祇林內有「清音柵」，養了兩隻鶴；靠近中弇、鄰水的「會心處」旁，有地方養了三頭鹿。水景中可知有養魚。如〈弇山園記六〉：「留魚澗者，……即游魚入者迷不得出，故名留魚」。〈弇山園記八〉：「驚鱗撥刺，時躍入舟間」。〈弇山園記七〉更紀錄墨池沼中有金魚數百頭。

植物要素的種類很多，可見弇山園植物豐富的程度。然而這些植物並不僅僅以景觀效果為其訴求，而是具有豐富實用功能的。例如這些植物的蒸散作用與遮蔭效果有效調節了弇山園內的氣候，讓園內的溫差相對於園外的環境，都能保持在一個宜人的範圍內。舉例來說，位於小祇林中的此君亭，由於四周種滿了各種竹子而得名，世貞就很是讚賞夏天在亭內時的涼快愜意，說：「客游至此倦，少憩，

¹⁵¹ 以生物學的分類而言，靈芝應屬於真菌界，不能與植物界的生物相提並論。本文為求行文順暢，將靈芝置於植物要素之列。



所謂『夏不見畏日，輕涼四襲，逗不肯去』者，此亦其一也」，可知竹林的存在，讓夏季的弇山園成為了一方清涼舒適的天地。弇山園北面的涼風堂，則用梧桐樹來達到遮陽的效果：「堂三楹，踞之殊軒爽，四壁皆洞開，無所不受風。間植碧梧數株以障夏日耳」。至於如藏經閣後方的梧桐樹，以及東弇嘉樹亭的大樸樹等，則以大片的樹蔭提供遊園者一個既可以遮陽，又可以休息的地方。世貞自己就形容嘉樹亭的樸樹：「垂蔭周遭幾半畝」。


至於會開花結果的植物，可以以其花、果為人享用，讓弇山園成為了一座小農場。隨順著植物開花結實的生命節奏，世貞可以收成不同的果實。藏經閣旁有梨樹、栗樹。另外，弇山堂南側左右兩邊種有兩列玉蘭花，共十株，世貞就非常稱讚將玉蘭花乾燥後泡成飲品的滋味，說：「花時交暎如雪山瓊島，采而入煎，噉之芳脆激齒」。

四、樓堂建築

為了滿足世貞居遊的需要，弇山園有不少亭臺樓閣，或滿足遊覽的需求，或滿足日常生活之所需。依建築的形式為標準，可約略區分為以下三類：

- 樓、堂、閣類：藏經閣（左室曰法寶，右室曰玄珠）、弇山堂、縹緲樓、壺公樓（左室曰借芬，右室曰含雪）、梵音閣、文漪堂、爾雅樓（又稱九友樓）、參同樓（參同室為中室，左室則稱少宛委，右室則稱瀾雲窩）、小西樓、琅琊別墅樓、涼風堂（又稱鳳條館）、芳素軒、曲肱室、歸藏樓、來玉閣。
- 亭、榭、臺類：此君亭、飽山亭、省穰亭、乾坤一草亭、大觀臺（又名皆虞榭）、超然臺、叢桂亭、綰奇臺、環玉亭、先月亭、徙倚亭、分勝亭、嘉樹亭、斂霏亭。
- 其他類：舫屋、庖廚、食廩、酒庫、山神祠。

第一類「樓、堂、閣類」的建築形式較為封閉，可以做為日常偃息居處的地方，



也可以用來貯存古書圖籍、名畫古玩等等，具有較高的實用價值。但是由於空間開敞程度較低，登臨時可以觀賞到的風景也就限制在某個方向。舉例來說，爾雅樓和芳素軒就是世貞平常生活的地方。隨著季節的更替，世貞會住到其他的建物裡以追求理想的生活環境。世貞自云：「吾以窮臘栖禰雲，以深夏息涼風，其他則朝夕坐爾雅。」禰雲是參同樓的左室，裡面設置火爐，因此是冬季避寒的理想居住地點。涼風堂雖以堂名，但是在建築形式上則有亭、榭的特徵。世貞刻意讓涼風堂「四壁皆洞開」，且在涼風堂周圍種了茂密的梧樹，為的就是讓夏季居處在堂裡的時候，可以享受四邊吹來的涼風。萬曆十四年（1586）冬天，世貞始建芳素軒。軒成以後，在某種程度上取代了爾雅樓的功能，世貞更常住到芳素軒裡。

世貞所居住的樓閣，常常還有豐富的文物收藏。爾雅樓樓名「爾雅」，讓人聯想到讀書研經的文化活動。此樓又名「九友」，是以樓內有九類重要文物收藏而得名。小西樓，曾經是「藏書三萬卷」的地方，後來由世貞的三個兒子所居。芳素軒也放了許多三教經典。

相對於樓、閣類的建築，亭、榭、臺等一類的建築就顯得開敞很多。這類的建築幾乎都是專門為觀賞風景的而建的，其建物名稱往往都是此地可以欣賞到的風景的提示。此君亭因位於茂密的竹林中而得名；飽山亭就是「飽看山色足」（〈弇園雜詠四十三首·飽山亭〉）的意思，因此亭可以盡收西弇的峰石景觀而得名；嘉樹亭因亭旁有大株樸樹而得名。「先月」、「歛霏」，顧名思義，就是觀賞日落月升的理想地點。

弇山園裡還有一些建築的機能相當專一，我們以「其他類」來統稱這些建築，事實上它們包括了停放遊園船的石屋、廚房、酒庫等。「山神祠」位於東弇，是東弇「陰道」上的一個景點。我們不清楚世貞設置山神祠的緣由為何，不過世貞有虔誠的宗教信仰，加上弇山園中有三弇，雖然都是假山，但是如果有山神的庇佑，就像一般家庭內供奉的土地公一樣，大概也能帶給園中的人平安順利吧。



五、地表處理：橋、島、路徑

- 橋之屬：知津橋、梵生橋、小有橋、萃勝橋（又名萃勝度）、月波橋、東泠橋、鰲背梁、知還橋。
- 園路之屬：惹香徑、香雪徑、石公弄、誤游磴、玢碧梁、三步梁、陽道、陰道、振屨廊。
- 島之屬：小浮玉島。

從本表中可以看出弇山園內的橋與遊園路徑數量頗多。橋的設置，與弇山園的水路分布情況有關。三弇是大型土山，園路的設置讓遊客可以登山臨水，享受多樣化的樂趣。誤游磴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它的設置不是真正為了方便遊客登山渡水的需要，而完全是出於娛樂、探險的需求。此磴的本質是鋪石的遊園路徑，設置於西弇之上。不知情的遊客一走上誤游磴，順著磴走，最後會走回剛剛才走過的小有橋，結果是又回到原路上，故以「誤游」為磴名。

與惹香徑、香雪徑等小型園路不同，位於東弇的陰道和陽道其實是一系列遊園路徑的組合之謂。關於兩道的景點分布，我們將在探討景象導引時予以說明。

最後，在島之屬的類別裡，我們僅列出了位於廣心池之中的小浮玉島。島名小浮玉，與此島的大小會隨著園內水位的高低而變化有關。世貞說：「小浮玉者，其高不盈尺，廣十之，以水長落為大小，為其類吳興碧浪之浮玉也，故名。」但是，中弇和藏經閣周圍的地方都被水環繞，必須經由橋才能出入，本質上也是島的一種。不過小浮玉島只是「一拳殘石水中央」¹⁵²，純粹是為了美化景觀而設置的，島上沒有其他的設施，與中弇和藏經閣另外具有豐富的景觀營造不同。

¹⁵² 原文是：「一拳殘石水中央，醉艇縱橫也不妨。喚作吳興一浮玉，從教人笑夜郎王。」〈弇園雜詠·小浮玉橋〉，《續稿》卷二十四，頁1505。



第四節 弇山園的景象結構之一：景區畫分

以上就弇山園內的景象要素分類列舉之，屬於「景象構成」討論的第一階段。第二階段是「景象導引」的討論。然而，由於弇山園的空間營造相對複雜，可畫分為許多區域，各大區域裡又存在多個小景區，呈現極有層次結構的景象關係。因此本文在進入景象導引前，先釐清弇山園的景區畫分問題，特別是陸地景區的部分。至於水景區域，就理論而言，本應置於此節內討論。但是由於它在景象導引的方式上另有特殊之處，故我們為了避免行文次序的雜駁，將水景景區的探討置於第五節「弇山園的景象結構之二：景象導引」的末尾一併討論之。

就景區畫分而言，〈弇山園記〉八篇的分篇聯立結構，其實正是弇山園景區畫分的次序。世貞身為〈園記〉的作者，很自覺地在安排調整〈弇山園記〉八篇之間的關係。他在各篇的篇首往往先簡單地覆述前篇的某一部分——前篇的結尾，或是具有代表性、總攝性的景點——接著才介紹該區域的情況，讓八篇園記間呈現雖分而不斷的繫連感。換句話說，「分篇」代表弇山園景區畫分的層次，而「重複」之處，其實就是區域間景象導引的方式。舉例來說，〈弇山園記五〉以中弇為主題，其開頭是這樣寫的：

西弇之事窮而得水，與中弇隔頗遠，為橋以導其水。兩山相夾，故小得風輒波，乘月過之，溶漾瑣碎可玩。適有遺蔡君謨〈萬安橋記〉者，中「月波」二字甚偉，因摹以顏橋楔之楣。¹⁵³

引文中所為之橋就是月波橋，世貞隨後也緊接著說明其命名緣由。當我們回頭閱讀以西弇為主題的〈弇山園記四〉時，我們可以發現月波橋正好處於〈園記四〉文末的位置：

小轉，抵月波橋，而西弇之事窮。¹⁵⁴

¹⁵³ 〈弇山園記五〉，《續稿》卷五十九，頁 2977。

¹⁵⁴ 〈弇山園記四〉，《續稿》卷五十九，頁 2977。

可以看到兩篇之間在文字上以「西弇之事窮」為連結，在景象要素上以月波橋為連結，前篇的結尾，正是後篇的開始。這樣的結構使得〈弇山園記〉八篇之間保持高度繫連感，讓讀者在披閱〈園記〉時，彷彿展開一幅幅的卷軸，雖然看到了文字敘述的結束，但是其閱讀意趣則是綿延不斷的。

扣除掉介紹園林整體概況的〈弇山園記一〉以及敘述水景的〈弇山園記八〉後，依照從〈園記二〉到〈園記七〉的順序以及各篇主題，我們可以發現弇山園在陸地部分共分為六個區域。以下對各陸地區域的特色扼要介紹之。

第一區：小祇林－藏經閣區

這裡是遊客經過弇山園大門後，第一個來到的區域。事實上，本區還有兩次分區：「小祇林」與「藏經閣」。小祇林在南，藏經閣在北，兩次分區間以水隔開，中以梵生橋連結。即使如此，就弇山園的歷史而言，還是不宜將兩個次分區獨立開來，仍然必須視為一個整體，只是整體之內又各有特色。

這裡是弇山園最早開始發展的區域。「藏經閣」是此區具有核心角色的建築要素，也是南側「小祇林」因而得名的緣由。世貞認為藏經閣這裡「媚景百態，最為吾園勝處」。¹⁵⁵植物要素，特別是竹林，在此區發揮重要景觀營造的功能。進入弇山園大門後，沿著「惹香徑」走，沿途「皆織竹為高垣，傍蔓紅、白薔薇、茶縻、月季、丁香之屬。花時雕續滿眼，左右叢發，不颺而馥」。大門後面的左側有養鶴的清音柵，「雜植榆、柳，枇杷數株藩之」；右側稱為楚頌，則「皆種柑橘」。通過小祇林門，在此君亭四周，也種滿了竹子。梵生橋旁「高榆古松，與閣爭麗，美蔭不減竹中」，藏經閣閣後「植數碧梧」，面對中弇的會心處旁也「植梨、栗，來禽數十本」。就景象要素而言，此區遠眺山、水，近觀植物、動物，同時有亭、閣等不同形式的建築供讀書休憩，景象結構相當豐富。

關於小祇林－藏經閣區的記述，可看〈弇山園記二〉。

¹⁵⁵ 〈小祇林藏經閣記〉，《續稿》卷六十二，頁3092。



第二區：弇山堂區

小祇林的西面隔著小罨畫溪，即是弇山堂區。相對竹木茂密的小祇林區，這裡較為開闊。遊客在經過題為「城市山林」的石坊後，看到的是「廓然一廣除」，視線盡頭就是弇山堂。弇山堂南方「曠朗為平臺」，可以賞月，左右各種五株玉蘭。弇山堂北「海棠、棠梨各二株」，再北方則是種滿蓮花的美蓉渚。植物要素在此區依舊占有重要比例，不過相較其他區域而言，可注意此區的石刻。「城市山林」的石坊乃由世貞好友張佳胤（又名張佳允，字肖甫）所題字，不僅提示本園的意境層次，也顯示世貞與友人的友好關係。美蓉渚本無專名，後乃得名於刻有「芙蓉渚」三字的石刻。世貞自云：「會吾鄉有從廢圃，下得一石刻曰：『芙蓉渚』是開元古隸，或云范石湖家物，因樹之池右。」范石湖即南宋名詩人范成大（1126－1193）。其實不論石刻是否曾為范成大所有，其書法價值與歷史傳說，都展現了園主高人一等的藝術品味與收藏能力。

關於弇山堂區的記述，可看〈弇山園記三〉。

第三區：西弇

西弇是弇山園內三座大型土山之一。此區經營石峰的景象要素非常突出，入山後很快就有虎狀石與兩列石峰——北嶺與南嶺——迎接遊客。〈弇山園記四〉：「橋始入山，路一石臥道如虎。南北皆嶺，南卑而北雄」。突星瀨「群石怒起」；蜿蜒澗沿途「中多奇石可紀」，到了難以一一記錄的程度；小龍湫「三方皆奇石巖嶙」；潛虬洞是「三弇之第一洞天」，裡面「乳竇涔涔欲滴，巉巖巖崎，若嚙若搏」；忘魚磯旁「諸峰匯之」，都顯示出西弇山上峰石景觀的盛況。¹⁵⁶

除了峰石藝術以外，西弇山上有「縹緲樓」與「乾坤一草亭」，都是視野極佳

¹⁵⁶ 關於蜿蜒澗峰石的豐富程度，世貞在提到「黑雲堆」與「千年菌」後，說：「他可名峰石殊眾，倦不能署筆矣」。參見〈弇山園記四〉，《續稿》卷五十九，頁 2972-2973。

的停點。「乾坤一草亭」是一茅亭，得名於文彭（字壽承，1498-1573，文徵明之長子）所題字的石刻。世貞自云：「抵此則西原之野色盡矣」。

縹緲樓與旁邊的大觀臺（又稱「皆虞榭」）是三弇中最高的地方，世貞記載這裡的勝景，曰：

此樓是三弇最高處，毋論收一園鏡中。啟東戶則萬井鱗次，碧瓦雕甍，纖悉莫遁。啟西戶，更上三級得臺。下木上石，環以朱欄，西望婁水如練，馬鞍山三十里而遙，木落自露。北望虞山百里而近。天日晴美，一抹弄碧。名之曰：「大觀臺」，又曰：「皆虞榭」。皆不及馬鞍者，志遠也。¹⁵⁷

就園林美學的概念來說，縹緲樓所收的景觀是透過「借景」的手法來達成的。馬鞍山、虞山、婁水等景象要素都不在弇山園內，因此必須透過特殊的導引方法，將它們收納成為園林景面的一部分。關於景象導引的說明，請詳後文。

至於西弇的記述，則是〈弇山園記四〉。

第四區：中弇

中弇位在西弇、東弇之間，四周環水。前面在討論景象要素時，已經指出中弇的石峰藝術在三弇之中特別突出，是因為這裡安放了收購自伯父麋涇山園的峰石之故，故此處不再重述個別峰石的特色。不過，中弇的峰石除了各自具有可觀之處以外，還可以注意它們被組織起來的方式。磬玉峽是一個透過峰石堆疊而組織起來的微型峽谷，中間有漱珠澗穿過。峽名「磬玉」，得自於敲擊峽谷盡處一石時所發出的聲響。這裡是中弇的景觀最精采的地方，世貞說：

峽兩傍有怪石叫窰陰沍，仰不見日。緣澗而轉，委曲泝沿，兩相翼為勝。

嘗謂：「峽高不能三尋許，而有蜀夔府岷峨勢。」澗傍穿不過數尺，而乍使靈威丈人探之，當必有縮足不前者。此中弇第一境也。¹⁵⁸

¹⁵⁷ 〈弇山園記四〉，《續稿》卷五十九，頁 2974。

¹⁵⁸ 〈弇山園記五〉，《續稿》卷五十九，頁 2979。

磬玉峽在物理上的深度不是很大，所以世貞、世懋兄弟才能入峽探索。但是在「怪石叫籥陰沍，仰不見日」的組織方式之下，也能再現長江三峽給人的視覺震撼。

在臺榭樓閣等建築類要素方面，中弇有壺公樓、梵音閣和徙倚亭。梵音閣內供有佛像，是世貞頂禮佛法的場所之一。壺公樓量體不大，主要是作為園路上一個景觀特別好的停點而設置的。樓名「壺公」，意謂著此處有樓小境廣的效果：

啟北窗，呀然忽一人間世矣。漣漪泱泱，與天下上；朱拱鱗比，文窗綺樓，極目無際。東弇、西崦，以朝夕鬪勝，顏之曰：「壺公」，謂所入狹而得境廣也。¹⁵⁹

以壺公樓為停點，左可觀西弇，右可覽東弇。兩山的景象結構本來就不同，若再加上時間推移的因素，則可欣賞的景色真是變幻萬千了。

不過壺公樓並非時時開放以供遊客觀覽的。遊客遊園，遇到壺公樓關閉，就在不遠的徙倚亭內稍事休息。世貞曰：

入亭無他奇，而澗峽之卉時時入戶，與壺公樓步武。客候樓鐃不時啟，於此小憩，名之曰：「徙倚」。¹⁶⁰

與壺公樓相較起來，徙倚亭在景面價值上較低，大概就只是讓遊客歇腳的功用罷了。

中弇的相關記述見於〈弇山園記五〉。

第五區：東弇


中、西弇由張姓山師主其修建，東弇的營建由吳姓山師主其事，造成東弇的景觀營造和西弇、中弇比較起來，呈現了不一樣的風格。〈園記六〉：

大抵中弇以石勝，而東弇以目境勝。東弇之石，不能當中弇十二，而目境乃蕙之。¹⁶¹

¹⁵⁹ 〈弇山園記五〉，《續稿》卷五十九，頁 2980。

¹⁶⁰ 〈弇山園記五〉，《續稿》卷五十九，頁 2981。

¹⁶¹ 〈弇山園記六〉，《續稿》卷五十九，頁 2988。



世貞所稱之中弁，事實上也包含西弁在內。只不過和西弁相較起來，中弁的峰石藝術占了全區景象要素更大的比例，因此世貞以中弁概括西弁。至於東弁之「目境」，字面上即「眼睛所見的意境」之謂。證諸〈園記六〉，可知是山景與水景相互為用時的美感經驗。

東弁有兩條園路可行，依其開闊的程度分別稱為「陽道」與「陰道」，「分勝亭」是兩條園路的共同起點。陽道從分勝亭起，途經百衲、小百衲與蟹螯峰，來到雲根嶂，嶂旁有溪澗，遊客可以在此以流杯為樂。從雲根嶂往低處走，澗水較緩處有娛暉灘。再往低處走，有嘉樹亭。亭北有小池，南側又臨澗，故「雖小，致足戀耳」。從嘉樹亭起，沿途經過玢碧梁、九龍嶺、三步梁，時往高處走，時往低處走，最後以歛霏亭作為終點。

陰道亦從分勝亭起，以俯瞰留魚澗的景色為主節奏，經過山神祠、玢碧梁。留魚澗者，世貞是這樣說明的：

留魚澗者，首分勝亭而尾達於廣心池，最修而紆，幾貫東弁之十七。兩傍皆峭壁數丈，宛轉將百曲。即游魚入者迷不得出，故名「留魚」。花時，落英墮者亦積不能出，故一名「留英」。¹⁶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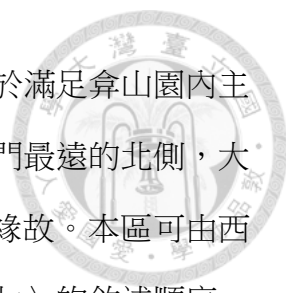
遊客沿著留魚澗而行，經過廣心池後，還要再行經振衣渡。振衣渡又名卻女津，是精心設計的不連續園路，遊客被設計成只能以跳石的方式渡水，常常有女性遊客因膽小而退卻，故有「卻女津」的別名。走過振衣渡後，來到歛霏亭就是陰道的終點。

〈弁山園記六〉是以東弁為主題的園記。

第六區：文漪堂－爾雅樓區

此區位於全園北側，距離弁山園大門最遠。以景象要素而言，建築物占主要角色，文化氣息濃厚。本區是世貞日常生活居處的主要區域，除了下文即將討論

¹⁶² 〈弁山園記六〉，《續稿》卷五十九，頁 2986-2987。



的幾幢樓閣以外，這個區域內還設有廚房、酒庫，可見這裡對於滿足弇山園內主客的生活機能而言，扮演重要的地位。因此，本區設置在離大門最遠的北側，大概是為了要讓園中「家居」與「休閒遊賞」的區域有所分別的緣故。本區可由西弇後方，經知還橋到達；或由東弇經振屨廊到達。依據〈園記七〉的敘述順序，走過知還橋後，遊客先來到文漪堂。文漪堂在中弇壺公樓的正對面，兩者之間有廣闊的水景，世貞以為此處的美景比西湖更美，曰：「吾不知於西湖景何如，彼或以遠勝耳」。堂內則有周天球（1514－1595，字公瑕）的書法，以及錢穀（1508－1572，字叔寶）的壁畫，為園林的文化氣息增色不少。

從文漪堂出來，經過涼風堂（又稱鳳條館）以後，就來到此區的核心建築之一——爾雅樓，又稱「九友樓」。世貞在樓內貯放古帖名蹟、書畫、古器物、佛道經、以及世貞自著文集。因樓內有九項重要收藏，故又名「九友樓」。此樓文化氣息濃厚，世貞喜愛在樓中讀書、玩賞文物，朝夕與之為伍而不倦。〈園記七〉就說：

郎中思歸時，鬱鬱為歌以志寄。蓋未幾而遂納節之請。九友居吾樓，始獲
听旦矣。¹⁶³

樓前有「墨池沼」，本為養金魚的池塘。沼旁石刻「墨池」二字出自於宋代米芾（1051－1107，字元章）之手，故因而名沼。加上世貞兒子常在此洗筆，更使「墨池沼」成為名符其實的「墨池」。

爾雅樓西側有三楹之堂，中室是「參同室」，供奉儒、釋、道三教人物的塑像。左室是「少宛委」，世貞在此亦貯放不少宋版書。右室是配備暖房機能的「襴雲窩」。世貞嘗云：「吾以窮臘栖襴雲，以深夏息涼風，其他則朝夕坐爾雅」，可見此區是世貞平日起居的主要場所，且世貞會隨著季節條件而更換他所居處的樓閣。

參同室的西側，則是「小西樓」。此樓曾藏有三萬卷圖書，但到了世貞寫作〈弇山園記〉的時候，小西樓已經失去了藏書的功能，而是讓世貞三子居住的場所了。

美景與文漪堂可堪比擬的停點，還有「琅琊別墅」。琅琊別墅實為一三楹之樓，

¹⁶³ 〈弇山園記七〉，《續稿》卷五十九，頁 2991。

下方隔著振屨廊與廣心池相對，所以有很開闊的園景可以欣賞。世貞云：「捲簾則幾得園景十之七，罨靄渺瀰皆在目眚間，遂為一勝地，游者快之。」¹⁶⁴

此外，本區在西弇正後方，還有後來才營建的白蓮沼與芳素軒，故〈弇山園記〉不載。白蓮沼的植物要素豐富，除了池中種白蓮以外，池旁也種植了玉螺、綠萼、深、淺紅梅、緋桃、木芙蓉、柳樹等植物。芳素軒的功能則與文漪堂、參同室、爾雅樓有幾分相似。芳素軒的牆壁上題有〈歸去來辭〉和〈池上篇〉，這與文漪堂相同。芳素軒上楹存放許多文物和佛道經，和爾雅樓功能相同。下楹稱為「歸藏」，是世貞修習佛法、洗滌心靈的場所，則和參同室的功能類似。雖然芳素軒落成較晚，位置也較偏僻，但這裡既收藏有大量圖書，環境又清幽，景觀又好，故世貞頗鍾愛在芳素軒活動的時光。〈疏白蓮沼築芳素軒記〉就說：

余嘗以夜止宿爾雅樓之耳室，終夕無犬吠警。晨起，禮參同，捧經咒。畢則啟東戶，入歸藏，或臥或起，或置心阿唯越，或弄筆大、小言。少厭，則啟西竇，出茲軒，倚欄而坐。¹⁶⁵

最後，在此區靠近東弇，及振屨廊與東弇相接之處，還建有「來玉閣」。「來玉」之名，與汪道昆（1525－1593，字伯玉）有關。〈來玉閣記〉：

汪司馬伯玉過我凡五宿，樂之甚，乃曰：「我茲去，歲必復來，來則宿我閣。」是時山記成，而閣獨未有名。¹⁶⁶

可知在〈弇山園記〉寫成時，此閣尚無「來玉」之名，故〈弇山園記〉未特別提及。此閣正式定名為「來玉」，應該不晚於萬曆十一年（1583）。該年八月，汪道昆與胡應麟、徐益孫、汪道貫、汪道會等人來訪弇山園；九月，汪道昆、胡應麟離開時，世貞與他們訂「來玉之約」。「來玉之約」是一個有趣的雙關語，一方面是要汪、胡等人再度蒞臨「來玉閣」的意思，另一方面也是要汪伯「玉」再「來」

¹⁶⁴ 〈弇山園記七〉，《續稿》卷五十九，頁 2993。

¹⁶⁵ 〈疏白蓮沼築芳素軒記〉，《續稿》卷六十五，頁 3254。

¹⁶⁶ 〈來玉閣記〉，《續稿》卷五十八，頁 2945。



弇山園的意思。¹⁶⁷以此閣為一個停點，向外遠望，主要是欣賞東弇的植物要素，兼及一些中弇、西弇的遠景。

〈弇山園記七〉是以文漪堂－爾雅樓區為主題的園記。

第五節 弇山園的景象結構之二：景象導引

就〈弇山園記〉行文的模式而言，世貞給予一個單一景物（即一個景象要素）的說明與解釋並不複雜，且世貞在〈園記〉中往往不會在某地點停留與著墨太多。可以發現：景物間的聯繫關係才是世貞書寫〈弇山園記〉時更看重的層面。世貞對於單一景物的描述可以很直白，但對景物之間的關係，卻不憚筆墨地指出其間的妙處，如世貞在描寫文漪堂與其他景物間構成的景觀時，就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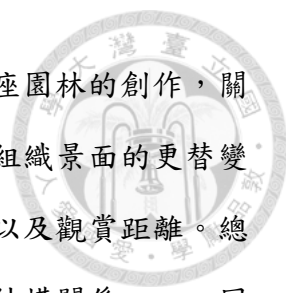
堂俯清流，湘簾、朱欄倒景相媚，微颺徐來，縠文熨皺，正值中島之壺公樓。夜分燈火相暎帶，小語猶聞，何但絲竹。吾不知於西湖景何如，彼或以遠勝耳。¹⁶⁸

以空間遠近而言，世貞依序拈出文漪堂與近景（清流）和遠景（中島之壺公樓）兩個視覺停駐點；以時間早晚而言，世貞也刻畫出時間因素對景面帶來的變化。這些都不是單一景物能夠成就的畫面，而是需要景物與景物之間搭配得宜，方能產生的藝術經驗。

如果我們以園林美學的術語來「換句話說」，那麼無論是〈弇山園記〉的書寫，或是弇山園的空間營造，都灌注了極大的用心在「景象導引」這個層次上。「景象導引」者，即「景象結構關係」之謂，對包含弇山園在內的傳統中國園林來說，才是一座園林產生美感層次與遊賞樂趣的關鍵；它將本來冰冷的園林建築推向人類的視野中，園林於是成為一個人類得以偃息其中，優游自得的空間。下面引楊鴻勛先生的文字，說明「景象導引」的內涵：

¹⁶⁷ 鄭利華：《王世貞年譜》，頁 292。

¹⁶⁸ 〈弇山園記七〉，《續稿》卷五十九，頁 2989。



在園林景象中，導引是個決定性的因素，十分重要。一座園林的創作，關鍵在於導引的處理。……導引決定諸景象空間的關係，組織景面的更替變化，規定諸景面的展示程序、顯現的方位、隱現的久暫以及觀賞距離。總地說，對於景象起著剪輯作用，因此它代表園林的景象結構關係。……同時，導引也是聯繫園林與遊園者的媒介，園林正是由於導引才使遊者得以身臨其境，以實現其遊園活動，從而接受園林藝術感染。導引是園林中最活躍的因素，是園林的靈魂，在既定物質基礎的前提下，它決定着園林創作的成敗。¹⁶⁹

楊鴻勛還將「導引」分為「途徑」與「掩映」兩種方式。簡單地說，途徑是遊園路徑的安排，掩映則是景面之間隨著遊園者的移動，而產生的或隱或現、忽前忽後的景象關係。

一、景象導引方式之一：途徑

就途徑而言，在弇山園的六大陸地區域之間，都存在帶領遊客轉換景區的園路。由於區域間大部分以水隔開，所以橋在聯繫景區時扮演重要角色。以下是弇山園內，區域之間的園路連結：

- 知津橋：跨越小庵畫溪之上，聯繫第一區「小祇林—藏經閣區」和第二區「弇山堂區」。
- 萃勝橋：這是聯繫第二區「弇山堂區」與第三區「西弇」的橋。世貞說此橋「其下則諸溪之水皆會焉」，可知此處景面可能頗開闊。「諸溪」者，應該至少包括了西弇的磬折溝、小庵畫溪與天鏡潭等水域。
- 月波橋：跨越天鏡潭上，聯繫第三區「西弇」與第四區「中弇」。此橋長度較長，世貞就說：「西弇之事窮而得水，與中弇隔頗遠，為橋以導其水」。
- 東冷橋：此橋在廣心池與天鏡潭之間，聯繫第四區「中弇」與第五區「東

¹⁶⁹ 楊鴻勛：《江南園林論》，頁 230。



弁」。¹⁷⁰

- 知還橋：此橋跨越廣心池，聯繫第三區「西弁」與第六區「文漪堂－爾雅樓區」。
- 振屨廊：這是弁山園各區域間少有的不跨水域的景區連結。振屨廊沿著廣心池池畔修建，聯繫第五區「東弁」與第六區「文漪堂－爾雅樓區」。
- 梵生橋：梵生橋的層次與上述各橋不同，聯繫第一區「小祇林－藏經閣區」內的小祇林次分區和藏經閣次分區。¹⁷¹

另外，弁山園的陸地區域分為六大區，但在六大區之內，又有一些規模較小的遊園路徑，將大區域切割成好幾個小景區，仍不減遊園之樂。這種小景區聯立的情形在三弁特別明顯，究其原因，與三弁在本質上屬於「山」的景象要素有關。楊鴻勛先生就指出山在園林中的重要功能：

在園址範圍不大的江南園林中，山使遊覽路線立體化——變平面為三度迂迴的路線，不但豐富遊覽程序，翻山越嶺、尋谷探幽而增加遊興，並且延長遊覽路程和遊覽時間，從而起到拓展空間的作用。¹⁷²

由於山有使遊覽路線立體化的功能，一組遊園路徑就可以切分為好幾個小型路線。世貞曾作數首遊園詩，詩題中就有遊園路徑的指示。當我們把那些遊園詩與〈弁山園記〉第四、五、六篇並列齊觀時，就可以很明顯地看出三弁範圍內的遊園路線和小景區的分布情形：

| | 〈弁山園記〉的遊覽路線 | 世貞遊園詩的詩題 |
|----|------------------------------------|-------------------------------------|
| 西弁 | 萃勝橋→南、北嶺石峰群→突星瀨 →小龍湫／蜿蜒澗→石公弄→誤游 | 〈度萃勝橋入山，沿澗嶺至縹緲樓〉 〈自縹緲樓絕頂而下東穿潛虬洞〉 |

¹⁷⁰ 世貞在〈弁山園記〉五、六中並無確切指出東冷橋跨越的水域。然而世貞有〈汎廣心池穿散花峽之東冷橋〉一詩，可知東冷橋即使不一定跨越廣心池，但至少也是鄰近廣心池的。

¹⁷¹ 除了〈弁山園記八〉中所說的：「稍北則為藏經閣。閣地若矩，四方皆水，環若珪」可見藏經閣四周為水所環繞以外，世貞還有五言古詩〈入小祇林門至此君軒，穿竹徑，度清涼界、梵生橋，達藏經閣〉。依據詩題，可見從小祇林到藏經閣間，有梵生橋讓遊客渡水而過。參見：〈入小祇林門至此君軒，穿竹徑，度清涼界、梵生橋，達藏經閣〉，《續稿》卷五，頁 670-671。

¹⁷² 楊鴻勛：《江南園林論》，頁 26。

| | | |
|----|------------------------------------------------------------------------------------------------------------------------------------------|---------------------------------------------------------------------------------------------------------------|
| | <p>磴→金粟嶺→磬折溝→省穫亭→乾坤一草亭→小雪嶺→黑雲堆、千年菌→陂牙洞→縹緲樓→大觀臺（皆虞榭）→超然臺→潛虬洞→雌霓梁→叢桂亭→綰奇臺→忘魚磯→環玉亭→月波橋→中弇</p> <p>或是：環玉亭→惜別門→先月亭→知還橋→文漪堂—爾雅樓</p> | <p>〈由西山別磴至乾坤一草亭，西北望城樓，西南望武安王廟〉</p> <p>〈穿西山之背，度環玉亭，出惜別門取歸道〉</p> |
| 中弇 | <p>月波橋→壺公樓→率然洞→清波梁／漱珠澗口→小雲門→磬玉峽／漱珠澗→紫陽壁→壺公樓→梵音閣→鰲背梁→徙倚亭→東冷橋→東弇</p> | <p>〈由月波橋而東望梵音閣〉</p> <p>〈穿率然洞入小雲門望山頂，卻與藏經閣背隔水相喚〉</p> <p>〈壺公樓之背對廣心池之小浮玉〉</p> |
| 東弇 | <p><u>陽道</u></p> <p>東冷橋→分勝亭→蟹螯峰→雲根嶂→飛練峽→娛暉灘→嘉樹亭→玢碧梁→九龍嶺→三步梁→斂霏亭→振屨廊</p> <p><u>陰道</u></p> <p>東冷橋→分勝亭→山神祠→玢碧梁→留魚澗→廣心池→振衣渡（卻女津）→斂霏亭→振屨廊</p> | <p>〈度東冷橋蟹螯峰下娛暉灘〉</p> <p>〈由雲根嶂之背度雙井轉嘉樹亭〉</p> <p>〈自分勝亭沿留魚澗度玢碧梁〉</p> <p>〈由玢碧梁踰險得九龍嶺〉</p> <p>〈傍廣心池為斂霏亭與振屨廊相對〉</p> |

如果一首詩可以看成一組有完整節奏的遊賞歷程，那麼，從〈弇山園記〉的內容與遊園詩的對照，可以看出兩者之間大抵存在三種關係：

（一）、遊園詩呈現的遊覽路徑，大致與〈弇山園記〉之所記者相合。如：〈度萃勝橋入山，沿澗嶺至縹緲樓〉和〈自分勝亭沿留魚澗度玢碧梁〉等詩。

(二)、遊園詩呈現的遊覽路徑，其實只是〈弇山園記〉中園路上的某一個停點。如〈由月波橋而東望梵音閣〉、〈壺公樓之背對廣心池之小浮玉〉和〈傍廣心池為斂霏亭與振屨廊相對〉，詩的內容是描寫在月波橋、壺公樓與斂霏亭等處暫時停留時所看出去的風景。

(三)、詩中有〈弇山園記〉以外的遊園路徑，如〈由西山別磴至乾坤一草亭，西北望城樓，西南望武安王廟〉一詩，詩中園路的順序是：誤游磴→乾坤一草亭→金粟嶺。而〈弇山園記四〉中三者的先後順序則是：誤游磴→金粟嶺→乾坤一草亭。

遊園詩與〈弇山園記〉所記的遊園路徑之間不必然相合，事實上也不需要相合。〈弇山園記〉的書寫，是從園林整體的角度來做考量的，必須要能夠呈現一個順暢的遊園敘事，才能向讀者展開園林的介紹。遊園詩可以隨意切分、開發任何一種園路型態，只要遊園者能在摸索、探險中得到新鮮、有趣的遊園經驗，就可以產生一次有意義的遊園記述，也就啟發了一首詩的書寫。

二、景象導引方式之二：掩映

以上是弇山園在「途徑」方面所做的景象導引。而就景象導引中的「掩映」方式而言，弇山園內則設有許多停點，能夠讓遊園者欣賞近、遠景巧妙搭配而成的美景。這些停點，大部分以亭的建築形式存在；亭的四面開敞，遊者可以嘗試從不同角度看出去的各種風景，便於開發各種景面組合的掩映創意。弇山園內重要的停點如下：

| 停點所在 大 區 域 | 停點，及其景面組成 | 〈弇山園記〉原文 |
|---------------|-----------------|-------------------------------------------------------------------|
| 小祇林區 | 藏經閣：獲取西弇、中弇的景面。 | 啟北窗，則中島及西山巒色峰勢森然競出，飛舞拏攫；遠者窮目逕，邇者撲眉睫。 〈小祇林藏經閣記〉：「後揭中弇，傍瞰西嶺， |

| | | |
|-------|--------------------------------------------|----------------------------------------------------------------------------------------------------------------------------------|
| | | 下帶天鏡潭，上組名卉。和薰涼蟾，媚景百態，最為吾園勝處。」 |
| 弇山堂區 | 飽山亭：可觀西弇山上的峰石。 | 隔岸始得西弇山，怪石奇樹高下起伏，若坐若立，若舞若騫，日飽於茲亭之中，而遊人往往過而忽之，故名其亭曰：「飽山」。 |
| 西 弇 區 | 先月亭：可觀月亮從東弇的方向初升時的景色。 | 夜月從東嶺起，金波溶溶，萬穎注射，此得之最先，名之曰：「先月」 |
| | 省穫亭：可觀弇山園南側的張氏腴田。 | 緣磬折溝……有亭一，可以觀田中穫，名之曰：「省穫」。 |
| | 乾坤一草亭：可觀弇山園以西的平原景觀。 | 故文博士壽承嘗為余古隸：「乾坤一草亭」，……抵此則西原之野色盡矣。 |
| | 縹緲樓－大觀臺（皆虞榭）：可鳥瞰弇山園全景，還可觀弇山園東、北、西側百里以內之景觀。 | 此樓是三弇最高處，毋論收一園鏡中：啟東戶則萬井鱗次，碧瓦雕甍，纖悉莫遁。啟西戶，更上三級，得臺下木上石環。以朱欄西望，婁水如練。馬鞍山三十里而遙，木落自露。北望虞山，百里而近。天日晴美，一抹弄碧，名之曰：「大觀臺」，又曰：「皆虞榭」。皆不及馬鞍者，志遠也。 |
| | 超然臺：可回望西弇，也可欣賞月初升石的景觀。 | 樓之下，左降，得方臺砥平。懸崖而下，距天鏡潭數十尺，收西山之勝最切，而攝月最先。坐此令人意自遠，名之曰：「超然臺」。 |
| 中 弇 | 壺公樓：前觀左觀西弇，右觀東弇。 | 啟北窗，呀然忽一人間世矣。漣漪泱泱，與天下上；朱拱鱗比，文窗綺樓，極目無際。東弇、 |

| | | |
|------------|-------------------|-----------------------------------------------------------------------|
| | | 西崦，以朝夕鬪勝，顏之曰：「壺公」，謂所入狹而得境廣也。左正值東弇之小嶺，皆緋桃。 |
| 東 弇 | 分勝亭：可收東弇全貌。 | 北嚮其左，茂樹深澗，幽闐可人。蓋至亭而東弇之勝始顯。自此分二道以出，故名之曰：「分勝亭」。 |
| | 歛霏亭：可觀夕陽落入西弇山的美景。 | 歛霏亭者，遙與先月亭對。蓋西崦之落照歸焉，故名。 |
| 文漪堂 - 爾雅樓區 | 文漪堂：可觀中弇 | 堂俯清流，湘簾、朱欄倒景相媚，微颺徐來，縠文熨皺，正值中島之壺公樓。夜分燈火相映帶，小語猶聞，何但絲竹。吾不知於西湖景何如，彼或以遠勝耳。 |
| | 琅琊別墅樓：可收弇山園大部分景色。 | 樓可以眺。捲簾則幾得園景十之七，罨靄渺瀰皆在目眦間，遂為一勝地。 |
| | 來玉閣：可收東弇景色。 | 〈來玉閣記〉：「東弇之古樹叢花、峰灘亭樹之勝一覽而盡。其西可以得中弇。背又西，可以割西弇之頂。毋論文漪倒景，直盆盎中物。」 |

景面組合本來就會隨著遊園者的移動而隨時發生動態改變，因此以上所列舉的只能是佇足於特定停點時觀賞到的景面組合。我們在這裡要特別指出的是：列表中有些停點的景面，其組合元素含有來自園外的成分，而不完全得自於園內。這就是「借景」手法的使用。借景是豐富園林景面、拓展園林意境時很重要的方法。計成是最早將借景的概念形諸文字敘述的人，他在《園冶·興造論》中首先表示：

借者，園雖別內外，得景則無拘遠近。晴巒聳秀，紺宇凌空。極目所至，俗則屏之，嘉則收之。不分町疃，盡為煙景，斯所謂「巧而得體」者也。¹⁷³

¹⁷³ 明·計成原著，張家驥著：《園冶全釋》，頁162。

簡單地說，借景就是在園林內部進行巧妙的景觀營造，將園林外部美好的景色收納成為園內景面的一部分，或是將園外不雅的景象予以障蔽，使得園內遊賞的人不會被干擾。應該注意的是，園林內部的景面組合無關乎借景的運用；借景所關心的如何邀請園林外部景象進入園林內部的問題。

計成還在《園冶》中專立〈借景〉章，詳細描述借景效果的各種情態，並且列出借景的五種方式：「遠借」、「鄰借」、「仰借」、「俯借」和「應時而借」。¹⁷⁴儲椒生和陳樟德在《圖解造園》書中介紹借景時，將「應時而借」改為「因時而借與因地而借」，但大體上仍沿襲了計成所列的分類方式。¹⁷⁵楊鴻勛先生則認為：由於《園冶》一書的文體特色，造成計成提出的五種借景方式在內涵上多有含混曖昧的地方。因此他以景象的結構關係為判準，在計成提出的分類基礎上，歸納出三種借景的方式：「遠借」、「鄰借」（或稱近借）與「應時而借」。¹⁷⁶

基本上，我們可以將列表中出現的借景情形歸類到楊鴻勛先生所提出的三種類型之下。

（一）、鄰借

楊鴻勛定義鄰借為「借用鄰近之景，所借的對象與園址相毗連，或者距離很近。」¹⁷⁷準此，我們認為位於西弁的省穫亭是標準的鄰借手法運用。弇山園南側隔著小溪，本來就有一片屬於張氏的腴田。省穫亭面向南方，恰好收納了張氏田的景色。在〈弇山園記一〉裡，世貞描述張氏田：「至麥寒禾暖之日，黃雲鋪野，時時作餅餌香，令人有炊宜城飯想。」句中所謂的「黃雲鋪野」，就是省穫亭在穀物收成的季節裡可以看到的景象。

¹⁷⁴ 明·計成原著，張家驥著：《園冶全釋》，頁 326。

¹⁷⁵ 儲椒生、陳樟德著，謝瑞珣增補：《圖解造園》（臺北：博遠出版，1989 年 4 月初版），頁 10。

¹⁷⁶ 楊鴻勛：《江南園林論》，頁 254。

¹⁷⁷ 楊鴻勛：《江南園林論》，頁 255。



(二)、遠借

遠借意指「在園內組織觀賞距園址較遠的事物」，而常用的方式則有兩種：「使掩映在相應方位保留通透的視線聯繫」，或「提供山亭、樓閣之類高視點的觀賞途徑」¹⁷⁸。弇山園中明確以遠借為景面之勝的停點有兩處，都位於西弇，採用的是第二種方式。

乾坤一草亭「抵此則西原之野色盡矣」，是欣賞弇山園以西風景的良好停點。雖然世貞並未明確指出「西原」的範圍，附近的景色可能也算在亭的視野範圍中。但是從「野色盡矣」的線索來思考，大概還是以遠借的勝景為遊人所稱道。

西弇的「縹緲樓」，又名「尺鷃樓」，是全園中最高的地方，是弇山園經營「遠借」最成功的停點。在〈弇山園記四〉中，世貞是這樣描述的：

自此遂陟縹緲樓，取少陵「城尖徑仄」、「獨立飛樓」語，又以洞庭西山嶺名名之。尺鷃逍遙不自知其非九萬也。此樓是三弇最高處，毋論收一園鏡中，啟東戶則萬井鱗次，碧瓦雕甍，纖悉莫遁。啟西戶，更上三級得臺，下木上石，環以朱欄。西望婁水如練，馬鞍山三十里而遙，木落自露。北望虞山，百里而近。天日晴美，一抹弄碧，名之曰：「大觀臺」，又曰：「背虞榭」，皆不及馬鞍者，志遠也。他美略矣。¹⁷⁹

身處縹緲樓中，除了可以鳥瞰弇山園全園以外，還可以遙望整個太倉州城。由於弇山園位於太倉城的西側，因此從縹緲樓向東望時，可以望見人群聚居的鬧區，所謂：「啟東戶則萬井鱗次，碧瓦雕甍，纖悉莫遁」，就是描述這種景象。而由樓往西望，則可以看到在崑山縣境的馬鞍山，以及向著太倉城的方向奔流過來的婁江。虞山位於常熟，在太倉西北向，約五十餘公里的距離，從縹緲樓也能清楚的看見。一方面是由於地形平曠而無阻礙的關係，一方面也是由於西弇山的高度使

¹⁷⁸ 楊鴻勛：《江南園林論》，頁 255。

¹⁷⁹ 〈弇山園記四〉，《續稿》卷五十九，頁 2974。

然，才讓縹緲樓享有如文中所描述的景象。



(三)、應時而借

應時而借是「藉助天時的渲染來加深景象的意境」。¹⁸⁰理論上來說，時間的流逝會對所有的事物帶來改變，因而園林中任何一處的景象都可能因著時間的改變，而產生不同的藝術感受。不過，弇山園內有一些停點的設置對於天時遞移的景象特別有利。它們是：藏經閣（位於第一區小祇林－藏經閣區）、先月亭（位於第三區西弇）、歛霏亭（位於第五區東弇），以及文漪堂（位於第六區文漪堂－爾雅樓區）。

藏經閣「和薰涼蟾，媚景百態」，先月亭「夜月從東嶺起，金波溶溶，萬穎注射，此得之最先」，歛霏亭「西崦之落照歸焉」，文漪堂「夜分燈火相映帶」。除了歛霏亭以落日夕照為標榜以外，其他三處都和月、夜所帶來的景面改變有關。

當然，一個停點可以經營的借景不會只限制於一種。西弇上的超然臺，除了和縹緲樓一樣可以欣賞遠借帶來的開闊景象以外，也能讓遊客觀賞月亮從遠方天際線初升的景象，所謂「攝月最先」者，就是很明顯的應時而借的例子。

三、弇山園水體的區域畫分與景象導引

最後，我們討論弇山園內占有三成強的水景區域。前面說過，弇山園內六個陸地區域中，除了東弇和文漪堂－爾雅樓區之間以振屨廊連結之外，其它都由水體隔開，並在水上架橋以引導遊客。換句話說，弇山園內的水景區域是連成一片的。即使弇山園之內有小罨畫溪、天鏡潭、廣心池、蜿蜒澗和留魚澗之類的水體，但是這些水體之間是互相連結而不完全隔開的。因此，我們認為上述水體區域，毋寧說是弇山園水景這個大區域之下的小分區，才符合他們在景區畫分上對應的層次。

¹⁸⁰ 楊鴻勳：《江南園林論》，頁 266。

與陸地區域比較起來，弇山園內水體之間的區域界限顯然不明確許多。這樣的現象，有其造園工程方面的現實考量。在機械化的汲水設備出現以前，古代園林的水景營造需要配合大自然的條件，利用地勢起伏或是潮汐等現象，讓水體自然流動更新，帶入新鮮的水。否則凝滯不動的水體容易成為蚊蟲與藻類孳生的溫床，形成髒亂的環境，讓園林失去居住與遊賞的效益。即以弇山園為例，在〈弇山園記八〉中，世貞交代了弇山園「換水」的方式：

【弇山園之水】其源自知津橋南。有斗門外與潮合，而時閉之。¹⁸¹

「斗門」即水閘門之意，是很常見的水利設施。就以臺灣為例，至今仍有許多與「斗門」相關的地名（「斗門」有時寫作「陡門」），顯示該地在清代或日治時期都是農地灌溉水路的一部分。如臺北市信義區有「斗門埔」，該地因設有控制瑠公圳水流的水閘而得名。彰化縣溪湖鎮亦有「斗門頭」的地名，係八堡圳的水閘。新北市板橋區、三重區與蘆洲區有「陡門頭」的地名，清代時皆為水閘門設立之處。¹⁸²弇山園園內所需的水源，則引自太倉城內的太倉塘，兩者之間設有斗門以調節水量。而從「外與潮合」的敘述看來，加上我們太倉地區的地理了解，太倉塘很有可能是「感潮」的河流。¹⁸³這大概是因為太倉地區毗鄰東海，使得此地的河川受到海水潮汐漲落的影響，產生水位高低差。感潮的發生，使得太倉塘與弇山園內的水產生循環交換，進行自然淨化，保持園內水體的清新。因此在水路的設計上，弇山園盡量避免阻擋水的自然流動，以防止產生停滯不動的死水區域。以〈疏白蓮沼築芳素軒記〉為例，世貞就說到白蓮沼的水與天鏡潭是相連的：

¹⁸¹ 〈弇山園記八〉，《續稿》卷五十九，頁 2994。

¹⁸² 關於臺灣「斗門」與「陡門」的地名資料，參見行政院內政部：《臺灣地區地名查詢系統》，網址：<http://placesearch.moi.gov.tw/index.php>，查詢日期：2014.03.30。

¹⁸³ 感潮河川即河流的水位、流速受到潮汐的影響而有規律漲落。在臺灣，淡水河河系是感潮河川最有名的例子之一，其影響範圍甚至遠及於新北市汐止區，從該區舊名「水返腳」（「潮汐效應至此為止」之謂）就可以看到潮汐影響的效果。此外，每年颱風來臨時若巧遇大潮，也往往容易使得台北盆地暴露在淹水的危機之內。參見范光龍：〈河口〉，《臺灣大百科全書》，網址：<http://taiwanpedia.culture.tw/web/content?ID=3359>，查詢日期：2014.03.30。張峻嘉：〈汐止市〉，《臺灣大百科全書》，網址：<http://taiwanpedia.culture.tw/web/content?ID=4008>，查詢日期：2014.03.30。



沼左為曲溝，通天鏡潭，資其水以為沼。¹⁸⁴

西弇內部有「蜿蜒澗」，穿過窈深的「潛虬洞」，來到怪石遍布的「突星瀨」，雖然澗狹不能行舟，但最終也需與天鏡潭相連以維持活水，與白蓮沼的情形相似：

瀨之源為蜿蜒澗，宛轉數十折，入天鏡潭。其一支穿縹緲樓下，以入潛虬洞，與潭會。中多奇石可紀。大抵前抱縹緲，而後枕諸山，迴伏皆因之，所以名蜿蜒也。¹⁸⁵

值得一提的是，弇山園「有斗門外與潮合」的水利設計，讓遊客不僅可以在園內搭乘遊船自由來往，甚至還可以從園外的某地方就坐上遊船，一路航行進入園裡觀光。世貞有〈曉從北門舟發入弇園即事〉詩，描寫的就是這種特色經驗：

小艇傍江城，統統過五更。朝光澹月色，人語雜雞聲。

不寐神偏爽，無營思轉清。松關一啓鑰，禪坐與經行。¹⁸⁶

弇山園鄰近的是太倉城的大西門，世貞此詩則「從北門舟發」，顯見弇山園園內與園外的水路十分暢通，遊客沿著河水，可以從較遠的城門搭船一路進入園林。

除了造園工程的現實考量以外，營建水景時盡量減少障礙與區隔，對於像世貞這樣預備了小船要遊園的主人來說，也能增加船行時的順暢度。弇山園中的水路與山路一樣，本質上也屬於「遊園途徑」。弇山園在設計水路時，遵循的指導原則是：當遊客隨著船行方向的變換以不同角度面對景區時，景面掩映的變化要能夠帶來各種驚奇的體驗。因此如果水域之間的順暢度不足，就會讓途徑變得單純、掩映變得單調而可預測。我們看到〈弇山園記八〉中，就有很多船行方向的指示，涉及了景象導引的問題：

- 循而東，首覩所謂「蟹螯峰」者……。
- 循而東，傍娛暉灘……。
- 更東，抵嘉樹亭。折而北，至欽霏亭，沿振屨廊，泊文漪堂……。

¹⁸⁴ 〈疏白蓮沼築芳素軒記〉，《續稿》卷六十五，頁 3252。

¹⁸⁵ 〈弇山園記四〉，《續稿》卷五十九，頁 3252。

¹⁸⁶ 〈曉從北門舟發入弇園即事〉，《續稿》卷十三，頁 1006-1007。

● 折而南，稍東……。稍西，穿萃勝橋……。¹⁸⁷

在一個平面上存在的路徑，如果沒有定義其起迄點，理論上應該是無限多的。船行在弇山園的水上，理論上應該有許多種行船途徑，也會因此而有許多種景面掩映。世貞在〈弇山園記八〉中的敘述，是從停泊船隻的舫屋為起點，順著「舫屋→東冷橋→散花峽→娛暉灘→嘉樹亭→斂霏亭→振屨廊→文漪堂→小浮玉島→壺公樓→先月亭→月波橋→天鏡潭→知津橋」的順序，盡量對弇山園各處的景點作一完整巡禮時所提出的行船建議。實際上坐船遊園時，可不必按圖索驥，而可以隨心所欲地探索開發。世貞有遊園詩〈汎廣心池穿散花峽之東冷橋〉，詩題所言的行船方向是廣心池→東冷橋，就和〈弇山園記八〉中從東冷橋→廣心池的方向不同。¹⁸⁸

第六節 弇山園的平面示意圖

除了以文字來敘述弇山園的空間布局以外，如有平面圖的輔助，讀者可以更快掌握弇山園區域的劃分與景象要素的分布。顧凱和高劉巍都在著作中提供弇山園的平面示意圖。兩圖都有其參考價值，但也有可以進一步修改的地方。本文先討論兩圖的差異後，以較為符合弇山園實況的平面示意圖為基礎，提出筆者的修改建議。

一、兩幅弇山園平面示意圖的比較

顧凱提供的平面示意圖如圖 1 所示¹⁸⁹：

¹⁸⁷ 〈弇山園記八〉，《續稿》卷五十九，頁 2994-2995。

¹⁸⁸ 〈汎廣心池穿散花峽之東冷橋〉，《續稿》卷五，頁 675。

¹⁸⁹ 顧凱：《明代江南園林研究》，頁 1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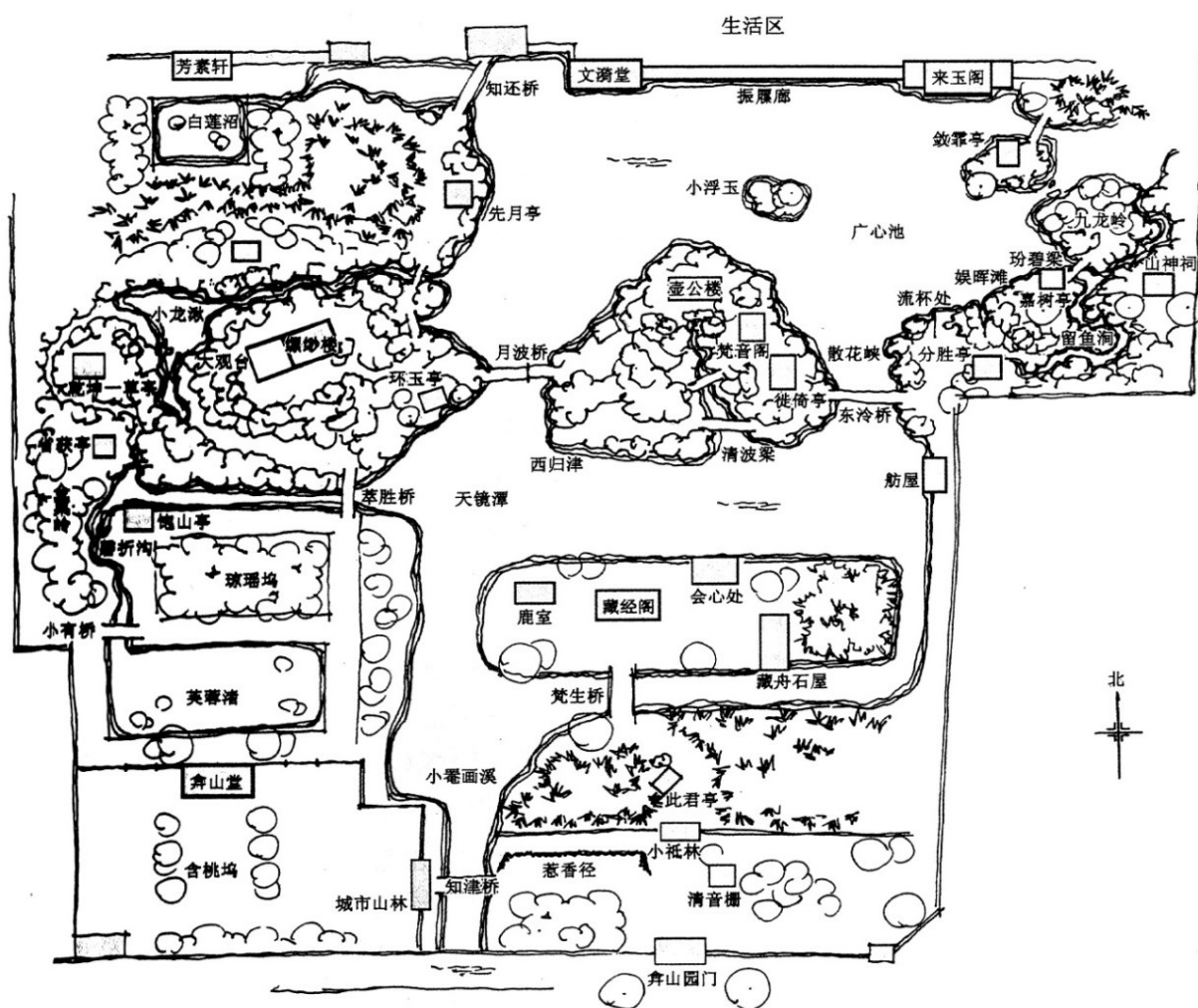


圖 1：顧凱奔山園平面示意圖

高劉巍提供的弇山園平面示意圖則如圖 2 所示¹⁹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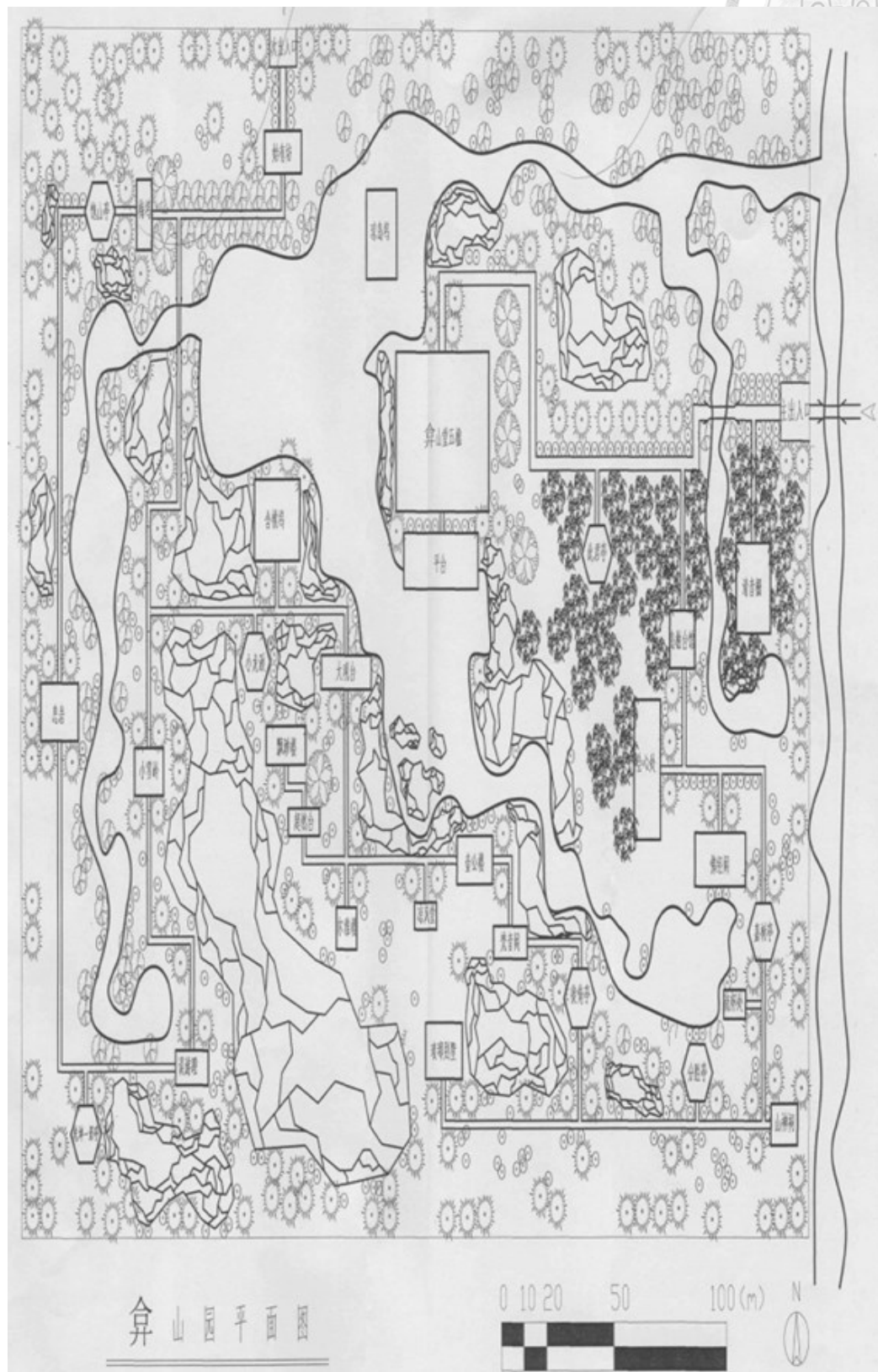


圖 2：高劉巍弇山園平面示意圖

¹⁹⁰ 高劉巍：《王世貞的園林實踐與觀念》，頁 40 之插頁。



透過圖片的比較可以看出顧、高兩人在重現弇山園時繪製出不同的結果，而不同的結果亦不同程度地接近弇山園的實況。比較兩人提供之示意圖，筆者舉出三點最重要的差異如下：

(一)、弇山園大門的位置：

〈弇山園記一〉是一總括性的全園概述，交代弇山園四周的環境、園內景物的比例等等。對弇山園內部狀況的紀錄則從〈弇山園記二〉起，而〈園記二〉的敘事起點又以弇山園的大門為始，如：

自隆福寺而西，小溪渺渺，柳交蔭，而吾園實枕之。扁其門曰：「弇州」，語具前記中。入門，則皆織竹為高垣，傍蔓紅、白薔薇、茶縻、月季、丁香之屬。¹⁹¹

在〈園記二〉裡，世貞彷彿化身為一個電影導演，鏡頭是他的文字，從大門開始，引領讀者緩步踏入弇山園。可見弇山園大門扮演起點座標的角色，其位置關係著園林方位的走向，影響學者在閱讀〈弇山園記〉後安放各景點的方式。關於這個問題，顧凱將弇山園大門安放於全園之南側偏東處，高劉巍則安放於東偏北處。〈弇山園記〉八篇中沒有直接線索以為解答，但世貞曾做五言古詩〈入弇州園，北抵小祇林，西抵知津橋而止〉一首¹⁹²。從詩題中可以看出來，顧凱將大門安放於南側，小祇林安放於園門之北側，知津橋安放於園門西北方向的做法，與詩題最為吻合，也更接近弇山園可能的實況。

(二)、萃勝橋的位置

萃勝橋是弇山堂區域和西弇之間的聯繫，也是遊園途徑上一個重要的停點。從萃勝橋上可遠望藏經閣與、中弇與東弇等處，如〈弇山園記四〉的描述：

¹⁹¹ 〈弇山園記二〉，《續稿》卷五十九，頁 2962。

¹⁹² 〈入弇州園，北抵小祇林，西抵知津橋而止〉，《續稿》卷五，頁 670。

萃勝橋者，踞諸山之口。吾欲於其陽立一綽楔，扁之曰：「海上三山」，而力未能也。橋以石，頗壯麗。其下則諸溪之水皆會焉；其上，可以北盡西弇山，東北盡中島，東南取佛閣花、竹之半。又以其隙，得文漪堂之勝所不能及者，東山耳；故名之曰：「萃勝度」。¹⁹³

「諸山」與「海上三山」就是西弇、中弇與東弇。從橋上往北直接看到的是西弇，往東北方向看到中弇，往東南方向可以看到藏經閣；之所以說「東南取佛閣花、竹之半」，是因為藏經閣南側面對小祇林的花草樹木，都被藏經閣的建築所遮掩起來了，故而從萃勝橋上只能看到藏經閣北面的景觀。此外，遊客還可以從橋上看到東弇山的某個角度，而那是當他們站在文漪堂時所看不到的一面。可知在確立了萃勝橋的位置後，就能夠找出弇山堂、西弇、中弇、藏經閣與東弇之間的相對關係。依據〈弇山園記四〉，筆者認為顧凱的平面圖能符合世貞的紀錄，將上述各景點對應於萃勝橋的位置，以〈園記四〉文中所述的關係繪製出來。反觀高劉巍的平面圖中找不到萃勝橋的位置，且圖中弇山堂的北向已接近園林邊緣，不符合〈園記四〉中所說萃勝橋「北盡西弇山」的敘述。

（三）、園中水路的形狀

前面曾經從園林工程和景象導引兩個角度探討園中水域的形式，此處不再贅述。總而言之，繪製平面圖時也必須注意到水路的安排必須是連貫不能斷開的。一個破碎、支離的水域，不僅違反景象導引的大原則，也不符合〈弇山園記八〉中的行舟指示。本著這種認知，我們認為顧凱的平面圖在水路的呈現上，比高劉巍的平面圖還要更貼近實況。

二、修改後的平面示意圖

以顧凱的弇山園平面圖為基礎，本文提供修改後的弇山園平面圖：

¹⁹³ 〈弇山園記四〉，《續稿》卷五十九，頁 2969。

鑒於顧凱的弇山園平面圖（圖 1）在弇山園北側「文漪堂—爾雅樓區」的呈現較為簡略，本文修改時特別注意該區的呈現：

- 根據〈弇山園記七〉，從西弇經過知還橋後，「稍東為文漪堂」，且「堂俯清流……正值中島之壺公樓」，故本文調整文漪堂的位置，向東側移動，使其與中弇的壺公樓相對。
- 新增瑯琊別墅。瑯琊別墅「其下不廢廊，而樓可以眺。捲簾則幾得園景十之七，罨靄渺瀰皆在目眚間」，這裡所說的廊，即振屨廊。世貞又說：「出別墅者，豁然若得天地，人人思振屨焉」，因此本文將瑯琊別墅安排在振屨廊東偏北側。
- 新增小西樓。小西樓「樓之前高垣其下，修廊數十丈枕廣心池，即由文漪堂出別墅後道也」，可見小西樓在廣心池北側，且在文漪堂—瑯琊別墅之間的連線上。
- 新增涼風堂與爾雅樓。涼風堂的位置在「出文漪堂，左折而入」，而爾雅樓又在涼風堂「堂西數武」，可見涼風堂與爾雅樓應該都在文漪堂西側，而非東側，否則會與瑯琊別墅、小西樓同在一區，過於擁擠。
- 新增繡雲窩、參同室與少宛委。顧凱的平面圖已有芳素軒。根據〈疏白蓮沼築芳素軒記〉，芳素軒「因參同室之垣以壁」，故本文在原有的芳素軒北邊新增參同室等建築。
- 顧凱原圖中的白蓮沼，似為一封閉水體，本文撤除它與其它水體間連通的障礙。
- 調整清音柵、新增楚頌圃。根據〈弇山園記二〉，進入弇山園大門後「皆織竹為高垣」，高垣之左為清音柵，右為楚頌圃。弇山園大門在全園南側，故遊客入門後應該面朝北方而行。顧凱原圖將清音柵安排在進入大門後園路的東側，以遊園者的角度而言，為其右方，與〈弇山園記二〉描述不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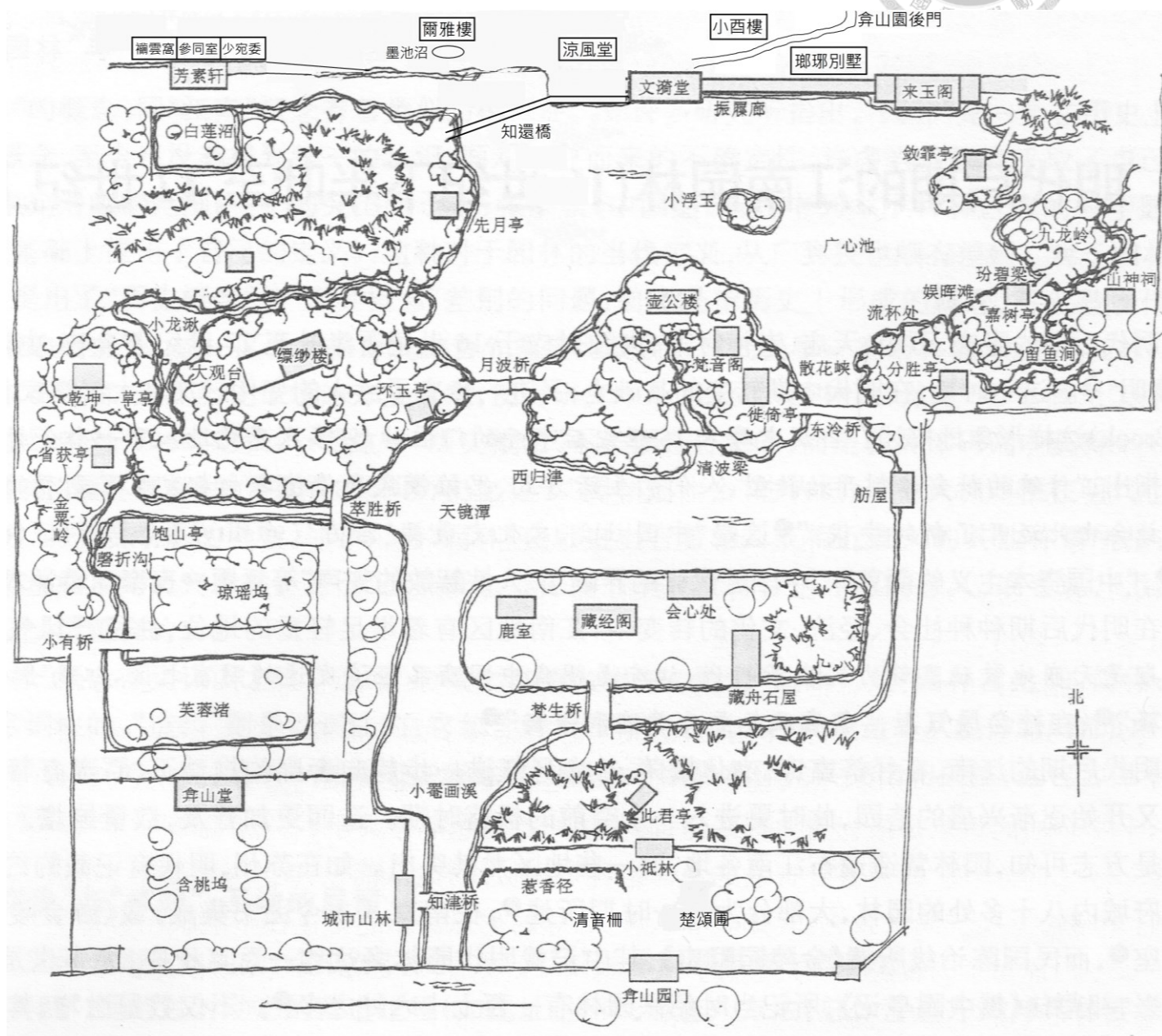


圖 3：修改後的弇山園平面圖

第四章 園居生活的想像與實踐



弇山園的空間營造固然瑰偉奇麗，但是讓園林真正名播四海而常為人所稱道的關鍵因素，大概還是繫於園主世貞一身。劉禹錫（772－842）在〈陋室銘〉中就曾說：「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斯是陋室，惟吾德馨。」「惟吾德馨」，意謂園主的修為涵養，可以使得一座陋室也超越其物質限制，昇華到不朽的精神與藝術之境中。如果以劉禹錫的名言來比喻的話，對弇山園而言，園主世貞就是讓弇山園能夠有名的仙人、有靈的蛟龍。在第二章的開頭，我們曾引用何喬遠《名山藏》中對世貞與弇山園的敘述，來說明弇山園的聲名遠播。而如果不是因為世貞自身的成就，以及世貞在弇山園中與天下文士談讌往來的風流韻事，使得弇山園成為一個具有重要文化意義的空間，那麼弇山園也不過只是城內隙地間一座「盛有水石花木之致」的普通園林罷了，不會在當代文人的書寫中留下許多側寫與紀錄。

因此，本章以「弇山園居遊的諸面向」為主題，探討世貞在弇山園內的各種生活面向。從理念的層次到經驗、實踐的層次，從一己生命的安頓到群我關係的定位，都是本章所欲處理的面向。

第一節 理想生活的想像：「蠹魚」與「野人」

在第三章第二節裡，我們從世貞在仕隱出處之際的徘徊猶豫，看到了世貞對園林生活的一往情深，並且據以了解世貞心目中的園林，應該具有那些要素、成分，才足以架構起一個理想的園居生活。當時，為了導向弇山園實體空間營造的討論，我們探討了世貞的造園理念，同時也不可避免地隱隱然碰觸了「理想的園居生活」這個議題。在本節中，我們正式把「理想的園居生活」作為討論的主軸，從理念的層次來發掘世貞對園居生活的想像，究竟涵蓋了哪些不同面向的實踐。

世貞對弇山園的園居生活是充滿期待的。我們可以羅列一些世貞對弇山園生



活的說法，歸納一些其中的共通處。

- 僕近購得佛藏經，已就隙地創一閣居之，頗極水竹之勝。家藏書三千卷，金石十之一，名蹟百之一。老作蠹魚，優游其間，不死足矣。（〈徐子與〉）¹⁹⁴
- 山園小有泉石，春來花竹日新，作老蠹魚，散佚了不知厭。間以尊酒佐之，酒倦則游，游倦則臥，慙羨俱黜，怨親亦忘。所恨宿業未滿，為徵文人刺促，不得併謝筆硯耳。（〈茅鹿門〉）¹⁹⁵
- 間日痴性發，罄橐裝斥，買書作蠹魚其間。小祇園增一丘、一島、屋數椽，異日為行藥、偃曝之資。野人不即死，業已逾量矣。（〈徐子與〉）¹⁹⁶
- 隆福寺西新種竹，嘯雨縈烟幾萬條。野夫晝玩興未已，夜半來眠竹畔橋。（〈小祇園六絕·其一〉）¹⁹⁷
- 邇又於小祇園增一邱、一島、一渚、屋十餘椽、水木芙蓉數百本。異日把蟹螯，拍浮酒船中，野人生計足矣。（〈王明輔〉）¹⁹⁸

上面的五則引文，其中三則已經在第二章探討弇山園建園的歷程時出現過了。在這裡不避重出地引用，是因為我們還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思考這些資料的意義。可以很快發現，世貞對弇山園內的生活是很能藉著一些關鍵意象來把握的；世貞總是以「（老）蠹魚」和「野人／野老／野夫」的意象（image）來概括他對弇山園生活的想像。而當我們繼續觀察這兩類意象的前後文脈絡時，又可以發現這兩類意象各自指向不同的生活實踐。

即以「蠹魚」的意象來說，蠹魚本來是一種日常常見的昆蟲，牠以紙張上的膠水等含有澱粉的物質為食，因此書本中常有牠的身影。世貞援引「蠹魚」的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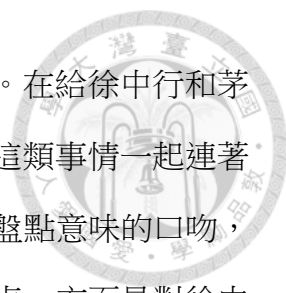
¹⁹⁴ 〈徐子與〉，《四部稿》卷一百一十八，頁 5529-5530。

¹⁹⁵ 〈茅鹿門〉，《續稿》卷一百九十，頁 8636。

¹⁹⁶ 「行藥」疑為「行樂」刊刻時的錯誤。〈徐子與〉，《四部稿》卷一百一十八，頁 5542。

¹⁹⁷ 〈小祇園六絕·其一〉，《四部稿》卷五十，頁 2515。

¹⁹⁸ 〈王明輔〉，《四部稿》卷一百二十，頁 5635。



象，傳達了一種「希望像蠹魚一樣身處在書本中」的生活想像。在給徐中行和茅坤的三封書信裡，當世貞談到「蠹魚」時，總是和買書、讀書這類事情一起連著說；特別是在給徐中行的第一封書信裡，世貞用一種帶有財產盤點意味的口吻，對徐中行說：「家藏書三千卷，金石十之一，名蹟百之一」。世貞一方面是對徐中行說明園林建設的進度與概況，一方面也是寫給自己看，滿足自己對收藏文物、觸摸文物的癡癖。

世貞喜愛援引的第二個意象，「野人」（或「野老」、「野夫」），就不像「蠹魚」的意象有那麼特定、具體的文化活動意涵，更多的是一種對身心狀態的期待。其實無論是「野人」、「野夫」或「野老」等詞語，重點都在「野」字之上。「野」具有兩重意涵，既可以是地理區域的指稱，表示一個遠離城市鬧區，僻處山腳水湄，盛有水竹花木之景的區域。同時又可以指稱政治態度；「野／隱」總與「朝／仕」相對，以身份而言，「在野」意味著官職的卸除，以心態而言，「在野」則代表對政治事務的淡漠。而不論「野」指涉的是園林與城市鬧區的距離，或是園主對人情世故的淡泊，都是世貞對自由放達、不拘禮法、擺落世俗羈絆等理想生活型態的嚮往。

世貞並非文學史上第一位以「野人」或「野老」等詞語自稱的人，唐代的王維（701-761）就曾以「野老」形容自己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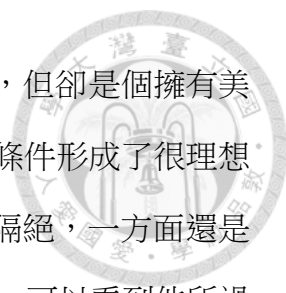
積雨空林烟火遲，蒸藜炊黍餉東菑。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轉黃鸝。

山中習靜觀朝槿，松下清齋折露葵。野老與人爭席罷，海鷗何事更相疑。

（〈積雨輞川莊作〉）¹⁹⁹

王維晚年雖然身居高位，實際上卻隱居在陝西藍田縣的輞川別業，上述的七言律詩就作於他隱居輞川別業的時期。輞川別業是唐代文人園林的代表作之一，侯迺慧先生在《詩情與幽境：唐代文人的園林生活》中，就曾分析輞川別業的地理特

¹⁹⁹ 唐·王維著，清·趙殿成箋注：〈積雨輞川莊作〉，《王右丞集箋注》卷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3月第1版），頁187-188。



色；大抵而言，輞川別業所在的村莊雖然距離首都長安城不遠，但卻是個擁有美好山水景色、民風簡直、自成一格的樸實農村。²⁰⁰這樣的地理條件形成了很理想的距離，讓王維一方面不至於與京城裡的文人與文化活動完全隔絕，一方面還是可以讓他在輞川別業裡專心修佛奉道。王維在詩中自稱「野老」，可以看到他所過的生活是一個以「習靜」、「清齋」為主旋律的樸實生活。此時的王維雖然身處尚書高位，事實上的狀態則是個在野的隱退文人，陶然忘機在「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的自然美景中，享受「積雨空林烟火遲，蒸藜炊黍餉東菑」的寧靜氣氛。所以王維說自己是與人「爭席罷」的野老。「爭席」，典出《莊子·寓言》，意指人的修養的境界高超，能擺除與他人間的隔閡，真正讓他人樂於與其接近親愛。此時的王維已然經歷了紛紛擾擾的政治動亂，跳脫了朝堂上你爭我奪的利益紛爭，擺落名教權位的束縛，真正接近生命裡純然樸實的本質。因此，他才在詩末化用《列子》的典故詰問海鷗，意謂：我已經如此誠然面對生命，脫盡物我之間的隔閡，你盡可與我親近為友，不必拘泥於物我、人禽的界線。世貞自稱「野人」、「野夫」時，與王維所企及的境界相同，兩人對擺落束縛、淡泊寧靜的自在生活都存在相同的嚮往。關於輞川別業的意義，侯迺慧先生指出：「王維視此為修行的道場，並強調其與世隔絕的桃源特質」。²⁰¹其實對世貞而言，弇山園也是一個他苦心建立的桃花源，也是他修行的道場。

除了「野」字在園林空間條件與園主政治身分上的二重意義以外，我們還發現諸如「野人」等詞總是出現在「行樂」與「晝玩」等娛樂活動的上下文之間，這個現象關係著世貞「野人」想像的空間性質：世貞的「野人」想像，除了強調心靈狀態要自由放達以外，也格外看重園林實體空間所營造出來的環境情形。

在一封給王道行（？－？，字明輔）的書信裡，世貞對王道行說：「異日把蟹螯，拍浮酒船中，野人生計足矣。」首先，從「異日」一詞可以看出，這句話不

²⁰⁰ 侯迺慧：《詩情與幽境：唐代文人的園林生活》（臺北：東大圖書，1991年6月初版），頁84。

²⁰¹ 侯迺慧：《詩情與幽境：唐代文人的園林生活》，頁99。

是現下某種既成事實的陳述句，而是對著「還未發生的某種未來理想狀態」所說的，從而確定了這個句子傳達的是一種生活想像與生活期待。

其次，「把蟹螯，拍浮酒船中」一句話，有其文學史上的承衍。世貞這句話引用的是晉人畢卓的典故。畢卓，字茂世，生卒年不詳，以嗜酒聞名。何法盛（？—？）在《晉中興書》中記載了他的生平：

畢卓，字茂世，新蔡人。少希放達，為胡母輔之所知。太興末為吏部郎，常飲酒廢職。比舍郎釀酒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取酒飲之。掌酒者不察，謂是盜，執而縛之。郎往視，乃畢吏部也，遽釋其縛。卓遂引主人燕于甕側，致醉而去。卓常謂人曰：「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溫嶠素知愛卓，請為平南長史，卒。²⁰²

畢卓的故事亦見於《世說新語》與唐修《晉書》中。不過畢卓所說的：「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一句，在《晉中興書》、《世說》與唐修《晉書》中的確切字句都有所出入。如《世說》僅記述如下：

畢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²⁰³

但是唐修《晉書》則見更詳細的紀錄：

卓嘗謂人曰：「得酒滿數百斛船，四時甘味置兩頭，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²⁰⁴

可以看到在《晉中興書》與《世說新語》中作「酒池」者，在唐修《晉書》裡卻作「酒船」。關於此間變化的原因涉及文獻版本學的問題，在資料不足的情況下，很難確定原始版本究竟是「酒池」或「酒船」。況且，世貞所寫定的是「酒船」，「酒船」意象在世貞園居生活想像中扮演的角色，才是我們真正關懷的重點。就以世貞在〈王明輔〉中所言為例：

邇又於小祇園增一邱、一島、一渚、屋十餘椽、水木芙蓉數百本。異日把

²⁰² 南朝宋·何法盛著，清·湯球輯：《晉中興書》卷七（廣州：廣州出版社，2008年9月第一版，據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清光緒廣雅叢書本影印，廣州大典第一輯）第23冊，頁648上。

²⁰³ 南朝宋·劉義慶原著，余嘉錫編撰：《世說新語箋疏》（臺北：華正書局，1989年3月），頁740。

²⁰⁴ 唐·房玄齡等：《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11月），第5冊，頁1381。

蟹螯，拍浮酒船中，野人生計足矣。²⁰⁵

唐僧玄應在《一切經音義》中解釋「拍浮」為「浮行水上也。」²⁰⁶。這麼說來，「拍浮酒船中」的意思就是：「搭著載著酒的小船，在水上浮游來去。」當世貞引用畢卓的話時，世貞想要「拍浮酒船中」的地點就是在剛剛才增置了「一邱、一島、一渚、屋十餘椽、水木芙蓉數百本」的弇山園裡。也就是在有了這些景觀要素的弇山園裡，世貞才找到他「野人」想像的絕佳舞台。畢卓「少希放達」，「常飲酒廢職」，雖然身在朝堂，表現出來的行止舉措卻很不拘禮法。換句話說，以身份而言，畢卓在朝、在仕，但以心態而言，畢卓卻已有在野、在隱的心理特質了，而後者正是吸引世貞在千年後與其唱和的箇中因素。


秉著以上的了解，我們才知道世貞將「野人」諸詞和「行樂」、「晝玩」等詞語一齊出現的原因。首先，「野人」一詞在政治身分與地理意義上的兩重意涵，將世貞對理想生活的圖像從朝堂、鬧市中拉開來，引導到「在野」、「鄉居」的方向上。接著，才有了世貞所謂的野人「行樂」、野人「晝玩」等更具體想像。世貞之所以這麼說，就是要在弇山園這座精心打造出來、與俗世喧囂隔離的桃花源裡，仿效畢卓的放達不拘，享受畢卓那種「拍浮酒船中」的生活實踐。換句話說，世貞和畢卓一樣，也想左手拿著酒杯，右手拿著烹調過的蟹腳，乘坐著一艘滿載酒飲的小船，一任它隨順著自然的風向漂浮在水面上。這種心靈狀態是何等自由、何等自在，而這樣的生活型態又是何等輕鬆，何等愜意。

第二節 生活想像的實踐之一：「蠹魚」想像的實踐

曹淑娟先生曾指出明、清時期文人間曾有「紙上烏有之園」的建構風氣，如

²⁰⁵ 〈王明輔〉，《四部稿》卷一百二十，頁5635。

²⁰⁶ 更確定地說，「拍浮」是「泅水」的意思。唐僧玄應在《一切經音義》中提到：「『泅水』，古文作汙，同似由反。《說文》泅謂：『水土浮也』。今江南謂『拍浮』為泅也。」案：「水土浮也」疑為「水上浮也」之誤。又，《說文》解釋「汙」字為「浮行水上也」，並非《一切經音義》所引的「水上浮也」。然兩者字句雖有不同之處，其意義則一。參見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許惟賢整理：《說文解字注》第十一篇上二（南京：鳳凰出版，2007年12月第一版），頁967。唐·釋玄應：《一切經音義》卷十八（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年3月臺一版），頁852。




劉士龍〈烏有園記〉、盧象昇（1600－1638）〈湄隱園記〉、黃周星〈將就園記〉等，園記中所記述的園林皆非現實存在的園林，而是作者想像中的、理想中的園林情景的形諸文字。²⁰⁷文人書寫這種虛構之園，可以呈現他們對園居生活的美好想像，同時避免涉入營構一座現實園林時隨之而來的各種惱人問題。不過，身處築園風氣興盛的時代裡，世貞不以提出對園居生活的美好想像為滿足。世貞生於世家大族，財用不虞匱乏，加以自身也有足夠的行動力將他的園居想像付諸實踐。諸如〈弇山園記〉等詩文書寫，就是一篇篇世貞劍及履及地將想像落實在人間的紀錄。當我們理解了世貞對園林生活原來有著「作蠹魚」和「作野人」的想望以後，再回頭思考弇山園的空間營造和〈弇山園記〉的文字，就可以發現那些世貞不憚煩而頻頻致意之，甚至是有點細節、有點瑣碎的敘述，正是世貞傾力貫注於園林建築中的生活想像。

以「蠹魚」的想像而言，弇山園內的建築要素，特別是樓、閣一類形式的建築，就是世貞實踐「蠹魚想像」的空間。弇山園的第一區「小祇林—藏經閣區」中的藏經閣，根據〈弇山園記一〉的記述，就分為左、右兩室。左室名為「法寶」，是存放佛經的書室。右室名為「玄珠」，是存放道經的書室。書室的名稱就提示了所藏圖書的性質。至於世貞收藏佛道經的過程，在〈小祇林藏經閣記〉中有相關記述：

始余得佛氏經一藏於華明伯。所闕百之二，乞善書者補之。為茲閣以奉，扁之曰：「藏經」。可十載而得道經一藏於沈氏子所。亦闕百之一，其補書亦如之，附奉閣之右室。

從內容判斷，這段文字記載的內容發生於嘉靖末年，當時弇山園的土地大部分還未開發，只有小祇林的區域有簡單的園林布置而已。在弇山園草創的階段，世貞收藏佛、道經的數量已有百卷之上。並且世貞十分重視收藏的完整度，缺落的部分都要求能夠盡量補齊。

²⁰⁷ 曹淑娟：〈小有、吾有與烏有——明人園記中的有無論述〉，《臺大中文學報》第20期，頁208。



藏經閣在世貞五個藏書的處所之中，是最靠近弇山園大門的一個藏書樓，其他四個藏書地點都位於弇山園第六區「文漪堂—爾雅樓區」之內。這種建物相對距離上的顯著差異，是弇山園建築過程的歷史因素所形成的現象。前面分析過，弇山園的第六區的機能比較不像其他區域以休閒、遊賞為主，比較多的是日常生活需求的滿足，世貞的日常居處基本上也就在這個區域中進行。所以世貞將藏書的樓閣設在此區內，大概也是為了滿足可以就近取書、隨時讀書的生活需求。

弇山園第六區「文漪堂—爾雅樓區」中的藏書地點有「爾雅樓」、「小西樓」、「少宛委」和「芳素軒」四個地方。這四個樓閣，加上位於第一區的藏經閣，基本上就讓世貞在弇山園內落實他「作蠹魚」的理想了。若不論落成的先後順序，僅就規模而言，爾雅樓與芳素軒的收藏品種類較多，數量較大，加上世貞在這兩處除了讀書以外，平常也在裡面坐臥偃息，所以我們可以將爾雅樓與芳素軒看成是四者之中比較具有主要地位的書室。

在弇山園第六區「文漪堂—爾雅樓區」之內，爾雅樓應該是最有代表性的書室了。在藏經閣以後，爾雅樓應該是第二座落成的藏書樓。因而相對於後來才增設的「小西樓」、「少宛委」和「芳素軒」而言，爾雅樓的收藏呈現最豐富的種類，從樓名別稱就可以知道。此樓又名九友樓，「九」指重要藏品的種類而言，「友」則顯示了世貞對它們的愛好之情；世貞希望朝夕都能與這些藏品左右相伴，就像與好朋友相處一樣，故親暱地稱呼它們為「九友」。〈弇山園記七〉中有很詳細的記述：

所以稱「九友」者：余宿好讀書及古帖名蹟之類。已而傍及畫，又傍及古器、壺、鼎、酒鎗。凡所蓄書皆宋梓，以班《史》冠之。所蓄名蹟，以褚河南〈哀冊〉、虞永興〈汝南志〉、鍾太傅〈季直表〉冠之。所蓄名畫，以周昉〈聽阮〉、王晉卿〈煙江疊障〉冠之。所蓄酒鎗，以柴氏窯杯托冠之。所蓄古刻，以〈定武蘭亭〉、〈太清樓〉冠之，凡五友。僭而上，攀二氏之藏以及山水，不腆所著集合為九。郕中思歸時，鬱鬱為歌以志寄。蓋未幾



而遂納節之請。九友居吾樓，始獲昕旦矣。²⁰⁸

說明爾雅樓藏品的這個段落，是〈弇山園記〉中少有的細節性的、靜態性的描述。世貞很明顯地以一種清點藏品名錄的口吻在回顧爾雅樓內的收藏品，然而我們也可以感覺到世貞在清點的過程中也享受了另一種觸摸圖書文物的樂趣。「余宿好……已而傍及……，又傍及……」這個句子可以看成是世貞文物收藏史的簡單回顧。「宿好」是一種深植於性情中的，對於圖書的愛好，也就是「作蠹魚」的核心想像。而每一次的「傍及」，都是這類愛好的擴張與深化。世貞對文物收藏的一往情深，真可用癡癖來形容了。

那麼，孜孜矻矻地要「作蠹魚」的世貞，究竟收藏了哪些圖書文物呢？根據世貞在〈弇山園記七〉中的分類，他的「九友」依序是：

- ①宋版書，其中以宋版的班固《漢書》最為珍貴。
- ②書法名作，依時代先後順序來看，以魏人鍾繇的〈薦季直表〉、唐人虞世南的〈汝南公主墓志〉和褚遂良的〈哀冊〉最重要。
- ③名畫，以唐人周昉〈聽阮〉和宋人王詵〈煙江疊障圖〉最重要。
- ④飲酒器，以五代時柴窯所燒製的最為名貴。
- ⑤書法拓本，以定武本〈蘭亭集序〉和北宋〈太清樓帖〉最重要。
- ⑥佛藏與道藏。
- ⑦山色。
- ⑧水景。
- ⑨世貞的詩文作品。

這九項就是世貞在爾雅樓引以為傲的「九友」收藏。

萬曆三年（1575）的正月十五日，世貞以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的身分督撫鄖陽，秋天時，因懷念家鄉，興起退隱之情，作〈九友齋十歌〉自我寬慰，就是世貞在〈弇山園記七〉裡所說的「鄖中思歸時，鬱鬱為歌以志寄」一事。在〈九友齋十

²⁰⁸ 〈弇山園記七〉，《續稿》卷五十九，頁 2990-2991。



歌·序〉中，也有關於「九友」的說明：

齋何以名「九友」也？曰：「山」，曰：「水」，齋以外物也。曰：「古法書」，曰：「古石刻」，曰：「古法籍」，曰：「古名畫」曰：「二藏經」，曰：「古杯勺」，併余詩文而七，則皆齋以內物也。是九物者，其八與余周旋，而一余所撰著，故曰：「九友」也。九友得之有早晚，亦有從余而游，與留而不能從者。²⁰⁹

藉由世貞的自述，我們看到「九友」其實並非屬於同一層次的物品。山、水的景色屬樓外之物，爾雅樓只是充當一個停點的位置，將山、水景面收納過來罷了。真正能稱得上是「收藏品」的部分，事實上只有七項。

不過雖然世貞在九友之中作出「齋以外物」和「齋以內物」這兩種類別的區分，但是對世貞而言，以上兩類「收藏品」同樣讓他眷戀不忍遠別。世貞彼時駐在的鄖陽即今湖北省鄖縣。鄖陽地處湖北、湖南、陝西三省的交界，是因形式險要，有軍事價值的關係而設立鄖陽府。實則鄖陽一地位於重山之間，交通不便，人口稀少，圖書難得，文化氣息淡薄，和世貞家鄉太倉那種臨近大海、商業興盛、文化活動頻繁的江南城市之間是很不一樣的風土民情。²¹⁰因此世貞在督撫鄖陽的任上雖然還是為了公事全力以赴，大刀闊斧地改革兵政，但內心卻總是非常懷念家鄉，特別是弇山園中那種輕鬆自在的生活型態。世貞於一月中到任，二月即上疏「自陳不職且告休」，當然沒有得到北京朝廷的允許，但已經很可以看出世貞是多麼希望住在自家園中，而不想遠赴偏僻的鄖陽任官了。

在督撫鄖陽任內，世貞除了在萬曆三年的秋天作〈九友齋十歌〉以寬慰思鄉之情以外，同年十一月又作六百言的〈懸弧詩〉以表「感傷身世，不勝淒愴」之

²⁰⁹ 〈九友齋十歌序〉，《四部稿》卷二十二，頁1402-1403。

²¹⁰ 姜公輅就曾指出：「鄖陽雖名為府，而地處偏僻，民風樸直，士子除經書數種外，於子史百家不能知」，世貞有感於此地文教資源不足，曾自費建立「清美堂」，購書以供當地士子閱讀。關於鄖陽地方政經形勢的討論，參見姜公輅：《王弇州的生平與著述》（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1974年12月初版），頁14-18。

情。²¹¹隔年六月，又有贈詩〈敬美尚寶使秦，有江藩之擢，取道鄖陽言別，聊爾有贈〉給路過鄖陽的世懋，表達自己「醉翁何日不思歸」的心情。²¹²世貞告老乞休的心願未能圓滿，只能在一次一次的詩文吟詠中，稍稍寬緩自己對家鄉泉石的思念。

懷抱著對弇山園圖書文物的眷戀之情，世貞在鄖陽督撫的任內總是想著要回到爾雅樓裡與「九友」共朝夕。萬曆四年（1576）夏天，世貞終於離開鄖陽，但這次離開鄖陽，目的地卻不是家鄉太倉，而是升任南京大理寺卿，畢竟還是不能回到家園。世貞在萬曆四年的政治生涯變化頗大，很可能是因為他在督撫鄖陽的任內與首輔張居正曾有嫌隙有關。萬曆三年五月，湖廣、江西一帶地震，災區正好是張居正的家鄉，世貞的轄區鄖陽剛好也在地震範圍內，世貞遂上〈地震疏〉，疏中建議皇帝為了避免災難的再度發生，必須「以坤道寧靜為教」，透過一些實際政策的實行，來壓制過於昌盛的陽氣。²¹³世貞〈疏〉中所引用的《易》理，有譏諷張居正之嫌。²¹⁴張居正本來欣賞世貞的才氣，一心想拉攏世貞為下僚，但世貞不僅無意攀附，還公開與他作對，再加上官場間流言蜚語的加油添醋，遂形成兩人間水火不容的態勢。²¹⁵萬曆四年六月，世貞接獲升任南京大理寺卿的通知。之後不久，九月，世貞首先被吏部以「薦舉涉濫」的理由糾正，奪俸以為懲罰。十月，刑科都給事中楊節在彈劾福建巡撫都御史劉堯誨「貪聲大著」的同時，也彈劾世貞「大節已虧」。只是對於楊節的指控，世貞並未上書求取辯解的機會，而是聽任朝廷的調查結果。最後雖然證明世貞並未捲入劉堯誨的貪汙案中，但神宗皇帝仍命令他回鄉聽候任用。


²¹¹ 〈懸弧詩〉全名為〈今歲忽已知命，仲冬五日為懸弧之旦，不勝感愴，聊敘今昔，得六百字〉。參見鄭利華：《王世貞年譜》，頁 247。

²¹² 鄭利華：《王世貞年譜》，頁 253。

²¹³ 〈地震疏〉，《四部稿》卷一百零七，頁 5001。

²¹⁴ 《四部稿》中所收的〈地震疏〉，可能是後來還有所改動的版本，與王錫爵〈太子少保刑部尚書鳳洲王公神道碑〉中所談論〈地震疏〉內容有所出入。關於〈地震疏〉內容的問題，參見姜公輅：《王弇州的生平與著述》，頁 16。

²¹⁵ 關於世貞與張居正間不合的態勢，鄭利華曾引用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為之佐證，卓福安也曾交代兩人間爭執的事件始末。參見鄭利華：《王世貞年譜》，頁 252。卓福安：《王世貞詩文論研究》，頁 76-77。



世貞從萬曆三年一月抵達鄖陽上任起，到萬曆四年因遭彈劾而解職聽用為止，前後經過了整整兩年的時間，才又重新回到家鄉弇山園。世貞這次回家，本質上還是起因於官場上的紛爭而造成的直接影響。例如在〈亡弟中順大夫太常寺少卿敬美行狀〉中，世貞就認為楊節的指控對他來說其實是種汙蔑，而背後的授意者就是當時的首輔張居正。²¹⁶只是面對這次的政治危機，世貞似乎有種借力使力的意味，利用被鬥爭的機會趁機離開宦途。一方面，這種情境也曾經發生在世貞身上，似乎是熟悉的場景。嘉靖年間王家與嚴嵩之間的嫌隙所造成的「家難」，早已讓世貞看清楚政治鬥爭中的險惡糾葛、人情冷暖。而世貞走入園林生活，創置離薺園，不也就是在這種政治鬥爭的背景之下開始的嗎？另一方面，即使沒有捲入官場紛擾，世貞本來也就非常思念家鄉的風土民情，這次的彈劾行動剛好提供他一個可以名正言順回鄉待用的理由。我們看到世貞在〈弇山園記七〉裡說：「蓋未幾而遂納節之請。九友居吾樓，始獲昕旦矣」的簡單一句話，帶過了他在萬曆三、四年這兩年間所經歷過的風風雨雨。事實上，「未幾」一詞的背後，指的無非是張居正集團對他作出整肅行動的迅速敏捷，而所謂「納節之請」的本質，一半固然是自己的心甘情願，另一半其實也還是出於政治情勢之不得已。

世貞在離開弇山園遠赴鄖陽作官的這兩年之前，爾雅樓應該就已經落成了，所以世貞才能在〈九友齋十歌·序〉中細細清點「九友」的種類；並且這「九友」的內涵，與在弇山園完全落成後才寫成的〈弇山園記七〉之間，兩者是相同的，可見爾雅樓在世貞離鄉的這兩年之間並無太大改變。²¹⁷爾雅樓的建設，以及樓中的圖書文物收藏，完全是世貞「蠹魚」生活想像的實踐。《四部稿》卷一百二十九有世貞為爾雅樓所藏的宋版前後《漢書》（也就是「九友」中的第一類）所寫的兩則書跋。在第二則中，世貞就說：

²¹⁶ 原文：「弟之外遷也，咸謂出大相意，而南垣遂緣以巇不穀。時不穀已改南大理卿矣，遂以聽別用歸里。」參見〈亡弟中順大夫太常寺少卿敬美行狀〉，《續稿》卷一百四十，頁 6435。

²¹⁷ 可以確定的是屬於「九友」第五類書法拓本的北宋〈大觀太清樓帖〉，在萬曆二年八月時已經買入一部分了。萬曆三年，世貞又在吳中買了其他部分。參見〈大觀太清樓帖〉，《四部稿》卷一百三十三，頁 6154-6155。鄭利華：《王世貞年譜》，頁 236。案：鄭《譜》中作「大清樓」者，應為「太清樓」之誤。

余生平所購《周易》、《禮經》、《毛詩》、《左傳》、《史記》、《三國志》、《唐書》之類，過兩千餘卷，皆宋本精絕。最後班、范兩《漢書》尤為諸本之冠。……噫，余老矣，即以身作蠹魚其間不惜，又恐茲書之飽我而損也。

識其末以示後人。²¹⁸

世貞鍾愛這些他以重價多方搜求而來的宋版書，也因此特別保護它們。如果能夠時常接觸它們、翻閱它們，那就滿足了自己「作蠹魚」的心願，但也有可能因此而毀傷了這些珍貴脆弱的書籍。

爾雅樓的九友中，就像世貞在〈九友齋十歌·序〉中所說的，有些可以陪著他外出任官，有些則始終只能放在弇山園裡。以世貞珍愛圖書與重視圖書保存的情況來看，真正能讓世貞帶著跋山涉水的「九友」，除了世貞自著的詩文以外，大概不會太多。不過這種現實條件的限制，卻從未稍稍減損世貞在弇山園裡「作蠹魚」的想像，以及隨之而起的實踐活動。負責弇山園總監造工程的管家政，就似乎很懂得世貞這位大園主的心意。為了落實主人對於「蠹魚」的想像，管家在萬曆三到四年之間，正好是世貞在外作官的時候，又在爾雅樓附近增建了小西樓。根據〈弇山園記七〉，小西樓：

又西有樓五楹，藏書三萬卷，榜之曰：「小西」，今亦為兒子輩分去，存空名耳。²¹⁹

小西樓位於爾雅樓的西側。樓名「小西」，帶有桃花源式的神話色彩，得名於湖南沅陵縣的小西山。山上有石穴，傳說是古人藏書的秘密處所。《同治沅陵縣志》就曾引用南朝宋人盛弘之《荊州記》等著作，說明小西山石穴的故事：

《荊州記》：「小西山石穴有書千卷，相傳秦人於此學，因扃之。」梁湘東王賦：「訪西陽之遺典」是也。《方輿勝覽》：「堯時，善卷嘗隱於此洞，有藏書篋。中空，可坐數人。左側有記。」²²⁰

²¹⁸ 〈又前後漢書後〉，《四部稿》卷一百二十九，頁 6019。

²¹⁹ 〈弇山園記七〉，《續稿》卷五十九，頁 2992。

²²⁰ 清·守忠等修，許光曙等纂：《同治沅陵縣志》卷四十（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 1

秦人，其實就是避秦人的意思，因躲避秦朝焚書坑儒的暴政，所以將圖書帶到此洞中保護、閱覽之。梁湘東王即梁元帝蕭繹（508－554），曾任湘東郡王。善卷，傳說是上古堯舜時代的人。善卷的故事，最早出現於《莊子·讓王》：

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²²¹

舜想要仿效堯讓帝位給許由、務光的故事，見善卷有德，也打算將帝位傳給他，但善卷卻皆逃入深山裡隱居，從此不知去向。可見關於小西山石穴的故事不僅僅有一條脈絡而已。但是，不論小西山石穴是避秦人的桃花源式藏書洞也好，或是上古善卷潔身自好的藏書洞也好，埋藏在這兩個神話脈絡中的共同元素卻是相同的：小西山石穴的故事，啟發人以一種「避世」、「隱居」、「讀書以終老」等等的關鍵想像，正好嵌合了世貞「蠹魚」想像的脈絡。因此世貞遂將這幢藏書三萬卷的五楹書樓取名為「小西」。就樓名而言，「小西」實在可以看成是世貞「蠹魚」想像的同義詞；而就藏書的行動與規模而言，小西樓的建設，的確是「蠹魚」想像的實踐。只是到了世貞寫作〈弇山園記〉的時候，小西樓「今亦為兒子輩分去，存空名耳」；世貞所謂「存空名」的意思，應該是說小西樓曾經號稱「藏書三萬卷」的盛名已然不存，因此所謂「為兒子輩分去」之物，很可能就是小西樓裡的大部分藏書。

文漪堂—爾雅樓區第三座藏書的處所是「少宛委」。與爾雅樓、小西樓不一樣的是，少宛委並不是一幢獨立的建物。我們看〈弇山園記七〉的記述就可知道：

樓西通一竇，稍迂之，復得三楹。中室以奉三教像，名之曰：「參同」。左室多藏宋梓書，名之曰：「少宛委」。右則暖室也，蘊火以禦寒，名之曰：「襩

版，據清光緒二十八年補版重印本影印），頁 462。

²²¹ 周·莊周原著，清·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讓王〉，《莊子集釋》卷九下（北京：中華書局，1961 年 7 月第 1 版），頁 966。

雲窩」。²²²

少宛委的位置在爾雅樓西側，處在爾雅樓和小西樓之間。它其實是一幢三楹之樓的左室。中室名「參同室」，以宗教活動為主。右室名「襴雲窩」，因為裡面有保暖設施，所以世貞在冬季時就移居到這裡居住以避寒。「少宛委」之名，得之於會稽（即今浙江紹興）的宛委山。宛委山位於縣城東南方，又名石匱山或玉笥山，屬於會稽山脈的一部份，山上因有禹穴而富盛名。禹穴，傳說就是大禹埋葬的地方。司馬遷年輕時就曾探訪此地以追索傳說中聖王的足跡，《史記·太史公自序》中有：「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的自述。²²³不過，世貞將藏書室取名「少宛委」的原因，與禹穴倒沒有什麼關聯，而是著眼於與宛委山有關的另一個神話典故，我們從他對《宛委餘編》的書名解釋就可以窺知端倪。《宛委餘編》收錄在《四部稿》的說部中，是性質頗雜駁的雜文集，大抵以世貞的讀書筆記，或是一些筆記小說類的著述為主。在《宛委餘編》的序文中，世貞解釋了「宛委」一詞的意義：

晉游以後，復日有所筆，因更益之，為十卷。最後，里居復得六卷，名之曰：《宛委餘編》。宛委，黃帝所藏書處也。²²⁴

「宛委」，依世貞的解釋，是黃帝藏書之處。這背後詳細的來龍去脈與大禹也有關係。《吳越春秋》記載：

禹傷父功不成，……乃勞身焦思以行七年。聞樂不聽，過門不入，冠掛不顧，履遺不躡。功未及成，愁然沉思，乃案黃帝中經曆，蓋聖人所記，曰：「在於九山，東南天柱號曰：『宛委』……赤帝在闕，其巖之巔承以文玉，覆以磐石。其書金簡，青玉為字，編以白銀，皆琢其文。」禹乃東巡，登衡嶽，血白馬以祭，不幸所求。禹乃登山仰天而嘯，因夢見赤繡衣男子，自稱「玄夷蒼水使者」……東顧謂禹曰：「欲得我山神書者，齋於黃帝巖嶽

²²² 〈弇山園記七〉，《續稿》卷五十九，頁 2991。

²²³ 漢·司馬遷著，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太史公自序〉，《史記》卷一百三十，頁 3293。

²²⁴ 〈宛委餘編一〉，《四部稿》卷一百五十六，頁 7095-7096。

之下。三月庚子登山發石，金簡之書存矣。」禹退又齋，三月庚子登宛委山，發金簡之書，案金簡玉字，得通水之理。²²⁵

禹登宛委山取金簡玉書，是大禹治水傳說中極有戲劇張力的一段。故事的大意是說：鑒於鯀失敗的教訓，禹用了長達七年的時間苦思如何治水，雖然期間犧牲付出不少，卻依然一無所獲。就在這個坐困愁城的時刻，禹恰巧在古代相傳的書上偶然發現宛委山有珍貴的寶書。寶書以黃金作簡，青玉為字，各簡之間以白銀繫連。於是大禹東行，登衡山舉行祭儀，遂夢見山神派來的使者，使者要大禹潔淨身心後登上宛委山。大禹如法照作，果然在山上發現金簡玉書，裡面記載治天下之水的方法，終於讓大禹解決了長久以來困擾天下生民的水患問題。世貞將書室取名為「少宛委」，看重的就是神話傳說中宛委山作為金簡玉書的藏書處的這一層意義。不過我們注意到，如果要以金簡玉書來形容少宛委的收藏，大概也很貼切。神話中的金簡玉書是「其書金簡，青玉為字，編以白銀，皆琢其文」，在「價格」上一定十分昂貴（如果金簡玉書是可以交易買賣的物品）。同時，由於金簡玉書是聖王、神仙分別在古書和夢中透露給大禹的書，加上書中記載的又是治水的道理，就「價值」而言亦十分珍貴。考量世貞在少宛委中「多藏宋梓書」，大概也有類似金簡玉書的價格和價值吧。

芳素軒是弇山園內第五個藏書地點。以落成的時間而言，芳素軒建於萬曆十四年的冬天，距離爾雅樓、小西樓的建設時間，都有十年以上或接近十年的距離了。就地點而言，芳素軒緊挨著參同室而建，位於爾雅樓和小西樓之間。樓名「芳素」，與小西樓和少宛委那種具有神話色彩，能啟發人各種聯想的名稱不同，「芳素」是很樸實的現實寫照。〈疏白蓮沼築芳素軒記〉就說：

浸沼之北，築精舍三楹，因參同室之垣以壁，堊而素之。中三堵，乞張復元春圖〈白蓮社〉，傍壁則陶徵士〈歸去來辭〉、白少傅〈池上篇〉。前不設

²²⁵ 漢·趙曄著，元·徐天祐音注，苗麓點校：〈越王無余外傳〉，《吳越春秋》卷六（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年1月第一版），頁80-81。



窓，牖下緣高檻，湘簾依之。榜其楣曰：「芳素軒」，芳言氣，素言色，皆自白蓮取也。²²⁶

由於芳素軒軒前掘有方形池沼，池中種植白蓮，故各以白蓮之香氣與顏色，將此軒稱為「芳素軒」。至於軒中所藏，世貞說：

上楹貯素案二、度二。吾前、後所成文章及纂述諸書在焉。案頭筆、硯、紙、墨，各受職，有《周易》、《毛詩》、《語》、《孟》、《老子》、《莊》、《列》、《黃庭》、《太玄》、《維摩》、《圓覺》、《楞嚴》諸經、《檀弓》、《左氏》、《司馬》、二《史》、古詩、紀，數書秩秩得所。下楹則虛白湛然一榻而已，總為榜之曰：「歸藏」，取《易》語也。²²⁷

從文章內容觀察，芳素軒是左右三楹，上下兩層的建築。上楹除了作為圖書文物的收藏室以外，還有筆、硯、紙、墨、書桌、書架等文具，故也是世貞的書房之一，可以在裡面讀書、寫作。不過根據文章所列的圖書名錄來看，裡面有一些和爾雅樓重覆的項目，例如《易》、《詩》、《禮》等儒家經典，還有《史》、《漢》等史書，在〈又前後漢書後〉中已經提到過了。〈又前後漢書後〉一文收錄在《四部稿》中，而我們知道《四部稿》的集結是在世貞督撫鄖陽期間的事情，彼時弇山園內是還沒有芳素軒的建築的，因此〈疏白蓮沼築芳素軒記〉中所提到的圖書，有一些應該是後來從爾雅樓等藏書室搬移過去的。

就「蠹魚」的生活想像而言，世貞在弇山園內設置藏經閣、爾雅樓、小西樓、少宛委與芳素軒等藏書樓（室），實已足夠稱得上是「作蠹魚」的明顯實踐。不過，世貞的圖書收藏並不是單向的活動。換句話說，世貞固然在蒐購、收藏與閱覽這些圖書文物時感到極大的快樂，但世貞在遇到同好知音的時候，也很重視圖書文物的雙向交流。這就使得弇山園內的圖書文物保有某種程度的動態流動。在一封世貞寫給范欽（1506－1585，字堯卿）的書信中，可以看到世貞跟同為愛書人的

²²⁶ 〈疏白蓮沼築芳素軒記〉，《續稿》卷六十五，頁 3252-3253。

²²⁷ 〈疏白蓮沼築芳素軒記〉，《續稿》卷六十五，頁 3253。



范欽之間的來往：

聞執事方杜門謝客，左圖右書，下上千古，此腐鼠寧能當一顧也？所喻：欲彼此各出書目，互補其闕失，甚盛心也。家舊無藏書，自不佞之嗜之，頗有所著蓄。二藏外，亦不下三萬卷。而戊辰後薄宦南北，旋置旋失，未暇經理。今春，構一書樓於弇山園度之。長夏小閒，當如命也。聞古碑及抄本毋隕於鄴架者。若家所有宋梓及書畫名蹟，庶足供游目耳。（〈答范司馬〉）²²⁸

依據《明世宗肅皇帝實錄》，嘉靖三十九年十月，剛升任兵部侍郎的范欽被御史王宗徐彈劾，皇帝即命他回籍接受調查。²²⁹此後范欽就無心於宦途，在家鄉投入於文化活動，苦心搜求圖書，建立著名的「天一閣」，是當時江南規模最大的藏書閣。世貞信中所云：「聞執事方杜門謝客，左圖右書，下上千古」，當指范欽致仕後建天一閣的盛事。而世貞書信中所云「戊辰後薄宦南北，旋置旋失」，考戊辰為穆宗隆慶二年（1568）。世貞在家難發生後，經歷七、八年的時間，在隆慶二年終於又踏上宦途，任河南按察司副使負責大名兵備。²³⁰此後又先後擔任浙江布政使司左參政、山西按察使，一直到隆慶四年年底，才因母喪辭職，回鄉居小祇園兩年。故這封信最有可能寫於隆慶五年到六年之間。而隆慶五、六年之間，正好也是弇山園進入有規模建設的期間，而信中所稱的書樓，當指爾雅樓而言。無論以年紀、經歷，或是鑑賞圖書的眼光等而言，范欽都是世貞的前輩。世貞對這位前輩的仰慕之情，從信中的用字遣詞就可以看得出來。在信中，世貞期待能與范欽作圖書文物的交流，互通有無，以擴大彼此的收藏，增益自己的鑑賞眼光。因此，世貞的「蠹魚想像」實踐不僅有靜態的部分，也有與同道分享的動態層面。

²²⁸ 〈答范司馬〉，《續稿》卷一百七十五，頁 7990-7991。

²²⁹ 《明世宗肅皇帝實錄》卷四百八十九，頁 567。

²³⁰ 鄭利華：《王世貞年譜》，頁 173。

第三節 生活想像的實踐之二：「野人」想像的實踐

世貞對弇山園生活的另一個想像就是「野人」。野人一詞，有時也作「野老」。在第一章的部分就曾經說明過，與具有鮮明文化意涵的「蠹魚」想像比較起來，「野人」的想像比較多是一種身心狀態的描述。事實上，就蠹魚想像的實踐而言，確實有相當明確的行動內涵，如前文分析的建造藏書樓、文物的互通有無等等。但是以「野人」想像的實踐而言，其行動內涵卻較為籠統、模糊。在第一節中，我們看到世貞將自己想像為「野人」時，前後文裡常常有「玩」或「樂」等動詞的出現，彷彿弇山園就像一座遊樂園一樣。因此，在本節中，我們將進一步討論世貞在「野人想像」之下所興發的「玩」或「樂」等行為，究竟涵蓋了哪些面向的實踐？


在〈弇山園記一〉中，世貞就曾經對園居生活的各面向作出說明。關於「園居之樂」的敘述，很可以作為我們討論世貞「野人」想像的開始：

吾自納鄖節，即栖託於此。晨起，承初陽，聽醒鳥。晚宿，弄夕照，聽倦鳥。或躡短屐，或呼小舫。相知過從，不迓不送。清酒時進，釣溪腴以佐之；黃梁欲熟，摘野鮮以導之。平頭小奴，枕簟後隨。我醉欲眠，客可且去。此吾居園之樂也。²³¹

乍看之下，本段文字可以說是涵蓋了園居生活中許許多多的層面了，似乎沒有一種特別突出的經驗可以成為我們觀察時的亮點，也因此使得我們對於世貞的「園居之樂」感到困惑；世貞彷彿說了很多事情，又好像什麼也沒說。不過，事實上，藉由文字結構的觀察，我們可以知道世貞所謂的居園之樂，其實來自於一種心靈上不受拘束的自由感受。

我們可以將引文分解成數個句子。就句法而言，園主世貞是每個句子預設的主詞；除非有特殊情況，否則句子的主詞是可以不用特別標明的。因此，引文裡

²³¹ 〈弇山園記一〉，《續稿》卷五十九，頁 2959-2960。



的每一個句子，大概都只剩下動詞詞組的部分。我們觀察詞組中的一些語言成分，可以發現有些成分呈現互補關係。例如，就時間的分布而言，園居之樂既有發生在「晨起」時的樂趣，也有發生在「晚宿」時的事情；這是時間上的互補。有「躡屐」之樂，則亦有「呼小舫」之樂，一個是陸地之遊的趣味，一個是水上之遊的趣味，呈現區域上的互補。既有「相知過從」的歡樂時刻，也有「我醉欲眠，客可且去」的獨處時光，這是朋友之有無的問題。總而言之，園居之樂的產生不拘時間，不拘地點，也不論園主身邊是否有人相伴。真正讓世貞感到園居之樂的關鍵，是這些情境是否允許世貞保有如「不迓不送」、「客可且去」之際的輕鬆自在。換句話說，真正的園居之樂是來自於不捲入人際關係的牽絆、不參與利益計算的糾葛、不涉及禮法道德的制約的生活型態。而這樣的生活型態，才是世貞「野人」想像的核心內涵。

前引世貞給茅坤的書信寫於萬曆五年（1577），是世貞從南京大理寺卿任上罷職的次年。世貞在信中寫明的生活型態：「酒倦則游，游倦則臥，懣羨俱黜，怨親亦忘」，恰恰好就是「野人」想像的最佳註腳。我們看到世貞在飲酒、遊賞、坐臥之際，都期望擺脫懣／羨與怨／親的心情起伏，達到自我心境的平靜淡泊。懣與羨，來自世貞對他人生際遇的價值判斷；怨與親，產生在世貞與他人間的社交互動、利益評估裡。可見「野人」想像的實踐重點，不在於園林內究竟應該舉行哪些活動，而在於園主世貞用什麼態度來安頓一己、調和人我關係。

對於「野人」想像的實踐，世貞亦有所自覺，知道此中更多的是一種心態的調整，而非繫於美酒、佳饌或勝景的有無。在給徐中行的書信中，世貞就說到：

弇園泉石花竹來近人，而為文字之役所苦，未暇時應之。此段碌碌幾與簿書無大異。僕恒謂：山栖是勝事，稍一縈戀則亦市朝。書畫賞覽是雅事，小一貪癡則亦商賈。杯酒是樂事，小一徇人則亦地獄。好客是快事，一為俗子所繞則亦苦海。吾與足下皆多生業障，未即易擺脫，奈何奈何。（〈徐

子與方伯》)²³²

「狗」字可能為「徇」字之誤。²³³信中「狗人」的意思，應該就是跟著別人一塊起鬨而沒有節制地飲酒之意。徐中行卒於萬曆六年（1578）十月，從信中內容判斷，世貞寫作這封信的時間可能在前引〈茅鹿門〉一信前後不多久，兩信當屬同一時期的作品，呈現的心境亦頗為相同。無論弇山園的花竹泉石多麼美麗動人，如果園主不能讓自己從人際往來的牽絆中抽離出來，那麼本來應該是「勝事」、「雅事」、「樂事」、「快事」的園林生活，還是會成為禁錮世貞自由心靈的「地獄」、「苦海」。這也就是世貞在〈弇山園記一〉中所說的「園居之苦」的來源：

守相達官，干旄過從，勢不可卻，攝衣冠而從之，呵殿之聲，風景為殺。

性畏烹宰，盤筵餽飮，竟夕不休。此吾居園之苦也。²³⁴

與世貞描寫居園之樂的段落比較起來，美景、佳餚、醇酒等成分是沒有改變的。讓居園的生活由樂轉為苦的關鍵，就在「勢不可卻」和「竟夕不休」這一類的情況發生之時。前者指的是來自於人際網路中，因為人際網路間的利益牽扯或社會體制中的禮法約束等因素所帶來的無奈。而世貞理想的弇山園園居生活，應該是要能「酒倦則游，游倦則臥」和「我醉欲眠，客可且去」的，一旦「遊」與「酒」變成竟夕不休且不得不然的事情時，寄寓在園林建築背後的「野人」精神也就蕩然無存了。

表面上看來，世貞提出了「野人」想像，而實踐「野人想像」時，似乎與園林空間建築無涉。甚至因為「野人想像」有較多精神層面上的意涵，而減損了弇山園園林空間在此中的位置。換句話說，是不是即使沒有了弇山園這一座園林，世貞還是可以自在地當一位「野人」呢？其實，世貞的「野人想像」就和他的「蠹魚想像」一樣，都必須落實於弇山園的實體空間中。正如前文引用的〈王明輔〉

²³² 〈徐子與方伯〉，《續稿》卷一百九十，頁 8608。

²³³ 根據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異體字字典》，「狗」為「徇」之異體字。參見曾榮汾等編輯：《異體字字典》（臺北：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2004 年 1 月），檢索網址：<http://dict.variants.moe.edu.tw/yitia/fra/fra01286.htm>，檢索日期：2014 年 5 月 28 日。

²³⁴ 從字形與前後文意的關係來判斷，「勢不可卻」疑為「勢不可卻」在刊刻時之誤。參見〈弇山園記一〉，《續稿》卷五十九，頁 2960。



一信，當世貞對王明輔說著園居生活的理想圖像時，世貞「把蟹螯，拍浮酒船中」的野人生計乃是因應著剛剛設置的園林景象而展開的；換句話說，那些不久前才增置的「一邱、一島、一渚、屋十餘椽、水木芙蓉數百本」等園林要素，正是迎合世貞野人生計的想像而巧妙地安排在弇山園裡的。

換句話說，弇山園精心營造的園林空間，是支持世貞實踐野人想像的必要基礎。在世貞〈避暑園居得長律二十句〉詩中，就可以看到園林空間與野人想像（及其相應實踐）的連結：

今年毒熱異常年，似為吾園稍見蠲。謝客琴樽寬約束，親人魚鳥恣留連。

已多苔色侵衣上，時有松聲到枕邊。鑿就雙溪長貯月，疊成三島別藏天。

鶯花得所朝偏麗，鰕菜趨時晚更鮮。中散酒鎗盛沆瀣，右軍書筆走雲烟。

絃中白雪非江左，篋裏青山是輞川。大雅詩歌篇十九，古文金石卷三千。

乍談颯爾涼颼至，小坐翛然大火捐。見說長安饒炙手，可容分借北窗眠。²³⁵

這首詩很清楚地呈現園林空間與野人生活想像的關係。世貞提出的野人想像，固然有其精神層面上的意涵，例如對山林生活的追求、對政治紛擾與人情俗事的淡泊，以及對自由放達心境的嚮往等層面。但是，對世貞來說，這些想望是被安置在弇山園的園林空間中而次第開展的。

詩的一開始就指出弇山園園林空間在酷暑時節中的特出之處。世貞說：今年夏季格外地炎熱難耐，但是「似為吾園稍見蠲」。季節流轉的影響是一種具有巨大籠罩性的自然力量，除非個人能在快速時間內做到跨越廣大地域的移動，否則熱浪的炙烤，或是寒流的急凍，總是對一片廣袤的地理空間帶來明顯的影響。然而，世貞所感受到的夏季熱浪，卻在這片相對小的園林空間中有不同的表現。詩中以「似」字傳達出來的不確定感，質疑的是：究竟是季候表現已有所遷易，還是現下這座園林的特殊空間，使得那毒熱異常的感受在此園中竟稍稍有所舒緩？當然，這是一個已有明確答案的問句——是園林空間帶來的效應，營造一個有著「颯爾

²³⁵ 〈避暑園居得長律二十句〉，《續稿》卷二十，頁 1291-1292。

凉飈」的宜人空間。

也就是在這樣一個舒爽的園林空間裡，世貞自由自在地實踐著他的野人想像，所以世貞要說這樣的環境讓他「謝客琴樽寬約束，親人魚鳥恣留連。」世貞所謝之客，當然不是親人密友，而是那些將他帶入俗事俗務的「俗客」。世貞將俗客摒棄於園林以外，自然也將那些隨俗客而來的禮法約束拒於園外，從而維持園林空間裡「親人魚鳥恣留連」的放達狀態。

詩的開頭兩句已定位了園林空間的狀態，接下來，世貞才得以在這樣的自由空間裡實踐著他的野人生活。可以看到世貞野人生活的具體內容，已涵蓋了各種各樣的生活面向。詩中依序寫出世貞在園中可坐臥處自由小睡、早晨賞花、向晚釣池中魚鮮佐酒、興來恣意揮毫走筆、調琴撥絃、閱讀藏書、鑑賞文物、與親友閒聊等等居遊實踐。這種不指向特定單一行為的敘述模式，正與本節前引的〈弇山園記一〉如出一轍，此處不再贅述。若與世貞的蠹魚生活想像比較起來，蠹魚想像的實踐傾向於一種「加法原則」，是有明確行為內容的生活想像與實踐——購置、收藏、與鑑賞圖書文物，使園主世貞浸淫在豐富的文物世界裡。而野人想像則傾向於「減法原則」——重點不在於世貞究竟做了什麼，而是在於世貞在什麼樣的空間環境、什麼樣的人我關係裡進行他的居遊實踐。當然，弇山園的園林空間是重要的。有了園林空間的隔離，世貞才得以將各種市儈與喧囂氣息摒斥於園外，將園內營造成一個自由自在的生活空間。

第四節 弇山園中的社交生活與人際往來

世貞對他在弇山園中的園居生活寄予「蠹魚」與「野人」的想像，乍看之下，我們會覺得世貞在弇山園中似乎過著自成一格，不與外人往來的桃花源式生活。但事實上弇山園並非一座獨立孤絕的島嶼，而是一座常常有著許多賓客來探訪、參觀的園林。前引何喬遠的說法：「客來見世貞者，世貞皆款之弇園中」，就可以看出弇山園在世貞人際關係互動中扮演的角色。雖然「蠹魚」與「野人」的生活

想像帶有一定程度的封閉性，但世貞卻無意將弇山園經營成一座門禁森嚴、排外性格強烈的園林。世貞是將弇山園豐富的空間營造，當成他與外人往來時一個很理想的過渡、中介場域。弇山園一方面保有世貞實踐「蠹魚」與「野人」想像的空間，一方面又提供一個舞台，讓世貞可以在自己經營出來的園林空間裡應接各種不同的人群。關於弇山園的這種性質，王鴻泰先生在分析明清園林的空間性質時就曾指出：

不論園林是否以「別業」的形態出現，當其自家居範圍中獨立出來後，它就已經成為一個別具意義的社會空間，它已經不完全屬於個人的私生活領域，而是個人生活空間與外在世界相交界的一個中介性場域，在時間上它也已偏離了日常生活的範圍，這種空間上、時間上的特性使它成為別具意義的社會文化活動場域。²³⁶

雖然弇山園的情況並不完全歸屬到王鴻泰先生在文中所區分的園林功能類型中，但是他所提出的「中介性場域」概念，卻很能說明弇山園的空間性質。弇山園固然是屬於世貞個人的生活空間，但此一空間可以作為個人與外人應接的場域之用；換句話說，弇山園既保留了很私密的部分，但也維持了很社會性的一面，可以作為世貞與外人來往的「中介」。弇山園並非一座以住家為主，園林功能為輔的家居型園林；但是，弇山園也並非一座僅供純然休閒遊賞而不具家居機能的別業型園林。弇山園占地廣大，可以同時有家居與別業的性質，兩種不同的性質，是透過區域的畫分來區隔的。²³⁷以陸地部分而言，弇山園就分成六大區域，北端的第六區「文漪堂－爾雅樓區」就是以家居性質為主要訴求的區域。園林中段的西弇、中弇與東弇等三個區域，則是很明顯的以休閒、遊賞目的為主要訴求的區域。六個陸地區域之間以水域畫分開來，中間「為橋以導其水」，理論上來說已經很能夠

²³⁶ 王鴻泰：《流動與互動—由明清間城市生活的特性探測公眾場域的開展》（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李永熾先生指導，1998年），頁58-59。


²³⁷ 高劉巍在《王世貞的園林實踐與觀念》中，認為弇山園是一座純欣賞的園林，故如庖湑、食廩與酒庫等建物的出現，是很難得的情況。事實上，弇山園既擁有家居的一面，也有做為欣賞遊覽之用的一面，是一座具有中介性質的園林。參見高劉巍：《王世貞的園林實踐與觀念》，頁30。

區別同一座園林內的「家居」與「別業」功能而盡量減少相互影響。弇山園園林的獨特性之一，就是在設計上既可以滿足個人私生活領域上的需要，又可以提供園主在人際往來時的交際應酬需求，成為世貞與社會間的「中介性場域」。

弇山園既然有「中介性場域」的性質，那麼，除了園主世貞以外，來訪的客人也構成了園林生活中另一個重要的議題。遊客的問題，是園林經營時非常實際，甚至可以說是有些棘手的問題之一。我們以王鴻泰先生在《流動與互動—由明清間城市生活的特性探測公眾場域的開展》第一章第一節〈戶內與戶外之間——園林〉中所提到的現象為例，園林經營者在面臨遊客來訪的時候，就常常需要思考諸如園林的：開放性（哪種身分的客人可以進入園林？）、噪音或垃圾（如遊客的喧笑嘻鬧就可能破壞園林的清幽寧靜）、門票收費（園林是否收費？門票數額多少？是僅供維持園林之用，或是可以透過門票收入以營利？），以及社會觀感（園主是否願意順從大眾期待，將私人園林轉成具有某種公眾性質的場域？）等等面向的問題。²³⁸身為江南名園弇山園園主的世貞，自然也不能置身事外，而必須考量如何處理遊客來訪的問題。這時候，如果我們能將「園林主人」看成是明清社會上的一個特殊群體，並且用「園林主人俱樂部」的概念去把握他們在經營園居時所關心的諸面向，那麼，世貞身為太倉地區「園林主人俱樂部」之一員，對其他園林的主人如何拿捏遊客來訪的問題就表現出很高的關心程度。即以〈太倉諸園小記〉為例，在側寫太倉諸園時，世貞就特別留心各園林主人的待客之道：

- 安氏園者，在州之震方，最僻而雅。……主人年八十矣，猶時時杖履攝客。然好面折，人人畏之。而嗣子仁，能具家釀、盤飧，最名豐腆。客之黠者給主人入臥，因盤薄，竟日夕。
- 楊氏日涉園，故都督尚英所築也，詳具余〈弇山〉稿。……地今悉歸崇明郝氏有。竹木、蔬果轉盛，而亡游者。
- 吳氏園者，在州南之稍東，最為闐闐。……大抵樓高於山，牆高於樓，

²³⁸ 王鴻泰：《流動與互動—由明清間城市生活的特性探測公眾場域的開展》，頁 59-63。




不令內外有所騁目，而又嚴其鐫，無敢闖而入者。至於棖棟之華煥、供張之都美、酒食之腆潔，非士大夫與所親狎，莫能與也。主人為太學雲翬，其祖父以貲傾州邑，然不曉有客至。雲翬始稍知客，又好酒而文。

- 季氏園，吾師觀察公所有也。……觀察公惟不食酒，然花時召客以大白，汎之必令醉而後已。²³⁹

〈太倉諸園小記〉記載了太倉城內九座園林的概況，包括園林的位置、景象要素的比例、園林財產權的更替、園主的傳略、園主的個性、園主的待客之道等等面向。可以看到，在園主的待客方式這個部分，並非每座園林都有值得記錄的地方。世貞筆下所選擇呈現的那些軼事，卻又幾乎出自於那些不是很歡迎遊客的園林中。安氏園的老園主雖然歡迎客人的來訪，但老園主個性古怪，會不留情面地斥責遊客，導致遊客總是選擇在園主休息的時候才進入園林，避免遇到老園主本人。楊氏日涉園在園林產權易手後，雖然植物要素的經營越來越好，但卻沒有遊客繼續造訪，變成很封閉的私人園林了。吳氏園園主「其祖父以貲傾州邑」，顯然是位經商有成的生意人。但他竟然不懂得待客之道，將園林空間視為園主的禁嚮，形成「非士大夫與所親狎，莫能與也」的園林風格。直到孫輩開始有文化氣息以後，才懂得開放園林、招待客人的道理。季氏園的園主平常滴酒不沾，但每年春天花季來臨的時候，卻總是一反常態地邀請客人們與他一同痛快飲酒泛舟。以上四園中，除了季氏園在待客之道上有歡迎訪客的正面表現以外，其他三座園林不是「不歡迎遊客」者，就是「不受到遊客歡迎」者。而就世貞在〈太倉諸園小記〉中對「主人拒客」或「客拒主人」原因的描述，其實能夠看得出世貞對遊客來訪的基本態度：世貞認為一座理想的園林，基本上還是要能對遊客開放，歡迎遊客前來與園主同享園林之美。

弇山園是一個「中介性場域」，何喬遠說：「客來見世貞者，世貞皆款之弇園

²³⁹ 〈太倉諸園小記〉，《續稿》卷六十，頁 3015-3019。



中」。這裡所說的「客」，就是「客人」、「訪客」或「遊客」的意思，是一個必須進一步分梳的集合名詞。即以《明史》為例，世貞往來的人群既有「天下學士大夫」，也有「山人詞客」或「衲子羽流」等身分的人們，可見弇山園的訪客身分有很豐富的面向。《明史》基本上是以客人的職業身分來作分類的，考慮的是訪客是否具有士大夫身分？是否具有宗教身分？等等問題。因此，根據分類標準的不同，我們還可以提出與《明史》不同的討論角度，將與世貞往來的「客」作更豐富、更多元的探討。

在本文中，我們關心的焦點是世貞以及他的弇山園。因此，從遊客的角度討論弇山園中的社交情形時，我們關心的是這些遊客與世貞之間的關係。根據他們與世貞的親疏遠近，基本上可以分為兩類：「地緣取向」的遊客，以及「情感取向」的遊客

一、地緣取向的訪客

最不具有特殊意義的一種「客人」，就是與世貞素昧平生，也無意與世貞結識的尋常遊客。他們基本上比較多是受到弇山園空間營造的吸引而來訪的。對他們而言，弇山園就是太倉城鬧區外邊的一個著名的景點。王鴻泰先生分析這類遊客的性質，就說：

園林的開放意味著休閒性的共享，對城市庶民大眾而言，他們無力經營園林，卻可藉由遊覽對公眾開放的園林而分享休閒生活。²⁴⁰

因為城市庶民大眾來訪的重點是享受城市近郊園林的遊覽機能、休閒氣氛，而不在於與園內的人發生關係、產生聯繫，故可以看成地緣性格較強的遊客。如果園林距離城市太遠，交通不方便，旅費太高昂，有安全的疑慮時，他們大概就不會前去觀光了。弇山園雖僻處城市周邊的隙地，但離鬧區的距離並不遠，還在可以

²⁴⁰ 王鴻泰：《流動與互動—由明清間城市生活的特性探測公眾場域的開展》，頁 63。



負擔的範圍中，是很理想的觀光景點。²⁴¹

對於這類具有地緣取向的遊客，世貞的態度是相當開放的，世貞無意禁止他們在弇山園的觀光行為。有時候因為遊人太多，讓世貞反而擔心著要去園中哪個幽靜的角落躲藏起來才好，隱然顯現出某種反客為主的態勢。

不過，我們認為弇山園對庶民大眾的開放程度是有其發展進程的。在〈題弇園八記後〉裡，世貞有一段饒富興味的話，顯示了他忖度開放園林與否的過程：

余以山水花木之勝，人人樂之。業已成，則當與人人共之，故盡發前、後
局，不復拒游者。幅巾、杖屨與客屐時相錯。間遇一紅粉，則謹趨避之而
已。客既客目我，余亦不自知其非客與？相忘游者日益狎，弇山園之名日
益著，於是群訕漸起，謂：「不當有茲樂」。²⁴²

在〈約圃記〉中，世貞藉由兒子士騏之口，說出弇山園「以泉石奇麗甲郡國」的話。²⁴³對於弇山園在空間營造上的成績，世貞顯然很有自覺。環顧太倉城壘土成山的人文地理傳統，也是經歷了三任知州的努力，才先後在城裡造出鎮洋山、仰山與文筆山等人造山園。反觀世貞，他以一人之身，不數年間竟先後造出了三弇，雖然可見其家族財力之雄厚，但此創舉在地方上自然也容易成為有心人的話柄。前面說過，萬曆四年（1576）年底，世貞遭楊節彈劾，始得一遂他的夙願，結束兩年的仕宦生活，回鄉享受園居之樂。於是弇山園在萬曆五年到六年之間進入工程的收尾階段，園內建築蔚為大觀，真正成為了一座「泉石奇麗甲郡國」的江南名園。

萬曆六年八月，世貞起補應天府府尹，結束園居生活，離開弇山園。沒想到三個月後，世貞在十一月又捲入政治紛擾，遭到南京兵科給事中王良心、福建道御史王許之以「侈穢曠肆」的罪名交章論劾，世貞回籍聽用，重返弇山園。對王

²⁴¹ 關於明人旅遊時地點的考量、交通工具的選擇等討論，參見巫仁恕：〈晚明的旅遊活動與消費文化——以江南為討論中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1期（2003年9月），頁87-143。

²⁴² 〈題弇園八記後〉，《續稿》卷一百六十，頁7312-7313。

²⁴³ 原文是：「騏之言曰：『始吾父之治圃，而稱弇山「以泉石奇麗甲郡國」，不勝涉而厭之。』」參見〈約圃記〉，《續稿》卷六十，頁3037。



良心、王許之的指控，世貞不再像萬曆四年時遭楊節彈劾時一樣保持沉默，而是感到氣憤異常，故上疏〈乞恩勘辯誣讎仍正罪削斥以明心迹以伸言路疏〉以申辯。從〈疏〉中，我們可以看到一些指控是與弇山園有關的。根據世貞自己的敘述，王良心、王許之指控他：

據許之謂：臣吳姬越女之豔充斥戶內，崑山弋陽之調錯雜庭中，且容一優人宣淫導欲。²⁴⁴


弇山園本來是一座美好的「城市山林」，但在有心人的敘述裡，這樣一座泉石巨麗的園林竟被渲染為聲色犬馬的風月場所。本來，弇山園就是世貞居住和與朋友來往的中介性空間，而親友間舉行一些娛樂活動，實在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應該沒有什麼貽人話柄的空間。然而巨園給人「庭院深深」的神祕感，加上有心人捕風捉影、加油添醋後流傳出去，很容易就可以形成一股社會壓力。對於官場上的爭權奪利，世貞當然是見過多次的。他很清楚自家的弇山園可能因為過度豪華而引發庶民大眾的不良觀感，坐實有心人士的惡意中傷。因此他在〈疏〉中申辯道：

若良心之攻臣，其持論甚正，其事亦多實，第不如所言之過甚耳。臣罪誠有之，……性好泉石，治一園而出，後為家幹有所增飾而弗能毀。雅嗜圖籍，因傍置古器，先產盡挫，臣罪四也。

世貞否認他是一個「侈穢曠肆」的小人，也否認弇山園是一個讓人「宣淫導欲」的風化空間。但是世貞用一種隱隱帶著無奈的語氣，很坦白地承認了自己對弇山園園居生活的一往情深，以及自己對建造園林、收購圖書古玩的癡癖。

了解世貞在萬曆六年的政治經歷後，再回頭看世貞〈題弇園八記後〉「群訕漸起」這一句話時，就可以看到世貞所謂的「群訕」，其實不僅僅有著來自一般百姓的羨慕或嫉妒情緒，裡面是摻雜了一些政治鬥爭的成分的。從〈題弇園八記後〉中「不復拒游者」的「復」字來看，弇山園起初可能是不對一般大眾開放的。經過萬曆六年的彈劾事件，世貞很可能就此決定讓弇山園變成開放性的園林，以杜

²⁴⁴ 〈乞恩勘辯誣讎仍正罪削斥以明心迹以伸言路疏〉，《續稿》卷一百四十二，頁 6551。



悠悠之口。換句話說，世貞的意思是：如果社會對弇山園有所疑慮，那麼不如乾脆開放弇山園，歡迎各路遊客來訪，則人人可為我清白之見證人，證明我所營建之弇山園內果真只有風月清音、游魚鳴禽的城市山林景象而已。藉著〈題弇園八記後〉的書寫，世貞想反駁的是王良心、王許之的指控。他們說弇山園內有「吳姬越女之豔」與「崑山弋陽之調」，其實世貞在弇山園內巧遇一「紅粉」時，當下的反應也不過「謹趨避之而已」，當然更不可能邀請大批歌妓到園林中作樂。〈題弇園八記後〉的一段記述，與王良心、王許之的說法之間就呈現很大的落差。再者，開放弇山園，則人人能享園林之美，在某種程度上而言，弇山園的美景不為世貞所獨有，反而更凸顯了園主「與人人共之」的胸襟氣度。故世貞遂「盡發前、後烏，不復拒游者」，更大程度地對庶民大眾開放了。

地緣取向的遊客來到弇山園，是將這裡當成一個觀光場所，以欣賞園林景觀為主要目的。他們與園主缺乏互動、連結，基本上很少參與園林地景的建構。不過，弇山園裡少數景觀的名稱卻與他們在園中活動的身影有關。弇山園第三區西弇上的誤游磴與小龍湫、第四區中弇裡的徙倚亭與振衣渡（卻女津），就是四個很典型的例子。誤游磴名為誤游，就是紀錄「客沿澗得磴，便陟。迤邐以出，忽不知其至小有橋，為故道。始悟嚮者陟之誤也」的有趣反應，世貞在〈弇園雜詠·誤游磴〉中，就說這些被游園路徑誤導的遊客「惟嫌入山客，喚作出山人」，笑他們不知道自己走錯路了，還得意地以為自己順利走完全程了。小龍湫之名紀錄的是遊客見到池水深窈時的想法，〈弇山園記四〉中就說：「游客過之，駭謂：『若有物其中！』故以名。」徙倚亭，標誌的是這座亭子在遊園時發揮的功能。振衣渡又名卻女津，兩個名字都記錄了遊客到此處時必然做的動作。振衣之名，乃是得於「度者必振衣而躍」的關係。卻女津的名稱來源更為有趣，是因為「游女至此往往怯而返」，所以稱它為「卻女津」。在〈弇園雜詠·卻女津〉中，世貞就寫下了女性遊客走到這裡時的有趣反應：





少女怯危津，徘徊不敢度。急喚阿嬬來，還尋舊時路。²⁴⁵

少女走到振衣渡時，由於不敢前行，所以前後徘徊，不知如何是好。一緊張起來，只好大聲呼救媽媽來解救他，並急著要循原路回頭。少女一連串害怕的反應，都被世貞記錄下來了。這一類驚喜、驚懼的反應，來自於弇山園出人意表的空間營造。若是世貞的密友，或是常常光臨弇山園、習慣弇山園空間的人，久了以後也就不以為意了。對於不熟悉弇山園的遊客，特別是與園林缺乏深刻連結的地緣取向的遊客，上述景點才能顯露出在空間營造上的匠心獨運。

二、情感取向的訪客

在地緣取向的遊客之外，還有另一大類的遊客，我們可以稱呼他們是「情感取向」的遊客。弇山園作為世貞與社會的「中介性場域」，與情感取向遊客的來訪最有關係，而與地緣取向遊客的來訪則較少關係。情感取向遊客前來弇山園的目的之一，就是與園主聯絡感情，不論他們原先與世貞之間是否相識。換句話說，除了欣賞弇山園風景的原因以外，他們也同時（或更）看重與世貞交流的機會。面對地緣取向的遊客，世貞經歷了一段思量，才做出開放園林的決定。反觀「情感取向」的遊客，不像「地緣取向」的遊客那樣是後來才被允許進入弇山園的；弇山園一開始就對「情感取向」的遊客開放，在《四部稿》以及《續稿》中，就可以看到很多與賓客來訪有關係的詩文作品。以下就分別舉出幾個例子：

1. 〈大中丞潘公自吳興扁舟見訪，醉我小祇園，各抒遯況，得十韻以謝〉（《四部稿》卷 32：隆慶四，1570）
2. 〈彥國過小祇園有作奉和一首〉（《四部稿》卷 41）
3. 〈太師華亭相公枉駕海上因游小祇園奉贈一章〉（《四部稿》卷 42）
4. 〈尚書學士吳興董公過小祇園作〉（《四部稿》卷 44）


²⁴⁵ 嬬本作  字。而  為「嬬」的異體字，故本文改為通行的嬬字。



5. 〈汪中丞戚都督道服訪余小祇園即事四首〉(《四部稿》卷 50)
6. 〈張山人寓侯先生適園得詩廿二首見示，因留宿我弇州園五日而贈以此詩〉(《續稿》卷 5)
7. 〈閻希言先生道成而游戲人間，任真自適，聞之久矣。今年來訪弇園，談笑無間。忽語余欲訪武當故館，一叩玄帝。先生有故人不二頭陀、范 Y 髻，亦余舊識也，因歌以贈先生，併寄聲焉〉(《續稿》卷 10)
8. 〈舊有詩贈月溪上人，將十年。今春至吾州講經畢，過我小祇園言別，更成一章贈之〉(《續稿》卷 14)
9. 〈蘭溪司諭彭稚修中讒移疾請告，輕舟過我山園有贈〉(《續稿》卷 14)
10. 〈肖甫兄治浙師功成，名拜御史大夫行左司馬事，道過吳門，輕舟入訪弇中，賦此贈別，得二章〉(《續稿》卷 16)
11. 〈吳明卿大參挾方山人仲美、王太學行父，以三月三日訪我弇園，與家弟敬美、曹子念、騏兒小集，分韻得林字〉(《續稿》卷 17)
12. 〈吾州有王三翁者，沙人也，年一百六。常住明上人，燕人也，年一百四。今秋眉州劉大瓢來訪，自言歷三丁丑，年百二十一，度其狀貌亦似百許歲人。期以閏月之十二日會吾山園，喜而有賦〉(《續稿》卷 20)

從第一、第二首詩的詩題可以看到，早在弇山園規模粗具，還稱作是「小祇園」的時代裡，園林裡就已經是世貞與遊客敘舊談心、聯絡感情的空間了。而當我們進一步觀察這群情感取向訪客的屬性，也可以看到其中的多元性。

以訪客與世貞的親疏遠近而言，有些人與世貞素昧平生，如第十一首詩中的王三翁、常住明、劉大瓢等人，大概只是一時興起了要探訪弇山園的想法而共同拜訪世貞，而世貞在了解他們三人奇特的來龍去脈後，卻也欣然與他們訂下了弇山園之約。有些人，如第七首詩中的月溪上人，是世貞十年未見的舊識，因為路過太倉，世貞遂邀請他到弇山園裡作客敘舊。至於平常往來密切的親戚友人在弇



山園裡相聚的紀錄，更為常見，如第五首詩中的汪道昆與戚繼光、第九首詩中的張佳胤（又名張佳允，字尚甫）、第十首詩中的吳國倫（字明卿）等人，都是世貞常常往來的好友。第十一首詩詩題中，則有世貞弟弟世懋、兒子士騏、姪子曹子念的出現。

世貞與朋友們在弇山園相聚時，彼此在人生的路上都呈現不同的風景。有人在失意時之際來到弇山園，如第一首詩作於潘季馴（字時良）辭官里居的時候²⁴⁶，第八首詩中的彭稚修則是「中讒移疾」。相反地，也有人正平步青雲，或得意人生，如張佳胤「治浙師功成，名拜御史大夫，行左司馬事」，而第三首詩詩題中的「太師華亭相公」徐階來到弇山園時是萬曆元年（1573），當時的他早已從首輔的高位上退休，賦閒在家養老了。²⁴⁷

以職業身分與社會階層而言，世貞所接待的訪客，在身分上也呈現很多元的面貌。我們看到有徐階、張佳胤等曾居要津的士大夫來到弇山園，但也有活動在民間的宗教人士，如僧人月溪上人，以及道人閻希言等人來訪。²⁴⁸一般的平民百姓，或是沒有功名的文人詞客，如王三翁、常住明、劉大瓢、張寓侯、方仲美等人，也都在世貞歡迎的座上賓之列。

弇山園所以聲名遠播的原因，一方面固然是得自於其空間營造的成就，也就是世貞所說的「以泉石奇麗甲郡國」。但是另一方面，情感取向遊客的來訪與相應的交遊活動，才是讓弇山園真正能夠名滿天下的原因。王鴻泰先生就說：

除了做為一般民眾的休閒活動場所外，園林所具有的另一種社會文化意義是園林成為重要的社交場所，特別是文藝性的社交活動，因而成為塑造文人文化的一個重要據點。²⁴⁹

賓客的來訪，特別是文人學士的來訪，常常伴隨著詩文活動的舉行，如上述所列的十一首詩〈吳明卿大參挾方山人仲美、王太學行父，以三月三日訪我弇園，與

²⁴⁶ 鄭利華：《王世貞年譜》，頁 196。

²⁴⁷ 鄭利華：《王世貞年譜》，頁 218。

²⁴⁸ 關於閻希言來訪的紀錄，事在萬曆十二年（1584）。參見鄭利華：《王世貞年譜》，頁 303。

²⁴⁹ 王鴻泰：《流動與互動—由明清間城市生活的特性探測公眾場域的開展》，頁 63。

家弟敬美、曹子念、騏兒小集，分韻得林字》，就是一次小型「詩會」的紀錄。這種紀錄小型詩會的詩在《四部稿》與《續稿》中數量不少，故我們不一一列舉贅述。不過，弇山園的詩文活動並未以團體的方式、常設的方式呈現，而是個別地、零散地因應著不同的聚會而產生。例如世貞曾作詩〈甲申中秋夕，成伯、寅叔、孟嘉復攜酒弇園，楚人李維楨、來不疑輩在焉，頗具歌吹之樂，得一首〉，詩云：

弇園寂寂已經年，忽有新颺弄管絃。楚客自能鸚鵡舞，吳儂偏愛鷓鴣篇。

攜來群從蘭心美，折後雙枝桂魄圓。塵世明朝應詫說，緱山此夜有群仙。²⁵⁰

此詩作於萬曆十二年（1584）。「來不疑」即來相如，「不疑」是他的字。這年中秋，李維楨與來相如、汪道貫等人一起來訪弇山園，在弇山園中住了八日，汪道貫、來相如在這次聚會裡展示自己的詩集，並相互贈詩。²⁵¹世貞有詩：〈李本寧大參自楚訪我弇中紀別二章〉、〈李本寧兄過訪，挾客曰來君者，其名相如，其字不疑。與談而悟，則吾貞吉先生也，喜而賦長篇贈之〉等，都是在這次中秋的聚會中所做的送別、贈答詩。而在世懋的《王奉常集》裡，我們也看到有詩記錄了相同的聚會：

誰言南阮阿咸貧，歲歲攜庖就所親。秋月一輪歌似舊，朝雲三楚客仍新。

歡來滿目皆兄弟，醉去忘形是主賓。但使風流長得似，山園還往莫辭頻。

（〈中秋，成伯、季寅復攜樽弇園，同楚人李本寧輩歡飲再賦〉）²⁵²

從詩題裡提供的資訊，我們可以知道世貞與世懋的上述幾首詩都是與同一次聚會有關的詩作。顯然不同詩人關於同一次聚會的詩作並沒有集結在一起，終究還是分散在個別詩人的文集裡。即以著作集結的形態來看，世貞自己所作的、與弇山園有關的詩文在《山園雜著》以後，其他的作品則未再集結成書。世貞晚年的重

²⁵⁰ 〈甲申中秋夕，成伯、寅叔、孟嘉復攜酒弇園，楚人李惟禎來，不疑輩在焉，頗具歌吹之樂，得一首〉，《續稿》，頁 1169-1170。

²⁵¹ 鄭利華：《王世貞年譜》，頁 300。

²⁵² 明·王世懋：〈中秋，成伯、季寅復攜樽弇園，同楚人李本寧輩歡飲再賦〉，《王奉常集》卷十二（臺南：莊嚴文化，1997 年 6 月初版，據首都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影印，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133 冊，頁 160。

心在《續稿》編輯之上，以至於逝世前雖然未及出版，但其規模與內容也已經基本底定了。世貞很可能打算選擇更全面地保存其著作，而非主題性地保存著作。

名人來訪弇山園，留下他們書寫與歌頌弇山園的作品，擴大了弇山園在文人文化圈裡的名氣。例如與世貞同屬於「後七子」之列的吳國倫，就曾作詩〈遊弇山園同元美、敬美、行甫、仲美賦〉，回憶春遊弇山園的美好：

開園婁水涯，麗美東南擅。夙昔牽神遊，茲遊況清宴。

入門世已非，踰梁境復變。磴道蟠鬱紆，池華展葱蒨。

崇臺冒霏霞，陰洞積宵霰。林端石競飛，巖際瀑紛濺。

舟迴欹樹灘，衣沾落花片。結構成化工，攀躋俯文練。

縹緲僊人樓，氤氳菩薩殿。玉筍藏貝經，金光明珠面。

乃知靜者心，無復人間戀。緩步從所如，微吟有深眷。

開筵面通波，秉燭更幽院。宛其梓澤津，掩彼蘭亭讌。

佳會及春陽，交歡竝時彥。三晨歷未周，十日飲何厭。²⁵³

吳國倫這首詩很可能也是萬曆十二年的作品。是年三月三日，吳國倫與方仲美、王同軌（字行父。吳國倫詩題所云「行甫」很可能就是王行父）等人訪問弇山園，在園中與世懋、士騏等人聚會。²⁵⁴除了前引的這首詩外，吳國倫另有〈弇山園宴集同元美兄弟暨曹子念、王行甫、方仲美賦，時三月三日，分得雲字〉、〈又得山字〉等總共三首詩記錄同樣的活動。而世貞的詩：〈吳明卿大參挾方山人仲美、王太學行父，以三月三日訪我弇園，與家弟敬美、曹子念、騏兒小集，分韻得林字〉、〈明卿諸君再過弇園，分韻得園字〉、〈方仲美博學有文，而時時使酒，依吳明卿居武昌，從訪弇中有贈〉，也是記錄這次聚會的作品。

訪客來到弇山園，在弇山園中留下的相關詩文著作，除了交待他們與園主世貞的互動往來以外，也會留下他們與其他訪客間相處的紀錄。弇山園這時成為一

²⁵³ 明·吳國倫：《甌鵲洞稿》卷七（臺北：偉文圖書出版社，1976年5月，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藏明萬曆間刊本影印），頁530。

²⁵⁴ 鄭利華：《王世貞年譜》，頁298。

座文人沙龍，讓文人在園林中相互碰撞、認識、進而發展社交網路。吳國倫的〈別章元禮〉詩，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元禮遇予弇山園，輒復戀戀，追陪歷姑蘇苕箬間，凡踰半月。雅好古文詞，

下問不已，而予實無以承之。茲返棹，過道場山言別，為賦此志感：

逢君婁水湄，別君菰城下。往返十舍餘，兼旬接杯斝。

新知成古懽，私衷歷宣騫。抗意起先民，鼓行探作者。

謫余楚狂生，齡衰識彌寡。何當報殷勤，偕之振風雅。

風斤思郢人，神鐔待歐冶。子其壯爾輶，挾轡馳中夏。²⁵⁵

依據詩前小序的內容以及詩中「逢君婁水湄」一句來看，可以知道這是吳國倫和章元禮在弇山園中相遇以後所作的感懷之詩。詩中所載的事件與弇山園有關，但詩中卻沒有世貞的身影出現。弇山園不僅是世貞與賓客間的中介性場域，同時也是賓客與賓客之間交接應酬的理想地方。

《明史》說世貞「虛懷善下」，又說當時文人「莫不奔走字下，受其品題。片言褒賞，聲價驟起」，其實《明史》所說的「字下」就是弇山園。對於有意闖蕩文壇，在士人間聲名鵲起的新秀而言，弇山園具有聖地一般的崇高地位。對年輕的士人而言，有機會訪問弇山園，就很有機會能在園裡與世貞這位文壇大老碰面，他們就可以藉機展露才華，吸引如世貞等前輩的注意，博取他們的稱讚與推介，就可以因此在文人間嶄露頭角了。在本文中，我們舉出三個人物書寫弇山園的例子，來觀察弇山園在後生晚輩的書寫之中呈現什麼樣的形象。

張元凱（？－？，字左虞），是一位沒有功名，卻曾經立志讀書的軍人。《四庫全書總目》中記載他的生平：

元凱字左虞，吳縣人，以世職為蘇州衛指揮再督漕，北上自免，歸。少受

《毛氏詩》，折節讀書，寄情詩酒。²⁵⁶

²⁵⁵ 明·吳國倫：《甌鵲洞稿》卷七，頁530-531。

²⁵⁶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七十二，頁3470。

張元凱「以世職爲蘇州衛指揮」，他的出身很可能就是明代衛所兵制之下的世襲軍戶。明代世襲的軍職很難脫籍，社會地位也不高，此一身分對張元凱帶來籠罩性的影響。他的詩文稱為《伐檀齋集》，其序文由世貞在萬曆六年的冬天寫成。²⁵⁷《伐檀齋集》中有〈春日宴弇山園呈琅琊長公〉一詩，可以讓我們看到他與世貞在弇山園裡的來往情形：

長公天下士，子房安石差相似。弇園美無伍，方丈蓬萊堪比數。

珠簾翬閣白雲中，蒼峽魚梁綠水通。高張雲錦耀日月，披拂玉樹吹春風。

巖藏洞複忽欲暝，花撲飛泉路不定。蕭瑟崢泓不可言，長吟清嘯蛟龍聽。

一望烟霞草木深，且耽丘壑不為霖。玄亭寂寂無絲竹，自有冷然山水音。

春宵花月歡為劇，入林酣暢仍浮白。相看盡是飲中仙，何必平泉醒酒石？

慚余落魄久懸鶉，自是嶽崎可笑人。葛彊頭白無推擇，常伴清遊石季倫。

終使揶揄滿人口，青蠅白壁亦何有。不能廢我嘯與歌，熟讀離騷痛飲酒。

古來出處隨乎時，赤松之遊良可師。雖然得意東山臥，無奈蒼生有所思。

丈夫磊砢無多嘅，要使身名俱受泰。弇園歲月一杯中，長公心事冥鴻外。²⁵⁸

我們看到隸屬軍戶的張元凱在詩中形容自己「慚余落魄久懸鶉，自是嶽崎可笑人」、「終使揶揄滿人口，青蠅白壁亦何有」，其實是對自己景況很不滿的形容。他曾「折節讀書」，可能也有一番豪情壯志，但因為社會制度的限制，終究使他只能在詩酒中找到慰藉。也正是因為他出身不高，張元凱特別感謝世貞這位名滿天下的前輩，不僅不以他的落魄為意，還樂於邀請他到弇山園裡吟詩縱酒，一起共享園中的歡樂時光，故他稱許世貞是「天下士」，有能與張良、謝安相比而毫不遜色的胸襟氣度，同時也稱許弇山園的美景，說大概除了仙境神山以外，天底下再也沒有能夠與弇山園競色的地方了。張元凱這麼推崇世貞與弇山園，應該不是為了要博取世貞的注意，進而取得在文壇發聲的機會。張元凱很清楚他的出身對他的影響，因

²⁵⁷ 鄭利華：《王世貞年譜》，頁 266。

²⁵⁸ 明·張元凱：《伐檀齋集》卷四（臺北：藝文印書館，四庫全書珍本二集），頁五-六。



此更衷心感謝世貞對他的照顧。

恰巧的是，在《續稿》中，世貞也有詩記錄了他與張元凱間的來往情形，讓我們從世貞的角度來理解張元凱的形象：

都尉頻過白接離，酒酣時自覓鍾期。雖成玄晏先生序，未表邯鄲幼婦碑。

豈為兜鍪寬自狎，還從鑿落誤深知。今晨散帙初開眼，大雅中興定不疑。

（〈張左虞都尉故與余善，每過弇中，風流謔浪，飛白無算，余猶以酒客鹵莽遇之。後稍出其詩，余稍稍稱善，然不覺其異也。及集成，而丐余為叙，因賦諸友篇，左虞僅居四十人之一耳。去年左虞死，余不能往弔，以香帛寓之而無主喪者。孟秋之朔，偶攤書出曬，於散帙中探得他詩，讀之不甚快。最後一卷極清新麗雅之致，句字有力，格韻不凡，而忘其誰作。以集考之，則左虞製也，不覺失聲而泣。吾愧鍾子期多矣，遂成一七言律。而會其子授官奔喪歸，并書諸友篇寄之，俾焚於棺。所逝者有知，將從夜臺沽酒三叫稱快，余亦可以無憾藝林矣〉）²⁵⁹

這首詩的詩題提供我們很多資料，讓我們觀察張元凱在弇山園裡與世貞的互動情形。相較於張元凱對世貞的推崇與感激，世貞對張元凱的印象就沒有那麼鮮明，剛開始以為他只是稍微特別的「酒客」而已，並未多加留意。這位酒客來到弇山園參與詩酒之會時，常常「風流謔浪，飛白無算」，不過世貞倒是也不以為意。張元凱生前曾將詩作拿給世貞過目，世貞當時「稍稍稱善，然不覺其異也」，可見他在世貞的弇山園裡並非一位特別顯目的人物。一直是到了張元凱死後，世貞才發現張元凱作品的成就「句字有力，格韻不凡」，於是說：「吾愧鍾子期多矣」，感慨以前未能及時提拔張元凱，讓他在文壇上一嶄頭角。

對張元凱這樣一位失意的詩人來說，因為個人出身與社會條件的限制，使得

²⁵⁹ 〈張左虞都尉故與余善，每過弇中，風流謔浪，飛白無算，余猶以酒客鹵莽遇之。後稍出其詩，余稍稍稱善，然不覺其異也。及集成，而丐余為叙，因賦諸友篇，左虞僅居四十人之一耳。去年左虞死，余不能往弔，以香帛寓之而無主喪者。孟秋之朔，偶攤書出曬，於散帙中探得他詩，讀之不甚快。最後一卷極清新麗雅之致，句字有力，格韻不凡，而忘其誰作。以集考之，則左虞製也，不覺失聲而泣。吾愧鍾子期多矣，遂成一七言律。而會其子授官奔喪歸，并書諸友篇寄之，俾焚於棺。所逝者有知，將從夜臺沽酒三叫稱快，余亦可以無憾藝林矣〉，《續稿》卷十八，頁1203-1204。

他始終難在生命中做到自我實現的目標。人生中一段在弇山園裡與園主世貞過從的時光，可能就是最接近理想的實現，最不用介意外人眼光的日子了。

蔡獻臣，字體國，萬曆十七年（1589）考上進士，著有《清白堂稿》。李清馥《閩中理學淵源考》中記載世貞對獻臣的稱讚：「司寇王元美歎為用世才。」²⁶⁰蔡獻臣以文壇後生晚輩的身分書寫弇山園，文中充滿對世貞這位前輩大老的尊敬：

獻臣么麼無似，自齠年即知世間有先生。鴻裁鉅筆，為學士斗山。總角稍得讀所為文，心艷而好之，惟恐不得當也。去歲不自意附長公驥尾稱晁弟，又得備員屬吏事先生署中。先生獎借開誘，溢於分涯，十餘年所企慕而不得見者，一朝為知己。自先生抗疏歸，即日就道。清風高節，與攝山並峙。鷄肋羈人，恨不即棄而追隨於弇山之園也。不揣謂先生文似史遷，詩似杜甫，秀徹恬淡如謝安石，致位通顯而乞身強健如白樂天。先生歸，而所以為先生者全矣。（〈上王鳳洲司寇〉）²⁶¹

本文作於萬曆十七年己丑年。獻臣考上進士後即在刑部任職，而世貞又時任南京刑部尚書，所以獻臣說「備員屬吏事先生署中」。²⁶²對獻臣來說，世貞是他的長官，而以聲望與經歷來說，世貞也是他的前輩，在文中對各層面的關係都有所照顧。由於世貞「文似史遷，詩似杜甫，秀徹恬淡如謝安石，致位通顯而乞身強健如白樂天」，因此獻臣筆下的弇山園遂成為一個文化意義上的聖地，是他作為文壇後起之秀在精神上所歸附的家園，故獻臣說：「恨不即棄而追隨於弇山之園也。」獻臣所言欲棄者，即他的仕途官職；而所欲追隨者，即世貞所引領起來的一代文風，而這一代文風又藉由弇山園的形象而凝聚起來。

²⁶⁰ 清·李清馥：《閩中理學淵源考》卷七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3月初版，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460冊，頁682。

²⁶¹ 明·蔡獻臣：〈上王鳳洲司寇〉，《清白堂稿》卷九（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1月第一版，據明崇禎刻本影印，四庫未收書輯刊陸輯）第22冊，頁226-227。

²⁶² 世貞於萬曆十七年八月二十五日抵金陵，二十七日正式上任，萬曆十八年三月上書乞休獲准。任職南京刑部尚書的這段期間裡，他因被南京廣西道監察御史黃仁榮彈劾，於萬曆十七年十月上疏申辯，杜門告休，請求罷斥，但未獲批准；十一月，又上疏請歸，亦未如願退休。從蔡獻臣給世貞的書信內容判斷，獻臣寄書世貞的時間大概就在世貞上疏請休的這段時間內。參見鄭利華：《王世貞年譜》，頁338-340。

相較於張元凱的失意落魄、蔡獻臣的頭角初露，程嘉燧書寫弇山園則輕鬆愜意不少。程嘉燧（1565－1643）是晚明有名的畫家，《明史》記載他：

程嘉燧，字孟陽，休寧人，僑居嘉定。工詩，善畫，與通州顧養謙善。友人勸詣之，乃渡江，寓古寺，與酒人歡飲三日，夜賦咏古五章，不見養謙而返。崇禎中至常熟讀書耦耕堂，士林咸重之。閱十年始返休寧，遂卒，年七十有九。²⁶³

程嘉燧一生未有功名，而以詩、畫為人所推崇，屬於明清社會上很特殊的「文人群體」。²⁶⁴與張元凱和蔡獻臣比起來，比世貞年輕三十九歲的程嘉燧更是晚輩。他在世貞晚年時來到弇山園，而當時的程嘉燧還只是二十六歲的年輕人而已。²⁶⁵關於這次聚會，他作有〈端午王司寇弇園留壽泛舟二首〉以記之：

送客醉眠罷，開軒仍見留。於白下歸闌芳素軒，忻逢泛蒲節，重命采菱舟。

傀俄玉千尺，空明銀半鉤。久傳池上詠，今侍白公遊。

其二

改席就新月，移篙入晚涼。杯鄰水葉淨，衣襟岸花香。

石罅水盤走，橋分畫燭張。還疑泛河漢，歷歷玉繩翔。²⁶⁶


詩題寫明端午，是夏初之時，世貞在〈弇山園記八〉中曾說此時的弇山園處於「花事稍闌，濃綠繼美」的狀態中，正是一年中最美麗懾人的時節之一。程嘉燧有意在詩中將世貞比擬為白居易，將弇山園比擬為白居易在洛陽建立的履道園，讓弇山園的水景與歷史名園遙相呼應。第一首詩中「久傳池上詠」之「池上」，指白居易歌詠履道園的〈池上篇〉詩、序。履道園「地方十七畝，屋室三之一，水五之

²⁶³ 清·萬斯同等：《明史》卷三百九十六（上海：上海古籍，2002年3月第一版，據北京圖書館藏清抄本影印，續修四庫全書）第331冊，頁293。

²⁶⁴ 關於明代文人文化的分析，參見王鴻泰：〈迷路的詩——明代士人的習詩情緣與人生選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0期（2005年12月），頁1-54。

²⁶⁵ 王世貞於萬曆十七年（1589）六月中始得遷南京刑部尚書之報，隔年三月回鄉里居，十一月底逝世。程嘉燧在詩題中尊稱王世貞「王司寇」，可見程嘉燧此次造訪弇山園的時間在王世貞升任南京刑部尚書以後。又程詩詩題標明時節為端午，因此他只可能是在萬曆十八年（1590）的端午節來到弇山園。參見鄭利華：《王世貞年譜》，頁336。

²⁶⁶ 明·程嘉燧：〈端午王司寇弇園留壽泛舟二首〉，《松圓浪淘集》卷一（上海：上海古籍，2002年3月第一版，據湖北省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影印，續修四庫全書）第1385冊，頁604。



一，竹九之一，而島池橋道間之」，是一座以水竹之勝聞名的城市園林。²⁶⁷至於「今侍白公遊」，就已經很明顯地將世貞與居易相提並論了。除了美景之外，在「送客醉眠罷，開軒仍見留」一句中，程嘉燧也寫出了世貞待客的殷勤。根據程嘉燧自注，此處所說的軒是芳素軒。芳素軒處於第六區「文漪堂—爾雅樓區」中，是世貞平時坐臥休息之處，也是弇山園內以居家機能為主的區域，平常是不太對遊人開放的。晚上的祝壽宴結束後，一般的客人都回到專屬的客房休息。但程嘉燧特別得到世貞的邀請，能夠參與在芳素軒附近舉行的小型聚會。當時的世貞已經是名滿天下的文學巨擘了，而程嘉燧還只是初出茅廬的年輕人而已，世貞待客的熱情，讓程嘉燧備感驚喜，以詩句記錄下這難得的與會經驗。程嘉燧詩中的弇山園，就是一個好客、溫暖、歡樂而舒坦的樂園。

由於出身經歷的不同，張元凱、蔡獻臣與程嘉燧在書寫弇山園時，各自有其側重的面向。對張元凱來說，弇山園是一個讓他在現實的缺憾中有所慰藉的一方天地。對蔡獻臣而言，身為新科進士，對官場前輩、文壇大老的敬重，也是關乎自己文風、成就與仕途方向的表態。在程嘉燧的眼中，他並不關心自己能否與世貞建立關係、進而為自己的前途帶來正面影響；重要的是他趕赴了一次文人間傳頌已久、人人稱羨的弇山園之遊，並且得到園主世貞特別的歡迎，成為他生命中一次值得紀念的美好回憶。

以活動類型而言，這些情感取向的客人，除了在弇山園裡與世貞進行詩文唱和以外，當然也會參與世貞「蠹魚想像」的實踐，一起鑑賞圖籍文物（如范欽就是被世貞邀請一同鑑賞宋版書的例子），或是參與「野人想像」的實踐，與世貞一起坐船遊園、大啖美酒佳餚，如世貞給王衡（1561 - 1609，字辰玉，號綏山）的書信所言：

弇中風氣清淑，花竹魚鳥爭來相媚。暇則呼兒子輩侍匕箸，賢叔、堅吾、

²⁶⁷ 唐·白居易：〈池上篇〉詩並序，出自陳植、張公弛選注，陳從周校閱：《中國歷代名園記選注》，頁5。

二三知己相與，較陰晴，談風月，時進酒籌，欣然忘其數也。((《王辰玉》))

2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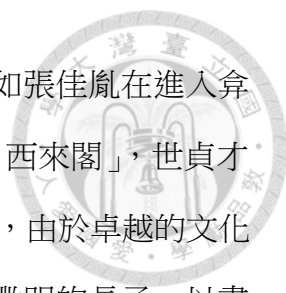
即以「較陰晴」、「談風月」、「進酒籌」為例，差不多就是世貞「把蟹螯，拍浮酒船中」理想的實踐了。

另外一種特殊的社交活動則是景物的命名，包括碑刻的題寫。弇山園內的景物，其名稱可知是得自於世貞親友者如下：

| 隸屬區域 | 景物名稱 | 命名者 | 有無具體型態 |
|-----------------|-------|----------|--------|
| 第一區 | 清涼界 | 文彭 | 石刻 |
| 小祇林—藏經閣區 | 會心處 | 世貞親人 | 無 |
| 第二區 弇山堂區 | 城市山林 | 張佳胤 | 石刻 |
| 第三區 西弇 | 乾坤一草亭 | 文彭 | 石刻 |
| 第四區 中弇 | 磬玉峽 | 王世懋 | 無 |
| 第六區 文漪堂—爾雅樓區 | 來玉閣 | 汪道昆（提議者） | 無 |

景物的命名是一種地景意義的賦予，命名活動讓一個空間開始可以被人們談論、被人們書寫，進入人類思維的抽象意義中。命名可以只是一個語言事件，但也可以藉由諸如碑刻題楹等有很明顯物質性的具體存在而彰顯出來。而不論其具體形式的有無，命名的權力總還是掌握在空間主人手中的。弇山園內可以確知是世貞親友命名的景點不多，不過，從表中所呈現的資料可以看到，能夠參與景物命名

²⁶⁸ 「堅吾」可能是王錫爵的親人，見於王錫爵〈叔父少荊公墓誌銘〉，參見明·王錫爵：〈叔父少荊公墓誌銘〉，《王文肅公全集·王文肅公文草》卷九（臺南：莊嚴文化，1997年6月初版，據首都圖書館藏明萬曆王時敏刻本影印，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36冊，頁375-377。〈王辰玉〉，《續稿》卷一百九十九，頁8977。



的人除了如世懋這種至親以外，也可以是過從甚密的老朋友，如張佳胤在進入弇山堂區的石坊上題「城市山林」。汪道昆提議將來玉閣命名為「西來閣」，世貞才因著汪道昆的入住，將閣名定為「來玉閣」。文化界的耆宿大老，由於卓越的文化成就，也可參與弇山園地景的命名。文彭（1498－1573）是文徵明的長子，以書畫為名，世貞曾為他作贊，文曰：

南京國子博士文三橋先生，諱彭，字壽承，故待詔徵明子也。先生少承家學，善正行、草書，尤工古隸，咄咄逼其父。以諸生久次，貢授秀水訓導，擢國子助教於南京，時七十餘矣。先生敦直坦易、於進退取予皆稱心而受，不為飾讓。人以待詔故，多優假之。七十六卒。

贊曰：父子俱有藝文，而俱不得志於科目。羸馬青衫，潦倒散局，然父視之若蠟，而子甘之若飴，各行此是，不論彼非。²⁶⁹

文彭可以說是世貞的長輩了，在像贊中亦可見世貞對他的敬重。在〈弇山園記二〉裡，世貞稱讚他題於清涼界的石刻「甚怪偉」，在〈弇山園記四〉中，則稱讚他在乾坤一草亭的題楹「結法甚佳」，故世貞將景物依文彭所題的字一一命名之，顯示世貞對這位前輩的推崇與尊敬。透過命名活動，世貞與大老耆宿、知交密友之間的過從往來具體化為景點的名稱或碑刻題楹，他們在園林裡活動的痕跡就被鐫刻在弇山園的土地上，從而加深了園林的文化意蘊。

來到弇山園的「學士大夫，以及山人詞客、衲子羽流」，無論進行的是詩文唱和，或是讓主人擺酒設宴款待，或是與主人相約同遊三弇、泛舟水上，都展現了弇山園作為世貞個人與社會間「中介性場域」的豐富面向。有幸參加這樣聚會的人，不論他們的出身高低、與世貞間是否有深厚交情，都會被世貞熱情的款待和弇山園內的美景給吸引住，成為生命中一次值得一再追懷的美好經驗。²⁷⁰

²⁶⁹ 《續稿》卷一百四十九，頁 6838。

²⁷⁰ 相較於李攀龍出身山東寒素之家，世貞出身江南望族，加上他在「家難」後回到江南，與吳中士人群體有所往來，王世貞可以調動的文化資本是李攀龍望塵莫及的。這也是王世貞在李攀龍逝世後能夠快速取得文壇盟主地位，型塑一代文化風潮的重要原因。

其實，世貞與當代人物的來往，誠為一值得繼續梳理的面向。雖然因論文主題與篇幅的限制，



第五節 弇山園與世貞的宗教修為

世貞在弇山園中的生活，還有一部分是與宗教相關的。事實上，在世貞的「蠹魚」想像以及相應的生活實踐中，就有和宗教密不可分的部分。當世貞列舉他的圖書文物收藏時，佛、道二教的經典總是在清單之列。弇山園中的五個藏書樓（室）中，最早落成的藏經閣本就以收藏佛、道二教的經書而得名，閣中也區分為「法寶」室和「玄珠」室，分別放著佛經和道經讓世貞可以隨時檢覽。爾雅樓又名九友樓，佛、道經書就在「九友」之列。少宛委存放的是宋版書，而書室所在的樓閣卻是以供奉儒、佛、道三教像的參同室為中心的建築。芳素軒中所藏：「《老子》、《莊》、《列》、《黃庭》、《太玄》、《維摩》、《圓覺》、《楞嚴》諸經」，也少不了宗教經典的部分。五個藏書地點裡，可能只有小西樓沒有特別為宗教經書開闢存放的空間。而就蒐集經書的行動而言，〈小祇林藏經閣記〉中記載世貞為了擁有完整的經藏，雖然自己原先就有的收藏已經近乎齊全（佛經缺「百之二」，道經缺「百之一」），但依然苦心搜求所缺漏的卷帙。²⁷¹可見弇山園裡收藏宗教經典的情況應該

無法在本文中深入探討，但筆者將兩點觀察附註於此，期待這些面向還可以繼續有所討論。

首先是世貞與文彭之間的關係。世貞似乎特別敬重文彭，弇山園內有兩處地名與他有直接聯繫，除了弟弟世懋以外，幾乎沒有人能享受這麼大量的命名權力，足稱弇山園地景塑造過程中的特殊禮遇。在家難後回到江南長居的世貞，對吳中固有的文人群體必須有所致意。文彭是吳中文壇大老文徵明的長子，世貞敬重文彭，在弇山園中標榜他的足跡，其實不無實際的考量。

其次，筆者也注意到世貞與汪道昆的密切往來。汪道昆是安徽歙縣人，是明代徽州府轄下的一縣，與著名的徽州商人群體關係密切。前面說過，太倉在明代與日本、琉球有所聯繫，有「六國馬頭」之稱，是一座以海洋貿易立足的商業城市。世貞與汪道昆來往密切，弇山園中是否有因此而與徽州商人的出入，牽涉到明代中後期士商關係的變化，此其一也。而世貞、汪道昆，以及與世貞密切往來的戚繼光都有豐富的軍事歷練，皆有「抗倭」的事蹟。他們在當代海洋貿易中扮演的角色為何，弇山園又提供了一個什麼樣的場域，讓這些同時跨足軍政、商貿、文化領域的人們互動，也是一個值得探討的面向。關於明代中後期士商關係，以及商人在文化領域的參與，參見王鴻泰：〈雅俗的辯證——明代賞玩文化的流行與士商關係的交錯〉，《新史學》第17卷第4期（2006年12月），頁73-143。

²⁷¹ 徐兆安曾指出十六世紀的文人有標榜收藏《道藏》的風氣，而王世貞更常常強調自己收藏的是完整的《道藏》。世貞雖然常常將佛、道二藏並舉，然而對當時的文人而言，佛、道二藏所享有的位階高低並不相同。徐兆安以文體與義理等層面做分析，認為《大藏經》比《道藏》來得更符合文人群體對思想文獻的要求。因此，文人群體，特別是王世貞標舉收藏《道藏》的風氣，可能與十六世紀晚期以後文人務博的風尚有關。關於當時士人與佛、道經典，特別是《道藏》的關係，參見徐兆安：〈證驗與博聞：萬曆朝文人王世貞、屠隆與胡應麟的神仙書寫與道教文獻評論〉，《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53期（2011年7月），頁259-264。



是很理想的，能夠讓世貞隨時閱讀。

若以禮佛修行的地點來看，藏經閣和參同室就是很明顯為宗教活動而設計的地方。芳素軒落成的時間比上述兩處都晚很多，萬曆十四年年底以後才出現在弇山園中，成為弇山園內宗教空間的一部分。進一步地說，焚香禮佛一類的活動，大概是在供有三教像的參同室裡進行。而「誦經」或「讀經」一類的活動，可能還是在圖書文獻豐富的藏經閣內進行。在〈題弇園八記後〉裡，世貞就描述了他閣裡的活動：

捧經之暇，一咏一觴於其間，足矣。²⁷²

這個敘述的意思是世貞平常在藏經閣裡閱讀佛、道經書，閒暇零碎的時間裡則會吟哦詩文、舉杯縱酒。而〈弇山園記二〉也有類似的記述：

畏客之餘，輒闖入其中，以息躁汰濁而已，不能徧幡閱也。²⁷³

藏經閣裡有完整的宗教經典，又有其他的圖書文獻，所以世貞在感到無力應付外人的時候，就常常躲到閣中，藉由讓自己沉浸在豐富的圖書中，以感受沉靜安寧的氣氛、滌淨煩躁的心靈。這種生活就像世貞在〈秋日小祇園即事作〉中所描述的景況一樣：

幽竹藩行逕，客來無送迎。石梁橫秋色，高閣延遠清。

愛此脩日景，彌耽靜者情。時探諸品畢，不省何經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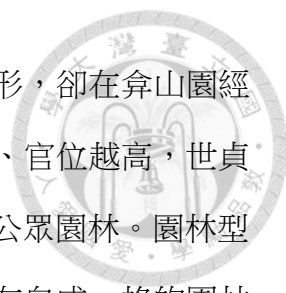
微微甘雨至，稍稍涼風生。遲暮且莫返，與君聽松聲。²⁷⁴

世貞「時探諸品畢，不省何經名」，顯然無意於專心讀經，而是著重透過經書的閱讀，讓精神由浮動轉為沉靜，緩緩地融入園中一片天光雲影裡。因此，整體來說，不論從圖書文獻的分類來看，或是從行為活動的區隔來看，世貞在弇山園裡大概沒有刻意區分宗教活動與非宗教活動之間的差別，兩者是很自然而然地揉合成為世貞園居生活的完整節奏，沒有明顯的分野存在。

²⁷² 〈題弇園八記後〉，《續稿》卷一百六十，頁 7311。

²⁷³ 〈弇山園記二〉，《續稿》卷五十九，頁 2965。

²⁷⁴ 〈秋日小祇園即事作〉，《四部稿》卷十一，頁 967-968。



不過宗教活動與非宗教活動兩者水乳交融、並行不悖的情形，卻在弇山園經營的方向改變後開始分道揚鑣。隨著世貞自身涉入的外務越多、官位越高，世貞決定將弇山園從一座封閉的私家園林轉變成對庶民大眾開放的公眾園林。園林型態的轉變，讓世貞很難像過去在離薺園、小祇林隱居時一樣，在自成一格的園林中過著「禮豈在中饋？懶不廢尊罍」（〈秋日離薺園即事作〉）與「幽竹藩行逕，客來無送迎」（〈秋日小祇園即事作〉）那種不拘小節的愜意生活。雖然弇山園因為日漸豐富的社交活動而成為了一個文人文化發展過程中的重要空間，但這種轉型也衝擊著園內宗教活動與非宗教活動之間的關係。宗教活動的進行，特別需要在心靈與精神的層次達成專注與寧靜的要求，讓人可以專一地追求心靈境界的淨化提升。因此當弇山園內的社交活動益發豐富時，弇山園原本具有的宗教功能就顯得難以與其他類型的活動共存。

弇山園從私人園林走向開放性的園林，當然與世貞好客、樂於分享的個性有絕對關係，但背後也有些無奈與不得不然的因素存在，尤其是弇山園精緻華麗的建築配置，很可能落為有心人的口實。這種擔憂可能正是促成世貞決定將弇山園經營成開放性園林的臨門一腳。一旦弇山園對大部分的訪客開放以後，就不容易再回到原來的封閉狀態了。在這樣的前提之下，如果世貞要解決弇山園愈來愈熱鬧的情況，可能就只有「另闢居室」一途可行。為了宗教修行的緣故，世貞曾在太倉城內建立了恬澹觀。最後，因為離園索居的生活畢竟不如園居來得愜意，加上世貞對自己修行之路的態度有所轉變，世貞最後還是回到弇山園中，在弇山園偏僻的一隅開闢芳素軒以避客。我們觀察世貞的年譜，可以看到世貞在小祇園／弇山園開始建設後，除了外出任官以及宗教修行兩個原因之外，沒有其他長時間離開弇山園的紀錄了。因為外出任官而離開園林和家鄉，這是所有古代士大夫一定會面臨的情況，世貞也不能是個例外。但是世貞因為個人的宗教追求而離開熟悉的園林生活，卻完全出自一己主動的選擇。畢竟從客觀條件來看，弇山園園中既有完整的經書收藏，又設置有專屬的空間讓世貞可以頂禮佛法，已經能夠滿

足世貞宗教修行之所需，實在沒有離開弇山園而另闢居所的必要。

世貞在萬曆七年（1579）開始崇奉曇陽子。²⁷⁵信仰曇陽之教對世貞決心在弇山園外另闢居所，以專意宗教修為有極大的關係。曇陽子本名王燾貞（1558－1580），是大學士王錫爵（1534－1614）的次女。王錫爵字元馭，號荊石，比世貞年輕八歲，和世貞一樣是太倉地區的望族，與世貞一家十分友好。「曇陽」是王燾貞的法號，取義於南北朝淨土宗高僧曇鸞。²⁷⁶王世貞曾為其作〈曇陽大師傳〉以記錄其言其事，是我們現在了解曇陽信仰的最主要資料。

王錫爵在萬曆二年（1574）將王燾貞許配給參議徐廷祿的兒子徐景韶，王燾貞拒絕此門婚事，一反常態地帶著觀音菩薩的佛像在一間淨室裡獨居，逕自對菩薩發願說：「願得長齋、受戒、充弟子」，讓母親朱淑人既生氣又訝異。面對母親的質問，王燾貞回應道：「嗟乎，豈負彼哉？彼故無我緣也」，暗示他與徐景韶之間實無夫妻緣分，不應強求為婚。徐景韶不久病故，彷彿應驗了王燾貞當時的預言，但王燾貞雖未與徐景韶成婚，此時卻以未亡人的身分在徐墓旁為他守喪。這段築舍墓旁的期間裡，列真群仙常常降臨王燾貞的居室，發生不少奇異的現象，王燾貞也開始以曇陽為號，展現他的神蹟，吸引了包括世貞在內的許多名士為其弟子，就連其父王錫爵亦北面師事之。萬曆八年（1580）九月九日，曇陽子在十萬人的目睹之下羽化成仙，一時震動東南，連朝議也為之沸騰。²⁷⁷

世貞對曇陽子的信仰，隨著曇陽子神蹟的顯現而漸漸深化。沈德符在《萬曆野獲編·婁江四王》中就記載：

和石初于曇陽事與弇州俱不甚信，後屢著靈異，弇州遂北面，而和石亦息

²⁷⁵ 鄭利華：《王世貞年譜》，頁 273。

²⁷⁶ 據〈曇陽大師傳〉，曇陽子曾對世貞與王錫爵等人交代自己的前世今生：「出所書遺教及辭世偈贊凡四紙以授封公及學士，一紙以授世貞。復命女童傳語：『吾曇鸞菩薩化身也，以欲有所度引，故轉世耳。』」參見〈曇陽大師傳〉，《續稿》卷七十八，頁 3835。

²⁷⁷ 原文作：「柵以外三方可十萬人，拜者、跪者、哭而呼師者、稱佛號者不可勝記。」而根據沈德符所言，「一時名士如弇州兄弟、沈太史懋學、屠青浦隆、馮太史夢禎、瞿冢君汝稷輩無慮，數百人皆頂禮，稱弟子。先，已豫示化期。至日，並集於其亡夫徐氏墓次，送者傾東南。」參見〈曇陽大師傳〉，《續稿》卷七十八，頁 3836。

喙矣。²⁷⁸

和石是王錫爵之弟王鼎爵的字。從沈德符的敘述來看，世貞師事曇陽子的契機在於曇陽子「屢著靈異」。隨著曇陽子神異事蹟的一再發生，世貞與王鼎爵漸漸改變先前存疑的態度，開始投身曇陽信仰。

不過，在世貞自著的〈曇陽大師傳〉裡，對於自己投入曇陽信仰的歷程，卻有不一樣的敘述：

是時不佞世貞屏跡小祇園，竊聞師之概而心慕之。適學士見訪，語次不佞，歎曰：「此天人關也。……」²⁷⁹

依文中記載，世貞平常耳聞曇陽子的事蹟後，就已經心生嚮往了。王錫爵的居中引介，只是作為臨門一腳，讓他正式投身於曇陽子的門下。關於世貞投入曇陽信仰的歷程，徐兆安在碩士論文《英雄與神仙：十六世紀中國士人的經世功業、文辭習氣與道教經驗》中，認為沈德符的記述較為可信。世貞在〈曇陽大師傳〉中的記載，其目的是見證曇陽神蹟的發生，故對於自己在投身曇陽信仰前的懷疑，很可能就採略去不談的態度。因此，徐兆安認為：世貞所謂的「竊聞師之概而心慕之」一句，「很可能只是飾辭而已」。²⁸⁰

曇陽子信仰的內容包含來自儒、佛、道的成分，以「恬澹」總其教理，對世貞決意開始戒除外務，斷絕社交活動有絕對的影響，連帶讓世貞作出搬出弇山園，另築「恬澹觀」隱居的決定。據〈曇陽大師傳〉，早在曇陽子未羽化前，有很多人藉由王錫爵的居中引介，得到了曇陽子的教諭。觀察這些仙諭的內容，裡面就有很多關於戒除名利的教訓，如曇陽子諭示管志道的內容：「上才學道，心欲澹。」屠隆：「大美無美，至言無言。君直道多聞，道之所不棄，亦道之所不載。智者不自知，知之不言，言之不文，此道機也。」沈懋學：「凡好名好事、交際往來，……

²⁷⁸ 明·沈德符：〈婁江四王〉，《萬曆野獲編》（臺北：偉文圖書出版社，1976年9月，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藏舊鈔本影印），頁1567。

²⁷⁹ 〈曇陽大師傳〉，《續稿》卷七十八，頁3803。

²⁸⁰ 徐兆安：《英雄與神仙：十六世紀中國士人的經世功業、文辭習氣與道教經驗》（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王汎森、張永堂先生指導，2008年），頁133。

亦屬塵緣。」王世懋：「道包天地、離有無，不出澹之一字。存其實則務匿其名，……。」²⁸¹這些諭示的內容，既提示了曇陽以「澹」為教的精神，也指出了戒除名利誘惑的必要。²⁸¹在曇陽子化去後，諸如恬澹、斷名根、省嗜欲等一類的主題一再地進入世貞的生命中。〈曇陽大師傳〉就載世貞夢見曇陽子的經過，在夢中，曇陽子對他強調了曇陽之教的精神：

吾道無他，奇澹然而已。嚮語若「固靈根」、「去嗜好」、「薄滋味」、「寡言語」，久而行之即不得，毋厭倦。稍有得，毋遽沾沾喜。自以為得，則終弗得也。²⁸²

在一封書信裡，世貞也是這樣體認的：

先師以夙緣契上真，以節誼脫世網，以靜悟為入門，以恬澹無慾為教。（〈劉錦衣〉）²⁸³

曇陽子標榜「寡言語」、「澹然」、「恬澹無慾」，與世貞在弇山園中的生活型態構成很大的衝擊。世貞早年與李攀龍、徐中行、吳國倫等人「紹述何、李，排擊王、唐」，很早就取得文壇上顯赫的聲名。嚴嵩、張居正兩位首輔即使先後在政治上攻擊世貞，但論到世貞的才華，都亦曾因此想將世貞收為己方的陣營中。²⁸⁴而李攀龍在隆慶四年（1570）逝世後，世貞更是執當代文壇之牛耳，「獨操其柄二十年」，直到世貞在萬曆十八年（1590）逝世。因此，可以想見當時來到弇山園，想要與世貞這位文壇巨擘見面、談論文藝，或希望藉此而聲名鵲起的文人該有多少了。至於請託世貞寫序、墓誌銘等應用文字的人，更是不在話下。

曇陽子在即將羽化前不久，曾指示世貞和王錫爵建築「曇陽恬澹觀」，簡稱「曇陽觀」或「恬澹觀」，目的是要在觀中設置神龕以供奉祂的神位。世貞與錫爵很快

²⁸¹ 參見〈曇陽大師傳〉，《續稿》卷七十八，頁3843-3845。

²⁸² 〈曇陽大師傳〉，《續稿》卷七十八，頁3837。

²⁸³ 〈劉錦衣〉，《續稿》卷二百五，頁9187。

²⁸⁴ 王錫爵在〈太子少保刑部尚書鳳洲王公神道碑〉裡，就曾記載嚴嵩對世貞的欣賞：「時分宜相當國，雅重公才名，數令具酒食徵逐，微諭相指，欲陰收公門下，公意不善也。」而《明史》也有關於張居正對世貞友善的記述：「時張居正枋國，以世貞同年生，有意引之，而世貞不甚親附。」參見清·萬斯同等：《明史》卷三八八（上海：上海古籍，2002年3月第一版，據北京圖書館藏清抄本影印，續修四庫全書）第330冊，頁177-178。

就在太倉城西南角找了一塊地，依照曇陽子的意思建造了恬澹觀。萬曆八年十一月，也就是曇陽子化去後兩個月，兩人為了供奉曇陽子的香火，加上專心於自己的宗教修行，遂一起進入觀中隱居。²⁸⁵〈曇陽大師傳〉記載了恬澹觀的情形：

時世貞與學士謀買地城之西南隅，少僻而野有水竹之屬。築數椽以奉上真，而茅齋翼之，冀它日得謝喧以老。而師許之，曰：「吾蛻而龜歸於是」，因署其榜曰：「曇陽恬澹觀」。恬澹者，師所繇成道指也。署書表裏作龍蛇二篆，古雅整麗，勢欲飛動，遂為天下冠。其祠南面中二位曰觀世音教主也，曰金母司仙籍者也。稍次而南者，左即蘇元君上師也，右即朱真君本師也。西嚮而首者，即偶覲嬰導師也。東嚮而首者，純陽呂公。次西嚮者，許、鄭、謝三公，常與師談道者也。次東嚮者，崔、周、鄒三仙姊，師所旦夕麗澤者也。其名號、位次皆裁自師手。²⁸⁶

恬澹觀位於太倉城內西南角(弇山園則位於太倉城內西北角)，從文中的描述看來，恬澹觀的環境條件和弇山園頗為相似，兩者都在太倉城闌闌外圍的隙地上，所以恬澹觀才「少僻而野有水竹之屬」，可以避免受到鬧市中人群活動的干擾。以佈置而言，恬澹觀頗為簡單，大概是為了要符合曇陽子恬澹之教的教旨，才刻意減少物質性的營造。根據世貞的說法，曇陽子在羽化以前，對於觀中應該供奉哪些仙真的問題，都已經親自規劃完畢了。可見恬澹觀的宗教機能十分強烈而專一，在設計之初，就定位成一座讓人專心於宗教清修的佛堂。

世貞既然為了遵奉曇陽子的教誨而從弇山園中遷出，移居恬澹觀，他的生活型態當然也會有所改變。王錫爵在〈太子少保刑部尚書鳳洲王公神道碑〉裡，就記載了當日世貞與他在恬澹觀裡的生活情形：

會予化女以守節感冥契，立恬澹教門。公有當于心，輒焚筆研、謝賓客，與余結廬城南，戒食、梵誦甚苦。²⁸⁷

²⁸⁵ 鄭利華：《王世貞年譜》，頁 277。

²⁸⁶ 〈曇陽大師傳〉，《續稿》卷七十八，頁 3816-3817。

²⁸⁷ 明·王錫爵：〈太子少保刑部尚書鳳洲王公神道碑〉，《王文肅公全集·王文肅公文草》卷六（臺



沈德符也說：

初，曇陽化去，弇州與相公俱入道，退居曇陽觀中，屏葷血，斷筆硯，與家庭絕。（《萬曆野獲編·婁江四王》）²⁸⁸

可見退居恬澹觀以後，在生活型態上最明顯的改變，就是世貞不再像居住在弇山園時那樣熱衷於與人往來，也斷絕了一切文化活動，專心頂禮曇陽子與諸神佛。

只不過，對住慣了弇山園的世貞而言，遷入恬澹觀畢竟是太大的改變，加上自己實在不能完全做到當初設定的「焚筆研」、「謝賓客」的理想，還是不免與外在人事有所互動，因此世貞又搬離太倉城，住到城外鄉野的王氏故宅。最後又回到弇山中居住。在〈無住館記〉中，世貞就曾就恬澹觀觀居的生活作了評論：

余觀處者垂五載，而不能盡廢。客與家遠者誘耳，邇者誘目，不得已而謀徙之深野。²⁸⁹

如果我們再看〈疏白蓮沼築芳素軒記〉，就會更清楚世貞在恬澹觀裡實際面臨到的情況是什麼：

余自謝郎楚節歸，即居弇中，然往往為游客所窘。入曇陽觀奉香火者六載餘。其室居湫淺，冬寒而夏炎；晨則狎貴客之跡，而暮則狎童稚之喧。漸老漸不可耐，於是避之鄉居，頗閒寂而稍曠。環堵百穿，有戶無牡，時時為盜憎。三月而後，客復隨迫，家餉鮮繼，於是復治弇。²⁹⁰

「晨則狎貴客之跡，而暮則狎童稚之喧」一句，正是〈無住館記〉中「客與家遠者誘耳，邇者誘目」的進一步說明。總而言之，在恬澹觀居住的五、六年間，世貞實際上並沒有如當初的理想一樣，全然地進入完全的宗教修行狀態，「貴客之跡」與「童稚之喧」等干擾世貞清修的事物依然圍繞著恬澹觀。不得已，世貞只能躲到鄉下的故宅去住，過一個讓貴客找不到、童稚小兒無力抵達的鄉居生活，就像

南：莊嚴文化，1997年6月初版，據首都圖書館藏明萬曆王時敏刻本影印，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36冊，頁310。

²⁸⁸ 明·沈德符：〈婁江四王〉，《萬曆野獲編》，頁1567。

²⁸⁹ 〈無住館記〉，《續稿》卷五十八，頁2941-2942。

²⁹⁰ 〈疏白蓮沼築芳素軒記〉，《續稿》卷六十五，頁3253-3254。



他在〈山園雜著小序〉中所說的情形：

為客所跡逐，亡已轉之村中故居，而兒子騏築培塿，疏汙邪而栖斗室。其

上強名之曰：「約圃」，而余亦姑為之記，而咏之。²⁹¹

「為客所跡逐」是世貞遷出恬憺觀，回鄉下故居的主要因素，事在萬曆九年九月。

²⁹²依〈約圃記〉所記載，當時的故居「以久故蕪廢不治」，可能已經呈現半荒廢的狀態。世貞自己大概並未全面整修故居，而是在故居西側的土地上另建「無住館」以居住，並且讓世貞繼續修道之業。²⁹³〈無住館記〉記載：

兒騏於故居宅之西偏，誅茅、輯荆而處之。屋凡三楹，不斷不飾，皆仍其

故。後設靖室，奉大士、聖祖、仙師，方廣不盈，大以資焚誦而已。

無住館「不斷不飾」，一方面是因為建築的時間短，沒有足夠的時間踵事增華。更重要的原因可能還是為了要符合曇陽信仰「恬澹」的教旨之故。世貞搬入無住館，很重要的原因還是為了要追求理想的修道環境，因此無住館亦設有供奉仙佛的地方，只是空間不大。無住館裡的房間名稱也多具有宗教意涵。世貞將寢習的臥室取名「慧觀」，將供佛的佛堂取為「來一」，都取自曇陽子的偈語。館名「無住」，更饒富興味。世貞自己說：

嚮者數徙而所不安居，以有住耳。今者，無住而無不住也。

這是將居所取名為「無住」的最初原因，希望自己在住過這麼多地方以後，可以超脫空間、物質上的限制，讓心靈呈現自由自在的無拘狀態。只是，世貞大概也意識到這樣的理想畢竟屬於理念層次，要能真正不與現實世界發生連結，恐怕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努力。在〈無住館記〉裡，世貞設定了「真宰」的角色，反駁世貞上述「今者，無住而無不住也」的說法：

真宰從傍笑曰：「辨矣。子數徙而子之居窮矣，而師不而將也。雖欲無住，

²⁹¹ 〈山園雜著小序〉，《續稿》卷五十，頁 2588。

²⁹² 鄭利華依據世貞《續稿》卷十六〈與敬美弟初出郭宿故墅〉詩的內容判斷，世貞在萬曆九年九月回到鄉下的故居。萬曆九年是辛巳年，而與〈與敬美弟初出郭宿故墅〉同卷，前有〈辛巳元日試筆〉詩，後有〈壬午元日與敬美祝聖少飲即事〉詩，鄭利華很可能因此將世貞回鄉下故居一事繫於萬曆九年。參見王世貞：《續稿》卷十六，頁 1120、1125、1130。鄭利華：《王世貞年譜》，頁 282。

²⁹³ 至於士騏後來將故居改建成「約圃」的事情，因不在本文討論的範圍內，故本文略去不談。



烏可得耶？」²⁹⁴

世貞從恬澹觀搬出，已經開始認識到修道之路的不容易。當初為了全心追求「恬澹」的生活型態，遂搬入恬澹觀中隱居。然而觀中生活終究還是很難擺脫來自外在人事的影響。那麼，這次搬到城外的無住館，難道就可以真的專心奉道，再也不問世事了嗎？

在世貞能夠回答真宰的問題前，現實世界的條件，讓世貞還沒時間體驗無住館對修道的貢獻就不得不遷出了。前文已經分析過，鄉居生活有其安全疑慮，太湖地區鄉村的治安可能又特別有危險。所以不久以後，世貞就又搬回弇山園居住了，無住館只是在恬澹觀與弇山園間的一個中途停靠站。

為了符合宗教修行的需求，恬澹觀僅有很簡單的布置而已，目的在鼓勵信徒能夠行恬澹之教，過一個減省嗜欲的生活。只是世貞還是習慣了弇山園裡愜意舒適的環境，相形之下，恬澹觀真是太簡陋了。世貞說它「室居湫淺，冬寒而夏炎」，一方面固然是客觀地形容恬澹觀的環境。但是，「湫淺」的標準何在？「寒」與「炎」要到什麼程度，才會讓人難以忍受？這就出自於主觀感受了。畢竟，恬澹觀可不像弇山園一樣，沒有「涼風堂」和「襴雲窩」一類的貼心建築，讓世貞可以按照四季的流轉而改變居所。

世貞說他居住在恬澹觀的時間，或說「垂五載」，或說「入曇陽觀奉香火者，六載餘」，這可能是從萬曆八年十一月開始算起，一直算到世貞在萬曆十五年年底接任南京兵部右侍郎為止，中間歷經了完整的六年時間。不過，世貞並非持續性地長住於恬澹觀。沈德符就說：

如是數年，而麟洲起視閩學，未幾相公麻命下，亦應詔北上。弇州孑然苦寂，遂返里第。尋和石不起，弇州亦以南副樞出山。不三年，觀中遂無四王之跡。²⁹⁵

²⁹⁴ 〈無住館記〉，《續稿》卷五十八，頁2942-2944。

²⁹⁵ 明·沈德符：〈婁江四王〉，《萬曆野獲編》，頁1567。

「麟洲起視閩學」當指世懋在萬曆十二年十月任福建提學副使一事。²⁹⁶同年十二月，王錫爵也到京師任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若依沈德符所言，世貞此時「孑然苦寂，遂返里第」，那麼世貞居住在恬澹觀的時間，大概就只有四年左右。在世懋、錫爵等人相繼因為官職的緣故而離開恬澹觀後，留在觀中的世貞與鼎爵不多久也結束在恬澹觀觀居修行的生活，各自回到自己的宅第居住。沈德符說「不三年，觀中遂無四王之跡」，就是指恬澹觀一旦有人離開後，其他成員也隨之相繼離開的現象。

世貞什麼時候離開恬澹觀回到弇山園，從文獻上不易推算其確切的時間。依《年譜》所載，世貞回到城外鄉下「無住館」居住的時間在萬曆九年（1581）九月。如果世貞就像他在〈疏白蓮沼築芳素軒記〉中所說的：「三月而後，客復隨迫，家餉鮮繼，於是復治弇」，那麼世貞其實在萬曆十年（1582）年初就已經回到弇山園居住了。這樣看來，世貞持續長住於恬澹觀的時間，前後大概只有一年左右。在萬曆十年以後，世貞雖然還會到恬澹觀裡走動，但基本上是以弇山園為平時居處的地方。因此才會出現世貞自云居住於恬澹觀五、六年之久，而沈德符卻認為世貞只在恬澹觀居住了四年這類的認知落差。

事實上，我們還有理由相信，世貞確實在萬曆十年就已經基本上離開恬澹觀，回到弇山園居住了。萬曆十年（1582）十一月，世貞在弇山園中接待屠隆與許多文人學士，與他們相約泛舟水上，縱酒賦詩。此事見於屠隆〈發青谿記〉一文：

萬曆十年壬午，余以青谿長上計。十一月十二日暮，發青谿。……十三日，舟抵婁東，謁恬澹觀，告辭曇陽大師，訪太原公元馭、瑯邪公元美觀中。時太原以其尊人大故，歸伏苦次。瑯邪則以伯子士騏得俊南都第一人還里，暫往視之。……瑯邪公來，邀遊弇園，而吳門袁太常洪愈適至。太常清謹，號吳中名德，而頗豪于酒。余雅不善杯酌，調微不同，而一見驩然入也。酒十行，相與泛小舫，池上濶水浩淼，不減江湖。高峰刺天，巨石壓水，

²⁹⁶ 鄭利華：《王世貞年譜》，頁302。

如僧如佛，如笠如筓，亦刀如劍，如獅如虎，離立竒竦，輪囷戍削，詭狀非一。日漸向夕，殘陽欲歛，孤月乍吐，竹樹蕭疏，煙水微茫，明晦濃淡，變幻掩映。舟人蕩槳至水窮處，忽轉入巖洞，又別一境。往來環遶，若不可端倪。諸君指顧而樂之，而余以心在師觀，了不也。關太常酒興益劇，顧謂余曰：「余無他長，不解學道。頽然一醉而到義皇，亦道也。」余笑曰：「彼得全于酒而猶尚若是，而況得全于天者乎？」諸君品題竹石，娓娓不倦。一客曰：「明月照淥水，露華侵古藤。」余應聲曰：「願辭池上月，去就佛前燈。……」（《白榆集·發青谿記》）²⁹⁷

這真是一篇饒富言外之意的遊記。屠隆來見世貞，本來是為了拜謁曇陽子而來的。在〈發青谿記〉裡，就記載世貞對其他賓客說：「屠君以四歲之積念大師。今者之來，即一日而五十三參，不為數數」，可見屠隆對這次參訪恬澹觀抱著很大的期待。²⁹⁸而世貞在一行人參拜完恬澹觀後，竟然是在山光水色明媚的弇山園裡設宴款待諸位賓客。在屠隆的筆下，弇山園的水景確實十分美麗，「明晦濃淡，變幻掩映」的水月煙影，正印證了世貞在〈弇山園記八〉中所說「少選月出，忽盡變，而玉玲瓏嵌空，掩映千態」情況。客與主人「酒十行，相與泛小舫」，賓主都十分歡樂，有一些人甚至已經近乎酒醉了。屠隆第一次親自拜謁曇陽子，本來就抱著十分期待的心情過來。²⁹⁹屠隆在白天拜謁曇陽先師完畢，心中大概還念念不忘著先師「薄滋味」、「寡言語」的恬澹之教，晚上卻是在弇山園飲酒為樂，這種衝擊讓他在同船客人之間顯得格格不入。當同行的賓客以能飲酒自豪時，屠隆將話題導回修道的主題上，說：「彼得全于酒而猶尚若是，而況得全于天者乎？」，對於同行賓客的豪飲隱約有不以為然的看法，後面還說出像「諸君品題竹石，娓娓不倦」一類帶有諷刺意味的話語。而當賓客陶然在吟詠眼前「明月照淥水，露華侵古藤」的

²⁹⁷ 明·屠隆：〈發青谿記〉，《白榆集》卷五（臺南：莊嚴文化，1997年6月初版，據浙江圖書館藏明萬曆龔堯惠刻本影印，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頁185-186。

²⁹⁸ 同前註。

²⁹⁹ 根據徐兆安的分析，「萬曆十年，屠隆以青浦縣令的身分上計，途中初次拜謁恬澹觀。」參見徐兆安：〈十六世紀文壇中的宗教修養—屠隆與王世貞的來往（1577-1590）〉，《漢學研究》第30卷第1期（2012年3月），頁211。

園景時，屠隆卻以「願辭池上月，去就佛前燈」來唱和。在這裡，「池上月」指的就是當下的景色，換句話說，屠隆似乎總是想提醒賓主們回歸曇陽恬澹之教，不要再繼續欣賞園中美景，並且停止飲酒作樂、放縱感官享受了。世貞與王錫爵是曇陽子信仰的代理人，而從〈發青谿記〉的內容來看，早在萬曆十年，世貞不僅已經很少在恬澹觀裡隱居，甚至在生活型態上也已經漸漸與曇陽之教的理想相違了。³⁰⁰

世貞後來回到弇山園居住，一方面固然著眼於弇山園園居的便利與舒適性，一方面也肯認了自己的限制：要真正做到曇陽子提點的「固靈根」、「去嗜好」、「薄滋味」、「寡言語」等目標，確實存在現實上的困難。萬曆十二年（1584），在一封給喻均（？-？，字邦相）的書信裡，世貞很誠實地寫出了自己的景況：

僕觀居苦陋而適鷺，不宜晝。鄉居苦遠而多警，不宜夜。今徙弇中小便，然日為親友所徵逐。亡已，又時時有兒女子之累與筆研之債，居然一欲界凡夫耳。（〈喻邦相〉）³⁰¹

「觀居」即居於恬澹觀，「鄉居」即居於王家在城外鄉下的故宅。觀居生活簡陋難耐，白天時很容易被附近的市井活動所干擾，難以專心於宗教修行。鄉居生活離城市鬧區太遠，既不方便，也讓自己暴露在山賊海寇的威脅中。還是回到弇山園中，才能過個便利而舒適的生活。只是回到弇山園，無異於承認自己無能透過宗教修行而做到精神上的超越，畢竟還是個「有兒女子之累與筆研之債」的「欲界凡夫」罷了。

經歷曇陽信仰的洗禮，世貞終究選擇回到弇山園中居住。只是弇山園畢竟還是太熱鬧、太容易吸引訪客前來了。萬曆十四年年底，世貞在西弇後方整理出一塊空地，鑿出「白蓮沼」，建成「芳素軒」。芳素軒位於弇山園北面「文漪堂—爾雅樓區」之中，挨著原本就有的參同室而建。一般遊客本來就不易到達這個區域，

³⁰⁰ 關於世貞與錫爵如何取得曇陽信仰代理人的分析，參見徐兆安：〈十六世紀文壇中的宗教修養—屠隆與王世貞的來往（1577-1590）〉，《漢學研究》第30卷第1期（2012年3月），頁210-211。

³⁰¹ 〈喻邦相〉，《續稿》卷二百一，頁9036-9037。



加上這裡位於西弇後方，位置較隱密，可以與園林前半部的生活區隔開來，因此成為世貞可以躲避訪客，追求清靜的空間。在〈疏白蓮沼築芳素軒記〉中，世貞就說：

余嘗以夜止宿爾雅樓之耳室，終夕無犬吠警。晨起禮參同、捧經咒，畢則啟東戶，入歸藏。或臥或起，或置心阿唯越，或弄筆大、小言。少厭則啟西竇，出茲軒，倚欄而坐，山水、花木皆目睫間物。蓮之葉始而錢，終而蓋。其蘤之自綠而碧、而純白，香之忽清忽醞。度匝歲中，吾得其四之一，亦不為廉矣。剝啄之響歛，而杖履之踪逝。游不觸客，處不面牆，非斯沼、斯軒之適而誰適？³⁰²

弇山園中有兩個滿植蓮花的池塘，第一個是位於第二區「弇山堂區」的芙蓉渚，第二個就是文中的白蓮沼。兩者相較之下，白蓮沼不僅和芙蓉渚一樣有景觀上的意義，更有宗教上的意涵。白蓮沼附近就有供奉三教之像的參同室，沼前則是芳素軒。芳素軒二樓放有許多宗教與非宗教經典，一樓則是「歸藏」室，供世貞或坐或臥，或進行禪思冥想等活動。世貞在引文中所描述的生活節奏，已經將宗教與非宗教的活動融合在一起。世貞在新闢的小區域裡，既能夠隨時閱讀豐富的宗教經典，也能夠有空間讓他投身清修。修行厭煩之餘，還可以走出樓閣，以眼前的景色為調劑。重點是這裡「游不觸客，處不面牆」，在享有弇山園美景的同時，還能不被遊客給打擾。

世貞選擇離開弇山園，在恬澹觀隱居的那段時間裡，又從另一個角度去看待弇山園對他的意義。因為外出做官而離開園林，離開熟悉的環境、舒適的生活都是不得已，所以不免有「小祗園泉石時時夢中喚我矣」（〈徐子與〉）那種思鄉的情感。但是隱居到恬澹觀，卻是自己主動的選擇，不能再懷念園中的花草樹木了。經過這次思想與生活實踐上的試驗後，世貞逐漸在宗教理想與現世限制的兩端中取得平衡，認清了自己真正喜愛的生活型態。芳素軒的建築型態，其實正是世貞

³⁰² 〈疏白蓮沼築芳素軒記〉，《續稿》卷六十五，頁 3254-3255。

理想生活的現世實踐。



第五章 幻境、幻志與幻語：

園林空間特質的期待與體認



本章以「幻境、幻志與幻語」為標題，得自於〈弇山園記一〉結語：「夫山河大地，皆幻也。吾姑以幻語，志吾幻而已」。「幻」者，意指不真實、缺乏現實基礎，因此轉瞬即逝、恍惚飄渺的事物。在〈弇山園記一〉的結尾，世貞三次舉出「幻」字，可見「幻」的概念可以籠罩於園林空間的構築、園記文字的書寫、園林生活型態等議題等三個層面。在本章中，我們也將隨順著世貞的語言，討論世貞對弇山園空間寄予的期許。

然而，世貞所云「幻」者，其意義內容在不同語境下亦有遷移。從家族園林的先例中，世貞很早就體認到：園林的毀易廢棄，恐是所有園林都不可逃遁的必然命運。在面對園林「幻化」的共同命運時，「幻」的概念除了形容園林空間的必然命運以外，還可以提示世貞對此一空間命運的體認。³⁰³

園名「弇山」，取義於《山海經》神話典故，表現世貞對園林空間性質的期許：這座園林雖然立足於人間，但它該是一座能阻絕外來汙濁、供園主休養生息的幻境仙鄉。「弇山園」並不是一開始就使用的名稱。弇山園原名「小祇園」，「小祇」之名，得之於園林中最早整治開發的小祇林，當時園林裡大部分還是荒蕪的土地。名喚「小祇」，是以部分指稱全體的名稱，在園林初闢的階段，這樣的命名方式著眼於其便利性與易辨識性。隨著園林建築工程逐漸擴展，園林規模逐漸擴大，「小祇園」一名已不足以代稱園林全體。面對一座新的、發展中的園林，世貞遂將它定名為「弇山園」。「弇山」一名的使用，不僅象徵園林邁入規模煥然大備的階段，

³⁰³ 本論文以「幻化」一詞代稱園林物況的變遷毀易，來自於侯迺慧先生在〈園林圖文的超越性特質兌換化悲傷的療養〉一文中對於園林「幻化」的闡發界說：「園林經過變化而衰敗，既已衰敗則之前的盛況必然空幻消失。故以『幻化』二字含括衰損、荒廢、變易、頹圯等現象，意在彰顯其變化無常、歸於空幻的特質。」參見侯迺慧：〈園林圖文的超越性特質對幻化悲傷的療養〉，《政大中文學報》第4期（2005年12月），頁128。

更重要的，是世貞藉由「弇山」神話典故的使用，表達他對園林空間性質的定位。

就像歷史上所有園林的共同命運一樣，弇山園的建築實體也將在歷史時間中的某時某刻灰飛煙滅。弇山園此刻存在人間，未來卻已註定成為僅存在語言文字裡的幻境。那些曾經寄予於園林的生活想像、依憑於園林的歌吹舞樂，必在時間的進程中轉瞬成為過去，終究成為歷史上的一頁幻影。世貞親身參與弇山園從無到有的建築歷程，也在弇山園中終老。世貞對弇山園終究成為幻境的命運是有所了解的，而他又以什麼方式來面對園林實體必然消逝的宿命呢？

第一節 幻境與幻志：園名「弇山」的神話意義

世貞用「蠹魚」和「野人」意象傳遞自己對園居生活型態的理想。然而，對於這座園林的空間性質，世貞又是如何予以敘說定義的呢？世貞將園林定名「弇山園」，可以看出他對園林空間性質的期許。

在第二章第二節「弇山園建構的時空探討」中，我們追索世貞在太倉城西北側購置土地，建閣造園的歷程。弇山園第一區「小祇林—藏經閣區」，是這片土地最先得得到整治發展的區域。以貯放佛、道二藏的「藏經閣」為核心建物，圍繞四周的竹林稱為「小祇林」，有簡單的園林景觀布置，遂以「小祇林」之名代稱整座園林，稱為「小祇園」、「祇園」，或逕稱為「小祇林」亦無不可。

園名「小祇園」，屬於標題園；「祇」，作「祇敬」解釋，亦即祇敬佛陀之意，顯示了世貞虔誠的佛教信仰。更重要的是「祇園」、「祇林」之名在字形上又與佛教中的重要地名「祇園精舍」十分接近，世貞很可能意欲透過字形上的連結，將園林的意義與佛教典故作一緊密聯繫。換句話說，假設有人乍看之下將世貞的「小祇林」、「小祇園」誤以為是「小祇林」、「小祇園」，恐怕正好是世貞預料之內的巧妙文字效果。

佛教典故中的「祇園精舍」是佛陀說法的地方，由須達長者出資向舍衛國的太子祇購置土地建成。三國孫吳支謙翻譯的《佛說孃經》中，就記錄有須達向太



子祇買地的一段故事：

一時佛在舍衛國，太子名祇，有園田八十頃，去城不遠。其地平正，多眾果樹，處處皆有流泉浴池。其池清淨，無有蚊蜂蚊虻蠅蚤。居士須達，身奉事佛，受持五戒：不殺、不盜、不淫、不欺、不飲酒。見諦溝港，常好布施，賑救貧窮，人呼為：「給孤獨氏」。

須達欲為佛起精舍，周遍行地，唯祇園好，因從請買。太子祇言：「能以黃金布地，令間無空者，便持相與。」須達曰：「諾。」聽隨買數。祇曰：「我戲言耳。」訟之紛紛。國老諫曰：「已許價決，不宜復悔」，遂聽與之。……隨集布地，須臾滿四十頃。祇感念佛必有大道，故使斯人輕寶乃爾，教齊是止，勿復出金。「園地屬卿，我自欲以樹木獻佛」，因相可這便立精舍已，各上佛。佛與千二百五十沙門俱止其中，是故名「祇樹給孤獨園」也。³⁰⁴

祇園全名「祇樹給孤獨園」。須達長者見到太子祇的園田美好，既無蚊、蠅等昆蟲的騷擾，園中還有清淨的水源與豐饒的果樹，打算向太子祇買地，建立精舍供養佛陀。太子祇開出天價，若須達能以黃金鋪滿祇園，就將土地售予須達。須達於是散盡財產，募集大量黃金前來買地。太子祇對於須達買地建舍的誠意很是驚訝，認為佛陀說法必有其精妙之處，才能使須達視錢財為身外之物，悉數用以供奉佛陀，於是請求須達停止向園中輸送黃金的舉動，並與須達一起加入建築精舍的行列，終於建成了可以容納一千多名沙門修行聽法的「祇樹給孤獨園」。慧琳在《一切經音義》中，記載「祇樹給孤獨園」還有「祇樹」、「祇陀」、「祇洹」與「祇園」等異名。³⁰⁵

世貞將圍繞藏經閣附近的區域稱為「小祇林」，將園林喚為「小祇園」，從字形與內涵上都隱然與佛教典故中的「祇園」相呼應。「小祇園」就是「小祇園」，意謂藏經閣中所貯藏的豐富經書，將使閣旁此區、此園滿溢佛陀妙法。這麼說來，

³⁰⁴ 三國·支謙：《佛說字經》（臺北：世樺國際，2003年10月初版，影印乾隆大藏經本，第31冊），頁259。

³⁰⁵ 唐·慧琳：《一切經音義》卷十（北京：九洲圖書出版社，1998年10月，重印頻伽精舍校刊大藏經本，第98冊），頁98-93。

園名中的「小」字顯示的是世貞自謙、不敢妄自將園林比擬為世尊精舍的意思，意謂世貞此園並不能等同於佛陀曾經駐足說法的「祇樹給孤獨園」，而只是在精神上與其遙相呼應罷了。在世貞書寫小祇園的幾首詩作裡，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世貞闡發小祇園／小祇園的宗教意涵，如：

茅齋雨過秋雲鮮，一飽匡牀自在眠。

不用經行與檀施，生來元是辟支禪。（〈小祇園六絕·其二〉）³⁰⁶

纖阿應嘉候，祇園依化城。感此牟尼珠，揚光濯清泠。

梵天白銀橋，恍若欲摩升。清溪相環帶，空水互晶瑩。……（〈十五夜於小祇園坐月作〉）³⁰⁷

東來紫氣有真人，給苑含輝祇樹春。

草忍自諳菩薩行，潭澄初現宰官身。

杯中水月無明失，句裏雲霞法界新。

若語世尊應好慰，只今魔地隱波旬。（〈伏承太師相公枉駕祇園，以五言八句留題。皆真諦語，不揣奉謝一章〉）³⁰⁸

詩中可以看到世貞在寫景、記事時屢屢徵引佛教用語，如「牟尼珠」、「梵天」、「經行」、「檀施」與「辟支禪」等等。而在第三首詩中，我們甚至看到「給苑含輝祇樹春」的句子，與佛經中「祇樹給孤獨園」的名稱有著巧妙而極為相似的呼應，更讓我們相信世貞取名「小祇林」、「小祇園」時，刻意藉由字形的相似，呼應佛教中「祇園」的典故，表現他對佛教修行的信仰：小祇園／小祇園成為一個為世貞建構，供他修行精進的宗教場所。而就世貞的園林居遊實踐而言，在弇山園發展的初期，「小祇林」一帶已經有最完備的園景規畫，可以讓世貞時時前來誦讀經

³⁰⁶ 〈小祇園六絕·其二〉，《四部稿》卷五十，頁 2515。

³⁰⁷ 〈十五夜於小祇園坐月作〉，《四部稿》卷十一，頁 966。

³⁰⁸ 〈伏承太師相公枉駕祇園，以五言八句留題。皆真諦語，不揣奉謝一章〉，《四部稿》卷四十二，頁 2180-2181。

書，享受高榆美箭、嘉樹碩果等豐富植栽帶來的舒爽氣息。³⁰⁹因此，這座園林也就隨順藏經閣與小祇林的鮮明佛教色彩，稱呼為小祇園。

我們無法得知世貞將園名從「小祇園」改稱「弇山園」的確切時間。不過，根據世貞在〈弇山園記一〉中的敘述，世貞在閱讀了《山海經》裡關於「弇山」的描述後，心生嚮往，遂將園林改名「弇山園」，自稱為「弇州山人」，並以「弇州山人」之名出版文集。世貞在萬曆三年（1575）督撫鄖陽的任內，已經就《弇州山人四部稿》的出版著手整理資料，並在萬曆五年（1577）由好友汪道昆作序。³¹⁰而在萬曆四年的十二月，當時世貞遭楊節彈劾，回籍聽用，黎民表、沈明臣、張獻翼等人前來拜訪他，世貞作詩〈黎惟敬內翰、沈嘉則、張幼于諸君過弇山園分韻〉，詩題中已明確使用「弇山園」的名稱。³¹¹可知最晚在萬曆四年，世貞就已經將「小祇園」定名為「弇山園」了。

從「小祇」名稱的使用，到新名「弇山」的確認，固然有其現實因素。在園林發展的初期，由於園林土地尚未全面進行開發，「小祇園」－「小祇林」－「藏經閣」，差不多是可以等同的概念，「小祇」一名可以籠罩園林全體。隨著園林工程發展，原先的空地上建出了假山、流水、石橋、樓閣，後來發展的景觀元素已經不能藉著「小祇」一名完全籠罩，遂有以新名稱取代舊名的需求。

另一方面，小祇園和弇山園都屬於「標題園」。名稱的使用還反應世貞在不同人生階段的關懷課題。與「小祇園」背後的佛教典故比起來，「弇山」一名的稱呼，背後援引的是神話典故；從宗教典故轉向神話典故，流露了園林主人心境情懷的不同歸向。在〈弇山園記一〉中，世貞用很大篇幅清楚寫出園林定名「弇山」的箇中緣由：

園所以名「弇山」，又曰「弇州」者何？始，余誦《南華》，而至所謂「大荒之西，弇州之北」，意慕之，而了不知其處。及考《山海西經》，有云：「弇

³⁰⁹ 「高榆美箭、嘉樹碩果」語出〈小祇林藏經閣記〉，《續稿》卷六十二，頁3092。

³¹⁰ 鄭利華：《王世貞年譜》，頁248、頁259。

³¹¹ 鄭利華：《王世貞年譜》，頁255。

州之山，五彩之鳥仰天，名曰：『鳴鳥』，爰有百樂歌儻之風。有軒轅之園。南樓為吉，不壽者乃八百歲。」不覺爽然而神飛。仙仙僊僊，旋起旋止，曰：「吾何敢望！」是始以名吾園、名吾所撰集，以寄其思而已。

乃不意從上真游，屏家室，栖於一茅宇之下。偶展《穆天子傳》，得其事曰：

「天子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天子遂驅升於弇山，乃紀其跡于弇山之石，而樹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則是弇山者，帝嫗之樂邦，群真之琬琰也。景純先生乃僅以為「弇茲」，日入地。夫奄茲在鳥鼠西南三百六十里，其中多砥礪，固可刻，而去隴首不遠。二傳皆先生筆，遂忘之耶？則不佞所名園，與名所撰集者，雖瞿然愧，亦竊幸其於古文闇合矣。

自余園之以鉅麗聞，諸與園鄰者游以日數，他友生以旬數。而今計余跡，歲不能五六過，則余且去而為客，乃猶竊弇山之號，而又重之以記，得無尚有所係耶？夫志大乘者，不貪帝釋宮苑，藉令從穆滿後，以登弇山之巔。吾且一寓目而過之，而況區區數十畝宮也？且吾向者，有百樂不能勝一苦；而今者，幸而併所謂苦與樂，而盡付之烏有之鄉，我又何係也？夫山河大地，皆幻也。吾姑以幻語，志吾幻而已。³¹²

「弇州之山」又稱「弇山」，是神話中的神山仙鄉。世貞在文中回顧他三次閱讀弇山典故的經驗。根據世貞的說法，第一次看到「弇山」，是在閱讀《莊子》的時候，開啟了他對這片神山仙鄉的好奇心，但世貞並未深入追索其典故。第二次看到「弇山」，是在閱讀《山海經·大荒西經》時。世貞對弇山的神話典故本已有所注意，而《山海經》中的相關記述，讓世貞可以依憑經文發揮他對弇山的想像，灌注他對弇山的嚮往，因此使得世貞從此決定將小祇園定名為「弇山園」、以「弇州山人」為自己的名號，並將「弇州山人」之名用於文集。第三次看到「弇山」，在園林已經定名弇山園以後。世貞在閱讀《穆天子傳》時，藉著傳中記載的神話典故，將神話故事與自己的人生閱歷相互印證，從探問中確認生命意義的歸屬，反思園林

³¹² 〈弇山園記一〉，《續稿》卷五十九，頁 2960-2962。

未來命運的問題。三次閱讀「弇山」故事，對世貞個人與園林的意義都不同。前兩次的閱讀經驗，讓世貞開始對園林空間的性質有所期待，並讓世貞決定以「弇山」名園。第三次的閱讀經驗發生在園林定名以後。世貞賦予「弇山」園名另一層意義，展現他對生命路向與園林歸屬的體認。

世貞自云他在《莊子》中第一次看到「弇山」典故，然而《莊子》書中實無「大荒之西，弇州之北」一句，也沒有「弇州之山」或「弇山」的詞語。反而是《列子·黃帝》中有「弇州之西，台州之北」的句子，與世貞描述的語句頗為類似。³¹³觀察《列子·黃帝》的內容，很可能才是世貞真正讀到的片段：

黃帝即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己，養正命，娛耳目，供鼻口，焦然肌色黧黹，昏然五情爽惑。又十有五年，憂天下之不治，竭聰明，進智力，營百姓，焦然肌色黧黹，昏然五情爽惑。黃帝乃喟然讚曰：「朕之過淫矣。養一己其患如此，治萬物其患如此。」於是放萬機，舍宮寢，去直侍，徹鐘懸。減廚膳，退而間居大庭之館，齋心服形，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遊於華胥氏之國。

華胥氏之國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游而已。其國無師長，自然而已。其民無嗜慾，自然而已。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夭殤；不知親己，不知疏物，故無愛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順，故無利害；都無所愛惜，都無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斫撻无傷痛，指撻无痛癢。乘空如履實，寢虛若處床。雲霧不礙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滑其心，山谷不躡其步，神行而已。

黃帝既寤，怡然自得，召天老、力牧、太山稽，告之曰：「朕閒居三月，齋心服形，思有以養身治物之道，弗獲其術。疲而睡，所夢若此。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朕知之矣！朕得之矣！而不能以告若矣。」又二十有八年，

³¹³ 陳植與張公弛已經注意到《莊子》中並未出現「弇山」典故，而《淮南子》與《列子》則有弇山典故的出現。以下討論是本文作者從陳植與張公弛的提示出發，進行考察的結果。

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而帝登假，百姓號之，二百餘年不輟。³¹⁴

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的是傳說中的華胥氏之國。黃帝登基三十年以後，由於過度役使精神形體，竟造成膚色發黑、精神渙散的病症。在夢裡，黃帝神遊華胥氏之國，發現那裡的居民沒有愛欲憎恨、利害向順等分別之心，社會上也沒有階級之分，一切聽任自然，毫無人為造作的痕跡。於是黃帝效法華胥氏國民的養身之道，亦以自然的法則調適身心，經過二十八年，竟使天下達致近於華胥氏之國的美善境界。

華胥氏之國象徵的是一個沒有利害衝突、生命自然完滿的理想世界。它孤懸在遙遠的弇州之西、台州之北，搭乘任何交通工具都無法到達，黃帝貴為天下至尊，也只能藉由夢境的中介而神遊華胥氏之國。然而，即使形體上無法到達，但神遊華胥氏之國後的黃帝，卻在精神層次上真正找到了他孜孜矻矻追尋的養身治物之道。換句話說，任何能夠實現「其國无師長，自然而已。其民无嗜慾，自然而已」的地方，就可以當下成為一個華胥氏之國，而不必真正走入那處位於「弇州之西，台州之北」的神話國度。

世貞第一次讀到弇山的記述，開啟了他對這座神山的好奇心，但世貞並未認真追索其相關資料，僅留下模糊的閱讀印象，故說：「意慕之，而了不知其處」。但是世貞第二次讀到弇山的典故時，就有很不一樣的影響了。世貞在《山海經·大荒西經》第二次讀到「弇山」的故事時，開啟了世貞對這片神山仙鄉的想像，並因此將園林定名「弇山」。《山海經·大荒西經》裡對「弇山」的記述，與世貞在〈弇山園記一〉中的敘述差異無多：

| 《山海經·大荒西經》原文 | 世貞〈弇山園記一〉原文 |
|--------------------|--------------------|
| 弇州之山。五彩之鳥仰天，名曰：「鳴」 | 弇州之山，五彩之鳥仰天，名曰：「鳴」 |

³¹⁴ 周·列禦寇原著，楊伯峻撰：〈黃帝〉，《列子集釋》卷二（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10月第1版），頁39-43。

鳥」，爰有百樂歌儔之風。有軒轅之國，江山之南棲為吉，不壽者八百歲。³¹⁵

鳥」，爰有百樂歌儔之風。有軒轅之園，南棲為吉，不壽者乃八百歲。

李豐楙先生在介紹《山海經》的構成時，認為《山海經》最初的面貌，就是周王室裡「職司貢職的官員整理各方所貢輿圖」。³¹⁶荒經裡的記述看來雖然十分難以想像，但它的本質卻是古代周人對於海外邊陲之地的地理認識與想像。³¹⁷處於這片遙遠大地裡的弇山，和《列子·黃帝》中的華胥氏之國一樣，都是居住在中原的人民使用任何交通工具都難以到達的遙遠界域。因此「弇山園」的神話名稱，實已指出了世貞對這座園林的期許：它應當要像是那座位於大荒之西的神山一樣，處在遙遠而凡人不可企及的界域裡。世貞從而標舉出這座園林異於凡俗庭園的脫逸之處。

弇山園這座異於凡俗、獨立人間的園林，應該有著什麼空間特質呢？這個問題，就必須回到讓世貞「不覺爽然而神飛」的神話文字裡去找尋答案了。

神話中的弇山上有「鳴鳥」，鳴鳥身有五彩，是一種神聖的禽鳥，李豐楙先生將其畫歸為禽鳥神話中的鳳凰一類。³¹⁸在〈大荒西經〉裡，不只弇山上有五彩鳴鳥，許多神山上都棲息有神鳥，有些甚至是神靈的坐騎。如搖山上有五彩鳥三隻，分別稱作皇鳥、鸞鳥與鳳鳥；西王母之山上則有大鸞、少鸞與青鳥等三隻赤首黑目的神鳥，是西王母的坐騎；玄丹之山有五色之鳥、青鸞、黃鸞；金門之山有比翼之鳥和「青翼、黃尾、玄喙」的白鳥。弇山上五彩鳴鳥的棲息，象徵了這座山峰的神聖性。弇山的空中傳來令人愉悅的歌舞樂曲，加上神聖禽鳥的飛旋翱翔，顯示弇山是一個和諧美滿的仙鄉樂園。李豐楙先生說：

鳳凰的出現為祥和的徵兆，因此，肥沃的樂土自然會有這種吉祥之鳥。……

³¹⁵ 晉·郭璞注：〈大荒西經〉，《山海經》（臺北：世界書局，1986年，影印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本）第180冊，卷16，頁180-80

³¹⁶ 李豐楙：《神話的故鄉——山海經》（臺北：時報文化，1981年3月初版），頁3。

³¹⁷ 原文：「海經、荒經部分就是山海經被正統知識分子認為荒誕不經之書的主因，但卻是保存了中國古代歷史、神話，以及紀錄了原始邊裔的地理誌」，參見李豐楙：《神話的故鄉——山海經》，頁11-12。

³¹⁸ 李豐楙：《神話的故鄉——山海經》，頁325。

神鳥鳳凰降臨呈瑞，它曼妙的舞姿，愉悅的鳴聲，勾劃出極樂世界的祥和氣象。³¹⁹

神話中的弇山有鳴鳥在空中翔飛，伴隨樂音的傳來，呈現著一片快樂、祥和的景象。園林名為「弇山」，表現了世貞希望園林也能像神話中的弇山一樣，是個祥和、完滿、快樂的仙境。

世貞還提到神話中的軒轅之園。在《山海經》裡，「軒轅之園」作「軒轅之國」，是一個位於大荒之西的奇異國度。從《山海經·大荒西經》的文字來看，我們不清楚神話中的「軒轅之國」是否即在弇山之上，或是位在弇山附近的地方。但依照〈弇山園記一〉的敘述方式，世貞很可能認為「軒轅之園」就在弇山上。軒轅之園中的居民認為棲息在弇山南側是吉利的；更重要的是園中的居民「不壽者乃八百歲」，換句話說，即使是短命的人也活了八百歲之久，可見一般平凡人恐怕都已享有上千年的歲數了。

世貞對弇山山上軒轅之園的嚮往，傳達出一種對年歲長壽、身體康健的期望。事實上，我們之所以認為世貞是在《列子·黃帝》篇中首次讀到弇山的典故，除了《列子·黃帝》篇與〈弇山園記一〉在文句上的相似性外，更重要的線索就是同時隱含在《列子·黃帝》與軒轅之園故事裡的養生意識。在《列子》裡，華胥氏之國的故事標舉「自然而已」的道家養生原則，其效應是立即可見的，華胥氏之國的國民最終達成的是「雲霧不殫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滑其心，山谷不躋其步」的那種隨順自然、外物無動於中的養生境界。對世貞而言，位於弇州之西、台州之北的華胥氏之國是個生命賴以安養的純樸樂園。這種樂園的想像，李文鈺先生在《宋詞中的神話特質與運用》中就已經指出：

夢中國度以「華胥」——伏羲氏之母——命名，已顯示其本是一個昏昏悶悶、渾渾樸樸的母系國度，是遠在男性造物主以其全能和武力開創文明、建立世界前的自然天地混沌狀態，然而，卻是道家理想中最淳樸自在、和

³¹⁹ 李豐楙：《神話的故鄉——山海經》，頁 269-271。

諧無爭的黃金時代。³²⁰

李文鈺先生從母系與父系社會的權力結構差異出發，指出華胥國象徵「淳樸自在、和諧無爭的黃金時代」。世貞恐怕未必意識到「母性力量」的概念，但世貞對母性力量所代表的那種「淳樸自在」、「和諧無爭」的性質，確實是十分嚮往的。而華胥國這種和諧、純樸的性質，確實又與《山海經·大荒西經》中弇山與軒轅之國的形象十分接近。只是在《山海經》的文本裡，初民藉由更形象化的語言來表示對和諧樂園、養生長命等理想的嚮往。鳴鳥與百樂歌儻之風的出現，顯示弇山是個和諧完滿的遙遠樂園。而軒轅之國的人民「不壽者乃八百歲」，與華胥氏之國裡那些「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无夭殤」的人民一樣，都各自構築了一個養生長命的神山仙界。

世貞將園林定名為「弇山」，他對這個空間的期許是很明顯的。面對神話典故裡的神話故事，世貞雖然謙虛地說：「吾何敢望！」，但世貞是真正想要讓園林不僅有一個來自於神話的名稱，還要能有神話故事裡的特質。換句話說，在將園林命名為弇山之時，世貞期待這座「弇山園」可以像神話中的弇山國度一樣是個鳳鳥騰飛、仙樂和鳴的圓滿國度，而居遊在其間的人，又可以像軒轅之國與華胥氏之國的人一樣擺脫生老病苦的折磨，享受一個形體康健、生命安好的人生。世貞在〈弇山園記一〉的結尾曾說：

夫山河大地，皆幻也。吾姑以幻語，志吾幻而已。

以上引文寫於世貞投入曇陽信仰以後，是世貞追述弇山園建園歷程的文字，因此帶有更深一層對「幻境」的體認，即下一節中討論的園林幻化問題。不過，如果僅僅以世貞將園林取名「弇山」的當下而言，世貞所謂的「幻志」，就是建立一座與現實人生的景況很不一樣，足以媲美神話中仙山仙國的弇山幻境。在世貞的期待中，弇山園園內和諧安樂，沒有爭鬥，可以讓園主進行精神淨化，安養疲憊身心的園林。

³²⁰ 李文鈺：《宋詞中的神話特質與運用》（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2006年12月），頁811。



政治危機與健康危機：作為「差異地點」的弇山園

從弇山神話典故的分析，我們看到世貞藉著園林的命名行為，表現他對空間性質的期許：弇山園該是人間裡的一個仙鄉，一個能夠摒棄凡俗之染的幻境。就世貞將園林定名「弇山」的動機而言，世貞所期待於弇山園的，正是希望弇山園成為一個「差異地點」。差異地點（heterotopia）是法國學者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1926 – 1984）在討論社會空間所具有的類型時所提出的概念。³²¹傅柯在1967年的一次演說中提及差異地點，並論述差異地點所具有的幾種特色與次類型。簡要地說，相對於不佔有空間實體的烏托邦（utopia），差異地點是一種佔有空間實體的空間類型。在人類文明的歷程中，差異地點的建構是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差異地點的功能是提供社會與個人一個依憑於實體空間的「鏡像」經驗；藉由鏡像經驗的中介，社會與個人立足於差異地點中，找到自身生命經驗裡所欠缺的元素。

雖然差異地點的建構因為社會脈絡的不同，而衍生相當多種的型態，但傅柯將差異地點分為兩種主要類型予以討論。一種次分類是「危機差異地點」（crisis heterotopia），另一種次分類則是「偏離差異地點」（heterotopia of deviation）。傅柯認為「危機差異地點」是一種「特權的、神聖的、或禁限的地點」，其存在的意義是：

保留給相對於他們範圍之社會、或人類環境而言，處在一種危機狀態的個體，如：青春男女，月事期婦女，懷孕婦女，老人等。

「偏離差異地點」則是保留給那些行為偏離了社會常軌的群體的地點，傅柯以療

³²¹ 傅柯在1967年關於差異地點的演說，原以法文發表，1984年首度以法文刊載於法文刊物上，1986年由Jay Miskowiec翻譯成英文，是本論文作者理解「差異地點」概念的主要文獻。翻譯時，本文作者亦同時參酌陳志梧在1994年根據英文版本翻譯的譯文，主要為了避免在專有名詞的使用上出現落差。參見：Michel Foucault, Jay Miskowiec trans., "Of Other Spaces," (論其他空間) *Diacritics*, Vol.16, No.1 (Spring 1986), pp. 22-27. 中文部分參看〔法〕米歇·傅寇（Michel Foucault）原著，陳志梧譯：〈不同空間的正文與上下文（脈絡）〉，《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臺北：明文書局，1994年6月增訂再版），頁399-409。另外，本文行文時，以通行的「米歇爾·傅柯」為譯名，不從陳志梧「米歇·傅寇」的翻譯。



養院、精神病院、監獄等為例說明之。

弇山園（以及此前的離薺園）具有「危機差異地點」的特色。³²²對世貞而言，此處的「危機」至少有兩層意思。第一層是「政治危機」，意即家族與個人在仕宦生涯中遭遇的官場爭鬥，以及隨之而來的仕隱出處抉擇。世貞將園林定名「弇山」一事，至遲不晚於萬曆四年。時任鄖陽督撫的世貞，常常藉由如〈九友齋十歌〉等詩文的寫作以透露自己對家鄉故園的思念，不耐居官的心情早已十分折磨世貞。此外，從萬曆三年起，世貞與當權的張居正有所嫌隙，繼嘉靖末年的家難後，世貞兄弟又捲入朝廷的政治危機中。這種十分現實的政治危機感，使得世貞將園林視為一個如華胥氏之國一樣沒有爭鬥、沒有利益衝突的樂園，而這座樂園又像神話中的弇山一樣，不僅有祥瑞的鳳鳥歌頌其美好，空氣中也盡是宜人舒適的樂音，使人神遊其中而飄飄然不知所之。

第二，世貞也期待藉由弇山園的中介來處理他的「健康危機」。藉由神話典故的整理，我們看到居住在華胥氏之國與軒轅之園裡的居民，若不是渾不知所謂夭、殤之分，也該是平均享有千歲壽命的奇人。因此，世貞在人間建立的弇山園，理想上應該就要像神話裡的弇山，成為一個讓人保養生息、安頓生命的樂土。依據《年譜》的資料，世貞在中年以後常有健康問題。弇山園初闢的嘉靖四十五年（1566），世貞四十一歲，五月「病瘡」，八月始得稍癒，九月又復發，甚至有益趨嚴重，到了有生命危險的程度，一直要到隔年春天才逐漸好轉。³²³隆慶二年（1568），世貞四十三歲，三月，他罹患感冒，到了夏天仍未痊癒；這段期間內，世貞接獲朝廷派令，要求他起補河南按察司副使，整飭大名兵備。世貞遂以身體健康的理由，先後上了〈患病不能赴任懇乞天恩仍舊致仕疏〉和〈中途病患日深

³²² 曹淑娟先生即以白居易的履道園為例，利用傅柯「差異地點」的概念總結履道園空間建構的特質。在〈江南境物與壺中天地——白居易履道園的收藏美學〉中，曹先生指出白居易構築履道園，將履道園設計為一處具有差異地點特性的空間，讓秉持「中隱」概念的白居易在其中得以「設想自己的隱士身分」，「據守於鏡子的位置，反思園外的社會政治空間，凝視自己在二重空間中的追尋」，對本文利用「差異地點」分析弇山園的空間特質頗有啟發性。參見曹淑娟：〈江南境物與壺中天地——白居易履道園的收藏美學〉，《臺大中文學報》第35期（2011年12月），頁85-124。

³²³ 鄭利華：《王世貞年譜》，頁158-160。

不能赴任乞恩放歸田里疏》，上書請求致仕，然皆未果。³²⁴隆慶三年（1569），世貞四十四歲，「時有衰頹之嘆」。³²⁵隆慶四年（1570），世貞四十五歲，正月「復有白首之嘆」。該年二月，在赴任提刑山西按察司按察使的途中，世貞「忽感疾」，母親見狀，強烈要求世貞停止赴任，就地尋醫診療，世貞為此上〈患病不能赴任乞恩致仕疏〉。在一封給徐中行的書信中，世貞對自己的身體狀況十分擔憂：

僕比者決意高枕，而乞休之疏復見寢閣，且移文篤促良苦。……僕鬚髮強

半白，右輔已失其一，老態漸出，不知足下比當何如耳？（〈徐子與〉）³²⁶
這封信寫於隆慶四年，對於朝廷不允許自己辭官居鄉，世貞感到無可奈何。更令他感慨的，是自己在不知不覺中已邁入有著花白頭髮、齒牙動搖的年紀了。

除了自己的健康狀況已不如青壯年時那樣理想以外，世貞家人與友人的相繼辭世，恐怕也讓世貞對於「年壽有時而盡」一事有著更深沉的體認。就家人而言，嘉靖三十七年（1558）那年，世貞三十三歲，女兒與兒子相繼夭折，世貞曾因此撰〈亡兒女墓誌銘〉悼念他們。³²⁷嘉靖三十八年（1559），世貞伯父王愔逝世。³²⁸嘉靖三十九年（1560），世貞三十五歲，父親王忬因家難而亡，妹妹也在幾乎同一時間辭世。³²⁹嘉靖四十五年，世貞一位女兒逝世，世貞作〈哭亡女文〉挽之。³³⁰隆慶四年年底，就在世貞上〈患病不能赴任乞恩致仕疏〉後不久，患有脾疾的母親竟突然逝世。³³¹在朋友的部分，昔日曾意氣風發，叱吒文壇的七子們，有四人在幾年間離開人世：宗臣卒於嘉靖三十九年（1560），吳維嶽卒於隆慶三年（1569），李攀龍卒於隆慶四年（1570），謝榛卒於萬曆三年（1575）；而其他與世貞曾有密切來往的好友如袁尊尼和黃姬水，也在萬曆二年（1574）相繼逝世。³³²早在萬曆

³²⁴ 鄭利華：《王世貞年譜》，頁 172-175。

³²⁵ 鄭利華：《王世貞年譜》，頁 191。

³²⁶ 〈徐子與〉，《四部稿》卷一百十八，頁 5540-5541。

³²⁷ 鄭利華：《王世貞年譜》，頁 116-117。

³²⁸ 鄭利華：《王世貞年譜》，頁 132。

³²⁹ 鄭利華：《王世貞年譜》，頁 137-138。

³³⁰ 鄭利華：《王世貞年譜》，頁 159。

³³¹ 鄭利華：《王世貞年譜》，頁 202-203。

³³² 鄭利華：《王世貞年譜》，頁 135，183，205，247，233。

元年，世貞就曾作〈悲七子篇〉並序，感慨梁孜（思伯）、文彭（壽承）、何良俊（元朗）、陸師道（子傳）、王君載（名不詳）、許初（元復）、沈道禎（名不詳）等七位好友在不到半年間相繼離開人世。³³³進入中年後的世貞，雖然不完全到了「訪舊半為鬼」的階段，但家人、好友的接連亡逝，確實逼使他深重思考著肉體生命的有限性。

世貞約在萬曆四年將園林定名為弇山園，這年他五十一歲，不僅對自己的健康狀況感到擔憂，也經歷了親人、好友在不數年間相繼辭世的悲哀。面對政治鬥爭的危機，世貞大可以選擇以辭官隱居鄉里、遠離權力中心來應對。但是疾病與死亡等健康危機或隱或顯的脅迫，隨著世貞年紀漸長，逐漸形成一項無所遁逃的人生課題。徐兆安在《英雄與神仙：十六世紀中國士人的經世功業、文辭習氣與道教經驗》中，討論世貞曾試著以道教的養生術處理身體病痛的問題。³³⁴因此，世貞在園林命名的時候，取義於「不壽者乃八百歲」的軒轅之園故事，背後寄寓的是很深刻而實際的人生感悟。弇山園因而被期待是一座可以隔絕死亡、抵禦病痛的樂園。

若將弇山園的命名深意與世貞的人生經歷對照而言，弇山園是個「危機差異地點」。若以弇山園和現實世界的景況對照而言，它是一種「補償性的差異地點」（the heterotopia of compensation）。傅柯認為差異地點之於社會上其他的空間而言，可以有兩種很不同的關係。第一，差異地點可以創造出一種「虛幻性的差異地點」（the heterotopia of illusion），而這個虛幻空間的存在，則暴露了真實空間的本質，使得真實空間看起來彷彿比虛幻空間更為虛幻。其二，對於真實空間來說，差異空間還可以是一種「補償性的差異地點」。差異地點可以是一個完美的、經過精心

³³³ 鄭利華：《王世貞年譜》，頁 228-229。

³³⁴ 徐兆安引用世貞〈議處缺官以裨吏治疏〉，說明世貞在萬曆二年七月曾患上痰火風疾，顯示世貞從中年以後就屢屢受病痛困擾。考世貞〈議處缺官以裨吏治疏〉原文，患上痰火風疾之人，是鄖陽府房縣知縣何思，並不是世貞自己。參見徐兆安：《英雄與神仙：十六世紀中國士人的經世功業、文辭習氣與道教經驗》，頁 130。王世貞：〈議處缺官以裨吏治疏〉，《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百七，頁 5010-5011。

設計與安排的空間，以對照出真實空間的污穢與不堪。³³⁵從神話典故中汲取命名靈感的世貞，期待弇山園是沒有紛爭、和諧圓滿、保養生命的神話國度，居於園中的他，可以將園外世界的政治危機、疾病陰影、死亡隱憂隔絕於園外。

世貞對弇山園的空間性質有所期許，而世貞透過神話典故所賦予園林的意義，恰好可以用傅柯的差異地點概念作為說明。但是，這只是就命名行為背後的動機來討論。若以弇山園實際經營的情形而言，弇山園未必完全發揮世貞期待的「差異地點」的效應，替世貞在充滿危機的現實人生中開闢出一座沒有衝突、沒有死亡與疾病陰影的空間。以傅柯的觀點來看，差異地點往往必須跟隨著「差異時間」（heterochronies）而開展。當人們跳出了時間的常軌，進入「差異時間」後，差異地點作為鏡像的功能方能更全面而有效地開展。³³⁶但是，世貞的政治生涯並未隨著弇山園的建立而告一段落。在弇山園於萬曆四年定名以後，世貞還是持續有接受朝廷派任官職的紀錄，並未從此歸守庭園，不問世事，讓世貞的弇山園差異地點經驗無法完全開展，仍然持續受到政治力量的侵逼。萬曆六年，世貞起補應天府府尹。在世貞離家赴任後，王良心、王許之很快上書彈劾他，世貞遂回鄉候用。萬曆十五年（1587）年底，朝廷要求世貞擔任南京兵部右侍郎，世貞上書請求致仕卻未獲允，遂於次年三月赴任。³³⁷接著，世貞又在萬曆十七年（1589）升任南京刑部尚書。世貞在南京刑部尚書的任內，遭到南京廣西道監察御史黃仁榮的彈劾，世貞心有不平，不僅上書辯解，也向朝廷告休請求罷斥，卻一直要到萬曆十

³³⁵ 原文：“The last trait of heterotopias is that they have a function in relation to all the space that remains. This function unfolds between two extreme poles. Either their role is to create a space of illusion that exposes every real space, all the sites inside of which human life is partitioned, as still more illusory ... Or else, on the contrary, their role is to create a space that is other, another real space, as perfect, as meticulous, as well arranged as ours is messy, ill constructed, and jumbled. This latter type would be the heterotopia, not of illusion, but of compensation....”參見 Michel Foucault, Jay Miskowiec trans., “Of Other Spaces,”（論其他空間）*Diacritics*, Vol.16, No.1 (Spring 1986), pp. 27.

³³⁶ 原文：“Heterotopias are most often linked to slices in time—which is to say that they open onto what might be termed, for the sake of symmetry, heterochronies. The heterotopia begins to function at full capacity when men arrive at a sort of absolute break with their traditional time.”參見 Michel Foucault, Jay Miskowiec trans., “Of Other Spaces,”（論其他空間）*Diacritics*, Vol.16, No.1 (Spring 1986), pp. 26.

³³⁷ 鄭利華：《王世貞年譜》，頁 319-323。

八年三月才獲准回鄉調理。³³⁸在一封給華善述（字仲達）的書信中，世貞對於自己離開家居園林生活，涉入官場事務表示後悔：

僕無故為人所悞，倉皇出山。生平兄弟一旦奄逝，無由執手為終天。恨部事無幾，消長安米不盡，唯竟日矻矻筆硯，蒲團遂荒。初春略應酬人事，則筆硯又荒矣。秋深頗有建白，即上疏乞休，而不見允出，月當再懇。弇山一片石，尚可偃蹇臥也。（〈華仲達〉）³³⁹

敬美卒於萬曆十六年夏天。³⁴⁰「秋深頗有建白，即上疏乞休」，當指世貞於同年十一月上〈為申飭部規及時務少有獻納以效裨補疏〉一事。世貞先在疏中條陳軍政，不久後又引疾乞休，但並未獲允。³⁴¹因此世貞給華善述的這封書信應該寫於萬曆十七年。世貞在信中先是以「無故為人所悞，倉皇出山」來形容自己重出官場一事，隨後並敘述自己在任內為了人事應酬，竟先後荒廢了宗教修行與詩文寫作等事情。最後，不堪雜務煩擾的世貞，又將希望寄予弇山園，希望自己能夠歸臥弇山園，在山林泉石的懷抱中休養生息。可見弇山園的建立，並未替世貞帶來一個沒有紛爭、衝突的樂園。面對朝廷派任，世貞選擇離開園林的懷抱，終究又身陷名利場中，難以自拔。

差異地點的另外一個特色，就是它會預設某種開關系統，控制不同訪客進入空間的程度。³⁴²弇山園雖然也具有此種特質（例如生活區安排在園林最北端、最隱密而難以到達的地區），但是園中的社交活動並未因著開關系統的存在而減少。

³³⁸ 鄭利華：《王世貞年譜》，頁 336-344。

³³⁹ 〈華仲達〉，《續稿》卷一百八十，頁 8237。

³⁴⁰ 鄭利華：《王世貞年譜》，頁 325。

³⁴¹ 鄭利華：《王世貞年譜》，頁 329-330。


³⁴² 傅柯認為差異地點的特色之一，就是它經常有一個控制開與關系統的設計，一方面讓人們得以進入差異地點，一方面，該系統又能避免意料之外的不速之客長驅直入。即使差異地點乍看之下是可以自由進出的，但是在開關系統的運作之下，一般的訪客其實是被導引到主人期待他們去的地方，而不是訪客想要自由探訪的地方。原文：Heterotopias always presuppose a system of opening and closing that both isolates them and makes them penetrable. In general, the heterotopic site is not freely accessible like a public place. ... To get in one must have a certain permission and make certain gestures. ... There are others, on the contrary, that seem to be pure and simple openings, but that generally hide curious exclusions. Everyone can enter into these heterotopic sites, but in fact that is only an illusion: we think we enter where we are, by the very fact that we enter, excluded.” 參見 Michel Foucault, Jay Miskowiec trans., “Of Other Spaces,” (論其他空間) *Diacritics*, Vol.16, No.1 (Spring 1986), pp. 26.

在第四章第四節的討論裡，可以看到弇山園中來訪的賓客，以及隨之發生的社交活動，有著豐富多元的型態，特別是那些「情感取向」的遊客，更是形塑弇山園成為當代重要文化場域的主力。有些社交活動是世貞出於無奈，不得不應付的人事應酬，就像世貞在〈弇山園記一〉中所說的情形：「守相達官，干旄過從，勢不可卻，攝衣冠而從之，呵殿之聲，風景為殺。性畏烹宰，盤筵餽釘，竟夕不休。此吾居園之苦也」。不過，還有更多是由世貞親人、好友所發起，賓主盡歡的聚會。加上世貞有崇高的文學聲望，許多文壇青年期待世貞能為他們評點文集，或是替他們寫作推薦信、序文、墓誌銘一類的應酬文字，助他們展露頭角。總而言之，不同的人帶著不同的目的來到弇山園，都希望與園主世貞有交流互動。

然而，過多的人際往來，干擾世貞的身心穩定，對世貞的健康帶來極大的負擔。世貞選擇離開弇山園，另闢恬澹觀與無住館以進行宗教清修，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要躲避弇山園裡龐大的應酬量。可見弇山園控制訪客出入的機制——特別是情感取向的訪客——沒有很有效的運作。世貞即便屏跡園中，他的心思還是很難抽離園外的交際圈。舉例來說，在曇陽子羽化後三年，萬曆十二年一月的新年伊始，世貞寫了〈上曇陽大師〉一信，信中對自己始終不能盡斷應酬之苦、筆墨之債深感無奈與懊悔：

竊念弟子世貞三生濁品，半世行尸，出沒愛河，浮沉苦海，衰相已現，頑冥自如。伏承我聖祖弘開玉毫之光，我仙師曲賜金篦之導，故得皈依大化，抖擻凡塵。割欲辭榮，棄家入靖，所苦宿障猶重，鈍根少通，雖我僊師微示躍如之機，而弟子尚苦彌高之歎。……因守師龕，不能遠入深山，公私應酬時見侵迫，兒女痾痒亦稍牽懷。昨年豚子僥倖，及尊父、元馭家難出外支持，因而感病，又不能蚤斷筆研，苦役形神，歲杪春初，羸尪幾殆。……今距我仙師化期已正三載，為此竭誠銜苦懇告：弟子殘冬三月粗了各處文責，於甲申正月初一日誓不領諾。（〈上曇陽大師〉）³⁴³

³⁴³ 「棄家入靖」疑為「棄家入靜」之誤。參見王世貞：〈上曇陽大師〉，《續稿》卷一百七十三，



甲申年即是萬曆十二年，世貞在這年開春「誓不領諾」：不再接受為他人寫作應酬文字的請託。究其原因，就是因為過多的文辭之業形成「苦役形神」的「文責」，為健康帶來莫大的威脅。有趣的是，世貞在信中對曇陽子敘述道：「因守師龕，不能遠入深山，公私應酬時見侵迫，兒女痾痒亦稍牽懷」，這正是他在〈疏白蓮沼築芳素軒記〉裡曾說過的：「入曇陽觀奉香火者六載餘。其室居湫淺，冬寒而夏炎；晨則狎貴客之跡，而暮則狎童稚之喧」。即使世貞遷入恬澹觀中隱居，意欲專心於宗教修行，卻仍然無法擺脫所謂的公私應酬、兒女痾痒一類的打擾；那麼，弇山園中的貴客之跡、童稚之喧，就一定比恬澹觀中的情形要來得難以讓世貞應付了。

像世貞這種對文辭之業的擔憂焦慮，其實並非世貞個人的特殊情況。根據徐兆安的考察，文人的盛名之累，以及相繼而起的龐大文字工作，是那個時代文人莫大的壓力來源：

對治名障最具體的行動就是去除「文辭之業」。受託寫作、應酬、互相標

榜帶來的龐大詩文生產，是十六世紀文人壓力與病痛的常見來源。³⁴⁴

從第四章第五節的討論，我們知道世貞持續性長住在恬澹觀的時間並不久，最早在萬曆十年就已經基本回到弇山園居住了。當世貞在萬曆十二年開春感嘆自己「不能蚤斷筆研，苦役形神」，發誓要從此戒除文債的時候，世貞已經長住在弇山園裡了。弇山園雖然被世貞期待為一座可以修養生命的差異空間，但是種類繁多的社交活動與應接不暇的文辭之業，對於維持穩定身心狀態的理想，形成強烈的衝擊。

弇山園的名稱得自於神話中有鳳鳥仰天、神人樂居的仙鄉樂園。就命名背後的動機而言，世貞期望他的園林能夠像弇山一樣，成為一個「幻境」——一個能夠讓他抽離有著政治紛擾、耗神費心事物的人世，讓他在圓滿和樂的環境中安養生息的空間。但是，從園林經營的事實來看，弇山園卻始終沒有坐實其神話名稱背後的典故，成為一個立足人間的幻境。世貞並未從此屏跡山園，不問世事；相

頁 7885-7886。

³⁴⁴ 徐兆安：〈十六世紀文壇中的宗教修養—屠隆與王世貞的來往（1577-1590）〉，《漢學研究》第30卷第1期（2012年3月），頁215。


反地，應接不暇的公私應酬、耗損心神的政治紛擾，依然讓他感到疲於應付。

第二節 幻境與幻語：園林幻化與文辭之業的對治

在中國文學的大傳統中，「常」與「變」的對舉尋思，始終為心思細膩的文人詞客所津津樂道。看似堅穩不移的山川陵谷，莊子卻告訴世人：夜半有力者可負山川而走。在寥寥數語的小故事中，滄海桑田只消一夜時間。長存千年、百年的自然事物尚且如此可遷可變，而在宇宙時間中佔據數十年的凡人一生，又何嘗得以宣稱能常保某事某物之常呢？李白在〈登金陵鳳凰臺〉中，寫出：「吳宮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丘」，扣問昔日叱吒一方的東南霸主們，如今安在哉？那些炫耀著他們權勢的宮殿樓臺，至今恐怕得往蕭深的林木裡去尋找了。在杜甫〈曲江二首·其一〉裡，透過自然與人事的對舉，詩人尋思孰者能常，孰者可變的主題；在「江上小堂巢翡翠，苑邊高冢臥麒麟」裡，翡翠形體雖小，卻因其靈巧活潑，象徵源源的生機；反觀麒麟，望之雖龐然可畏，卻早已倒伏古墓旁，徒增一片荒景。翡翠對上麒麟，象徵人事之不可為常。凡此種種，皆顯示中國文人對「常／變」主題的思辨。從李、杜的例證中，我們還看到：當「自然／人事」的主題加入「常／變」的辯證時，自然往往為常，而人事往往為變的敘述模式。

對於中國園林而言，雖然以城市山林為其理想，以模山範水為其手法，但種種自然元素其實是依賴人力的調整而收納到園林範圍裡來的。一旦維繫園林運作的人事基礎有所變動，園林裡的景觀元素很有可能就隨之調整。若園主有所更替，園林產權易手，景觀元素間的關係很有可能有所改變。若園林一旦荒廢，成為乏人問津的廢園、廢圃，景觀元素很可能直接回歸大化，以其自然而然的面目示人。總而言之，園林建築雖多以自然為主題，然其本質卻是人工產物，在時間的洪流裡，園林處於恆常變易的狀態中，光輝燦爛的時刻往往只能佔據歷史時間的極小部分，隨即又變得面目全非、難以指認。

世貞賞園、遊園、寫園的見聞既廣，經驗既豐，對於園林變遷改易的必然命



運早已有所體會。加上世貞本身就是園林產業的所有人、管理人，自家園林的何去何從，也是深思遠慮的園主必須處理的現實問題。更何況，世貞傾注大量財富與心力於弇山園，自己也在弇山園內居住長達二十餘年，對弇山園本已深致感情。一旦自己百年以後，這座長隨他宴遊嘯飲、修養生息的園林又該已什麼姿態繼續存在宇宙間，世貞實已有所思考，亦已有所解答。

一、麋涇山園的荒落與轉售：園林幻化議題的啟發

在弇山園還在逐步整建的過程中，園林幻化毀壞的真實情境很早就發生在世貞家族裡，影響世貞對園林空間性質的思考。這座啟發世貞思考園林幻化議題的園林，就是世貞伯父王愔的「麋涇山園」。

王愔，字民服，初號西庵，更號靜庵，成化十八年（1482）生，嘉靖三十八年（1559）卒，享壽七十八歲。從世貞在〈先伯父靜庵公山園記〉中的敘述可以知道麋涇山園的大略位置：

循麋涇而西者，曰：大王父司馬公第。襲第後，稍西偏而枕涇者，伯父靜庵公園也。

世貞所說的麋涇，全名「麋場塘」，是太倉城北面的一條小河，至於麋涇是否完全位於太倉城城內，今已不可考知。³⁴⁵麋涇西側是世貞祖父王倬的宅第，而宅第後側枕著麋涇的一邊，就是世貞伯父王愔的麋涇山園。王愔年輕時「廊落有大志，讀書好涉獵，不肯齷齪經生業」，父親王倬卻也不以為意；既然自己長期宦遊在外，就讓住在家裡的兒子學著管理家業。正德十六年（1521），王倬卒官南京兵部右侍郎，時年四十歲的王愔依例可入太學讀書，本可藉此機會側身京師的士人群體，但王愔選擇出任山東布政使司都事。布政使司都事是從七品的官職，品秩不高。

³⁴⁵ 世貞所稱的「麋涇」，可能分別是太倉地區三條溪流的簡稱。根據《嘉靖太倉州志》，太倉城城東七十里海濱有「劉家港」，西面是「麋長河」。《州志》云：「麋長水勢曲折，從城上望，見海帆出入，若雲中旋轉可玩」，可知麋長河近海，且離太倉城有一定距離。第二，城東有「麋長涇」。第三，城北有「麋場塘」。在〈太倉諸園小記〉中，世貞曾說：「世父麋場涇園，雄麗始為吳地冠」，故世貞所稱的「麋涇」，應是城北「麋場塘」。又，《州志》中皆作「麋」；本論文維持原典原貌，「麋」、「麋」並用。參見《嘉靖太倉州志》卷二，頁115-117，140-142。

工作內容以文書收發為主，雖然仍屬體制內的官員，但頗有幕僚的色彩，可能類似現代政府機關中「主任秘書」一職，輔佐機關長官處理日常公事。³⁴⁶不久，王愔還居太倉家鄉，歸守王氏故居。³⁴⁷自從中年還鄉以後，王愔幾乎每天都從家裡到麋涇山園裡遊覽，如斯三十年而不廢，可知麋涇山園的機能以觀賞遊覽為主。由於主人的時常維護與悉心照料，麋涇山園的景觀一直處在很適於觀覽的狀態，世貞稱它是一座「精麗甲東南」的名園：

蓋靜庵公自罷藩幕歸，甫三十年。中間即非負危疴、峻風、厲雨，未嘗晷刻不之園。其所規擘匠締，旦損夕益，往往出人意表，以故精麗甲東南，雖夙稱名園者遜弗能抗。


世貞從十七歲起就常常到伯父的麋涇山園中遊玩，一直到他二十一歲北上應試、考取進士，開始宦宦生涯為止。³⁴⁸嘉靖三十八年，王愔逝世，同年世貞父親王忬以灤河事入獄，隔年「家難」發生，世貞回到闊別十幾年的故鄉，但昔日熟悉的麋涇山園卻已經物是人非。伯父逝世後，麋涇山園難以為繼，幾年之內快速毀壞，面臨產權轉移的問題。世貞說：

會余北游得一官，久之，遘家難歸，靜庵公已捐館舍。屬服除，稍從諸兄弟往，則嚮之所謂松栢、屏障、鶴鹿，及他欄楯，蕩然無一存。石亦多傾圯，卉草雜樹，十去五六，亭館十去三四。第其存者，石色漸古，苔蘚蝕，而蘿薦封，栢槐之木，獲遂其性。上千雲霄，虬攫虎坐，眩恠用壯，履綦鮮及鳥雀益傲。至於絃管之地，松颺驟濤，篴水相應，恍若舊游之在耳，而尋之不可復覓矣。

³⁴⁶ 關於布政使司都事的品秩，參見明·申時行等：《明會典》卷十（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10月第一版，據一九三六年商務印書館萬有文庫排印萬曆重修本影印），頁66。《明會典》未明載布政使司都事的業務內容，參考五軍都督府都事的工作說明：「五軍都督府……都事一員，典出納文移。」參見《明會典》卷二百二十七，頁1116。

³⁴⁷ 關於王愔的生平，參見世貞〈明故承事郎山東承宣布政使司都事靜菴王公墓志銘〉，《續稿》卷一百一，頁4789-4801。

³⁴⁸ 原文：「余自為諸生，則已侍靜庵公杖屨游山中」。世貞於嘉靖二十一年（1542）取得太倉州學生員的身分，時年十七歲。參見〈先伯父靜庵公山園記〉，《四部稿》卷七十四，頁3567。鄭利華：《王世貞年譜》，頁37。



世貞對麋涇山園幻化的感受是十分強烈的。世貞雖然在外地供職十幾年，但他對麋涇山園裡一花一物的印象還是十分清晰明朗。他說：「嚮之所謂松栢、屏障、鶴鹿，及他欄楯，蕩然無一存」，世貞明確指出園林中的變動與減損。將眼下荒蕪的園林與記憶中美好的昔日景象相較起來，世貞甚至可以藉著數字，精準說出園林減損毀壞的比例：「十去五六，亭館十去三四」。昔日「精麗甲東南」的名園，竟也不免落入杜甫所說的「江上小堂巢翡翠，苑邊高冢臥麒麟」的命運，一任自然力量吞噬人力營造的亭臺樓閣。世貞說：「石色漸古，苔蘚蝕，而蘿葛封，栢椿之木，獲遂其性」，那些取之於自然界的景觀元素，如山石、植物等，在人類無力維繫園林運作後還歸大化，肆意展現其生意盎然之處，卻更凸顯園林荒景的不堪。這個時候的麋涇山園，雖然產權仍有明確歸屬，但事實上缺乏管理維護，可以說是一座「準廢園」了。關於廢園裡自然與人事的對照書寫，侯迺慧先生就曾指出：

園林景觀當中，越是自然構成的要素越能超越時間的沖汰而屹立長存，甚至益加茁壯繁茂（如花木）；越是人力造設的要素就越容易隨著人事而消亡敗廢（如建築）。³⁴⁹

在〈先伯父靜庵公山園記〉裡，當麋涇山園趨於荒廢後，屬於自然要素的山石、花木等反而越是古色古香或欣欣向榮，而人工造成的建物、布景等則傾頽消亡，呈現自然與人事對舉的書寫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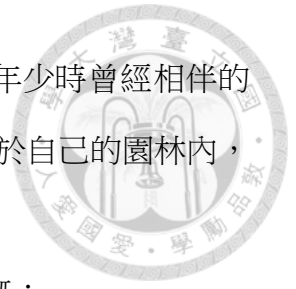
麋涇山園的幻化，對世貞的堂兄弟們來說，是一個遺產處分與分配的現實問題。在〈題弇園八記後〉裡，世貞追述堂兄、弟處置麋涇山園的作法：

辛、壬間，居母氏憂。小祥，謝客無事，而從兄求美必欲售故鄉之麋涇山居，得善價而去。山石朝夕墮村農手，為几案、礎盎之屬，巧者見戕亡賴子。不得已，與山師張生徒置之經閣，後費頗不訾。（〈題弇園八記後〉）³⁵⁰

「從兄求美」是王愔長子王世德。世德無意繼續維持麋涇山園的運作，打算將園

³⁴⁹ 侯迺慧：〈清代廢園書寫的園林反省與歷史意義〉，《臺大文史哲學報》第 65 期（2006 年 11 月），頁 96。

³⁵⁰ 〈題弇園八記後〉，《續稿》卷一百六十，頁 7311。



林轉售以換取金錢。世貞此時已經著手建築弇山園，對於自己年少時曾經相伴的記憶即將被賣出，心中亦有不捨，於是出資買下園中山石，暫置於自己的園林內，期待有朝一日再將它們好好布置起來，再續它們的藝術生命。

王愔四子王世望（字瞻美）對於父親園林的命運也有所感慨：

余從弟瞻美為靜庵公少子。酌余茗石上，相對歔歔久之。意以有所軋，故不得致力於茲園，以終靜庵公志也。

可能是因為自己並非長子，或是其他現實因素的影響，讓世望雖然惋惜麋涇山園即將轉手他人的命運，卻也無力挽回這個局面，似乎只能與堂兄世貞「相對歔歔久之」，傾吐自己的心情。身為堂兄的世貞，目睹堂弟世望對於無力維繫伯父園林有深深的無力感，遂舉歷史名園傾頹的經驗寬慰世望，無非是希望世望能夠了解：園林的幻化，其實是古今所有園林的共同命運：

余徐謂曰：「子不聞宛、洛？天地之中，古所稱至鉅麗偉觀哉！彼遠無論，銅池、金谷，絲障錢埽之地，不終屬梁、竇、崇、愷也？大歷、會昌中，平泉、綠野、奇章之石，履道之竹，皆足以吞茲園八九，不芥蒂。而宋時李文叔之所記，無一為其子孫有者。文叔所記園，幾二十年不旋踵而中金人。寧獨舊主不可問，而遺丘、故池、瀦夷為一甌脫，亦焉能彷彿指道哉？今茲園雖小頹，而幸置之湖海寂寞之鄉，厭者不易棄，而欲者不易跡。吾固知茲園之長為王氏有也，子何念焉？」

世貞替堂弟世望回顧了歷代名園的故事，發現不論園林全盛時期有多麼輝煌富麗、精緻宜人，都不能逃脫變成歷史陳跡的命運。使園林傾頹變遷的原因有二，其一是歷史情境的改變，例如朝代的更替或戰亂的波及，就像李格非《洛陽名園記》中記載的那些園林一樣，在改朝換代以後成為金人的產業。其二，園主生命情境的變動，也會影響園林產業的歸屬，如歷史上曾權傾一時，建造豪華居第園林的梁冀、竇憲、石崇、王愷，都因為政治失勢，身敗名裂，無力終身保有其產業，一代名園遂也不免荒廢。

況且，考量到麋涇山園本身的條件，即便園林的幻化改易不可避免，但也未必會即刻發生。世貞說：

今茲園雖小類，而幸置之湖海寂寞之鄉，厭者不易棄，而欲者不易跡。吾

固知茲園之長為王氏有也，子何念焉？

世貞從現實層面寬慰世望。由於麋涇山園並非位於交通易達的地方，而是在人跡罕至的「湖海寂寞之鄉」。「厭者」暗指堂兄世德，「欲者」則指潛在的園林買主。換句話說，麋涇山園位於易達性低的地方，即使堂兄有意賣出，短時間內恐怕也難有買家垂青，王氏家族能保有麋涇山園的時光大概還有一陣子呢！

面對世貞從園林歷史與現實條件兩方面的寬慰，世望最後的結論是：

瞻美意似有省者，既而曰：「洛陽之不復園也，蓋三百年矣。讀李氏《記》

而園若新也，文其可以已哉！夫園之不吾長有也，吾知之。而子之文長在

天地，吾亦知之。子姑謀所以新吾園者。」

在世貞舉出歷史名園幻化的例子後，世望對於「園之不吾長有」的發展畢竟還是接受下來了。但是世望卻出人意表地，從世貞的說明裡轉出了「文其可以已哉」的結論。世貞所舉的歷史名園，雖然建築實體難以長存，但它們曾經光彩絢爛的時刻，卻永遠保留在為它們而書寫的文辭裡。只要文字長存，每當讀者開書翻頁，憑弔故園風采時，荒頹的園林就在人類的想像中鮮活起來。以文字書寫保存園林故事，讓園林在文字的世界裡擁有不朽的生命，這是世望請求世貞「子姑謀所以新吾園者」的道理所在。世貞很爽快地應允世望的期待：

余曰：「諾！」又二年，記成，郡人尤子求為之圖，而余系以詩。³⁵¹

兩年後，世貞終於達成了當初承諾世望的「新吾園」一事：世貞為麋涇山園作〈先伯父靜庵公山園記〉以記園林之事，請尤子求繪製園林之圖以存景，自己又作詩以配圖。世貞所作之詩，可能就是收在《四部稿》卷十二的〈伯父靜菴公山池一首〉，詩云：

³⁵¹ 以上〈先伯父靜庵公山園記〉的引文，參見《四部稿》卷七十四，頁 3565-3570。



昔我游茲園，申慕憺忘歸。園景非一態，事事令人怡。
白雲團幽荔，朱卉冠陰崖。疏沼延夕星，裁篁導春澌。
潛鱗乘吹起，宿羽應候啼。謀奇開新術，戒返惑故蹊。
澗飲分霓渴，館宿遜霞棲。束帛違丘賁，懸金厭時夷。
去家不甘載，陵谷忽中移。前達改宿薦，後堂滋旅葵。
灌木代絲絃，宮往商不之。回盼追前邈，撫景虞後衰。
所以羊鉅平，游峴發清徽。復聞桓司馬，攀條泫然悲。
寓形靡不消，垂言將庶幾？³⁵²

詩中先敘述昔日故園的風景，次而感慨人與園皆隨著時間洪流物化的命運，最後提出「寓形靡不消，垂言將庶幾？」的詰問，其實答案就在問題的反面：「垂言」就是長存園林勝景之法。

二、「時時展此記足矣」：弇山園幻化命運的體認，與其對治之道

麋涇山園幻化的事情發生在隆慶五、六年間，世貞則在萬曆一、二年間寫成〈先伯父靜庵公山園記〉與〈伯父靜菴公山池一首〉。世貞從萬曆元年到萬曆四年年底為止的大部分時間都在外任官，由管家政監督弇山園的建築工程。每次回鄉，世貞都對園林工程的進度感到驚喜。相對於伯父家中麋涇山園的荒落幻化，世貞的弇山園卻處在發展的高峰期。當世貞準備迎接人生中最盛大園林的到來時，麋涇山園的故事，似乎隱隱約約地籠罩在弇山園之上。弇山園有朝一日必然幻化的事情，恐怕也會是弇山園無法逃避的宿命。早已對此有所體認的世貞，採取的因應之道，也與他面對麋涇山園的作法如出一轍。

事實上，面對弇山園幻化的議題，只要列出世貞的相關書寫，就可以發現它們與〈先伯父靜庵公山園記〉的緊密關聯。園林文字對園林幻化問題的「療癒性」，是世貞一再強調的課題：

³⁵² 〈伯父靜菴公山池一首〉，《四部稿》卷十二，頁 972-973。

- 世父麋場涇園，雄麗始為吳地冠。捐館後，為吾伯氏所狼籍，幾不可游。吾季氏嘗乞余言記之，以志不忘而已。後余治中弁，石從而徙，然僅十七耳。今之土岡、溪池、竹柏猶有存者，以余記攷之，或得其髣髴也。（〈太倉諸園小記〉）³⁵³
- 余老矣，能後余存者，諸園也。弁最大，饒石而廣水。能後諸園存者，弁也。弁即後存，當亦竟廢。今世人不厭薄余文辭，而時味之。然則能後弁存者，是編也。夫蘭亭之為亭也，赤壁之為壁也，其勝不能如其名。然數百、千年而有勝色者，則會稽之書，而眉山之賦也。是編也，吾不敢竊比於二賢，以不遂泯泯若金谷、綠野者，則庶幾哉。（〈山園雜著小序〉）³⁵⁴
- 所謂上林、甘泉、昆明、太液者，今安在也？後之君子，苟有談園墅之勝，使人目營然而若有覩，足躍然而思欲陟者，何自得之？得之辭而已。（〈古今名園墅編序〉）³⁵⁵
- 李文饒，達士也。為相位所愚，至遠譴朱崖。身既不能長有平泉之勝，而諄諄焉戒其子孫以毋輕鬻人，且云：「百年後為權勢所奪，則以先人治命泣而告之。」嗚呼！是又為平泉愚也！
吾茲與子孫約：「能守，則守之；不能守，則速以售豪有力者。庶幾善護持，不至損天物性，鞠為茂草耳。」且吾一轉盼而去之若敝屣。吾故不作李文饒之不能為主；而吾能不為主，似尤勝之。
子孫曉文義者，時時展此記足矣，又何必長有茲園也？（〈題弁園八記後〉）³⁵⁶

〈太倉諸園小記〉重點在記述城中園林的景色。麋涇山園時已不存，就體例而言，本不應列入〈小記〉的範圍裡。但是，如果拿著〈先伯父靜庵公山園記〉去比對

³⁵³ 〈太倉諸園小記〉，《續稿》卷六十，頁3020。

³⁵⁴ 〈山園雜著小序〉，《續稿》卷五十，頁2589。

³⁵⁵ 〈古今名園墅編序〉，《續稿》卷四十六，頁2412。

³⁵⁶ 〈題弁園八記後〉，《續稿》卷一百六十，頁7313-7314。

故址，也還能想像園林全盛時期的景象。可見文字對治園林幻化時的超越性質。³⁵⁷而在〈山園雜著小序〉與〈古今名園墅編序〉中，我們看到世貞對自己的生命與園林的建築終將物化、幻化的體認。有鑑於歷史名園的教訓，世貞提出以文辭保存弇山園美景的說法。

首先，在〈山園雜著小序〉中，世貞認為：「是編也，吾不敢竊比於二賢，以不遂泯泯若金谷、綠野者，則庶幾哉。」所謂「二賢」者，指的是前文提到的「會稽之書」與「眉山之賦」——〈蘭亭集序〉與前、後〈赤壁賦〉——這兩篇文字，使蘭亭與赤壁享有不朽的歷史光輝，永遠吸引後人神遊文字中的盛會光景。相對來看，曾經盛極一時的金谷園與綠野堂，因為缺乏出色的文字記錄與之表裡，故在物質實體幻化荒落後徒存其名，無法透過文字的轉化，將地景的生命轉化到另一層次。有鑑於此，世貞就要透過《山園雜著》的詩文，將弇山園保存在文字中，使弇山園不會像金谷園與綠野堂一樣，隨著歷史的淘洗而失去其光彩

其次，在〈古今名園墅編序〉中，世貞更是很直截了當地，透過問答結構直指文字之業對園林幻化問題的意義。世貞享有歷史高度，可以回顧上古以來古今名園的興盛衰亡之史。他遂叩問道：「是什麼因素，能讓園林在荒落之後，持續地引發後人神遊它、想像它的興趣？」世貞的答案很簡單，就是：「透過文辭的保存，我們才能懷想故園的美好時光。」

而在〈題弇園八記後〉一文中，世貞除了回應園林書寫的超越性特質以外，我們更可以注意的是：世貞對弇山園產權的處理態度。世貞在文中以唐人李德裕（字文饒，787-850）與他的平泉山居為例，感慨李德裕苦心建立平泉山居，卻長期在外做官，絕少享受林泉之美。接著，世貞敘述李德裕告誡子孫的內容。世貞所欲對話的，是李德裕〈平泉山居戒子孫記〉一文：

雖有泉石，查無歸期，留此林居，貽厥後代。鬻平泉者，非吾子孫也。以

³⁵⁷ 本文所謂「超越性質」，指的是園林文字能不受時空的限制而長存於人間的性質。此概念援引自侯迺慧先生對園林圖文的超越性特質的說明，參見侯迺慧：〈清代廢園書寫的園林反省與歷史意義〉，《臺大文史哲學報》第65期（2006年11月），頁135。



平泉一樹一石與人者，非佳也。吾百年後，為權勢所奪，則以先人所命，泣而告之。此吾志也。³⁵⁸

李德裕知道自己難以輕易自朝廷官場中退隱平泉山居，然而又不能停止自己對平泉山居的眷戀與情感。³⁵⁹這是他傾注了許多期待與心力才建成的園林，他已預想園林在他身故後的境況，卻不願意由他人接手持有。於是，他告誡子孫，即便是園中的一樹一石都不可輕易轉售，否則就沒有資格稱得上是吾家的佳子弟。一旦有權勢中人想要購買園林田產，為了避免園林產業的移轉，子孫一定要將吾之訓誨「泣而告之」，以求權勢中人的諒解。

世貞不認同李德裕的作法，認為園林幻化是其必然的宿命。世貞和李德裕一樣，都想到了自己身故後園林產業的歸屬問題。但是世貞的態度與李德裕迥異。面對權勢中人，李德裕要子孫「以先人所命泣而告之」；相反地，世貞卻告訴子孫，如果實在無力維繫園林運作，不如盡早將產權轉手給「豪有力者」，讓園林在別人的維護之下繼續運作。相對於李德裕設下的嚴格禁限：「鬻平泉者，非吾子孫也。以平泉一樹一石與人者，非佳也」，世貞以很輕鬆開放的態度，說：「子孫曉文義者，時時展此記足矣，又何必長有茲園也？」，言下之意，有了先人寫作的園林詩文，後代子孫是否真正擁有那必然幻化的園林實體，也就沒那麼重要了。

由於伯父王愔麋涇山園的啟發，面對弇山園必然在歷史洪流中幻化的命運，世貞很早就站定了他的立場。簡單地說，世貞面對園林幻化的問題時，有兩個層次的體認：

- 第一，現實的園林產權問題，這是幾乎所有園林主人都需要提前設想的

³⁵⁸ 唐·李德裕著，傅璇琮、周建國校箋：〈平泉山居戒子孫記〉，《李德裕文集校箋》（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第一版），頁568-570。

³⁵⁹ 本文以園林幻化議題的角度討論李德裕〈平泉山居戒子孫記〉，然而許東海先生從歸田意識、家風傳承的角度關照，亦十分具有啟發性：「自視為陶潛歸田異代同調的生命樂園及其變創的平泉山居，顯然在李德裕目中乃是深具祖德薪傳與家訓承載等士族門第文化意涵的重要隱喻，故〈平泉山莊戒子孫記〉開宗明義高階『經始平泉，追先志也。』適為其書寫旨趣提供具體註腳，亦從而映現李德裕士族門第的出身背景及其文化身影。」案：引文「平泉山莊戒子孫記」應為「平泉山居戒子孫記」，「高階」疑為「高揭」之誤。參見許東海：〈宰相·困境·家園：李德裕辭賦之罷相書寫及其陶潛巡禮〉，《中正大學中文學術年刊》2011年第2期（總第16期）（2010年12月），頁77。

問題。世貞認為，後世子孫可守園林則守之。若不能守，則最好盡早將園林產業轉讓予豪有力者，讓有能力的人維持園林的美麗。

- 第二，這是世貞身為文學家而興發的問題：世界上有什麼可以超越園林物質實體在時空中的限制，保存園林之美，歷久而不衰呢？從歷史名園與家族園林的經驗中，世貞總結出以文辭之業對治園林幻化命運的體認。

第二點「以文辭之業對治園林幻化」的體認，在世貞信仰曇陽子以後，又加入了一層宗教體悟的成分。在〈弇山園記一〉的結尾，世貞援引《穆天子傳》的神話故事，展現他對園林幻化問題的看法：

乃不意從上真游，屏家室，栖於一茅宇之下。偶展《穆天子傳》，得其事曰：

「天子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天子遂驅升於弇山，乃紀其跡于弇山之石，而樹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則是弇山者，帝嫗之樂邦，群真之琬琰也。景純先生乃僅以為「弇茲」，日入地。夫奄茲在烏鼠西南三百六十里，其中多砥礪，固可刻，而去隴首不遠。二傳皆先生筆，遂忘之耶？則不佞所名園，與名所撰集者，雖瞿然愧，亦竊幸其於古文闇合矣。

自余園之以鉅麗聞，諸與園鄰者游以日數，他友生以旬數。而今計余跡，歲不能五六過，則余且去而為客，乃猶竊弇山之號，而又重之以記，得無尚有所係耶？夫志大乘者，不貪帝釋宮苑，藉令從穆滿後，以登弇山之巔。吾且一寓目而過之，而況區區數十畝宮也？且吾向者，有百樂不能勝一苦；而今者，幸而併所謂苦與樂，而盡付之烏有之鄉，我又何係也？夫山河大地，皆幻也。吾姑以幻語，志吾幻而已。

透過世貞的說明：「乃不意從上真游，屏家室，栖於一茅宇之下」，可知引文是他在信奉曇陽子以後的心得。「上真」與「茅宇」，分別指曇陽子與恬澹觀而言。

就在隱居恬澹觀，專一從事宗教修行的時間裡，世貞偶然翻閱了《穆天子傳》，看到書中記載的弇山故事，讓他確信他對弇山園園名的命意，確實與古人寄予弇

山神話的意義相符。世貞在引文中節錄的《穆天子傳》文本，出自《穆天子傳》卷三，雖然行文時有其刪節，但不影響該段文意的結構。³⁶⁰世貞批評郭璞的注，指出弇山是西王母設宴款待周穆王的神山，是「帝姬之樂邦，群真之琬琰」，並非僅是郭璞說的「日入地」那麼單純的地方而已。藉由指出郭注之誤，世貞說明了神話中弇山的性質，也證明他將園林命名為「弇山」，確實與古書上記載的弇山神話有一脈相承的意義聯繫。可見不論是神話中的弇山，或是人間的弇山園，都是「帝姬之樂邦，群真之琬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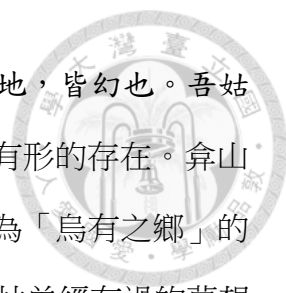
接著，世貞加入了他從曇陽之教中汲取的意義，為他對園林幻化議題的論述翻出宗教的層次。³⁶¹世貞在這裡加入了「係」的論題，也就是佛教裡「住」、「執著」的概念。世貞首先感慨的是，身為園主的自己，在園林建成五、六年後又面臨離開弇山園的抉擇³⁶²，就好像那些「以日數」、「以旬數」遊客一樣，不論待在園中久暫，終有離開園林的時刻。然而，自己畢竟是帶著「弇州山人」的名號離開的，又有許多弇山園園林文字的寫作。既然形體離開園林，世貞探問自己：「得無尚有所係耶？」，也就是說：「在精神上，我是否真的能割捨下這片樂土呢？」

從宗教的角度檢視自己是否執著於園林構築而成的環境，世貞回答道：「吾且一寓目而過之，而況區區數十畝宮也？」。換句話說，世貞認為自己身為一位虔誠的教徒，實在不應該執著於有形的園林環境。更何況弇山園還是一座依循神話中的神山而命名的園林，從命意上來看，這座園林就是個「烏有之鄉」。一方面，園林的命名來自於一個沒有實存的神話地名。另一方面，園林的建築不可能永恆存在，它終究會消失在無垠的時空中，故世貞稱弇山園為「烏有之鄉」。因此，世貞問道：這樣的一座「烏有之鄉」，有什麼值得執著的地方呢？

³⁶⁰ 參見晉·佚名著，郭璞注，清·洪頤煊校：《穆天子傳》卷三（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9年10月臺三版，四部備要本），頁卷三之一-卷三之二。

³⁶¹ 曇陽之教的性質兼有佛道的成分，徐兆安曾分析道：「雖然王世貞宣稱曇陽為道教神仙，其教則兼有佛教出世與道教度世的精神，但曇陽信仰的理論其實是以「出世高於度世」為標準，亦即以（王世貞等人心目中的）佛教教義為本位。」參見徐兆安：〈證驗與博聞：萬曆朝文人王世貞、屠隆與胡應麟的神仙書寫與道教文獻評論〉，《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53期（2011年7月），頁262。

³⁶² 世貞這裡所談及的離開園林一事，當指他在萬曆十五年接任南京兵部右侍郎一事。相關討論請參考本文第四章第五節「弇山園與世貞的宗教修為」。



最後，世貞就延續著這樣的脈絡，給自己答案：「夫山河大地，皆幻也。吾姑以幻語，志吾幻而已」。世貞所謂的「山河大地」，即世間一切有形的存在。弇山園也是一個「幻」，是一個「幻境」，一個終究會消失無存，成為「烏有之鄉」的幻境。面對一座「幻境」，世貞藉著語言文字，記錄他對這片園林曾經有過的夢想與懷抱——那些他稱之為「幻」的，短暫而片斷的夢想與懷抱。而由於文字記錄的是園林主人的幻志，書寫的是園林幻境，這些文辭也成為「幻語」了。

世貞以「幻志」形容他對弇山園空間的期許，以「幻語」指稱〈弇山園記〉的寫作，言下之意，弇山園就是一個「幻境」。然而，在不同的時間點裡，「幻」的內容亦有所遞移。當世貞以「幻」提示弇山園的空間特質時，裡面至少包含下列層次的意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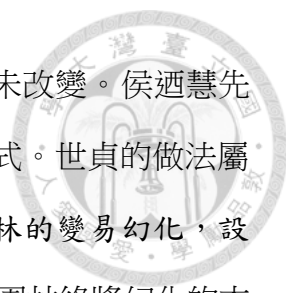
- 第一層的「幻」，是相對於園林外的世界而言的。世貞以神話中的弇山典故為園林命名，期待園林是一個和樂圓滿，沒有紛爭，能讓他休養生息的樂園。這是弇山園做為一個「危機差異地點」的原因。
- 第二層的「幻」，則是呼應了園林命名的神話意義。神話中的「弇山」位在遙遠的大荒之西，是常人無法以任何交通工具到達的仙域。因此，弇山一名，為園林帶來恍惚縹緲、似有而無的意境。

第一與第二層「幻」的意義出現較早，大約在世貞將園林定名弇山園的前後，表現的是世貞對這座園林的期許。

- 第三層的「幻」，是著眼於園林荒落毀壞的必然命運而言的。現在「精麗甲郡國」的名園，在未來某個時間點，一定會荒落毀壞，甚至面目全非，歸於大化，成為「烏有之鄉」。對於有著歷史經驗與宗教意識的世貞來說，現在的盛況彷彿是一場幻夢。

第三層的「幻」，最早由麋涇山園的故事所引發。而隨著世貞年歲漸長，加上諸如曇陽信仰的宗教情懷的深化，世貞對園林「幻化」的體認益發突出。

不過，即使世貞對園林空間特質的體認有不同層次，在不同人生階段也有不



同體認，但世貞以文辭之業對治園林幻化命運的做法，卻始終未改變。侯迺慧先生就曾以心理治療的角度，探討明人對園林幻化議題的處理方式。世貞的做法屬於心理治療的最高層次，即「用具體的實際行動作為來對治園林的變易幻化，設法以積極的方法來彌補這個令人沮喪悲傷的缺憾」。³⁶³世貞正視園林終將幻化的本質，文辭之業正是世貞積極對治此一必然結果的實際行動，因此世貞留下如〈弇山園記〉等大量詩文作品，見證弇山園的富麗輝煌，記錄自己在園中俯仰嘯臥的種種情態，彌補弇山園在世貞百年之後終將幻化遷易的缺憾。

³⁶³ 根據侯迺慧先生的整理，在轉換悲傷的情緒時，人類的反應可以歸屬於四種類型。其中第四種類型是最具有積極意義的反應，即「改變自己的行動或追求，以彌補不可改變的現象的缺憾，以慰藉舒泰自己的心。」參見侯迺慧：〈清代廢園書寫的園林反省與歷史意義〉，《臺大文史哲學報》第 65 期（2006 年 11 月），頁 136-137。

第六章 結論



本文從四個面向探討世貞的弇山園書寫。首先，本文梳理世貞走入園林生活的背景。嘉靖三十九年，世貞因「家難」發生，回到了闊別十四年的家鄉。服喪期滿後，世貞遷入位於太倉州城中的住居。他不滿住家周圍的喧鬧環境，築離薺園以求生活清淨。然而，由於離薺園環境條件的限制，離薺園無法為他帶來不受市井活動干擾的生活。世貞於是在太倉州城西北側買地，興建藏經閣，布置出簡單的小祇園，供他追求理想的生活環境。從嘉靖四十五年起，世貞雖然先後歷官河南按察司副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與南京大理寺卿等等官職，並沒有持續地待在小祇園中，但在管家政的監督之下，小祇園仍然不斷有建設工程。萬曆四年年底，當世貞因彈劾案回鄉時，小祇園已經基本上整建完成，並改稱為「弇山園」了。

弇山園可以區分為六個次分區，分別是小祇林—藏經閣區、弇山堂區、西弇、中弇、東弇，以及文漪堂—爾雅樓區。其中「三弇」——即西弇、中弇與東弇等三座大型土山，是全園裡最蔚為巨觀的景觀營造，而其靈感則可追溯至太倉地區以人力堆築假山，改變單調地景的人文地理傳統。在園林要素的組成方面，世貞大量使用山水等自然元素，以達致城市山林的景致。但世貞也同時重視匠師工藝的發揮，欣賞樓閣之景與山石堆砌之美。本文也討論學者的弇山園平面示意圖，並提出修改後的版本。

世貞對園居生活寄予鮮明的意象，他以「蠹魚」形容自己喜愛收藏圖書文物、鑑賞圖書文物的生活理想，以「野人」形容自己無拘無束地徜徉於弇山園山水之間，不拘泥於世俗禮教的形象。除了個人的生活實踐以外，弇山園對世貞來說，也是個人與社會間的「中介性場域」，是世貞應接各類型訪客的重要場域。然而，由於社交活動過於頻繁，世貞在信奉曇陽之教以後，離開弇山園，先後遷居曇陽恬澹觀與無住館，追求不受干擾的修行生活。不過世貞持續住在恬澹觀的時間並



不長，不久就歸居弇山園，仍以弇山園為主要居住地點。

弇山園園名來自於神話典故，以《山海經》中的弇山故事為主要背景。世貞將園林名為弇山，目的是希望這座園林能呈現出與現實人間不一樣的特質，成為一座沒有紛爭，供他修養生息的園林。以傅柯的概念而言，弇山園是一個「危機差異地點」；而以世貞自己的語言來說，這是他落實「幻志」的一個「幻境」。而鑒於歷史名園的傾頹經驗，以及伯父麋涇山園荒落轉讓的故事，世貞理解到弇山園最終也將在歷史時空中敗壞毀棄，成為一座徒存其名而無其實存的「幻境」。世貞積極面對弇山園必然幻化的命運，除了告誡後人需審視自身能力，必要時將園林授予豪有力者，以求園林之美長存以外，世貞還藉著文辭之業，保存園林的勝景，紀錄園林生活的片段，希望在園林終究成為「烏有之鄉」以後，後人還能透過他豐富的文字書寫，追想弇山園昔日的榮光。

從萬曆十五年年底到萬曆十八年三月，世貞先後擔任南京兵部右侍郎與南京刑部尚書，這段期間裡，世貞雖然身居要津，但世懋的病逝、黃仁榮的彈劾，加上健康情形欠佳，罹患腹瀉與目疾，讓世貞的身體與心靈都感到疲累不已，是以世貞不禁對華善述感慨道：「僕無故為人所悞，倉皇出山」（〈華仲達〉）。萬曆十八年春天，他再次上書乞休，終於獲准，如願歸居弇山園。³⁶⁴

世貞這次回到弇山園，度過了他人生最後一段時光。八個月後，萬曆十八年（1590）十一月二十七日，世貞逝世，享年六十五歲。³⁶⁵弇山園是世貞用半輩子精力，傾注許多心血與感情而建成的園林。歸守山園的八個月裡，世貞不再像過去在南京供職時那樣疲憊羸弱，反而是精神益發抖擻，心情益發開朗。世貞寫信給時任內閣次輔的王錫爵，大談自己歸隱弇山園後的退休生活：

歸抵家園，泉石如故，花竹日新。杜門卻掃，與禽魚相流連。間呼賢叔及

二三老友杯酒相慰，兒子輩佐以談謔，一切世態不挂眼。先，右軍云：「卒

³⁶⁴ 鄭利華：《王世貞年譜》，頁 344-345。

³⁶⁵ 鄭利華：《王世貞年譜》，頁 347。

當以樂死」，殆非虛言。所苦瘡瘍已脫，脾氣久調，肌體稍腴。((與元馭閣老))³⁶⁶

即便世貞這三、四年來在外地經歷了許多複雜、悲哀的事件，弇山園還是一如夙昔，提供世貞一個沒有病苦、圓滿和諧的人間幻境，讓世貞自由實踐著「蠹魚」、「野人」的生活想像，而不必在意園外濁世的評判，所以世貞可以時常與親友「杯酒相慰」並以兒子輩的談笑謔浪佐之，完全拋開世態的惱苦煩悶。這樣的生活情態讓世貞體會到王羲之「吾卒當以樂死」話中的樂天自在，也對世貞的健康帶來明顯而可喜的改善。在弇山園的泉石花木中度過餘生，迎接肉體生命的消亡，世貞表現得無所畏懼，亦無所憾恨。陳繼儒敘述世貞臨終的情態：

公且死，碧瞳熒熒，精爽不亂。卒之前，手條家戒及身後歛葬諸儀甚悉。

及期，坦然而化，享年六十有五。((王元美先生墓誌銘))³⁶⁷

陳繼儒以「坦然」總結世貞最後一刻的神情。而世貞之所以能坦然如斯化去，大概是因為他早已認識到，自己有形的生命只是宇宙時間中的匆匆一瞬，正如他在〈弇山園記一〉裡曾說過的：

夫志大乘者，不貪帝釋宮苑，藉令從穆滿後，以登弇山之巔。吾且一寓目而過之，而況區區數十畝宮也？且吾向者，有百樂不能勝一苦；而今者，幸而併所謂苦與樂，而盡付之烏有之鄉，我又何係也？夫山河大地，皆幻也。吾姑以幻語，志吾幻而已。³⁶⁸

世貞肯認人間一切存在，不特山河大地，即便是自己的生命、苦心堆砌的園林，都是「幻境」、「幻語」或「幻志」不同形式的展現。因此，世貞終能坦然放下一切執著，一任生命的自然循環，走向死亡。

世貞身故後，後人並未持續經營弇山園。曾經「泉石奇麗甲郡國」的東南名園，不久也步入所有園林的共同宿命，荒廢傾頹，真正成為一個「幻境」，不復存

³⁶⁶ 〈與元馭閣老〉，《續稿》卷一百七十九，頁 8164-8165。

³⁶⁷ 明·陳繼儒：〈王元美先生墓誌銘〉，《見聞錄》卷五（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 年，據明萬曆繡水沈氏尚白齋刻寶顏堂祕笈本影印，百部叢書集成）第 124 冊，頁十三。

³⁶⁸ 〈弇山園記一〉，《續稿》卷五十九，頁 2962。



在於現實人間。然而，弇山園幻化的命運早在世貞的預想內；對世貞而言，他已藉著文辭之業紀錄下弇山園各種層次的美麗，實在毋須執著於園林實體空間的存續。

十餘年後，當有人展開〈弇山園記〉，循著字裡行間的指引探訪弇園的故跡時，依稀可以望見園林中主人與賓客的一代風華，正如戴澳在崇禎六年（1633）探訪弇山園故址時的心情：

余雅慕王元美弇園，……至太倉，詢之土人，皆曰弇園已墟，且非王氏有。……步入西郭，委巷幾折，望見鬱林，識其處矣。至則敗垣斷梁，與深草相接。登弇山堂，猶有海棠十圍，玉蘭百尺，曾見當時文酒勝流，曲池未平，連峰入鑒。虛閣半圯，古蘚繡階，凭高一嘯，似有答響而至者。其不可遊處，正多可思。余自有遇，且不問其園今誰屬也。（〈名園紀遊癸酉年〉）³⁶⁹

戴澳在世貞逝世後四十三年探訪弇山園，當時園林田產已經移轉他人手中，園景也不復見維護，已然成為一座廢園。但是訪客仍舊可以依憑殘存的遺跡，想見昔日世貞與賓客在園中宴遊的情景，而這正是戴澳此行的主要目的。既然如此，眼前這座園林今日屬於誰家所有，也就不是那麼重要的問題了。戴澳的心得，和嚴書開造訪弇山園時的感受如出一轍：

宿昔欽江左，於今訪弇園。繁花紫蔓草，古木覆殘椽。

締構文人業，興衰山水緣。偶然留韻事，不必為惓惓。（〈弇園〉）³⁷⁰

其實，世貞曾經說過：「子孫曉文義者，時時展此記足矣，又何必長有茲園也？」

（〈題弇園八記後〉）。而嚴書開「偶然留韻事，不必為惓惓」，與戴澳「余自有遇，

³⁶⁹ 明·戴澳：〈名園紀遊癸酉年〉，《杜曲集》卷八（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1月第一版，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影印，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71冊，頁313。

³⁷⁰ 明·嚴書開：〈弇園〉，《嚴逸山先生文集》卷十三（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1月第一版，據首都圖書館藏清初寧德堂刻本影印，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90冊，頁461。

案：嚴書開，字三求，自號逸山，生於明萬曆四十一年（1613），卒於清康熙十二年（1673）。清·溫睿臨：《南疆逸史》有傳。參見清·溫睿臨：《南疆逸史》卷四十二（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11月第一版），頁316-317。

且不問其園今誰屬也」兩句遊園心得，正在世貞的預想與期待中呢。



參考文獻



參考文獻編輯說明：

- 傳統文獻的部分，先依作者所屬的朝代先後順序排列。同一朝代的作者，再依據其姓名首字筆劃的多寡予以排列，不考慮生年的順序。
- 作者不詳者，以其咸認的成書時代為其著作時代。
- 《明世宗肅皇帝實錄》與《四庫全書總目》為難以辨認主要作者的集體創作，本文分別置於所屬朝代的最後。
- 近人論著的部分，依作者姓名首字筆劃多寡排列。

壹、傳統文獻

周·莊周原著，清·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7月第1版）

周·列禦寇原著，楊伯峻撰：《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10月第1版）

漢·司馬遷著，宋·裴駟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9月第一版）

漢·佚名著，晉·郭璞注：《山海經》（臺北：世界書局，1986年，影印搞藻堂四庫全書薈要本）第180冊

漢·班固著，唐·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6月第一版）

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許惟賢整理：《說文解字注》（南京：鳳凰出版，2007年12月第一版）

漢·趙曄著，元·徐天祐音注，苗麗點校：《吳越春秋》（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年1月第一版）

三國·支謙：《佛說孝經》（臺北：世樺國際，2003年10月初版，影印乾隆大藏經本，第31冊）

晉·佚名著，郭璞注，清·洪頤煊校：《穆天子傳》（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9



年 10 月臺三版，四部備要本)

南朝宋·何法盛著，清·湯球輯：《晉中興書》(廣州：廣州出版社，2008 年 9 月

第一版，據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清光緒廣雅叢書本影印，廣州大典第一輯)

第 23 冊

南朝宋·劉義慶原著，余嘉錫編撰：《世說新語箋疏》(臺北：華正書局，1989 年 3 月)

唐·房玄齡等：《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 11 月初版)

唐·王維著，清·趙殿成箋注：《王右丞集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 3 月第 1 版)

唐·李德裕著，傅璇琮、周建國校箋：《李德裕文集校箋》(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年 1 月第一版)

唐·慧琳：《一切經音義》(北京：九洲圖書出版社，1998 年 10 月，重印頻伽精舍校刊大藏經本) 第 98 冊

唐·釋玄應：《一切經音義》卷十八(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 年 3 月臺一版)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 2 月第 1 版)

宋·朱熹：《周易本義》(臺北：大安出版社，1999 年 7 月第 1 版)

宋·朱熹：《楚辭集注》(臺北：中央圖書館特藏組，1991 年 2 月初版，據元天曆三年陳忠甫宅刊本影印)

明·王世貞：《弇州山人四部稿》(臺北：偉文圖書出版社，1976 年 6 月，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藏明萬曆年間世經堂刊本影印)

明·王世貞：《弇州山人續稿》(臺北：文海出版社，1970 年 3 月初版，據崇禎年間刊本影印³⁷¹)

明·王世貞：《山園雜著》(臺北：國家圖書館，影印明寫刊本)

明·王世懋：《王奉常集》(臺南：莊嚴文化，1997 年 6 月初版，據首都圖書館藏

³⁷¹ 疑為萬曆年間吳郡王氏家刊本影印，詳細分析請見第一章第二節「基本文獻探討」中的討論。



明萬曆刻本影印，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明·王錫爵：《王文肅公全集》(臺南：莊嚴文化，1997年6月初版，據首都圖書館藏明萬曆王時敏刻本影印，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明·申時行等：《明會典》(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10月第一版，據一九三六年商務印書館萬有文庫排印萬曆重修本影印)

明·何喬遠著，張德信、商傳、王熹點校：《名山藏》(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第一版)

明·吳國倫：《甌鵲洞稿》(臺北：偉文圖書出版社，1976年5月，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藏明萬曆間刊本影印)

明·李維楨：《大泌山房集》(臺南：莊嚴文化，1997年6月初版，據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九年刻本影印，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臺北：偉文圖書出版社，1976年9月，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藏舊鈔本影印)

明·屠隆：《白榆集》(臺南：莊嚴文化，1997年6月初版，據浙江圖書館藏明萬曆龔堯惠刻本影印，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明·張元凱：《伐檀齋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1年，四庫全書珍本二集)

明·張寅等：《嘉靖太倉州志》(上海：上海書店，1990年12月第一版，據明崇禎二年重刻本影印，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第20冊)

明·陳所蘊：《竹素堂藏稿》(臺南：莊嚴文化事業，1997年，據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影印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72冊

明·陳繼儒：《見聞錄》(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年，據明萬曆繡水沈氏尚白齋刻寶顏堂祕笈本影印，百部叢書集成)

明·程嘉燧：《松圓浪淘集》(上海：上海古籍，2002年3月第一版，據湖北省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影印，續修四庫全書)第1385冊

明·蔡獻臣：《清白堂稿》(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1月第一版，據明崇禎刻



本影印，四庫未收書輯刊陸輯）第 22 冊

明·戴澳：《杜曲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 1 月第一版，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影印，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71 冊

明·嚴書開：《嚴逸山先生文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 1 月第一版，據首都圖書館藏清初寧德堂刻本影印，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90 冊

《明世宗肅皇帝實錄》（北京：線裝書局，2005 年 9 月第一版，據北平圖書館紅格鈔本影印）

清·守忠等修，許光曙等纂：《同治沅陵縣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 1 版，據清光緒二十八年補版重印本影印）

清·李清馥：《閩中理學淵源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 3 月初版，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 460 冊

清·溫睿臨：《南疆逸史》（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 11 月第一版）

清·萬斯同等：《明史》（上海：上海古籍，2002 年 3 月第一版，據北京圖書館藏清抄本影印，續修四庫全書）

清·錢謙益撰集，許逸民、林淑敏點校：《列朝詩集》（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 9 月第一版）

《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藝文印書館，1964 年 10 月再版）

貳、近人論著

一、專書

毛文芳：《物·性別·觀看——明末清初文化書寫新探》（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1 年 12 月初版）

王鴻泰：《流動與互動——由明清間城市生活的特性探測公眾場域的開展》（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李永熾先生指導，1998 年）

丘光明：《中國歷代度量衡考》（北京：科學出版社，1992 年 8 月初版）

巫仁恕：《優游坊廂：明清江南城市的休閒消費與空間變遷》（臺北：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2013 年 3 月初版)

李文鈺：《宋詞中的神話特質與運用》(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2006 年 12 月初版)

李豐楙：《神話的故鄉——山海經》(臺北：時報文化，1981 年 3 月初版)

卓福安：《王世貞詩文論研究》(臺中：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許建崑先生指導，2003 年)

周武忠：《中國園林藝術》(香港：中華書局，1991 年 5 月初版)

侯迺慧：《詩情與幽境：唐代文人的園林生活》(臺北：東大圖書，1991 年 6 月初版)

姜公輅：《王弼州的生平與著述》(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1974 年 12 月初版)

胡萬川：《真實與想像——神話傳說探微》(臺北：里仁書局，2010 年 10 月初版)

徐兆安：《英雄與神仙：十六世紀中國士人的經世功業、文辭習氣與道教經驗》(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王汎森、張永堂先生指導，2008 年)

高莉芬：《蓬萊神話：神山、海洋與洲島的神聖敘事》(臺北：里仁書局，2008 年 3 月初版)

高劉巍：《王世貞的園林實踐與觀念》(北京：北京林業大學森林培育專業博士論文，尹偉倫、嚴耕先生指導，2010 年)

明·計成原著，張家驥著：《園冶全釋——世界最古造園學名著研究》(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3 年 6 月初版)

曹淑娟：《流變中的書寫——祁彪佳與寓山園林論述》(臺北：里仁書局，2006 年 3 月初版)

許建平編著，丁玉娜、呂蒙、周穎編：《王世貞書目類纂》(南京：鳳凰出版傳媒集團，2012 年 7 月初版)

陳唐祥明：《王世貞〈墨蹟跋〉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國文教學碩士在職專班論文，陳欽忠先生指導，2007 年)

陳國球：《唐詩的傳承—明代復古詩論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0年9月初版）

——：《明代復古派唐詩論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1月初版）

陳植、張公弛選注，陳從周校閱：《中國歷代名園記選注》（合肥：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1983年9月初版）

楊鴻勳：《江南園林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初版）

廖可斌：《明代文學復古運動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年11月初版）

鄭利華：《王世貞年譜》（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3年12月初版）

——：《王世貞研究》（上海：學林出版社，2002年10月初版）

儲淑生、陳樟德著，謝瑞琄增補：《圖解造園》（臺北：博遠出版，1989年4月初版）

簡錦松：《明代文學批評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9年2月初版）

顧凱：《明代江南園林研究》（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2010年3月初版）

顧實：《穆天子傳西征講疏》（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6年6月臺一版）

酈波：《王世貞文學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12月初版）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善本書目》（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8年6月初版）

《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增訂本》（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67年12月初版）

《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集部》（臺北：國家圖書館特藏組，1999年6月初版）

Gaston Bachelard, Maria Jolas trans. *The Poetics of Space*（空間詩學）（Boston: Beacon Press, 1994）

二、專書論文與期刊論文

王鴻泰：〈美感空間的經營——明、清間的城市園林與文人文化〉，《東亞近代思想與社會》（臺北：月旦出版社，1999年11月），頁127-186。

——：〈閒情雅致——明清間文人的生活經營與品賞文化〉，《故宮學術季刊》22卷



第 1 期 (2004 年 9 月), 頁 587-631。

——:〈迷路的詩——明代士人的習詩情緣與人生選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50 期 (2005 年 12 月), 頁 1-54。

——:〈雅俗的辯證——明代賞玩文化的流行與士商關係的交錯〉,《新史學》第 17 卷第 4 期 (2006 年 12 月), 頁 73-143。

巫仁恕:〈晚明的旅遊活動與消費文化——以江南為討論中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41 期 (2003 年 9 月), 頁 87-143。

——:〈江南園林與城市社會——明清蘇州園林的社會史分析〉,《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61 期 (2008 年 9 月), 頁 1-59。

侯迺慧:〈園林圖文的超越性特質對幻化悲傷的療養〉,《政大中文學報》第 4 期 (2005 年 12 月), 頁 123-154。

——:〈清代廢園書寫的園林反省與歷史意義〉,《臺大文史哲學報》第 65 期 (2006 年 11 月), 頁 73-112。

胡幼峰:〈錢謙益的「弇州晚年定論」說質疑〉,《中外文學》第 21 卷第 1 期 (1992 年 6 月), 頁 116-131。

徐兆安:〈證驗與博聞:萬曆朝文人王世貞、屠隆與胡應麟的神仙書寫與道教文獻評論〉,《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 53 期 (2011 年 7 月), 頁 249-278。

——:〈十六世紀文壇中的宗教修養——屠隆與王世貞的來往 (1577 - 1590)〉,《漢學研究》第 30 卷第 1 期 (2012 年 3 月), 頁 205-238。

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譜·王世貞年譜〉,《徐朔方集》第二卷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頁 483-698。

高劉巍:〈弇山園「全景」建築觀與「生態」造景意識研究〉,《安徽農業科學》第 38 卷 17 期 (2010 年), 頁 9336-9338。

曹淑娟:〈小有、吾有與烏有——明人園記中的有無論述〉,《臺大中文學報》第 20 期 (2004 年 6 月), 頁 195-238。

——：〈袁宏道的園亭觀及其柳浪體驗〉，《唐宋元明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5 年 7 月），頁 311-358。

——：〈江南境物與壺中天地——白居易履道園的收藏美學〉，《臺大中文學報》第 35 期（2011 年 12 月），頁 85-124。

許東海：〈宰相·困境·家園：李德裕辭賦之罷相書寫及其陶潛巡禮〉，《中正大學中文學術年刊》2011 年第 2 期（總第 16 期）（2010 年 12 月），頁 57-80。

楊鴻勛：〈中國古典園林藝術結構原理〉，《文物》第 11 期（1982 年 11 月），頁 49-58。

蔡瑜：〈從典律之辨論明代詩學的分歧〉，《臺大中文學報》第 17 期（2002 年 12 月），頁 185-234。

蔣鵬舉：〈《王世貞年譜》補正〉，《文獻季刊》第 4 期（2004 年 10 月），頁 193-198。

鄭文惠：〈公共園林與人文建構：明代中期虎丘地景的文化書寫〉，《政大中文學報》第 11 期（2009 年 6 月），頁 127-162。

鄭利華：〈前後七子詩論異同——兼論明代中期復古派詩學思想趨勢之演變〉，《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 13 卷第 3 期（2003 年 9 月），頁 3-21。

魯茜、姚紅衛：〈20 世紀以來王世貞研究述評〉，《湖南第一師範學院學報》第 12 卷第 2 期（2012 年 4 月），頁 86-90。

〔法〕米歇·傅寇（Michel Foucault）原著，陳志梧譯：〈不同空間的正文與上下文（脈絡）〉，《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臺北：明文書局，1994 年 6 月增訂再版），頁 399-409。

〔美〕肯尼斯·J·哈蒙德（Kenneth J. Hammond）著，聶春華譯：〈明江南的城市園林——以王世貞的散文為視角〉，《城市與園林——園林對城市生活和文化的貢獻》（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6 年 10 月初版），頁 82-97。

Ann Walter, "T'an-Yan-Tzu and Wang Shih-Chen: Visionary and Bureaucrat in the Late Ming," (曇陽子與王世貞：晚明的先知與官僚) *Late Imperial China*, Vol. 8, No. 1, (June 1987), pp. 105-127.

Michel Foucault, Jay Miskowiec trans., “Of Other Spaces,” (論其他空間) *Diacritics*,
Vol.16, No.1 (Spring 1986) , pp. 22-27.



附錄一 世貞園居活動與實踐簡表



| 年代 (西元) | 世貞 時年 | 園林大事 | 事件相關背景 |
|----------------------------------------------|----------|--------------------------------------------------|-----------------------------------------|
| 嘉靖 5 年 丙戌 (1526) | 1 | | 世貞出生。 |
| 嘉靖 10 年 辛卯 (1531) | 6 | 太倉州城內文筆山落成。 | 世貞已能讀父書至數十萬言。 |
| 嘉靖 21 年 壬寅 (1542) | 17 | 於麋涇山園內侍伯父王愔游。 | 世貞成為太倉州學生員。 |
| 嘉靖 26 年 丁未 (1547) | 22 | | 世貞考中進士。四月，隸事大理寺。 |
| 嘉靖 38 年 己未 (1559) | 34 | 世貞伯父王愔卒。 | 七月，時任山東按察司副使，兵備青州的世貞，因父親灤河事，上疏辭官獲准。 |
| 嘉靖 39 年 庚申 (1560) | 35 | | 家難發生：十月，世貞父王忬卒。十一月二十七日，世貞扶柩歸鄉。 |
| 嘉靖 40 年 辛酉 (1561) | 36 | | 太倉時有水災與盜匪之患，故世貞將家人安置於州城內，自己和世懋在城外築茅舍守喪。 |
| 嘉靖 42 年 癸亥 (1563) | 38 | 世貞搬入太倉州城中的住家，不久築離薳園。 | 世貞父喪喪期滿。 |
| 嘉靖 45 年 丙寅 (1566) | 41 | 於太倉城西北側購地，建藏經閣、小祇林。 | |
| 隆慶 2 年 戊辰 (1568) | 43 | | 四月，補河南按察司副使，兵備大名。是「家難」後第一次出任官職。 |
| 隆慶 4 年 庚午 (1570) | 45 | 歸居小祇園。 | 任山西按察使。 世貞母卒於十月至十一月間，回鄉服喪。 |
| 隆慶 5 年 辛未 (1571) – 隆慶 6 年 壬申 (1572) | 47 | 世貞堂兄世德將售麋涇山園，世貞將園中山石買下，置於小祇園藏經閣。 答應堂弟世望作文記錄麋涇 | 世貞居母喪。 |

| | | | |
|---------------------|----|--------------------------------------------------|---------------------------------------------------------------------|
| | | 山園的請求。 寫信給范欽，邀請他到弇山園裡鑑賞圖書文物。 | |
| 萬曆 1 年 癸酉（1573） | 48 | 離開小祇園，赴湖廣按察使之任。 | 世貞除湖廣按察使，六月啟程赴任。 |
| 萬曆 3 年 乙亥（1575） | 50 | 秋天，在鄖陽作〈九友齋十歌〉，藉由歌詠爾雅樓的收藏以寬慰思鄉之情 | 時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督撫鄖陽。 在任上整理文稿，得一百五十卷，是為後來《四部稿》的基礎。 |
| 萬曆 4 年 丙子（1576） | 51 | 回鄉，將小祇園改名弇山園。時西弇、中弇、東弇等「三弇」皆已建築完成。世貞重修爾雅樓，增建涼風堂。 | 六月，擢為南京大理寺卿。十月，因楊節的彈劾而回籍聽用。 |
| 萬曆 5 年 丁丑（1577） | 52 | | 閏八月，汪道昆為《四部稿》作序。 屠隆於今年與世貞定交，書信中已有「弇州集」之詞，可見世貞以「弇州山人」自號，最晚不能晚於今年。 |
| 萬曆 6 年 戊寅（1578） | 53 | 離開弇山園，同年年底又歸園里居。 冬天，為張元凱《伐檀齋集》作序。 | 補應天府府尹，十月赴任。十一月遭王良心、王許之彈劾，回籍聽用。 |
| 萬曆 7 年 己卯（1579） | 54 | | 始慕王燾貞之事，有意奉之。 |
| 萬曆 8 年 庚辰（1580） | 55 | 十一月二日，離開弇山園，隱居曇陽恬澹觀。 | 四月二日，始拜見曇陽子。九月九日，曇陽子羽化。 |
| 萬曆 9 年 辛巳（1581） | 56 | 九月，從恬澹觀遷居城外故居，建無住館。 | |
| 萬曆 10 年 壬午（1582） | 57 | 十一月十三日，屠隆首次參拜恬澹觀，世貞於弇山園中款待屠隆與其他友人，屠隆作〈發青谿記〉記之。 | |
| 萬曆 11 年 癸未（1583） | 58 | 九月，汪道昆來訪，訂「來玉之約」，弇山園中遂有「來玉閣」。 | |

| | | | |
|---------------------|----|----------------------------------------------------|-----------------------------------------------------------------------------------------------------------------|
| 萬曆 12 年 甲申（1584） | 59 | 一月一日，寫成〈上曇陽大師〉一文。 〈弇山園記〉八篇與《山園雜著》可能完成於此時。 | 一月，接獲應天府府尹的派任，上疏請辭。二月，又獲任南京刑部右侍郎之報，上疏請辭。五月，准在籍調理十月，世懋任福建提學副使。 十二月，王錫爵到京師任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根據沈德符的說法，「弇州孑然苦寂，遂返里第」。 |
| 萬曆 14 年 丙戌（1586） | 61 | 冬天，修築白蓮沼與芳素軒。 | |
| 萬曆 15 年 丁亥（1587） | 62 | | 十一月，補南京兵部右侍郎。 |
| 萬曆 16 年 戊子（1588） | 63 | 離開弇山園。 | 三月，抵南京履任。 閏六月，世懋卒。 |
| 萬曆 17 年 己丑（1589） | 64 | 蔡獻臣作〈上王鳳洲司寇〉。 | 八月，升任南京刑部尚書。 九月，遭黃仁榮彈劾，世貞上疏請辭，不允。 |
| 萬曆 18 年 庚寅（1590） | 65 | 退休回鄉，歸抵弇山園，終老其中。 程嘉燧於端午節造訪弇山園，作〈端午王司寇弇園留壽泛舟二首〉。 | 三月，上書告休獲准。 十一月二十七日逝世。 |

附錄二 〈弇山園記〉與〈題弇園八記後〉全文

說明：本文雖然大量徵引〈弇山園記〉，但是由於論述形式的關係，僅能依論題選擇〈園記〉中相關的段落予以闡釋，擱置與論題無關的前後文。現在附錄〈弇山園記〉八篇全文，方便讀者通讀〈園記〉，省去讀者翻查原書資料的不便。有意進一步研究的讀者可參考由陳植與張公弛先生選注，陳從周先生校閱的《中國歷代名園記選注》，書中選有〈弇山園記〉，且有詳細注釋。另外，〈題弇園八記後〉一文與〈弇山園記〉關係至為密切，亦一併附覽。

弇山園記一

自大橋稍南皆闌闌，可半里而殺，其西忽得徑，曰：「鐵貓弄」，頗猥鄙。循而西三百步許，弄窮，稍折而南，復西，不及弄之半，為隆福寺。其前有方池，延袤二十畝，左右舊圃夾之。池渺渺受煙月，令人有苕霅間想。寺之右，即吾弇山園也，亦名弇州園。前橫清溪甚狹，而夾岸皆植垂柳，蔭枝繆互如一。本溪南張氏腴田數畝。至麥寒禾暖之日，黃雲鋪野，時時作餅餌香，令人有炊宜城飯想。園之西為宗氏墓，古松柏十餘株。其又西，則漢壽亭侯廟，碧瓦雕甍，嵒岬雲表。此皆輔吾園之勝者也。

園之中為山者三，為嶺者一，為佛閣者二，為樓者五，為堂者三，為書室者四，為軒者一，為亭者十，為脩廊者一，為橋之石者二，木者六，為石梁者五，為洞者、為灘、若瀨者各四，為流杯者二，諸巖磴、澗、壑不可以指計。竹木、卉草、香藥之類，不可以勾股計。此吾園之有也。

園畝七十而贏，土石得十之四，水三之，室廬二之，竹樹一之，此吾園之概也。

宜花，花高下點綴如錯繡，遊者過焉，芬色殫眼鼻而不忍去。宜月，可汎，可陟月所被，石若益而古，水若益而秀，恍然若憩廣寒清虛府。宜雪，登高而望，



萬堞千甍，與園之峰樹高下，凹凸皆瑤玉，目境為醒。宜雨，濛濛霏霏，濃澹深淺，各極其致；縠波自文，儵魚飛躍。宜風，碧篁白楊，琮琤成韻，使人忘倦。宜暑，灌木崇軒，不見畏日；輕涼四襲，逗弗肯去。此吾園之勝也。

吾自納鄖節，即栖託於此。晨起，承初陽，聽醒鳥。晚宿，弄夕照，聽倦鳥。或躡短屐，或呼小舫。相知過從，不迓不送。清酒時進，釣溪腴以佐之；黃粱欲熟，摘野鮮以導之。平頭小奴，枕簟後隨。我醉欲眠，客可且去。此吾居園之樂也。

守相達官，干旄過從，勢不可卻，攝衣冠而從之，呵殿之聲，風景為殺。性畏烹宰，盤筵餽飮，竟夕不休。此吾居園之苦也。

園所以名「弇山」，又曰「弇州」者何？始，余誦《南華》，而至所謂「大荒之西，弇州之北」，意慕之，而了不知其處。及考《山海西經》，有云：「弇州之山，五彩之鳥仰天，名曰：『鳴鳥』，爰有百樂歌儻之風。有軒轅之園，南棲為吉，不壽者乃八百歲。」不覺爽然而神飛。仙仙傴僂，旋起旋止，曰：「吾何敢望！」是始以名吾園、名吾所撰集，以寄其思而已。

乃不意從上真游，屏家室，栖於一茅宇之下。偶展《穆天子傳》，得其事曰：「天子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天子遂驅升於弇山，乃紀其跡于弇山之石，而樹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則是弇山者，帝嫗之樂邦，群真之琬琰也。景純先生乃僅以為「弇茲」，日入地。夫奄茲在烏鼠西南三百六十里，其中多砥礪，固可刻，而去隴首不遠。二傳皆先生筆，遂忘之耶？則不佞所名園，與名所撰集者，雖瞿然愧，亦竊幸其於古文闇合矣。

自余園之以鉅麗聞，諸與園鄰者游以日數，他友生以旬數。而今計余跡，歲不能五六過，則余且去而為客，乃猶竊弇山之號，而又重之以記，得無尚有所係耶？夫志大乘者，不貪帝釋宮苑，藉令從穆滿後，以登弇山之巔。吾且一寓目而過之，而況區區數十畝宮也？且吾向者，有百樂不能勝一苦；而今者，幸而併所謂苦與樂，而盡付之烏有之鄉，我又何係也？夫山河大地，皆幻也。吾姑以幻語，

志吾幻而已。



弇山園記二

自隆福寺而西，小溪渺渺，柳交蔭，而吾園實枕之。扁其門曰：「弇州」，語具前記中。入門，則皆織竹為高垣，傍蔓紅、白薔薇、茶縻、月季、丁香之屬。花時雕繡滿眼，左右叢發，不颺而馥，取岑嘉州語，名之曰：「惹香逕」。

逕至西，而既得平橋，曰：「知津」，取弇山堂道也。

高垣之左方，以步武計，雜植榆、柳，枇杷數株藩之，以栖鶴。始，有饋余茲禽者，後先六頭。每交吭群唳，聲徹雲表。以鮮食裁之，留其二，名之曰：「清音柵」，靜夜所時得也。


右方除地為小圃，以畝計，皆種柑橘。土不能如洞庭，名之曰：「楚頌」，取蘇子瞻語也。

逕之陽，有牆隔之，中通一門，顏之曰：「小祇林」。始之闢是地也，中建一閣以奉佛經耳，小祇林所由名也。既益之以道經，又輔之以島榭、臺館之屬，余志日侈勝，日益廓，而去茲名遠矣。顏之志始也，入門而有亭翼然前列，美竹左右及後三方悉環之，數其名將十種。亭之飾皆碧，以承竹暎，而名之曰：「此君」，取吾家子猷語也。其左竹，中闢為路，客游至此倦，少憩，所謂「夏不見畏日，輕涼四襲，逗不肯去」者，此亦其一也。

轉而為竹之背，一喬峰獨立而頰其首，若有聽者。以與經閣相望也，名之曰：「點頭石」，取生公傳語也。

去峰之十武，得石橋，廣而平，可布十席，嚮者往往於此候月，今以他勝處奪之，不能恆矣。名之曰：「梵生」，取釋迦於忉利天說法還王舍語也。蓋至此而目境忽若闕者，高榆古松，與閣爭麗。美蔭不減竹中，而不為叫籟深黝。友人文壽承過此而樂之，古隸大書曰：「清涼界」，甚怪偉，勒石立於橋之陽。

右方循橋直上可數丈，得閣，其左、右室藏佛、道經。扁其左曰：「法寶」，



右曰：「玄珠」。畏客之餘，輒闖入其中，以息躁汰濁而已，不能徧幡閱也。啟北窗，則中島及西山巒色峰勢森然競出，飛舞挈攬；遠者窮目逕，邇者撲眉睫。閣之下亦寬敞四壁，令尤老以水墨貌佛境宗風，列榻其間，隨意偃息。軒後植數碧梧。

自此而北，水隔之，路遂窮。閣之左有隙地，與中島對。踞水為華屋三楹，以俟遊客過者。歷歷若鏡中，花木、禽魚自來，親人名之曰：「會心處」。前植梨、栗，來禽數十本。右則鹿室，以棲三鹿，與園丁共之。此吾園景之一也。

弇山園記三

知津橋者，跨小罨畫溪，北亘數十百丈。溪盡而兩山之趾出，步之則皆在望；以其類吳興之罨畫而小也，故以名。其西臨水，五楹，中為門，張中丞肖甫榜曰：「城市山林」。前有垣障之，稍折而南，復西，則廓然一廣除。欲截五洞庭樹之作五老峰，力未能也，姑藩而種含桃。含桃成歲得一解饞，花亦足飽目。其左方種如之，俱曰：「含桃塢」。

堂五楹翼然，名之曰：「弇山」，語具前記。其陽曠朗為平臺，可以收全月。左、右各植玉蘭五株。花時交暎如雪山瓊島，采而入煎，噉之芳脆激齒。堂之北，海棠、棠梨各二株，大可兩拱餘，繁卉妖豔，種種獻媚。又北枕蓮池，東、西可七丈許，南、北半之。每春時，坐二種棠樹下，不酒而醉。長夏醉而臨池，不茗而醒。游客每徙倚其地，輒詫謂余：「此何？必減王衛軍芙蓉池也！」余謝不敢當，而會吾鄉有從廢圃，下得一石刻曰：「芙蓉渚」是開元古隸，或云范石湖家物，因樹之池右。池從南，得小溝宛轉，以與後溪合。傍皆紅白木芙蓉環之，蓋亦不偶云。

循堂左而東，沿小罨畫溪，一石坊限之，扁曰：「始有」，其右坊扁曰：「雖設」。稱「雖設」者以阻水，故度「始有門」，則左溪而右池。

循池而南，其陰皆竹藩之，曰：「瓊瑤塢」，塢內皆種紅、白縹梅四色。桃百



本，李僅二十之一。瓊言紅，瑤言白也。

更西，得小平橋，名之曰：「小有」，取別入山道也。自是復折而北，溝十步，一曲，黃石為砌，清流、灣環可鑑，名之曰：「磬折溝」。緣溝皆木芙蓉，即芙蓉渚立石處也。道左既梅塢，而竹所不能藩者，傍出侵道。其稍敞，梅益繁，名之曰：「香雪徑」。又敞，則為一亭，前阻溪水。溪即磬折溝所入也。隔岸始得西弇山，怪石奇樹高下起伏，若坐若立，若舞若騫，日飽於茲亭之中，而遊人往往過而忽之，故名其亭曰：「飽山」。復折而東數十武，則徑之事窮，得萃勝橋。

弇山園記四

萃勝橋者，踞諸山之口。吾欲於其陽立一綽楔，扁之曰：「海上三山」，而力未能也。橋以石，頗壯麗。其下則諸溪之水皆會焉；其上，可以北盡西弇山，東北盡中島，東南取佛閣花、竹之半。又以其隙，得文漪堂之勝所不能及者，東山耳；故名之曰：「萃勝度」。

橋始入山，路一石臥道如虎。南北皆嶺，南卑而北雄。北嶺之東南嚮者，一峰獨尊，突兀雲表，名之曰：「簪雲」；其首類獅微頰，又曰：「伏獅」。右一峰稍亞，若從者，曰：「侍兒」。又右一峰更壯，而額中穿若的，曰：「射的」。南嶺諸峰皆前嚮，此僅得其背耳。由飽山亭望之，可指數一類古碑，文曰：「禹篆」，餘不載。

路折而北，得一灘。群石怒起，最雄怪為獅、為虬、為眠牛、為躑躅羊者不可勝數，總而名之曰：「突星瀨」。瀨之右皆嶺，其據嶺而頰徑者曰：「岵嶴峰」、曰：「楚腰峰」，皆以狀也。一石屏，色若玉，而坦坻可愛，曰：「白雲屏」。

瀨之源為蜿蜒澗，宛轉數十折，入天鏡潭。其一支穿縹緲樓下，以入潛虬洞，與潭會。中多奇石可紀。大抵前抱縹緲，而後枕諸山，迴伏皆因之，所以名蜿蜒也。

去白雲屏之亡何，逕忽斷，兩石所不接者尺許。其下澗水湛湛，通小龍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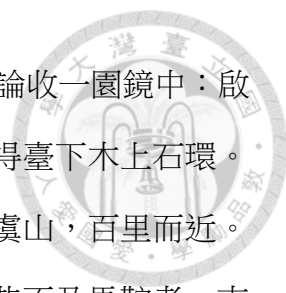
小龍湫者，頂螺旋如覆敦，三方皆奇石嵒嶙，而下積水深窈。游客過之，駭謂：「若有物其中！」故以名。

湫之西南一線道，偃僂而上，可以闖小雪嶺。余嘗游西洞庭石公之風弄，頗似之，名之曰：「石公弄」。更十武許，得一巖。坐磐石其中，倦可息也，曰：「息巖」。自是俯逕之峰，其拙者曰：「似傲」，巧者曰：「殘萼」、曰：「碎衲」，拙而大者曰：「大樸」。屏石之似白雲而稍蒼者，曰：「蒼玉」。幾盡而得一磴，可十級上。余戲名之曰：「誤游磴」。所以稱誤游者，其脈自芙蓉池之西北，度小有橋，崇畧若馬脊。皆植桂，凡數十百樹，曰：「金粟嶺」，自此復夷。緣磬折溝，溝盡而得石磴，十級以上，有亭一，可以觀田中穫，名之曰：「省穫」。其又坦，上十步許，一茅亭踞之。故文博士壽承嘗為余古隸：「乾坤一草亭」，結法甚佳，因扁之。抵此則西原之野色盡矣。亭陰即小龍湫頂。度而稍西北折，有白石數峰，因名之曰：「小雪嶺」，循而至誤游磴。所謂似傲、太樸諸峰，皆道傍物也。客沿澗得磴，便陟。迤邐以出，忽不知其至小有橋，為故道。始悟嚮者陟之誤也，由誤游磴。

復西，俯澗之石，有曰：「黑雲堆」者，有曰：「千年菌」者，以奇甚故名。他可名峰石殊眾，倦不能署筆矣。

尋得一洞，入夷而出險。洞中石傾，崎崖隕如。相角者名之曰：「陂牙」，取〈高唐賦〉語也。東南攀躡而上，得平臺，即洞頂。傍植靈楸、玉蘭、胡桃之屬。一峰南嚮，曰：「翫客」。稍東南數武，一峰曰：「指迷」。自是大青石梁橫亘之，最雄麗，名之曰：「青虹」。循青虹，復西而下，入洞屋，其上則縹緲樓也。南壁皆巧石堆擁，絕類飛來峰。下有小懸崖。適得舊刻石，米元章所題畫布袋和尚像，巖其中，名之曰：「契此巖」，契此和尚名也。北則設連牀，半出簷外，可以盡承南嶺之勝。余每春盡坐此，北風吹，落花滿巾幘，依依不忍去。右折，梯木而上，忽眼境豁然，蓋縹緲樓之前廣除，嚮入山所得簪雲三峰皆在焉。左錦川一峰森秀，真蜀錦也，名之曰：「浣花」。

自此遂陟縹緲樓，取少陵「城尖徑仄」、「獨立飛樓」語。又以洞庭西山嶺名，



名之「尺鷃」，逍遙不自知其非九萬也。此樓是三弇最高處，毋論收一園鏡中：啟東戶則萬井鱗次，碧瓦雕甍，纖悉莫遁。啟西戶，更上三級，得臺下木上石環。以朱欄西望，婁水如練。馬鞍山三十里而遙，木落自露。北望虞山，百里而近。天日晴美，一抹弄碧，名之曰：「大觀臺」，又曰：「皆虞榭」。皆不及馬鞍者，志遠也。他美略矣。

樓之下，左降，得方臺砥平。懸崖而下，距天鏡潭數十尺，收西山之勝最切，而攝月最先坐此，令人意自遠，名之曰：「超然臺」。一峰多嵌空而不能透，曰：「逗雲」。一峰儼若垂紳者，曰：「端士」。一若面首而椎者，曰：「巫髻」。皆臺飾也。

樓南稍東，得石磴，十級而下白雲門；又東北，十級而下，有門曰：「隔凡」，則吾三弇之第一洞天也。空中靚潔，或明或晦。乳竇涔涔欲滴，巉巖巖崎，若嚙若搏。其水左與天鏡潭合，然上皆怪石覆之。北取蜿蜒澗，渺渺而入。俯窺之，若一星，以其窈窕不易測也，故名之曰：「潛虬」，而亦會我先師曇陽子籠靈蛇。於是不二時而失之，旬日而見。於徐墓其義蓋亦脗云。洞中石磴凡再斷，游者過之，必魚貫以手，乃其足猶蹉蹕也。出洞則復曠朗。

稍南為枕流灘，以其陟污時侵水也。傍多美石，曰：「鷹喙」，曰：「小玲瓏」者。更北，過小石梁，正值青虹之下。與相暎帶，因名之曰：「雌霓」。復入陬牙洞，轉登故臺，少西，得一亭，桂樹環之，曰：「叢桂」。尋返抵臺，則取中弇道矣。臺雖庳，以其綰三弇之轂也，名之曰：「綰奇」。由綰奇而下數級後，諸峰匯之。稍有石傍出於水，可以釣，名之曰：「忘魚磯」，取王弘之語意也。磯傍有一石盆出，驤首欲奮，曰：「鰲頭」。已，復折而上，四周皆峰石。石隙雜植紅、白梅白者十八。一亭亭焉，曰：「環玉」。傍有錦、劈二峰，劈峰獨擎雲而上，曰：「獨秀」。小轉，抵月波橋，而西弇之事窮。

弇山園記五

西弇之事窮而得水，與中弇隔頗遠，為橋以導其水。兩山相夾，故小得風輒



波，乘月過之，溶漾瑣碎可玩。適有遺蔡君謨〈萬安橋記〉者，中「月波」二字甚偉，因摹以顏橋楔之楣。度橋一峰骨立當之，宛然陸叔平所貌也，名之曰：「古廉」。前為壺公樓，西壁右則饒峰石之屬。轉西南，皆踞水，鬱律硜硜，嵌空虛中，各出其態以媚。游舫稍出水則甚奇，有若雙舉肘者，曰：「擁袖」。若昂首而飲者，曰：「渴猊」。有若尾渴猊而小者，曰：「猊兒」。有若飄舉者，曰：「凌波」。若憔悴將溺者，曰：「憫相」；餘故不辦枚舉也。不數武為率然洞，其上下平而左右饒石骨。以其脩且豁閉也，類若為率然所中穿者，故名。洞且盡，兩石夾之，儼然兩闔人，左高而瘦，右卑而古，總名之曰：「司闔石」。其西南，折而下，有磐石臥水，亦釣磯也。以其距藏經閣小邇為喚渡處，名之曰：「西歸津」。

復循洞口東轉，度清波梁其下，穿漱珠澗口，自此踞水之峰有類白玉者，有類蒼壁者，皆古而多穿漏。其蒼者尤奇，名之曰：「天骨」，白者曰，「楚琢」。小轉而南，兩壁上狹，一石臥之，曰：「小雲門」，自此轉而入峽矣。

峽兩傍有怪石叫窰陰沍，仰不見日。緣澗而轉，委曲泝沿，兩相翼為勝。嘗謂：「峽高不能三尋許，而有蜀夔府岷峨勢。」澗傍穿不過數尺，而乍使靈威丈人探之，當必有縮足不前者。此中弇第一境也。

峽將窮，得一石，扣之其聲泠泠然若搏磬。家弟過而樂之，名其峽曰：「磬玉」，余名其澗曰：「漱珠」，要以不能盡發其美為恨。由磬玉峽再轉，可十五級，而得石欄翼然。啟左扉而入，抵中樓，凡三楹。其前則為石壁，壁色蒼黑最古，似英又似靈壁，豁研搏攬，饒種種變態而不露堆疊跡。錢塘紫陽菴一二處彷彿近之，曰，「紫陽壁」。客謂余：「世之目真山，巧者曰：『似假』。目假之渾成者，曰：『似真。』此壁不知作何目也？」壁之頂皆栽括子松，高不過六尺而大，可把翠色，殷紅殊麗。啟北窗，呀然忽一人間世矣。漣漪泱泱，與天下上；朱拱鱗比，文窗綺樓，極目無際。東弇、西崦，以朝夕鬪勝，顏之曰：「壺公」，謂所入狹而得境廣也。左正值東弇之小嶺，皆緋桃。中一白者尤佳，適與敬美春盡過之，尚爛漫刺眼，因名之曰：「借芬」。右室於冬時遙睇縹緲雪色甚快，名之曰：「含雪」。樓

之下前、後所獲境，與樓埤稍東承簷溜處產芝，已三閱歲矣。每產時，其趾不雨而潤上，有紫氣受日晶熒，因名之曰：「榮芝所」。

自含雪之前廊可三級，轉而南，一室世尊坐蓮花儼然，名之曰：「梵音閣」。借紫陽壁頂松風名也。出閣右，盤而上三級，則為絕頂，曰：「紅繚峰」，又曰：「玉玲瓏」。亭亭霧表，是洞庭第一佳者。其左稍次，曰：「漏月峰」，更次曰：「盤陀峰」。右次錦石一，曰：「衲霞峰」。復左，盤而下，時時得佳石，獨錦峰一尤精麗，是蜀品第一佳者，名之曰：「青玉筍」。自此穿一石梁，其下即罄玉峽，名之曰：「鰲背」。度鰲背，有亭亘焉；入亭無他奇，而澗峽之卉時時入戶，與壺公樓步武。客候樓鐫不時啟，於此小憩，名之曰：「徙倚」。自徙倚亭而南折，下數級，得東冷橋，而中弇之事窮。

始余失策為愚公，其治山獨茲弇最先就緒，而所徙乃吾麋涇故業，最饒美，石皆數百年物，即山足可峰也。所徙即非石而樹，山礬、矮松，一尺九節，虬屈擁腫。他桃、梅、棠、栝之屬，若慕之而爭為奇者。峽仄澗迫，枝葉樛翳。游人過之，墜帽、鉤袂，相踵接而益稱快。然吾意未已，復有東西弇，故曰：「愚公」也。

弇山園記六

度東冷橋，一峰當之，曰：「窈窕峰」。自此而南有二峰，一高梧，數桃樹甚茂。又南為舫屋，然皆非取東冷道也。折而北，一斧劈峰曰：「青峭」，又一峰曰：「拙叟」。東轉皆曲逕逶迤，而上數十武，一峰斜睨若貧姥頰，曰：「碧皺」遂得亭。北嚮其左，茂樹深澗，幽闐可人。蓋至亭而東弇之勝始顯。自此分二道以出，故名之曰：「分勝亭」。陽道：由正北穿小石門微闢，右方一高峰，文理皴皴若裂，名之曰：「百衲」。其次而庠者亦如之，曰：「小百衲」，類僧與其雛偶語者。稍西，一峰最崇，而兩尖相嚮，山師名之曰：「蟹螯」；或以其俗，請易之。余謂：「此晉畢吏部語也。使我得君、山、酒，滿地似此佐飲，何快如是？」遂不易。東北斜

上三級得廣臺，是流杯處。其臺鑿石為芙蓉屏石。西面脩可五尺餘，廣倍之，曰：「雲根嶂」。得水，則杯汎汎由嶂下竇穿芙蓉度，客爭取之，至濕衣屨不顧也。石芙蓉之水東注一峰，下瀉於池。怒激狂舞，儼然小栖賢也，名之曰：「飛練峽」。徐凝詩故惡，二字卻殊不惡耳。然飛練、蟹螯二勝皆以汎舟始出之，餘不能爾。

繇流觴所十餘級而下，始為大灘。迴顧一峰，北嚮若首肯灘景狀，曰：「挹清峰」。灘勢直下，往往不能收足。第最寬廣，狼石四列，垂柳緋梅，蜀棠交蔭。憩之，則池與南榮、畫棟兩崦嵐壑昏旦、晦明之趣盡入阿堵；讀康樂「清暉娛人」語，真足忘歸也，因目之曰：「娛暉灘」。左望一石甚麗，曰：「錦雲屏」。已從東南探逕竇，側足而上，為雲根障之背。雙井肩並有轆轤蓋汲水，以流杯處俯瞰，沈沈若虎丘劍池。復東數級而下，得老樸，大且合抱，垂蔭周遭幾半畝。傍有桃、梅之屬輔之。始，僧售地，欲併伐此樹以要余。余謂：「山水、臺榭，皆人力易為之。樹不可易使古也。」益之，價至二十千，而後許為亭以承之，曰：「嘉樹」。樸，惡木也，而冒嘉名，亦遇矣。

亭北枕池，而南臨澗，又藉樹蔭，雖小，致足戀耳。傍亭一峰，遙望之，若蓮花；近不盡然，故名之曰：「似蓮」。自嘉樹亭折而東，一石梁正碧色，曰：「玢碧梁」。東上三級復西北轉，迤邐而上，得一嶺若案。稍北，一嶺若馳脊。前、後九括子松環之，最茂。每日出如膏沐青瑩玲瓏，往往撲人眉睫。松實香美可咀，曰：「九龍嶺」。亡何抵「三步梁」；其修不能過三步也而險。自此折而下，已宛轉，復上穿，得美篠為逕，抵振屨廊而止，此所謂陽道也。

陰道：皆幽逕、頽澗。折而北，躡磴下，稍東，復折而南，凡數折，始為山神祠。祠傍一樹斜穿垣，而南以蔭僧沼，復轉而蔭我。其右一樹，大亦如之，皆出重價購之僧者。其材不中直，五之一也。祠西傍出一道，由玢碧梁下，度可以頽窺留魚澗之勝。留魚澗者，首分勝亭而尾達於廣心池，最修而紆，幾貫東奔之十七。兩傍皆峭壁數丈，宛轉將百曲。即游魚入者迷不得出，故名「留魚」。花時，落英墮者亦積不能出，故一名「留英」。大抵客游白陽道，則池與澗之勝各半得之。

其自陰逕，所擅澗而已。逕不為疊磴，上下甚峻而滑，忽起忽伏。其上則袂相挽，小斷則躡。下則履相踵，小近則嚙。以故游者或苦之，而振奇之士更栩栩誇快。

澗盡，其陰逕出而得池，然再斷。斷之中為平坡。其再斷之中復再斷，而中疊石以度。度者必振衣而躍，乃先濟曰：「振衣渡」。游女至此往往怯而返，又曰：「卻女津」。過此則繞歛霏亭之後，轉入亭。歛霏亭者，遙與先月亭對。蓋西崦之落照歸焉，故名，亦取康樂語也。自是與陽道之出山者會，而為振屨廊。大抵中弇以石勝，而東弇以目境勝。東弇之石，不能當中弇十二，而目境乃蕙之。中弇盡人巧，而東弇時見天趣。人巧皆中懨，而天趣多外拓。時有二山師者：張生任中、西弇，吳生任東弇。余戲謂：「二弇之優劣，即二生之優劣。」然各以其勝角，莫能辨也。

弇山園記七

由西弇山而東至環玉亭，而西山之事窮。北折得石門，榜之曰：「惜別峰」。所不能盡者，間值三四焉。自是皆土山，蛇紆而上，雜植美篠，壘石為藩。其右大有餘地，擬蔭美木。未徧，復紆而下，其左傍廣心池，一草亭當其趾。夜月從東嶺起，金波溶溶，萬穎注射，此得之最先，名之曰：「先月」。循亭而北，復為石磴，大小數十峰，參差磊塊，以祖出山道耳，溪水隔之，橋其上曰：「知還」，取陶彭澤語也。已復橋，稍東為文漪堂，堂俯清流，湘簾、朱欄倒景相媚，微颺徐來，縠文熨皺，正值中島之壺公樓。夜分燈火相暎帶，小語猶聞，何但絲竹。吾不知於西湖景何如，彼或以遠勝耳。堂有三壁間，取文選詩句稍暢麗者，乞周公瑕擘窠書，是生平得意筆。左壁平湖，右壁雪嶺，則皆錢叔寶為之。而雪嶺尤壯。

出文漪堂，左折而入，得一門曰：「息文」。忽呀然哮豁，蓋廣除也。堂三楹，踞之殊軒爽，四壁皆洞開，無所不受風。間植碧梧數株以障夏日耳，名之曰：「涼風堂」。俟梧成，當取崔濟南語，名之曰：「鳳條館」。繇堂西數武，曰：「爾雅樓」，

一曰：「九友」。所以稱「九友」者：余宿好讀書及古帖名蹟之類。已而傍及畫，又傍及古器、鑪、鼎、酒鎗。凡所蓄書皆宋梓，以班《史》冠之。所蓄名蹟，以褚河南〈哀冊〉、虞永興〈汝南志〉、鍾太傅〈季直表〉冠之。所蓄名畫，以周昉〈聽阮〉、王晉卿〈煙江疊障〉冠之。所蓄酒鎗，以柴氏窯杯托冠之。所蓄古刻，以〈定武蘭亭〉、〈太清樓〉冠之，凡五友。僭而上，攀二氏之藏以及山水，不腆所著集合為九。鄖中思歸時，鬱鬱為歌以志寄。蓋未幾而遂納節之請。九友居吾樓，始獲昕旦矣。閣前頰方沼，下蓄金魚數百頭，餌之則群起。適得米元章所書「墨池」二大字，勒石嵌於沼之陽；蓋稚子時時用滌硯，亦實錄也。

樓西通一竇，稍迂之，復得三楹。中室以奉三教像，名之曰：「參同」。左室多藏宋梓書，名之曰：「少宛委」。右則暖室也，蘊火以禦寒，名之曰：「襦雲窩」。中庭數拳石隱小穴，^甃垣外水逸階為流杯，西穿暗室，出猊口，注墨池，泔泔盈耳。

吾以窮臘栖襦雲，以深夏息涼風，其他則朝夕坐爾雅。隨意抽一編讀之，或展卷冊，取適筆墨。天所以縱我者，滾滾不竭；酒，天所以酬筆墨者。數飛白，不醒亦足以老矣。一旦悉舍之而事空王，一瓢一褐，一團焦束身，嚮所謂爾雅樓，今僅四立壁耳；九友之去，為何人主？不復問也。出息交門而為庖^廡、食廩、酒庫。

又西有樓五楹，藏書三萬卷，榜之曰：「小西」，今亦為兒子輩分去，存空名耳。樓之前高垣其下，修廊數十丈枕廣心池，即由文漪堂出別墅後道也。自弇山園而入者，至此眷眷不忍別。出別墅者，豁然若得天地，人人思振屨焉，名之曰：「振屨廊」。

始，乞尤子求畫壁作武陵源。而俞仲蔚以行草書記及詩，足三絕。一夕大風雨，傾墜無餘。余乃殺其左、右之太高者，而中為樓三楹。其下不廢廊，而樓可以眺。捲簾則幾得園景十之七，罨靄渺瀰皆在目眚間，遂為一勝地，游者快之。不復追憶前畫壁也。廊窮為門，曰：「與眾」。折而北，復為門，枕通流，榜曰：「琅

琊別墅」。稍東，度一橋。又東，則余今所作菟裘，以居三子者也。



弇山園記八

山以水襲，大奇也；水得山，復大奇。吾園之始，一蘭若傍畊地耳。壘石築舍，勢無所資。土必鑿，鑿而窪則為池。山日以益崇，池日以窪且廣，水之勝遂能與山抗。其源自知津橋南。有斗門外與潮合，而時閉之。


稍北則為藏經閣。閣地若矩，四方皆水，環若珪。左方稍前，跨為石屋三間，以藏吾舟。其一舟具欄楯，罽以青油，可坐十客。其一狹不容席，呼酒、網鮮而已。舟行閣前平橋，不可度。兩岸皆松、竹、桃、梅、棠、桂，下多香草襲鼻。直北可數丈，則為中弇之東冷橋。橋下兩岸皆峭壁，犴牙盆出。壽藤掩翳，不恆見日。紫薇、迎香、含笑之類，時時與篙滯，是曰：「散花峽」。

循而東，首覩所謂「蟹螯峰」者。決流杯水，觀瀑布之勝，濺人面稍。循而東，傍娛暉灘，是泊之最勝處。

更東，抵嘉樹亭。折而北，至歛霏亭，沿振屨廊，泊文漪堂，於此喚酒炙，乃環小浮玉島。小浮玉者，其高不盈尺，廣十之，以水長落為大小，為其類吳興碧浪之浮玉也，故名。島之南，則可循壺公樓摘紅梅、碧桃花。西傍先月亭，沿土山而南，出月波橋，迥然別一天地矣。澄潭皎潔如鏡，西、中兩弇夾之，峰勢或近或遠。近者如媚，遠者如盼。其中弇則梵音閣、之輔峰皆出；西弇則潛虬洞、西冷灘之景在股掌間。

折而南，稍東則為中弇之面山。稍西，穿萃勝橋，則為西弇之面山。是皆弇之最勝處。一轉櫂則得之，名之曰天鏡潭，取青蓮「月下飛天鏡」語也。其直南入罨畫溪抵知津橋，而水之事窮。

吾嘗以春日汎舟，處處皆奇花卉色，芬殢目鼻。當欲謝時，寄命微颺。每過，酒杯、衣裾，皆滿花事。稍闌，濃綠繼美，往往停橈柳陰篠簌以取涼。適黃鳥弄聲，啾啾可愛。薄暝，峰、樹皆作紫翠觀。少選月出，忽盡變，而玉玲瓏嵌空，



掩映千態，倒影插波，下上競色。所不受影者，如金在鎔，萬穎射目。迴槳弄篙，迸逸瑣碎；驚鱗撥刺，時躍入舟間。一奏聲伎，櫂歌發於水，則山為之答；鼓吹傳於崦，則水為之沸。圓魄之夕，鳴雞自狎毋論，達丙而亡倦色。即曙光隱約浮動，客猶不忍言去也，曰：「吾不憚東曦，安能使東曦之為西魄也？」蓋弇之奇果在水，水之奇在月，故吾最後記水，以月之事終焉。

題弇園八記後

余草〈弇山園記〉凡八篇，餘七千言矣，而意猶有未盡者，復贅數語於後。

始余臥離薺園之鷄適軒，與州治鄰。旦夕聞敲朴聲而惡之，行求得隆福之右方耕地，頗僻野。而亦會故人華明伯致佛藏經於其地，建一閣以奉之。前種美篠環草亭，後有隙地若島，雜蒔花木。捧經之暇，一咏一觴於其間，足矣。

辛、壬間，居母氏憂。小祥，謝客無事，而從兄求美必欲售故鄉之麋涇山居，得善價而去。山石朝夕墮村農手，為几案、礎盎之屬，巧者見戕亡賴子。不得已，與山師張生徙置之經閣，後費頗不訾。其西隙地市之隣人者，余意欲築一土岡，東傍水，與今中弇相映帶，而瓜分其畝，植甘果、嘉蔬。中列行竹、栢，作書屋三間以寢息。而亡何有楚臬之除，余故不別治生，與仲氏產俱以授家幹政；其人有力用而侈。

余自楚遷太僕，則所謂土岡者皆為石而延袤之，倍中弇再矣。余亦不暇問。

自太僕領鄖鎮，遷南廷尉以歸。則東弇與西嶺之勝忽出，而文漪、小西之崇薨傑構，復翼如矣。時與推故，第敬美徙居其間，乃復治。涼風堂、爾雅樓及西三書舍，則余指也；蓋園成而後問橐則已若洗。第惜政才，不能詰。余以山水花木之勝，人人樂之。業已成，則當與人人共之，故盡發前、後局，不復拒游者。幅巾、杖屨與客屐時相錯。間遇一紅粉，則謹趨避之而已。客既客目我，余亦不自知其非客與？相忘游者日益狎，弇山園之名日益著，於是群訕漸起，謂：「不當有茲樂。」

嗟乎！賢者而後樂此，余豈有胸無心者？第一時狃，成事不能如吾家仲寶。毀長梁齊之易，今悉棄去弗顧，戢身一團焦，草衣木食，以此沒齒；而猶喋喋為此記者，欲令子孫知吾過耳。

李文饒，達士也。為相位所愚，至遠譴朱崖。身既不能長有平泉之勝，而諄諄焉戒其子孫以毋輕鬻人，且云：「百年後為權勢所奪，則以先人治命泣而告之。」嗚呼！是又為平泉愚也！

吾茲與子孫約：「能守，則守之；不能守，則速以售豪有力者。庶幾善護持，不至損夭物性，鞠為茂草耳。」且吾一轉盼而去之若敝屣。吾故不作李文饒之不能為主；而吾能不為主，似尤勝之。

子孫曉文義者，時時展此記足矣，又何必長有茲園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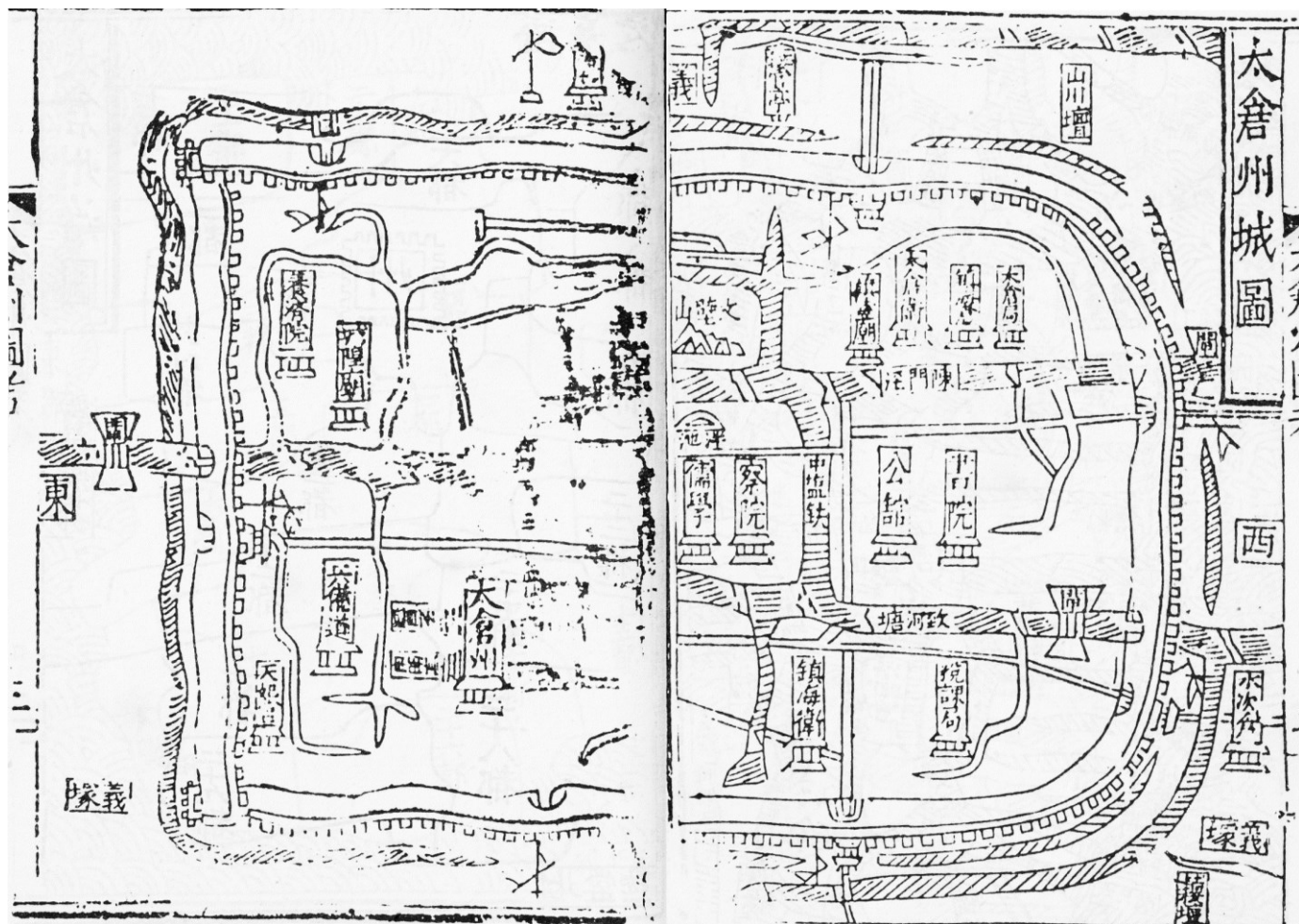
附錄三 明代嘉靖年間太倉州州城圖



說明：觀察明代嘉靖年間太倉城州城的形勢，有助於讀者掌握弇山園的空間環境情形，因此本文附上《嘉靖太倉州志》中的〈太倉州城圖〉，以供讀者參考。

³⁷²圖片上端為南方，下端為北方。圖中雖無標示「大西門」，但可見別名「致和塘」（本圖作「致河塘」）的太倉塘流入州城，故推測弇山園可能是在圖中右下方的位置。

原圖為跨頁圖片，為了便利讀者考察，此處提供的圖片經筆者編修，將兩頁的圖片合而為一，也調整圖片亮度與對比，去除前後頁的殘影。



³⁷² 《嘉靖太倉州志》卷二，頁 56-57。